

温州文献丛书

周行己集

〔宋〕周行己撰

周梦江笺校

梅頭山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丹田縣界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主任：钱兴中
 副主任：瞿纪凯 黄纯诚 胡珠生
 委员：马允伦 卢礼阳 张宪文
 陈增杰 周梦江 金柏东
 洪振宁 潘猛补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副主任：郑笑笑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编：胡珠生
 副主编：陈增杰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允伦 卢礼阳 刘时觉 吴明哲
 张宪文 张乘健 陈明猷 周干
 周梦江 金柏东 俞天舒 萧耘春
 潘猛补

西

福、絲界

平陽縣

温州府

瑞安縣

温州府境圖

温州文献丛书

〔宋〕周行己撰

周梦江笺校

周行己集



3250000544185

東

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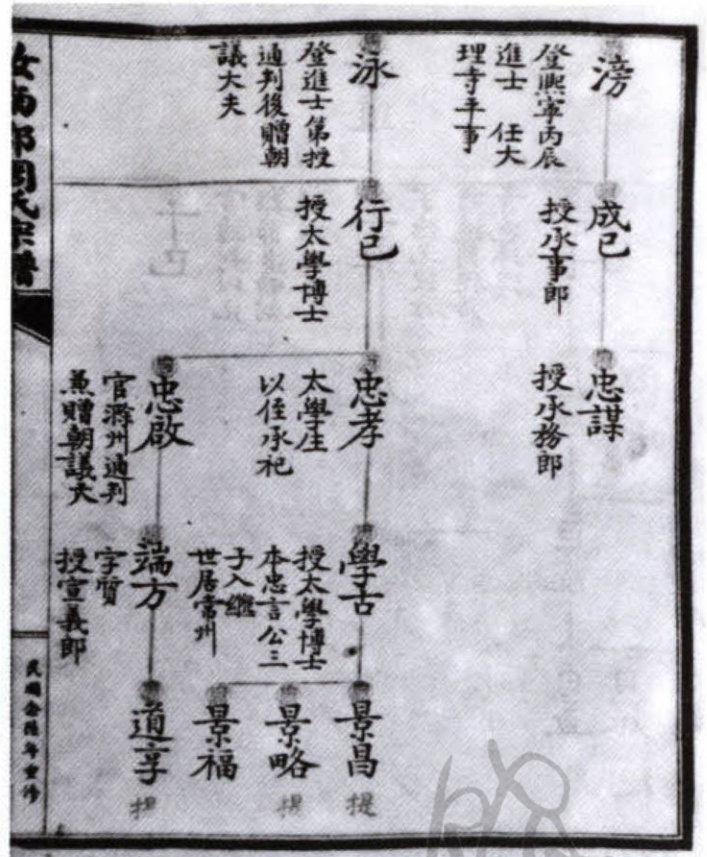
梅頭山

永嘉縣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民国二十年(1931年)永嘉黄群《敬乡楼丛书》第三辑之一《浮沚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浮沚集》封面，邵羨冰摄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
 重修《周氏宗譜》抄本
 书影，郑育友摄

民国时期瑞安周璿《周氏族谱》抄本
 书影，郑育友摄

行已公行實序
 諱行已公字恭叔永嘉人遺書一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謂其寬記和靖云語恭叔太學早年登科未至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讀母黨女奴替選娶愛過常人伊川曰顏未三十特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嘆惜之風儀秀整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文行著作齊撰文同舍尊行之豐司業理騶從開教化堂下行教書規矩之愧魄謝由名重京師而新學行獨之伊洛從伊川二劉趙無之皆敬下之作預子論有四 必大毫末萌於心而天地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或以子遠早熟亦憂其遲速中行已公最先進學聖廟太學博士行已公請於朝願 教鄉里以便親養許之仍帶舊官於是以前聞於程氏者聲明旨要以勉後進此耶如學實祐戊午朝請大夫戶部侍郎潘希聖書 此序和舊本並然改作

纂脩宗譜序
 夫周氏系出行已公之後理學名臣蹟傳先世詩書禮義踵接丙戌歲周鳴子脩纂譜而繼絕弗替可知咏似續之祥不外乎水源木本行歎聊之慶莫過於尊祖敬宗余於周氏世系考校詳明其間昭穆縷晰伯仲條分究其源而窮其委提其領而挈其綱覺淵曲而不忘其祖亦子性而不失其倫宗譜告成爰記數言以爲序也云爾 此序和舊本並然改作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市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林景熙集校注》《永嘉四灵诗集》《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

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倍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标

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2002年7月

温州市图书馆

周行己集

校 笺 说 明

一、本书以民国二十年(1931年)温州黄群《敬乡楼丛书》第三辑《浮沚集》九卷、补遗一卷为底本,主要校以清《四库全书》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所刻《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及近年出版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卷一二七一至一二七三之周行己诗。

二、参校用书还有:

中华书局标点本元脱脱等《宋史》;

中华书局版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樊榭刻本清厉鹗《宋诗纪事》;

《四部备要》本清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

中华书局1980年版《二程集》;

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五十八卷;

清孙诒让编著《温州经籍志》以及明、清《温州府志》《永嘉县志》《瑞安县志》《乐清县志》等。

此外,文集中引用前人言论,尽可能用原书校订,不一一罗列。

三、本书是北宋时期的著作,今天一般读者对其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文辞颇为生疏。为此,故对集中重要文章加以笺注。笺以说明社会历史背景、思想为主,注则以制度、人物、典故为主,对一些特殊辞语稍加注释外,一般辞语不予解释。

四、本书校勘以对校为主,其有改定,或有参考价值的异文,均作校记。但属于明显错字及避讳字、异体字,则径予更改。

校笺说明

一、本书以民国二十年(1931年)温州黄群《敬乡楼丛书》第三辑《浮沚集》九卷、补遗一卷为底本,主要校以清《四库全书》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所刻《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及近年出版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卷一二七一至一二七三之周行己诗。

二、参校用书还有:

中华书局标点本元脱脱等《宋史》;

中华书局版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樊榭刻本清厉鹗《宋诗纪事》;

《四部备要》本清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

中华书局1980年版《二程集》;

清孙衣言《瓯海轶闻》五十八卷;

清孙诒让编著《温州经籍志》以及明、清《温州府志》《永嘉县志》《瑞安县志》《乐清县志》等。

此外,文集中引用前人言论,尽可能用原书校订,不一一罗列。

三、本书是北宋时期的著作,今天一般读者对其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文辞颇为生疏。为此,故对集中重要文章加以笺注。笺以说明社会历史背景、思想为主,注则以制度、人物、典故为主,对一些特殊辞语稍加注释外,一般辞语不予解释。

四、本书校勘以对校为主,其有改定,或有参考价值的异文,均作校记。但属于明显错字及避讳字、异体字,则径予更改。

本书大体依《敬乡楼丛书》原书编排，仍作文七卷，诗二卷，其补遗一卷，改作第十卷。今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辑得的诗文三首，亦编入该卷。

附录一，有《宋史翼》、《宋元学案》及温州府县志等书所记的作者传略。附录二，有原书各本的提要、序跋等。附录三，有散见于《二程集》、《伊洛渊源录》诸书的有关评论、事迹。因作者生平史料较少，故特作《周行己年谱》，作为附录四。本书在校笺过程中，曾蒙浙江大学徐规教授通阅全书，有所是正，谨在此表示谢意。

本书卷八、卷九诗歌两卷，特请表弟原《清明》文学杂志编审张禹（原名王思翔）为之注释，其他各卷点校、注释、笺注及前言、附录、年谱等，均是笔者所著，并由笔者统一定稿。

周梦江（大川） 2002年2月

前 言

周行己(1067—1125?),字恭叔,北宋后期温州瑞安县(今浙江省瑞安市)人,因曾在温州城内筑浮沚书院讲学授徒,学者称为浮沚先生。明清温州府县志及《宋史翼·儒林》有传。他生于北宋英宗治平四年,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曾任温州、齐州州学教授,乐清、原武县令,秘书省正字等职,大约于徽宗宣和七年卒于鄂州,归葬瑞安县。著有《浮沚集》十六卷,后集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等书著录。今仅存文七卷,诗二卷,补遗一卷,散失虽多,尚可窥见他的生平思想。有关他的生平行事,详见附录《年谱》,这里仅简述他的思想。

(一)

周行己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先驱者,启蒙思想家。近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推许他,“(南宋)永嘉诸子重视实用之学的风气,系由周行己开其先河”^①。近人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亦认为,“周行己是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及理论认识的深度,在北宋时期都是首屈一指的”^②。

周行己十四五岁时,随父宦游京师、洛阳一带,以后接受中

① 《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 155 页。

②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270 页。

原多种先进学说。他在文集卷五《上祭酒书》曾自述求学经过：

十七岁补太学诸生，是时一心学科举文，编缀事类，剽窃语言，凡所见则问而学焉，趋而从之，十八九相与也。又二年读书，盖见古人文章，浩浩如涛波，绵绵如春华，于是乐而慕之，又学为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韩、柳，见自古文人多不拘尔，谓诚若是也。恃文为非谓，凭文以戏谑，自谓吾徒为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从者，谓跼促若辕下驹，然求其问而学焉者，十或得二三尔。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

周行己是在元丰六年(1083年)17岁进太学读书的。这时，太学学官多是王安石的学生，有名气的有陆佃、龚原等，所用的书是《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和《字说》。这就是王安石的新学，并用以取士。世人熟知王安石在政治上变法，实行新政，实际上王安石是个大学问家，他是以《三经新义》托古改制。王安石的新学，是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始原道学之意，窥性命之端”(蔡卞语)。所以王安石的早年著作《淮南杂说》一书，被时人比拟为《孟子》。王安石的新学也谈论心性义理，和后起的程颢、程颐的洛学有相通之处，但又有不同。王安石的新学谈论道德性命在于经世致用，而二程的洛学谈论道德性命，则偏重于修心养性。周行己从元丰六年到元祐四年(1089年)都在太学学习，所学的都是《三经新义》。即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虽明令禁止学习《字说》，但《三经新义》仍然受到好评。例如最忠实于司马光的刘摯(司马光死后的朔党首领)，在元祐元年(1086年)即曾论劾国子司业黄隐排斥《三经新义》。周行己从17岁到23岁都在太学，所以王安石的新学对周

行己有很深的影响。

不过,元祐二年(1087年)三月吕大临任太学博士后,周行己因对吕氏非常佩服,思想开始转变。也就是他在《上祭酒书》中所说的:“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吕大临字与叔,陕西蓝田人,原是关学学者张载的学生,张载死后,转向二程受学,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吕大临虽然自守关学颇坚,程颐说凡张载已有成说的,吕氏皆不肯从。但吕氏已归依程门,基本上是洛学学者,只不过保持一些关学论点而已。行己受吕氏影响,所以以后于元祐五年赴洛阳从程颐受学,而且学习非常专心,“块坐一室,未尝窥牖”^①,从此成为程门弟子,而且中进士后,求监洛中耒场,打算再从程颐受学,恰好程颐这时被编管四川涪州(今重庆市涪陵),未能如愿。

周行己是个洛学学者,他对程颐、吕大临等人尊之为“真儒”,劝张绎不要落发,等程颐回家再去受学。但是,周行己不同于游酢、杨时等正统的洛学学者,在程颐的弟子五六十人中,只有他和李朴爱好苏轼(程颐的政敌)的文章,而且他先接受过王安石新学,又受过吕大临关学的影响,所以程门弟子对他颇多排斥,谢良佐便说他:“只为立不住,便放倒了。”^②南宋时继承并发展了洛学(理学)的朱熹,也认为周行己“学问靠不得”^③。至于明清时期温州府志,永嘉、瑞安县志所说:“时尚新学,行己独往伊洛,从二程子游。”^④是因为这时理学已成为官方学问,所以府县志为周氏涂脂抹粉,而没有正确考证周行己从程颐受学是在元祐五年(最早也只是元祐四年)。元祐期间,司马光尽废

① 《二程集·外书》卷12。

② 转引《伊洛渊源录》卷14。

③ 《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④ 明万历《温州府志》卷11人物1。

新法，朝廷取士已不采用王氏新学了，还说什么“时尚新学”，故温州志书所说是错误的。《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周行己本传也持此说，则是抄袭温州府县志而未详考之故。

(二)

周行己从十四五岁随父宦游京、洛后，到36岁才回温州定居。其间虽曾数度回家探亲，但都马上就回北方去，只是在崇宁元年(1102年)他任太学博士时，因亲老需要侍奉，请求朝廷改授温州州学教授，诏许之，于是在该年返里，担任州学教授。清代瑞安、永嘉县志均认为周氏“于是以所闻于程氏者，发明旨要，以迪后进，此邦(温州)始有洛学”^①。这话大体上没有错误，但需具体分析。在周行己讲学之前，温州已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三人的讲学活动，称为“皇祐三先生”。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说：“(北宋)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浙东则有明州杨(适)、杜(醇)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王开祖、林石等的讲学内容，与庆历、皇祐间各地儒先的讲学活动大致是相似的。清四库馆臣曾经指出，“王开祖以上诸儒，皆在濂(周敦颐)、洛(二程)未出之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②。周行己的洛学传授着重于理气心性，与王开祖、林石等的章句训诂之学是不同的。但这时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假新党“六贼”之首的蔡京借绍述新法、新学之名，实行他们的祸国殃民勾当，“元祐学术”包括洛学在内是被禁止讲授的。因此周行己在温州州学教授任内是无法公开倡导洛学的。他只能是讲述

① 清乾隆《瑞安县志》卷八人物3。

②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1按语。

王安石的新学,反正新学也是讲道德性命的,他可能有时贩些私货(洛学),结果在齐州州学教授任内,遭到御史毛注以“师事程颐”的罪名参劾罢官。因此,周行己于大观四年(1110年)回归温州,筑浮沚书院讲学授徒。这时,他便比较自由些,能大胆的讲授洛学了,甚至将老师程颐的文章也拿来作为讲义。文集卷四的《易讲义序》和《礼记讲义序》,就是程颐的遗文《易序》和《礼序》(见中华书局版《二程集》667-669页,《易序》一文又再编入程颐晚年的《易传》,见《二程集》690页)。此事,过去的《浮沚集》编校者均未发觉,待下面再行论述。

周行己在温州传播二程的洛学(实际上还包括王安石的新学和张载的关学),对温州学术界的贡献是巨大的。

洛学(理学或道学)实际上是一种新儒学。它吸取佛、老,融合三家,为伦理纲常提供了哲学基础,为巩固封建秩序和皇权提供了思想保证。南宋以后,理学成为官方学术。尽管清代汉学家批评它以理杀人,但不能因此加以否定。理学的产生至少有以下进步意义:它促进理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提倡建立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不欺暗室”、“不愧屋漏”所表现的“慎独”精神,本来是《中庸》所特别强调的,理学更把这种精神推向新的高度,即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强调以理统一情,自我节制,重视个人品德、民族气节,并把自我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统统与“存天理”结合起来,这就不是单纯的“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了。所以一百年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叶适笔录并编在自己文集中,题为《温州新修学记》的温州知州留元刚告州学学生说:

昔周恭叔首闻程(颐)、吕(大临)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伯熊)出,明见天理,神畅气

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心之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于此，可知周行己在北宋崇宁、政和年间禁止“元祐学术”（包括洛学）期间，在温州传授洛学（理学）的贡献。所以叶适赞美私淑周行己发扬洛学学说的郑伯熊兄弟说：

余尝叹章（惇）、蔡（京）氏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按：这是指北宋章、蔡新党上台后，禁止包括洛学在内的“元祐学术”长达二三十年，以及南宋秦桧专权禁止洛学十二年）。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瓌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已^①。

周行己的贡献，到南宋初年得到温州士人的承认。叶适在《题二刘文集后》说：

绍兴末，州始祠周公（行己）及二刘公（安节、安上）于学，号三先生。

几百年后，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全祖望等人在总结宋元两朝的学术所写的《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仍赞美周行己将洛学传入浙江、传入温州的功劳，并认为他是永嘉学派的开山祖。

^① 《叶适集》卷12《归愚翁文集序》。

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按：指周行己）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郑伯熊）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叶适）谓永嘉之学，视千载之已绝，退而自求，克兢省以御物欲者，周（行己）作于前，郑承于后，然则先生（周行己）之功不可没也。

（周）行己以躬行之学，得郑伯熊为之弟子，其后叶适继兴，经术文章，质有其文，其徒甚盛。

（三）

上面提到现代我国经济思想史两位学者，均认为周行己是南宋“功利之学”的永嘉学派的先驱者。这是正确的。

周行己生于瑞安县，以后居住永嘉县城，宋代瑞安、永嘉两县是东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单以商税来看，北宋熙宁十年，瑞安县每年商税是六千二百八十七贯，永嘉县商税是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而全国各场务的全年商税平均只是三千五百八十一贯^①，永嘉县的商税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所以和周行己同时的诗人杨蟠（字公济，王安石、苏轼的诗友，《宋史·文苑四》有传）曾在绍圣二年（1095年）任温州知州时，有《咏温州》一诗描述当时温州州城的繁华。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
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②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7至8。

② 清光绪《永嘉县志》卷33《艺文·诗外篇》。

周行己多年生活于温州，而且生活贫困，接近平民，同时，他又接受过王安石的新学，所以他对当时一些社会问题如财政、经济等问题比较注意。由于周行己文集佚失颇多，今天可见其经济思想的，只有文集卷一《上皇帝书》尚可窥见端倪。他说：

臣所谓修钱货之法者……其或铁钱尚轻，物价尚贵，又有二说以济之。铁钱脚重，转徙道路，不便于往来，一也。拘于三路（陕西、河北、河东）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贾，二也。臣欲各于逐路转运司，置交子，如川法。约所出之数桩钱以给，使便于往来，其说一也。朝廷岁给逐路余买之数，悉出见钱公据，许于京师或其余铜钱路分就请，以便商贾，其说二也。前日钞法交子之弊，不以钱出之，不以钱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则铁钱必等，而国家常有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

由于北宋城市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主要货币的铜钱的数量不断增加，从宋太宗年间铸钱八十万贯，到宋神宗年间铸钱五百零六万贯，增加了六倍。但是还出现“钱荒”。因为：1. 铜钱大量被富豪之家贮藏，2. 大量外流到辽国、西夏、日本、朝鲜诸国，3. 大量被民间销毁去造铜器，或改铸为质量低劣的伪币。以后，又因对西夏用兵，财政支出以及防止铜钱外流等情况，在边境的陕西、四川一些地方行使铁钱，禁止铜钱流通。由于铁钱笨重，不利贸易，钱轻物贵，四川成都地区出现了交子（纸币）。当时货币混乱，大小铜钱，大小铁钱、夹锡钱（用锡代铜降低含铜量的钱）、纸币，以及金、银混淆使用，问题很多。特别是宋徽宗

时期蔡京当权,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朝廷的奢侈、兵费的增加),罔视金融法则,铸造“当十”大钱,大量发行纸币,使货币更加混乱,以致发生民间拒用,铁钱无法流通等等很多恶性事故。

周行己建议,在一些行使铁钱、限制铜钱的地区,发行交子以维护铁钱的流通。他强调发行交子必须有充足的准备金以便随时收兑(于逐路转运司置交子如川法。约所出之数,桩钱以给,使便于往来)。他所建议的准备金,和原来发行交子的准备金有些不同。当时益州交子的发行是以当地流通的铁钱为准备金。他的建议是在行使铁钱和夹锡钱地区,发行以不在当地流通的铜钱为准备金的交子,并在其他各路设置铜钱准备金来保证交子的兑换。借交子的流通以补救铁钱携带不便和流通地区有限制的缺点,从而间接地巩固铁钱的购买力。按照他的建议,陕西、河北、河东三路只许行使铁钱及夹锡钱,禁止铜钱的流通。以铜钱作准备金的交子在三路可以流通,但不能兑现;在三路以外的各路则可兑换铜钱。这是使交子在陕西等三路充当货币符号,而在外路主要作为汇票行使。他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当地铁钱的流通。

同时,周行己认为发行“三分”的交子,只需有“二分”准备金即可。经验证明,维持纸币信用并不需要十足的准备金,因为“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等意外变故,可能会减少交子的实际持有量。而“往来之积”、“水火之失”一般是不低的。他能从理论上说明发行纸币的准备金问题,这是很可贵的。所以,《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编者认为,用“往来之积”解释非十足准备金的问题是抓住要害的,一个生活于12世纪的人,能够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达到这样的理论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

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这些“元丰”太学九先生，他们的求学经过大致相似，都是先在太学读书，然后其中六人再赴洛阳向程颐受学，另外三人——赵霄、张辉、蒋元中则是私淑。清乾隆《瑞安县志》卷八《周行己传》有一条记载：“（行己）从伊川，二刘、许、赵继至。”这里的赵（霄），根据《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应是戴述。戴述是二刘的妹夫，随二刘一起入太学，一起赴洛阳从程颐受学。因此，周行己所接受的学问与二刘、许、戴等基本相同，这些程门弟子生长并居住于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他们本身的思想也发生一些变化。如上面所述的周行己的学术思想就带有“功利”色彩和“务实”学风。这也反映到他们的哲学思想，渐渐的和洛学的哲学思想有些差异。由于周行己文集佚失很多，残留的文集中阐述哲学的文章很少，而在他的同门刘安节《左史集》中，倒可以看到洛学与永嘉之学的哲学思想的差异。

刘安节《左史集》卷二《行于万物者道》论述道与器的关系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虚空旷荡而言道，故终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数而言物，故终日言物而不及道。道与物离而为二，不能相通，则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盖有道必有物，无物则非道，有物必有道，无道则非物，是物也者论其形，而道也者所以运乎物者也。明乎此，则庄周之论得矣。

“庄周之论”，是指《庄子·知北游》所说的道“无所不在”说。刘安节此论，是将二程的道器不二说，阐发为道器合一说。以后南宋永嘉事功学派著名学者薛季宣将刘安节的“道器合一”、“道物相通”引向“道不离器”、“体不离用”，即以器用为道体存在的依据。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三《答陈同父书》说：

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非但不能知器，亦不能知道矣。

薛季宣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认为道不是脱离形器而独存自存的实体，也就是认为事物的原则和规范不能脱离有形的个体和具体的物象。即是说，抽象的和精神性的东西依存于具体的和物质性的东西；理性的东西依赖于感性的东西；为善的动机依赖于言行的功效，义理必须见之于事功。薛季宣的道不离器说，根源于洛学而发展为洛学（包括程朱理学）的“异端”，对程朱理学的“道本器末”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为以后的叶适、陈亮等事功学派提供了哲学的基础。所以说周行己、刘安节等人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先驱。

（五）

最后，简介周行己著作及其留传情况。周行己《浮沚集》在宋代已刊刻行世。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七”著录有《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元代编的《宋史·艺文志》“七”有《周行己集》十九卷，卷数相同。明初有《周博士文集》。清代《四库全书》编者则从《永乐大典》“搜罗排比，共得八卷（诗后分二卷，实际是九卷）”，辑为四库全书本，这是目前流行的最早本

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亦是九卷。民国二十年(1931年)间,平阳黄群校印乡哲遗著,编成《敬乡楼丛书》四辑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其第三辑丛书中有《浮沚集》九卷,补遗一卷。黄群在《后记》中说:

武英殿聚珍版本《周恭叔先生浮沚集》,凡文七卷,诗二卷。余旧藏是书两部,一为武英殿原刊本,一为闽重刊本。据《直斋书录解题》十七,《浮沚集》原为十六卷,又后集三卷,共十九卷。顾原书失传已久,今所传武英殿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集而成(即今流行之《四库全书》本),卷帙殆不及原书之半,盖散佚者多矣。……先生是集,虽非完本,而绪言大义,犹可概见也。

这部《敬乡楼丛书》第三辑的《浮沚集》,主编是平阳刘绍宽,具体校勘则是黄群,他以四库全书版八卷本作为底本,又从地方文献辑得文10篇,诗13篇作为补遗。因此是目前周行己《浮沚集》的较好版本。

另据《宋史·艺文志》“七”,有《周博士文集》十卷,作者“不知名”。清儒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周行己传略说:“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予从《永乐大典》得见之,其文盖学东坡者。”瑞安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十九”:“又案《文渊阁书目》九,有《周博士文集》一部,四册全,则明初所传,不止浮沚前后集矣。其书止十卷,不及《浮沚集》之完备,故永乐时修大典不载其本也。”因今《永乐大典》残缺不全,无法查对全、孙二人的所述。

这次在整理《浮沚集》过程中,发现文集卷四的《易讲义序》和《礼记讲义序》,原是周行己的老师程颐的《易序》和《礼序》,今天仍存于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的《二程集·遗文》中(该书667

页至 669 页)。《易序》一文,程颐纂述《易传》时又予编入,今天亦见于《二程集》690 页。将《易讲义序》和《易序》相校对,仅在文章开头多出所谓“三圣”作《易》20 个字及其他无关紧要的几个字,其余全部相同。《礼讲义序》和《礼序》相较,亦只加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字。现用括号括注,放在原文前后,读者可以详察。《二程集》中这两篇文章题目下,又注明“见《性理群书》”。检阅《性理群书》(四库全书本),该书为朱熹学生熊节所编,为朱的再传弟子熊刚大(蔡渊,黄干的学生)所注。从此书的所谓“传道支派”看,错误颇多,竟将周恭叔(行己)、陈贵一、陈经邦列为程颐的学生。周行己赴洛阳受学时,程颐早已去世,而陈经邦等则是程颐晚年的学生。该书卷五有《易序》、《礼序》两文,《易序》作者题为“文公先生”,则是朱熹。误作朱熹,显然不是两熊所为,而是明代以后之人误补。因为明初将《易传》与《朱子本义》混编一起,后人不察,便认为此二文是朱熹所写。朱熹年代比周行己晚,且《二程集》有此两文,当是程颐所作无疑。据估计,周行己当时传授洛学时,有可能将老师这两篇文章当作讲学授徒的教材,以后他身歿异乡,而整理周氏文集的人未加审察,遂将两文编入《浮沚集》。清四库馆臣、《丛书集成》和《敬乡楼丛书》编校《浮沚集》时,也都沿用未变。这一现象,是否属于他们的失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问题在于,自南宋永嘉学派崛起后,提出了“义理必须见之事功”这一正确命题,揭破了程朱学派空谈义理的错误,对此,明清程朱学派的学者无法驳斥,只有凭仗自己的官学身份,极力污蔑、抹杀永嘉学派的学说,说永嘉之学是“弱植”、“不成学问”(实际上从朱熹就已开始污蔑)。于是形成明、清士人不读永嘉学派学者的书,使永嘉学派学者的书无形中沉没丧失。如陈傅良的著作,除他的时文为人欣赏外,明代时陈氏文集在民间已无踪影,幸王瓚从皇家秘阁抄出,才得以留传。今天,研究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学者,仍然是寥若晨星,《温州文献

丛书》的编辑,主旨之一就是使永嘉学派学者的著作能够永垂于世,发扬光大。惜笔者年老又病,学识不足,虽肩此重责,实难胜任,惟希专家、读者纠其谬误,共同发扬永嘉之学,实为万幸。

平阳周梦江 2002 年 2 月写于鹿城区洪殿北路
温州师院宿舍,时年 81 岁

目 录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1)
校笺说明	(1)
前 言	(1)
卷一 奏表	
奏议	(3)
上皇帝书(一)	(3)
上皇帝书(二)	(4)
表	(14)
代郭守贺嘉禾表	(14)
代郭守谢复职表	(15)
卷二 经解	
经解一	(19)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经解二	(23)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经解三	(24)
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经解四	(26)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 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 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狠无求胜,分无求	

多,疑事无质,直而勿有

经解五 (27)

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

经解六 (28)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经解七 (29)

礼,不妄说人,不辞费

经解八 (30)

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

经解九 (30)

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

经解十 (31)

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经解十一 (32)

文之以礼乐

经解十二 (33)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卷三 对策

策 (39)

两汉兴亡 (39)

风俗盛衰 (43)

孔门四科两汉孰可比 (46)

策问 (50)

圣贤之学 (50)

司徒典乐之教 (51)

好恶 (52)

王道 (53)

孔门数子得失 (53)

君子小人	(54)
贾谊、马周所言	(55)
学校科举	(56)
煮海、榷酤之禁	(56)
本朝治法	(57)
佛老与儒者之道同异	(57)
孟、荀、扬、文中四子是非	(57)

卷四 记序

序	(61)
易讲义序	(61)
礼记讲义序	(63)
《论语》序	(65)
《晁元升集》序	(71)
送季商老下第序	(72)
朱廷隐字大隐序	(73)
储端中字序	(74)
李择之字序	(74)
送刘絮矩序	(75)
送强应物序	(77)
送何进孺序	(78)
新修三门檀施名衔序	(79)
记	(81)
介轩记	(81)
闲心普安禅寺修造记	(81)

周
行
己
集

卷五 书启

书	(85)
代上执政书	(85)
权乐清上韩守书	(86)

上宰相书	(88)
上祭酒书	(91)
与佛月大师书	(93)
启	(95)
谢鄂帅王待制辟司录启	(95)
代贺吴侍郎启	(96)
代徐守谢金带紫章服启	(97)
代人贺枢密启	(98)
学官与交代启	(99)
贺张节使启	(99)
与张才叔启	(100)
代郡守除漕谢运使启	(101)
贺转运使复任启	(101)

卷六 杂著

座右铭	(105)
劝学文	(105)
斋揖文	(106)
从弟成己、审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说	(106)
论晏平仲	(109)
书李氏事后	(110)
跋薛唐卿秦玺文	(111)
跋李文叔欧公帖	(112)
跋李文叔蔡君谟帖	(113)
冯先生辩	(113)
冯先生赞	(116)
书吕博士事	(116)
段公度哀词	(117)
乐生传	(118)

代李守寺观祈晴文	(119)
代诸庙祈晴文	(119)
原武神庙祈雨文	(120)
原武神庙谢雨文	(120)
原武佛寺谢雨文	(120)
超化寺龙潭请水文	(121)
超化寺龙潭谢雨文	(121)
代楚州李守寺观祈雨	(121)
又代诸庙祈雨	(122)
代天庆观谢雨文	(122)
代崇宁寺谢雨文	(122)
代诸庙谢雨文	(122)
闲心寺盖藏文	(123)
闲心寺置椅桌文	(123)
代郭守修城隍庙文	(124)
净居寺盖造文	(124)
闲心寺建藏院过廊文	(125)
闲心寺置经藏文	(125)

卷七 祭文、志铭

祭文	(129)
代朝请祭金华县君文	(129)
祭冯当世文	(130)
祭亲友文	(131)
祭刘絮矩文	(132)
祭张子充文	(133)
祭刘取新文	(134)
祭王司理文	(134)
祭女弟悦师文	(135)

祭刘令人文	(135)
志铭	(136)
赵彦昭墓志铭	(136)
许少明墓志铭	(137)
寿昌县君胡氏墓志铭	(139)
王君夫人毛氏墓志铭	(140)
丁世元墓志铭	(141)
蔡君宝墓志铭	(142)
沈子正墓志铭	(143)
戴明仲墓志铭	(145)
何子平墓志铭	(147)
朱君夫人陈氏墓志铭	(148)
邓子同墓志	(149)
叶君墓志铭	(150)
周君墓志铭	(150)

卷八 古诗

五言古诗	(155)
忆欧、段	(155)
营居有感	(156)
待李纯如、邓子同	(156)
题乐文仲愈轩	(156)
寄题凤翔长孙家集芳亭	(157)
玩师求诗归台州	(157)
奉和佛月大师	(158)
赠沈彬老	(159)
敬赠李方叔廌	(159)
肺病	(160)
次韵李十七僧宜见过,兼简杜思诚	(160)

蚊	(161)
寄题江陵李潜道钓矶	(161)
观傅公济、胡志衡《楚越唱和集》因成短句奉赠	(162)
复用前韵奉酬梦符学录	(163)
古意赠答段公度	(164)
寄题方氏赏心亭	(164)
送别	(164)
同舍刘子美将归唐,作诗见贻,次韵以送其行	(165)
送友人东归	(165)
和郭守叔光绝境亭	(166)
少年子	(166)
北山阁	(167)
九日登高有感	(167)
征妇怨	(167)
杨花	(168)
和子同观音寺新居	(168)
送毕之进状元二首	(169)
雨中有怀	(170)
奉酬天复《古风》	(172)
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天寿还,呈秦少章	(172)
政和丁酉罢摄乐清,寓柳市庄居,和林惠叔见寄	(173)
迁居有感示二三子	(173)
发东阳	(174)
七言古诗	(175)
寄鲁直学士	(175)
次天峰居士韵奉寄	(176)
泥雪忆志康、公度、元老	(177)
和任昌叔寄终南之什	(178)

送欧阳司理归荆南	(178)
次君陟见志韵	(179)
竹枝歌上姚毅夫	(179)

卷九 律诗、绝句

五言律诗	(183)
上元被差监酤妙觉书呈文叔二首	(183)
走笔问讯晁四以道	(184)
寓居娄氏楼居	(184)
迁居柳市有感	(185)
卧病京师,蒙少伊察院惠米,因叙归怀奉呈	(185)
再依前韵酬少伊	(186)
次少伊韵反招隐	(186)
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韵宠示二篇,辄复酬 和,一章陈德,一章叙情	(187)
雨后晨出茱萸道中寄嘉仲明府	(187)
谢嘉仲相招寄居茱萸	(187)
送李子兴新第归宁	(188)
寄题江南李氏四照亭	(188)
道中有感	(188)
次渠仅老韵四首	(188)
次李茱萸韵	(189)
宿大足寺	(189)
送左与言赴杭司录	(189)
晨至石碣院,时丧女殡此院,二首	(190)
送王天粹登第归	(190)
奉和林惠叔	(190)
书王仲元都巡城上小亭	(191)
原武丧女有感	(192)

秋霁分韵得“中”字	(192)
春日郊行	(192)
闻官军捷报呈彦升、时仲	(193)
五言排律	(194)
寿郡守	(194)
原武祈雨有应,呈诸同僚	(194)
七言律诗	(196)
寿沈守	(196)
寿时相三首	(196)
次僧昙隐《谢见临》韵二首	(198)
几山出示《阳桥唱和》诸什。窃慨英才之沈寂,光景之流迈,因两次其韵,皆以“少日”为篇首,一以赠监镇孙和仲,一以赠知丞苗几山云	(198)
子固、嘉夫相过,观几山唱和	(199)
再和子固	(199)
嘉夫再有冰玉交辉佳句复和酬报	(200)
和李文叔见招	(200)
再和文叔	(201)
病中思归呈千之十七兄	(201)
再用前韵趣归	(202)
和孙德平病秋思归	(202)
奉和知丞苗几山	(202)
和使君闵雨	(203)
次胡志衡韵	(203)
和蔡八十约同归	(203)
再和蔡八十约归	(204)
五言绝句	(205)

兰溪驿	(205)
姑射仙人	(205)
鲁直帖	(205)
李端叔帖	(205)
米元章帖	(206)
七言绝句	(207)
和丁忠节三首	(207)
送禅照大师四首	(207)
和赵鼎臣赠吕令二首	(208)
偶书楷老帖后	(208)
春日五首	(208)
元日同麻万纪、王振叔行南寺五首	(209)
哭吕与叔四首	(209)
睡起偶书二首	(210)
潇湘暮雪	(210)
春闺怨三首	(210)
示负书	(211)
留题祇陀僧房	(211)
从姚毅夫乞酒	(211)
示提壶	(211)
武陵烟雨	(211)

卷十 补遗

文十首	(215)
论增修法度札子	(215)
论戒飭守令监司奉行诏令札子	(216)
代贺玄圭表	(216)
陶隐居丹室记	(217)
浮沚记	(219)

谢祭酒司业书	(221)
谢郭茂恂运使举充幕职启	(222)
包端睦忠孝传	(224)
祭刘起居文	(225)
刘君元长墓铭	(226)
诗十三首(五言古诗十二首,七言古诗一首)	(228)
古意	(228)
钟离中散草书	(228)
出都门	(229)
题永宁传舍	(229)
谢黄袭明、吴君宝见访	(230)
送王六薄康朝之长安	(230)
次韵张才叔、蔡天复、詹持国二月一日同步城南	(231)
次韵李千之秋夜见怀	(231)
述忆二十韵奉赠段公度、欧阳元老	(232)
巫山高	(232)
有所思	(232)
重游仙岩	(233)
美人曲	(233)
新收佚文一篇佚诗二首	(234)
祭二十叔文	(234)
次邢元辅知府韵	(234)
附录一	
志传	(239)
《宋史翼》本传	(239)
《宋元学案》本传	(240)
明万历《温州府志》本传	(241)
清乾隆《瑞安县志》本传	(242)

清光绪《永嘉县志》本传…………… (243)

清光绪《乐清县志》有关记载…………… (244)

附录二

提要·序跋…………… (247)

《直斋书录解题》浮沚集提要…………… (247)

《文献通考》有关记载…………… (247)

《四库全书总目》浮沚集提要…………… (248)

清卢文弨跋…………… (249)

《温州经籍志》论《浮沚集》…………… (249)

《敬乡楼丛书》本《浮沚集》后跋…………… (250)

附录三

事迹·评论…………… (255)

程颐《二程集》有关记载…………… (255)

许景衡《横塘集》卷三《次韵周共(恭)叔五首》…………… (256)

许景衡《横塘集》卷五《送商霖兼简共(恭)叔》…………… (256)

朱熹《伊洛渊源录》有关记载…………… (256)

留元刚《二刘文集序》…………… (257)

叶适《温州新修学记》(节录)…………… (258)

叶适《题二刘文集后》…………… (259)

韩泂《涧泉日记》有关记述…………… (259)

赵处澹《题周恭叔谢池读书处》…………… (259)

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按语…………… (260)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评论…………… (260)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对周行己货币思想的评价…………… (260)

附录四

周行己年谱…………… (265)

后 记…………… (295)

卷一 奏表

奏 议

上皇帝书(一)

臣窃谓人臣之私，莫大于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于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独断而任贤使能，广群听而明目达聪，盖防此也。

恭惟陛下临御以来，总揽权纲，励精政事，官无大小，事无巨细，皆出宸断。亲御翰墨，臣庶奔走而听命，海内欢忻而蒙德。十二年间，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

然则天下既已无事矣，臣愚过虑，窃意万几之繁，久勤宵旰。臣愿陛下储精蠖濩，游意太清^①，小职细务，责之三省百司。而独操其要者，在于察股肱之任，必出于公，使无朋比之欺；择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无壅隔之患。

如此，则职何小而不举，事何细而不闻。不待悉烦圣虑，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胜区区蝼蚁之诚。

[笺]

本卷《上皇帝书》两篇，大概是同一时期的奏札，但不知写于何时。第一书有“恭惟陛下临御以来，……十二年间，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考宋徽宗即位于元符三年（1100年），第二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从1100年或1101年经12年，则为宋徽宗政和二年或三年（1112—1113年）。而作者自大观三

年(1109年)齐州教授任内被劾罢官,政和初年回归温州筑浮沚书院授徒,有《浮沚记》写于政和二年可证。罢官待罪时期,不大可能上书皇帝,而书中辞语都是任职时语言,不像罢官待罪情况,故难知此二文写于何时。但第二篇《上皇帝书》谈“修钱货之法”,提到“当十大钱”。“当十大钱”始铸于崇宁三年(1104年),是蔡京当权一大弊政,且随蔡京免任而废止,因此可知此二文当写于宣和二年作者出任秘书省正字之时。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八注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说:“温州周行己,尝与(程)颐游。政和间,结交道士林灵素,得正字。林败,行己贬死。”林灵素是温州人,《宋史·方技下》有传。林与作者是同乡,有结交可能,但作者并未贬死(详见本书《年谱》)。林灵素失势于宣和元年(1119年),第二年正月放归。蔡京再度致仕是在宣和二年六月,因此,这两篇奏札似写于宣和二年六月以前。而宣和二年(1120年),是宋徽宗即位的第20年,奏札中的临御“十二年”,不知是否“二十年”之误倒?如是,则一切符合。

[注]

①夔夔,指宫殿中刻镂装饰;太清,天空。储精夔夔,游意太清,其意是陶冶情操,保养身体。

上皇帝书(二)

臣闻忠臣虽在畎亩,不忘其君。志士虽无其位,而忧在天下。何则?君臣之义,出于天性,天下之人,同于一体。是以伊尹耕于有莘^①,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轲身为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遭非其时,犹欲使其君为尧舜之君,使其民为尧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孟子亦曰:“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况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岂不愿陛

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之乐。承祖宗深厚之德泽，固万世无穷之基业。而臣尤以为幸者，以陛下性体帝尧之仁，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为善之大德，有成汤改过不吝之诚心。加之以钦明文思之圣学，允恭克让之懿行，是以手诏每下，天下无不感悦，虽远方穷僻之民，皆知陛下之为圣主也。然而天下之民，犹有不得尽被陛下之泽，而经国之术，犹有不得尽如陛下之意者，岂非有司议法之过，官吏行法之弊乎！

臣读《易》，得其说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圣人大宝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义，而臣下未有称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责者。夫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经国用，此诚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犹有区区之说者，诚谓更化之际，古人所难；调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为得人心之说有四：一曰广恩宥，二曰解朋党，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为经国用之说有六：一曰修钱货之法，二曰修茶盐之法，三曰修居养安济漏泽之法，四曰修学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转输之法。

臣所谓广恩宥者，诚谓陛下前日听任之过，法度或有未便，刑罚或有失中，天下虽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无失人之心。臣愿陛下旷然为盛德之举，下责躬之诏，其意若曰，乃者失于听任，法度过差，恐吾民至有陷于非辜，贤者或有废而未用，人失其所，泽不下宣，因推应官吏军民之在罪籍者，无轻重悉使自新。如此则天下之人，孰不欢然交悦，益知陛下之为圣，前日有司之为过也。臣所谓广恩宥为得人心之术者此也。

夫然后除其党籍，敕戒有司，应今赦以前，不得复论，继今以后，不得复以朋党为言。朋党之论，诚非国家之利也。夫一身内有九族之众，外有婚姻之党，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家百人，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职，千人怀戚。一口传情，万口传声。

陛下诚能念其前事之已往，岁月之已久，所言失当者，或出于忠诚之愤激，所为缪戾者，或出于愚暗之无知。天下乐生之情，同于昆虫，何所不爱。陛下好生之德，同于天地，何所不容。臣愿无问罪之轻重，时之先后，人之邪正，悉因大霈，一切释之，两解其党。应前任宰相执政者，与之三京四辅；前任侍从者，与之帅府望郡；前任台省官者，与之列郡；余官各随资任，听其仕进。已亡歿者悉复之，有恩赐者悉还之。如此则人无怀疑，下无失职之叹，幽明咸被其泽，贤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忧戚，为四海之欢声，臣所谓解朋党为得人心之术者此也。

臣所谓用有德者，臣诚谓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有才德兼备者。操行无邪，持心近厚，所谓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已能之，所谓有才也。才德兼备者上也，有德而无才者次也，有才而无德者又其次也，无才无德者斯为下矣。故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又曰任贤使能。所谓贤者，有德之谓也；所谓能者，有才之谓也。贤者在位则朝廷尊，朝廷任贤则天下服。夫为德非一日之积也，德成而信于人者，又非一日之积也。臣愿陛下博选耆艾，参用旧德。盖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阅世故之久，必能为陛下稽古爱民，必不为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于一方，则一方之民悦；用之于朝廷，则天下之民悦。陛下能用民悦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悦也。臣所谓用有德为得人心之术者此也。

臣所谓重守令者，诚谓天下一家，万民为本。积县为州，积州为国。县不得人，则为陛下失一县人之心；州不得人，则为陛下失一州人之心；国不得人，则为陛下失天下之心。是人心者，为州县之根本。州县者，为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选贤用能，而州县之任未尝选也。资考应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为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选为重，吏部为轻，而郡守县令，以吏部得之，是州县之任，轻于朝廷也。朝廷以进

用为才，黜责为不才，而郡守县令以黜责得之，是朝廷轻郡守县令之任也。臣愿立守令之法，重州县之任。应今后朝廷之黜责者，不得任郡守县令。朝廷之选用者，必自郡守县令选除。如此则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爱我，莫不怀上德。臣所谓重守令为得人心者此也。

臣所谓修钱货之法者，其说有三：一曰当十，二曰夹锡，三曰陕西铁钱^②。夫钱本无用，而物为之用。钱本无轻重，而物为之轻重。此圣智之术，国之利柄也。臣窃计自行当十以来，国之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是国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当两倍之物。又况夹锡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贵。是以比岁以来，物价愈重，而国用愈屈。为今之说者，不过曰官既能铸，听其自轻重。又不过曰如庆历之法，以渐减其分数。此二说皆不可也。夫盗铸当十，得两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来，官铸几何，私铸几何矣？官铸虽罢，私铸不已也。私铸不已，则物价益贵，刑禁益烦。而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余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轻，则国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庆历之法，前日行之东南是也。自十而为五，自五而为三，自三而为小钞。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钞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民之交易，不能悉辨其真伪，一也。输于官而不可得钱，二也。是以东南之民，不肯以当三易钞，而尽销为黄钱^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尚以改铸之日未久，散于天下者未多。况今公私之铸日久，并于五路与京师者日益多，其可复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损乎！此二不可也。然而当十必至于当三，然后可平。夹锡必并之，然后可行。陕西铁钱必通之，然后可重。

臣之说，欲官出进纳诰敕，与度牒、紫衣、师号，见钱公据六

等^④，以收京师、五路当十，随其钱数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数者，则随其多寡，填给公据，许得贸易。若自便于榷货务、算请诸路盐钞，以一季为限，于是悉以所得当十，桩管逐路，或上供京师，随其所用，改为当三，通于天下。国家无所费，而坐收数百万缗之用，其利一也。公私无所损而物价可平，其利二也。盗铸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说，所出既多，则必停壅不售。停壅不售，则其直必减。其直既减，则公私或损。臣欲进纳前日之给绫纸宣帖者，悉更为诰敕，而度牒、紫衣、师号悉用黄纸。自法行之后，应官司惟得书填今来进纳诰敕及黄纸度牒、紫衣、师号，候毕，方得书填旧降文字，如此则无停壅之弊、价轻之患矣。此修当十钱之法也。

夹锡之弊，其行未久，轻于铜钱三之一（十三当铜钱之十）。臣欲并于河北、陕西、河东三路。陕西铁钱之弊，其积已多，轻于铜钱一之十五。臣欲通于河北、河东两路。盖钱以无用为用，物以有用为用，是物为实而钱为虚也。故钱与物本无轻重，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始以铜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铁钱，则铁钱轻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而大钱铁钱轻于其所等故也。何则？小钱以一为一，而大钱以三为十故也。铜钱以可运可积为贵，而铁钱不可运不可积为贱故也。以其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故臣之说，欲并夹锡与铁钱，通行于河北、陕西、河东三路，而禁使铜钱。其三路所有铜钱，许过铜钱路分行用。其京东、京西两路夹锡钱，许过铁钱路分行用。若河北、陕西、河东行使铜钱，京东、京西行使夹锡铁钱，与铜钱之入三路，夹锡铁钱之入余路，各论如私钱法。如此则铁钱与物复相为等，而轻重自均矣。陕西铁钱几废而可以复行，其利一也。铜钱不流于敌国，其利二也。敌人盗铸而无所复用，其利三也。其或铁钱尚轻，物价尚贵，又有二说以济之。铁钱脚重，转徙道路，不便于往来，一也。拘于三路

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贾,二也。臣欲各于逐路转运司,置交子,如川法^⑤。约所出之数桩钱以给,使便于往来,其说一也。朝廷岁给逐路采买之数,悉出见钱公据,许于京师或其余铜钱路分就请,以便商贾,其说二也。前日钞法交子之弊,不以钱出之,不以钱收之,所以不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则铁钱必等,而国家常有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此修夹锡铁钱之法也。

臣所谓修茶盐之法者,臣欲并酒法而总其盐钞算请之数,买茶搭息之数,榷酤净利之数,坊场买扑之数,通天下五等而三之,为上中下十有五等,岁各出缗若干,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国省官吏而岁入有常,其利一也。户出缗钱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业,而商贾得通,其利三也。奸盗不作,而刑罚可省,其利四也。

臣所谓修居养安济漏泽之法,前日朝廷既常修之矣,然其利未广,其费尚多。臣诚欲广陛下之惠,息县官之费,谓应天下鳏寡孤独之无归者、疾病之无养者、死亡之无葬者,宜令各许所在近便寺观,随宜收养葬埋,每通计及若干人,给度牒一道,如此则生养死葬者各得便,一利也。天下寺观,各得度人,二利也。官无滥费而获实惠,三利也。德泽益广而可以久行,四利也。

臣所谓修学校之法者,诚谓前日之法,太烦而难守,费广难久。官有一岁四科场之劳,士有五岁一应举之患。春季一试,夏季一试,秋季一试,冬季一试,官吏之劳,纸札之费,悉如贡举之法,是一岁而有四科场也。岂非官以为弊乎!一试入县学,一年然后赴岁升。再试入州学,一年然后补外舍。三试升内舍,一年然后补上舍^⑥。升上舍者,岁终然后入辟雍^⑦。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后得推恩。凡此数者,每试必得,必有考察,必遇大比,已五

年矣。而况试未必得,得未必有考察,贡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终身不得进者,岂非士以为患乎!臣欲广陛下教养之意而核其实,简有司选试之法而省其费,谓宜州置州学教授一员,命官充之。选有学行者,视其资秩,为请给人从之数。县置县学教授一员,举人充之,月给职钱五千。学生之人县学者,不试不给食。学生之人州学者,初岁一试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数。比岁再试内舍,取外舍十之一。三岁再试上舍,取内舍十之一。于是贡于太学,太学总天下所贡之数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应三舍生愿在学与游学于外者,听其自便。内舍以上官给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虽赎,及在学犯第二等以上罚者,各不得预试。每大比之后,一再试如初法,尝预贡者免试外舍。至于试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经,无不出之题;文为一格,无甚高之论。以博学好古为迂阔,以缀缉时文为捷径,是以老成久学之士未必得,而后生浅闻之徒多预选。臣谓宜革选试之法,使人试五经大义各一条为第一场,子史时务策各一道为第二场,宏词为第三场。如此则才高实学者无不遇之叹,而新进寡学者无滥得之幸。是为今日学校之所养者,必为他日三舍之所选;今日三舍之所选者,必为他日朝廷之所用。学校益广,一利也。考选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费至省,四利也。

臣所谓修吏役之法者,其说有二:以田募吏,一说也;以兵代役,二说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为一顷,中等一顷半,下等二顷;陆田上等二顷,中等三顷,下等四顷,州县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职,身歿听以子孙家人承代,试而后补,犯枉法自盗赃者,还其田别募。随其案之职务烦简,许保任书手一人至三人,月给雇直三千,犯枉法自盗赃者同罪,余罪轻重有差。如此则吏得久其职而可以责任,一利也。人知自爱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雇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应州雇散从,县

雇手力^④，悉易以厢军^⑤。厢军不足以禁军^⑥，其教阅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即不得下乡干当公事。如此则雇役可省，其利一也。兵无冗食，其利二也。

臣所谓修转输之法者，臣诚以为领使太烦，转输不一，财散而费广，权分而势轻。臣欲悉减诸司官，每路只置转运使一员^⑦，使转输财赋。按察使一员^⑧，使察廉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为之，许各辟官属，分治其事。如此则权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费轻，其利二也。

凡此十说，臣皆推原陛下仁圣之美意，修广今日已行之良法，于当更之时，顺民悦之情，定一代之典，为万世之利。至于事之缓急，行之先后，法之纤悉，傥蒙万几之暇，留神听览，或有可采，别其条对，出自宸衷，断而行之。臣非敢怀邪而观望，希卖而幸进。惟欲陛下受天命无穷之福，天下安陛下和乐之政，宗庙永宁，社稷永固，臣之至愿也。

[笺]

周行己是永嘉事功学派的先驱者，用世之心颇切。可惜他的文集残缺太多，以致他的政论仅有此两篇，而有价值的仅存此文。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周氏的经济思想颇为重视，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和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对其货币思想，均有专节论述。赵书第五十章《周行己、叶梦得》第一节，即认为周氏是北宋末期经济思想领域中较有建树的人物。胡书则有《周行己的货币思想》一节，专门论述本文的“修钱货之法”，认为：“周行己分析货币与商品间的轻重关系，强调其‘轻重自均’或其等一性，这是把过去对货币的轻重理论的分析所未给以足够重视一点，作了重要阐述和补充。”最后，还在结论中说：“北宋时代沈括和周行己的货币观点，虽然都只接触到有限的几个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确是很值得称述的。他们既丰富了中国

货币思想的内容，也在世界货币思想史上领先了四五个世纪。”

同时，本文还提出解除朋党之论，认为得人心，必须“解朋党”，“朋党之论，诚非国家之利也”。周氏是程颐的学生，政治上当属于洛党。大观三年(1109年)他任齐州教授时，就因此被劾罢官。他这时上书要求解除朋党，意见是正确的。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说：“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祀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但周氏上书时，正是假新党蔡京执政，他打着“绍述”宋神宗王安石的新法旗号，是不可能接受周氏意见的。

[校]

[同于昆虫，何所不爱]爱，《丛书集成》本作“受”。按：受，不妥。

[再试入州学，一年然后补内舍]内舍，应作外舍。

[三岁再试上舍，取外舍十之一]外舍，应作内舍。

[注]

①伊尹，商代贤人，耕于莘野，商王汤聘之为相，伐夏桀救民。汤殁，其孙太甲无道，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改过，伊尹复尊之为王。

②当十、夹锡、陕西铁钱：“当十”，北宋货币，以一当十的大铜钱。每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夹锡钱，含锡较多的铜钱。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铁钱，用铁铸成的钱，币值较低，是北宋货币之一，通行于四川、陕西、河东等地。

③黄钱，旧时用黄表折成、焚化给鬼神的纸钱。

④进纳浩敕，度牒、紫衣、师号，见钱公据：进纳浩敕，即出钱或粮食买官。宋代凡富人纳粟赈灾、出钱助边，均可依数量多少补不同官职；浩敕，即浩命，官员的任命状。度牒，即僧牒，是官府给僧、尼或道士证明身份的文字凭据。唐宋时以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紫衣，紫色袈裟，唐代为帝王

所赐,宋代可以用钱去买。师号,对道行出众的僧人所加的称号,后可以用钱去买。见钱公据,即现钱公据,宋神宗时始行,商人于沿边人中现钱或军需品,据以赴京师或内地州军支领钱物。

⑤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四川通行铁钱,因铁钱不利贸易,商人用纸币代替,称为“交子”,由富民十六户发行。后富民家资衰落,不能完全兑现,天圣元年(1023年)改由政府发行,以铁钱作币值本位。

⑥外舍、内舍、上舍:宋元丰后,太学分为三舍,即外舍、内舍、上舍,别生员为三等而置之。上舍及格相同于进士及第,是宋代王安石变法后一种取士之法。

⑦辟雍,周天子之学,这里指宋徽宗时太学的外学,是当时最高学府之一。

⑧手力,宋代官府中担任杂役的差役。

⑨厢军,又称厢兵,宋代诸州之兵,壮勇者送京师充禁军,老弱留本州充厢军,厢军不加训练,不任战斗,惟供劳役。

⑩禁军,又称禁兵,北宋的正规军。原指皇帝亲兵。北宋削除藩镇势力,收境内甲兵,集中京师,名为禁军。

⑪转运使,官名,宋初设随军转运使,水陆计度转运使,供办军需。太宗以后,转运使渐成各路长官,经度一路全部或部分财赋,监察各州官吏,并以官吏违法、民生疾苦情况上报朝廷。

⑫按察使,官名,负责一路司法刑狱,巡查贼盗等事。又称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

表

代郭守贺嘉禾表

和气薰蒸，祥生嘉谷，泰符协应，庆及丰年。凡在照临，孰不抃蹈。

恭惟皇帝陛下，抚千龄之昌泰，纂七圣之宏规^①。继述丕谟，躬行周王之孝；生成庶汇，性由尧舜之仁。每推四海之咸宁，不忍一夫之失所。格顾成于宗庙，膺眷佑于皇天。休顺大臻，嘉祥并至。惟农者为政之本，而禾者得时之中，上以供乎粢盛，下以足乎民食。祇园发秀，匪同异亩之耕；茎穗标奇，且应充箱之实。固将承福基于亿载，光瑞牒于前图。

臣邈守远藩，预闻盛事，窃仰圣朝之庆，将图国用之饶。欣颂之诚，倍越常品。

[笺]

底本题下有注：“孙琴西（即孙衣言）先生按郡志，郭敦实宣和间以显谟阁待制知温州军州，即其人。”“宣和间”云云不确。

查《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八：“大观四年四月九日诏，郭敦实罢中书舍人，除集贤殿修撰知温州，寻罢职，差遣仍旧。”同书选举三三之二五：“大观四年七月三十日，复……通直郎新知温州郭敦实，并为集贤殿修撰。”又同书职官六八之二九：“政和三年七月十九日，知温州郭敦实、通判韩绪、权都监丁约各降一

官，以遺火烧公私舍屋故也。”又同书职官六八之三：“政和四年五月十九日，显谟阁待制知滁州郭敦实落职，提举亳州太清宫，以知温州日定僧道序位非是故也。”

据上述记载，可知郭敦实于大观四年（1110年）四月九日开始任温州知州，寻罢去集贤殿修撰职，但“差遣仍旧”，仍任温州知州。又于七月三十日恢复集贤殿修撰职。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十九日因火灾“降一官”。政和四年（1114年）五月十九日调任滁州知州后落职奉祠。他知温州任期当是大观四年四月到政和三年七月后。政和四年离去。

周行己能替郭敦实写了下面的《代郭守谢复职表》，当在大观四年七月间回到温州。

[注]

① 七圣，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即宋徽宗以上的七位皇帝。

代郭守谢复职表

代言西掖^①，词藻非长；黜守东州^②，政经无状。会逢恩宥，洵复官资。进升清切之班，莫称便蕃之命，宠随惊至，感与涕并。窃以典谟训诰之书，自唐虞而始见；礼乐文章之政，更秦汉而弗全。

洪惟治朝，大兴儒学，纘宝图而创阁，昭累圣之垂文，登延侍从之臣，祇若祖宗之训，铺陈帝制，宣昭圣谟。况先帝丕显之攸居，实方今绍述之所本。列职禁近，得预时髦。如臣者忧患余生，江湖末系，学类瓠而无用，性匪石而不移。守道衡门，每有终身之志；观光上国，偶为多士之先。再试有司，始阶仕版；间关州掾，叨冒学官。缘坐罢官，栖迟赴调。谬以不虞之誉，寝蒙上圣

之知。辟雍英俊之廛，滥居师席；学制教化之首，参预官联。寻使事而复留，阶郎曹而被选。以至执笔柱下^③，掌诰省中^④，岁几九迁，虑无一得。皆由神圣之选，不缘左右之容。才分叨逾，言章果及。终蒙睿眷，尚畀州符；曾未期年，尽还故职。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广大，虽过必容。日月照临，无幽不烛。察臣文采不足，立身无他；怜臣朴忠有馀，事君尽己。故因鸿霈，躡进华资。持橐从班，望尧阶而虽远；分符郡寄，奉汉诏以惟寅。报称实难，糜捐无所。

[箋]

此处复职，是指恢复集贤殿修撰贴职，参见上面箋注。

[校]

[同关州掾，叨冒学官]官，《丛书集成》本作“官”。

[注]

①西掖，中书省的别称。宋承唐制，设中书省，以宰相领其事。郭敦实是以免去中书舍人后出任温州知州的，故有此说。

②东州，东嘉州的简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置东嘉州，辖永宁、安固、横阳、乐成四县。宋陈昉（叔方）《颖川语小》：“温为永嘉郡，俚俗因西有嘉州，或称永嘉为东嘉。”

③柱下，周、秦有柱下史，即汉以后的御史。因常侍立殿柱以下，故有此称。

④省中，宫禁之中。汉蔡邕《独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卷二 经解

经解一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道本无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谓其万物莫不由之也。万物皆有太极，太极者，道之大本。万物皆有二仪，二仪者，道之大用。无一则不立，无两则不成，太极即两以成体，两仪即一以成用。故在太极不谓之先，为两仪不谓之后。然则谓之一阴一阳者，不离乎一也。谓之道者，不离乎两也。所以太虚之中，氤氲相荡，升降浮沉，动静屈伸，不离乎二端。散殊而可象者为物，物者阴阳之迹也，故曰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清通而不可象者为神，神者阴阳之妙也，故曰阴阳不测谓之神。不测则不可谓之二，成物则不可谓之一，二即一而不离，神体物而不遗，见此者，谓之知道，体此者，谓之得道，然是道也，夫何远之有哉！

继于善者，进乎此矣，成于性者，复乎此矣。孟子曰：“可欲之谓善。”又曰：“性无有不善。”夫善者，对不善之称也。可欲者，对可恶之称也。无不善，则亦无善之可称；无可恶，则亦无欲之可称。是知失性者，天下之不善也。不善者，天下之可恶也。得性者，天下之善也。善者，天下之可欲也。然则人之有善，皆得乎性者也。人之有不善，皆失乎性者也。苟能食则见善于羹，坐则见善于墙，立则见善参于前，在舆则见善倚于衡。颠沛必于善，造次必于善，相继无间，不离于道矣。善既纯一，则无不善，

不善既无，善亦不立，成于性者也。成于性则无不全也，无不尽也。然而命于阴阳者，气质之禀不同，则昏明之性亦异。成性于仁者，以斯道谓之仁。斯道非不仁也，然仁不可谓之道。成性于知者，以斯道谓之知。斯道非不知也，然知不可谓之道。皆其成性之不同，所见之不周。犹伯夷得圣人之清^①，柳下惠得圣人之和^②，非不善也，然不可谓之大成。

夫一物之中，皆具一道。一道之内，皆具阴阳。不能尽其大心以充其性，遂以小见，为大道止于斯，良由生禀之或偏而不知学，或学之不至而小成，此皆贤者之过，所以君子之道鲜也。至于天下之民，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道者。朝作暮息，渴饮饥食，无非道者。然而察其声音铏铏，目视胸胸，有生而已，终身由是，曾不知洒扫应对之妙道，而耕稼陶渔之可以圣也。是岂道之远人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此皆不肖者之不及，所以君子之道鲜也。

夫所谓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过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太极即中也，中即性也。太极立而阴阳具乎其中矣，性成而阴阳行乎其中矣。是故《易》之为书，阴阳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者。然而得所谓君子之道者寡，而过与不及者多，此孔子《系辞》所以明一阴一阳之道，而深叹夫君子之道鲜也。虽然，万物负阴而抱阳，谁独且无道乎！反身而诚，斯得之矣。此所以天下之人，不可自弃，而学《易》者不可以不尽心也。

[笺]

本卷诸文，是作者诠释五经的文章。此篇为诠释《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周氏说：“道本无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谓其万物莫不由之也。”将“道”或“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作者本之二程（程颢、程颐）洛学之说。以后朱熹继承与发展了洛学，所

以程朱之说称为“道学”或“理学”。

接着他说：“万物皆有太极，太极者，道之大本。万物皆有两仪，两仪者，道之大用。无一则不立，无两则不成。太极即两以成体，两仪即一以成用。”这里“太极”之说，亦是本诸二程洛学。但是他下面又说：“所以太虚之中，氤氲相荡，升降浮沉，动静屈伸，不离乎二端。散殊而可象者为物，物者阴阳之迹也。”这里，他掺杂着张载关学的“气”说。认为“气”有阴阳两体，两体相反，叫做“二端”。“气”的“二端”经过“氤氲相荡，升降浮沉，动静屈伸”的运动变化，相反相成，终归于一。“散殊而可象者为物。”“太虚”一词，见于《内经·天元纪大论》：“太虚寥廓，肇基化元。”张载把“太虚”这一概念引入他的本体论中。《横渠易说·系辞上》说：“太虚者，气之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张载把物质性的“气”，看作宇宙的本体，这是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作者在太学肄业时是吕大临的学生。吕大临早年曾受学于张载，张载死后，吕大临改从二程受学，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四人，号称“程门四先生”。可是吕大临自守关学甚坚，程颐曾对人说：“吕与叔（吕大临之字）守横渠（学者称张载为横渠先生）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九）所以作者掺用吕大临关学的易学观点。但是，从整篇文章看，作者将先验性的“道”置于物质性的“气”之上，说明周行己所传的易学，仍属洛学一路，而夹杂着“气”说，说明他曾受关学的影响。

以下诸篇，是作者诠释《礼记·曲礼上》的文章。从《经解》第一篇起，至以下诸篇诠释《曲礼上》的文章，他阐述了程颐洛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与问题，但以下几篇文章多方面限制人的欲望，谨防“丧天性”、“灭天理”这一点是说得很明白的。

他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作了富有见地的解释。他将孟

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和“性无有不善”，作了很好的解释：“夫善者，对不善之称也。可欲者，对可恶之称也。无不善，则亦无善之可称。无可恶，则亦无欲之可称。”（见《经解》第一篇），这里把“善”与“不善”，“可欲”与“可恶”，看作是相对的关系。那又怎样解释“性本善”呢？作者阐发了“失性”、“得性”的观点。他接着说：“失性者，天下之不善也。……得性者，天下之善也。……人之有善，皆得乎性者也。”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在《经解》第三篇说：“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如果“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就会“长傲以悖天德，从欲以丧天性”，甚至导致“天道亏”、“天理灭”的地步。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天也。失其天，岂可谓天之人乎。”人的本性是天生的，失掉这样自然的本性，就不成其为人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失性”的状况呢？作者从内外两个方面找原因，一则是“命于阴阳者，气质之禀不同，则昏明之性亦异”（见第一篇）。二则“所乐在物，物得其乐必极，乐极者必淫”（见第三篇）。这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相结合，就有可能“丧天性”，“灭天理”。因此，他劝人不要成为“强此而劣彼”的“有傲者”，从而“彼我既分，胜心生焉”。他也告诫人们不要做“忘己而徇物”的“有欲者”，以至“物我既交，爱心生焉”。他还认为“志固不可满”，有人所以成为“可满者”，因其“所志者利也”。于是他在《经解》第四篇一再的告诫说：“今天下之所以好胜者，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为其不能遗物也。”上述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的伦理思想。

[注]

①伯夷，商孤竹君之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其弟叔齐。叔齐让位伯夷，伯夷不肯即位，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以后周武王伐商，二人叩马而谏。及周有天下，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皆饿死。

②柳下惠，展禽，名获，字季，春秋鲁国人。居柳下，仕为士师，死后谥

曰惠，故称柳下惠。

经解二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曲礼》者^①，礼之至曲者也。大则简，曲则详，然曲能有诚，至于变化，岂有二致哉！故其为礼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盖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闲邪而存其诚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贼也。古之人相在尔室，不愧屋漏^②，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

俨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视听，必有所忘。盖其心定者其容寂，此俨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虑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隠几^③，嗒焉似丧其耦；颜渊之坐忘^④，黜聪明，堕肢体，此无思者也。无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为道如此。

安定辞者，《易》所谓易其心而后语也。盖一辞之不中，皆心之过。孟子所以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颐之养正，君子所以慎言语，是以存于心者。既见乎辞，考其辞者，亦可以知其人也。

此三者，礼之大节，君子学道之要也。自天子达于庶人，自修身至于为天下，莫不一于是。故敬则无敢慢，无敢慢则民莫不爱矣。俨则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则民莫不敬矣。安定辞则

其言善，其言善则民莫不应矣。敬也，俨也，安定也，举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爱也，敬也，应也，错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效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术；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

[注]

①《曲礼》，《礼记》篇名。以其委曲说吉、凶、宾、军、嘉五礼之事，故名《曲礼》。又说是《仪礼》的别名。《仪记·士冠礼》“仪礼”唐贾公彦疏：“且《仪礼》亦名《曲礼》，故《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注云：‘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其中事仪三千，言仪者见行事有威仪，言曲者见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

②不愧屋漏，《诗·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毛传》：“西北隅谓之屋漏。”郑玄笺：“屋，小帐也；漏，隐也。”原谓独处于室时，亦慎守善德，使无愧于心。后转谓心地光明，在幽暗之处也不起邪念，做坏事。

③南郭子綦，人名。《庄子·齐物论》作南郭子綦。《人间世》则作南伯子綦。

④颜渊之坐忘，颜渊，姓颜名回，字子渊，春秋鲁国人，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坐忘，道家谓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郭象注：“夫坐忘者，冥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

经解三

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则在我者与天不相似，故有长傲以悖天德，从欲以丧天性。所见者小，则其志易满，天道亏矣。所慕者外，则其乐易极，天理灭矣。人之所以为人者，天也，失其天，岂可谓天之人乎？此其丧精失灵，皆可哀之民也。

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为我，则彼为之对矣。彼我既分，胜心生焉，强此而劣彼，此所谓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轻彼，适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况可长乎！若我既无我，则彼亦无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睨乎万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独尊而无对故也。

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为物，则我为之役矣。物我既交，爱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谓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欲且不足以益我，适所以丧我。是心也，且不可有，况可从乎！若物既无物，则我亦无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从心所欲不逾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无心而不留故也。

志固不可满，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满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满。志满者必骄，由志道者观之，不亦隘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为限，固不可满也。

乐固不可极，而凡人之乐所以有极者，所乐者伪也。故所乐在物，物得其乐必极。乐极者必淫，由乐道者观之，不亦鄙乎！故大乐者，天地不能变，万物不能易，固不可极也。

然则斯四者，为之小者，必可谓之小人矣；为之大者，必可谓之大人矣。君子之学，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

经解四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狠无求胜，分无求多，疑事无质，直而勿有。

君子之于学也，能亲贤，然后能明善。能明善，然后能至公。能至公，然后能无累。能无累，然后能自立。能自立，然后能与人。能与人，然后能善世。此学者本末之序也。

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贤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温良可亲也，其威严可畏也。亲之而不知敬，则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爱，则其渐必疏。易则不知善之可尊，疏则不知善之可亲。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爱之而不失其亲，君子之亲贤有如此者。

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大乎公。君子之于人也无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无私恶，其所恶者必不善者也。故所爱者善也。不以所爱蔽于所不爱，乃天下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恶也。惟能公于好恶，故能不以一己之爱憎，而易天下之善恶，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

凡人之所以厚积者，必以为私所分也。惟公者能以天下为度，则不累乎物，存人者犹在己也，奚积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为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为宅，则不累其居，在彼者犹在此也，奚安而不能迁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

失其所积。惟其能迁也，故迁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无累有如此者。若夫累于物者，则临财必求苟得。累于身者，则临难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于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内外无累，故可以得而得。无心于得，非所谓苟得也。可以免而免，无心于免，非所谓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

今天下之所以好胜者，为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为其不能遗物也。苟能忘我而常处其弱，则人之狠者不求胜，而天下莫能胜矣。苟能遗物而常处其不足，则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损矣。苟持是于天下，虽之蛮貊而必行，人麋鹿而不乱，君子之所以与人有如此者。

君子之知，众人之所以疑也。众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无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释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先质其疑，则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先有其直，则天下不直矣。故不质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

凡此数者，君子之所务，而众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语其志则一也。

经解五

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

君子之所以必庄必敬者，非所以饰外貌，所以养其中也。盖其心肃者，其貌必庄；其意诚者，其体必敬。为尸者所以象神，不庄不敬，则神弗临之矣。必庄必敬，然后可以为尸，故君子之坐如之。为齐者所以接神，不庄不敬，则神弗接之矣。必庄必敬，然后可以为齐，故君子之立如之。

方是时也，其心寂然而无一物，其孚颺若而无他虑。是心也，圣人之心也。颜子三月不违仁，不违此心也。其馀日月至焉，至此心也。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此心也。圣人常，颜子久，其馀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学者舍是亦何所求哉！

古之人何独坐立然后如此，此特举其大端而已也。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无须臾之离，终食之违，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所以存心养性，大过人远矣，此学者人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礼从宜，使从俗，马、郑之说备矣^①。

[校]

[其孚颺若而无他虑]他，《丛书》本作“也”，误。

[注]

① 马、郑，指马融、郑玄，东汉礼学大家。

经解六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者，中而已矣。万物之至情，天下之达德也。君子不敢过，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犹规矩设而不可欺以方圆，绳墨陈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亲疏者，于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于此可以决。天下之同异者，于此可以别。天下之是非者，于此可以明。苟舍是焉而无以辨，则总总林林，亦何以相与立于天地之间哉！此所以有礼则治，无礼则乱也。

经解七

礼，不妄说人，不辞费。

礼者，正而已矣。妄说人，非正也。辞费，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说人者，不有求于人，必欲逞己责也。人之所以辞费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辞己过也。君子无求而安于命，何为而妄说于人哉！君子不矜，而过必改，何为而费于辞哉！说以其道者，正说也，君子有之。辞取其达者，正辞也，君子有之。说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说，而辞之多且游者，亦圣人以为躁而诬善，然则人亦何取于妄说人与辞费哉！此礼所以不为也。

经解八

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

礼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则逾上之节，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逼下，则逾下之节，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礼而知分，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与人不争，处己必敬，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而为万夫之望者也。

经解九

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

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①。天下莫不为善，岂人人舜也哉！非也。方其为善，其心则舜之心也。天下莫不为利，岂人人跖也哉！非也。方其为利，其心则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为善也。虽小善而必为，然后能为大善。舜之所以为舜者，以其乐取诸人以为善。闻一善言，见一

善行，从之莫能御也。

然则如之何斯可以为善矣？曰修身也，践言也。修身者必敬，践言者必忠。忠与敬者，善之大端，人德之要也。故曰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笃敬则行修矣，言忠信则言道矣，故曰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此行修言道所以为礼之质也。苟无其质，虽习于《曲礼》威仪之多，君子不谓之知礼。晚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实，庄周寓言矫弊，遂以为忠信之薄而道之华，此岂吾圣人所谓“礼云礼云”^②者乎！

〔注〕

① 跖，盗跖，人名，跖亦作隳，春秋鲁国柳下惠之弟，从卒九千人，驱人牛马，取人妇女，侵暴诸侯，横行天下。《史记·伯夷传》正义：“隳者，黄帝时大盗之名，以柳下惠弟为天下大盗，故世放古，号之盗隳。”

② 礼云礼云，《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经解十

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君子有财以给天下之求，有道以应天下之问，其心必欲无一夫之不获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于道。圣人在上则行其道，圣人在下则怀其志。故尧、舜所以犹病于博施济众，而孔子乃于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岂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盖取

人则失己，往教则枉道，圣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于我，而来学以求正焉。则己立而给不匮，道大而应无方，然后天下之人，皆得预被其泽，而有足者咸可以至于斯，此礼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

经解十一

文之以礼乐。

孔子曰：“立于礼，成于乐。”孟子曰：“礼者，节文斯二者是也。乐者，乐斯二者是也。”君子之为人，不惟率性守质而已，固有礼乐以文之也。今人有大其居者，知丹雘之为丽，则必涂其垣墙，然后谓之富室。有爱其身者，知衣服之为美，则必饰以组绣，然后谓之备服。此庸人匹夫之所及，非有过人之智而后能也。今之修性学道反不能焉，岂礼乐之不及软！盖以谓不足为而不为耳。

天下之咎莫大于不足为，不能为者次之。不足为者曰：礼与乐者，人之文也，吾将游乎天而皆不足为也。孟子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是也。不能为者，孳孳焉，拳拳焉，守一善占一艺以终其身，则其无咎也亦有间矣。彼之自绝于礼乐者，其学盖出于老氏，齐其上下，等其君臣，漠然欲置天下于无。而人之所以相生养之道，与其所以欢欣交通之情，皆不若相忘之为愈，此其寡恩于禽兽也，甚矣。呜呼！胡为学圣人者反乐此之异哉！若臧武仲之知^①，公绰之不欲^②，卞庄之勇^③，冉求之艺^④，所守一善

占一艺以终其身者，虽然，礼乐非有异于人之性也，学者止于道焉而已。

性者，道之质也，礼乐者，道之具也。上焉者生而能之，中焉者学而能之，下焉者勉而能之。及其至也，皆谓之成人可也。然则圣人岂异于人哉！

[注]

①臧武仲，鲁大夫臧孙紇。他很聪明，逃到齐国后，能预见齐庄公的被杀而设法辞去庄公给他的田。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之知”诸句，见于《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②公绰，孟公绰，鲁国大夫。言齐崔杼必速归，不足为患。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卞庄，卞庄子，鲁国的勇士，有卞庄子刺虎事。

④冉求，鲁国人，字子有，孔子学生。孔子常称赞他有艺，仕为季氏宰。

经解十二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呜呼！孔子之生，所谓不幸之幸者也。不幸而生于世衰道微，终以穷死。复幸而得贤弟子，有颜回者，师其道于当时；有孟轲者，师其道于后世。而圣人之道，庶几乎有传。虽然，吾尝谓

为颜回者易，而为孟轲者难。扬雄所谓在则人^①，亡则书，其说盖亦未尽也。

譬夫见龙而象龙，与不见龙而画之者，形容具存，而耳目可及，故象者易为力。若夫目之所未尝见，耳之所未尝闻，而区区求诸有无之间，而拟其形容，故画者难为功也。虽然，圣人之道，言所不能传，而非言亦无以传。是故善学者因其言而求其心，跃然有得于中，然后合之于圣人之道，果无以异也。而后为之，是亦圣人也。故见而师之于当时者易，闻而师之于后世者难。知其难而能难者，后世有孟轲一人而已。孟轲，真知孔子者也。故其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以谓皆得圣人之一偏，而独推尊孔子为集大成。又从而为之辞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故言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则譬之以力。孔子之集大成，则譬之以巧。盖巧者能中，而力者能至也。

夫射者期至于的也，有力者皆能至。其在东西上下，未可知也，惟巧者能中于的。故孔子之道，无可无不可者也。伊尹、伯夷、柳下惠之道，或清或任或和，皆东西上下者也。孔子之道，圣人之中也，行之万世而无弊。伯夷、伊尹、柳下惠，圣人之过也，天下之贤者行之而无弊，不肖者行之而有弊。天下之智者行之而无弊，愚者行之而有弊。其中者，常道也。其过者，权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忧后世也深，孔子之虑后世也大，其立教异也，其心则皆圣人之心也。故学者必明夫圣人之心，此不可不知也。

[校]

[而区区求诸有无之间，而拟其形容，故画者难为功也]《四库》本同，《丛书集成》本则作“而拟其形容耳目者，难为功也”。底本句较妥。

[注]

①扬雄，汉成都人，字子云，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而博学深思，独以文章名世。成帝时召对，奏《甘泉》《河东》《长杨》等赋，多仿司马相如。寻复薄词赋而不为，于是作《太玄》以拟《易》，作《法言》以拟《论语》，仿《苍颉篇》作《训纂》，仿《虞箴》作《州箴》。

温州市图书馆

卷三 对策

策

两汉兴亡

愚尝谓国家之兴亡，天也，非人所能为也，一归于人不可也。虽然，因是人之言而兴，则是人之功也；因是人之言而亡，则是人之罪也。一归于天不可也。考诸两汉之兴亡，则断可知矣。何也？

夫西汉之兴，始于韩信之一言^①；其亡也，始于张禹之一言^②。然而西汉之兴亡，亦非二人者能为之也。东汉之兴，始于邳彤之一言^③，其亡也，始于胡广之一言^④。然而东汉之兴亡，亦非二人者能为之也。请推其说而备言之。

夫汉兴之初，刘、项雌雄之未判^⑤，高祖犹豫而未决^⑥，得韩信一言，遂任武勇，封功臣，决策东向，传檄而天下定矣。世祖方得二郡之助^⑦，而众兵未合，议者欲因二郡之众，建策入关，向使从其言，是委成业而临不测，汉之为汉未可知也。邳彤廷争，光武一悟，而大功立矣。夫二京之兴，是二人之力也。孝成之世，日食地震，灾异游臻，吏民上书，皆言王氏之盛。张禹以国之元老，天子犹豫，躬万乘而下问焉。禹乃私己畏祸，不斥言其弊，反引春秋之事以为诡说。王氏既固，而汉祚之基，绝于此矣。质帝之没^⑧，建立之权，系于大臣。胡广以国之旧臣，朝廷倚重，不从李固之忠言^⑨，而苟合梁冀之邪谋^⑩，昏主立而汉室衰矣。二京之亡，此二人者实任其责也。故曰由是人之言而兴，则是人之功

也。由是人之言而亡，则是人之罪也。一归于天者非也。

然而两汉之兴亡，虽因是四人者，而求其所以兴亡，盖亦久矣。周之於穆不已，诗人以为天之命。夏禹之立启，孟子以为天与之。则夫社稷之兴亡，岂一人之力哉！且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智者用其谋，勇者用其力，人人皆以为可立取也。陈、项之锋，锐不可婴^①，高祖非有祖宗积累之休，德泽施于民之久也。然而奋衣提剑，七年而成帝业，成功之速，抑何由而致之哉！新室之乱^②，盗贼强梗，群聚山谷，磨牙摇毒以相噬螫。世祖之兴，语其才，非若高祖之英雄也。语其谋，非若高祖之洪远也。然而奋臂一呼，四方响应，昆阳之役^③，一举而天下为汉，宜阳之师^④，不战而赤眉束手者^⑤，此岂一人之力哉！及其衰也，西京自成帝，而东京自桓、灵之后，庸君继出，礼乐政教不足以维持国家，恩惠德泽不足以浹洽生灵，委政外家，权臣擅命，因缘积习，以底于亡。其间略无一君聪明睿断，为之扶衰振朽，此又岂人之所能为哉！故曰：国家之兴亡，天也，非人之所为也，一归于人不可也。虽然，人臣之言不可不慎也。两汉之兴，后世必归其功于韩信、邳彤，故读其史，则有深嘉而屡叹者矣。两汉之亡，后世必归罪于张禹、胡广，故读其史，则有愤懣而谩骂者矣，皆不可逃于后世也。呜呼！人臣之言不可不慎如此。

昔唐高宗之世^⑥，韩房易夺，大臣不从，李勣以老臣辅少主^⑦，天子委诚取决，勣乃畏祸，从而道之。武氏奋而唐之宗族戕灭殆尽^⑧，国祚几绝，议者以几于一言丧邦，此张禹、胡广之类哉！然而国家之有是事也，是人也，亦天之为也。故学者读其史而泥其迹，亦何异于指釜为鱼哉！愚所以推其意而并以献焉。

[笺]

古代科举考试取士，以经义或政事设问要求应试者对答，这叫做策或策问。宋制，进士的礼部试，自咸平、景德以来，即兼试

诗、赋、论，且形成以诗赋、论、策为三场或四场，分试三日或四日的固定模式。宋初，沿袭唐代文风，重诗赋而轻策论，以后发现有重大缺点。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选举》四说：“诗赋不过工浮词，策论可以验实学，此正理也。”因此，宋仁宗天圣年间予以改革，开始重视策论。《宋史·刘筠传》：“（筠）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即知贡举，任礼部试主考官），以策论升降天下士自筠始。”《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1024年）三月乙巳条载：“赐宋郊（庠）、叶清臣、郑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及推郊第一，……刘筠得（叶）清臣所对策，奇之，故推第二。国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以后对策论愈加重视。庆历年间开始第一场试策，次试论，终场为诗赋，而随场去留。这样，策论差而诗赋优的举人便会被淘汰。反之，策论优而诗赋差的举人得便宜，可以参加终场考试，有希望被录取。范仲淹《十事疏》正式建议朝廷：“其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因此，当时士人必须会作策论，而且愈加重视策论的写作学习。

本卷的几篇策和策问，是周氏于政和年间筑浮沚书院讲学授徒时所作的范文。虽是范文，也可看出作者的历史思想和教育思想。

周行己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在《两汉兴亡》中认为，“国家之兴亡，天也，非人所能为也，一归于人不可也”。不过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所以他接着说：“因是人之言而兴，则是人之功也。因是人之言而亡，则是人之罪也。一归于天不可也。”并举出西汉之兴，由于韩信，其亡由于张禹。东汉之兴始于邳彤，其亡始于胡广。

下面的几篇策问，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

他非常强调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在《学校科举》中说：“为天下者莫急于得才，学校所以养才也，科举所以取才也。”

并在《孔门四科两汉孰可比》中认为：“有圣人之学，而无不可成就之才。”后世有些人才不及古人，“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造就之者异也。”虽然，当时北宋，京城有太学，州县有州学、县学，又有科举取士之法，但朝廷仍“患人才之难”，他认为这是由于“养之之道有所未至，而取之之法有所未尽”。他从学官亲身实践中，体会到这些学校不够务实。他在下面《送强应物序》中说：“学病乎不笃，不病乎无实，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若子好名者也，以充其实，则其发也光。”所以他在上面的《上皇帝书》中曾要求改革科举考试之法。

他在本卷所写几篇有关文教的文章，是很有见地的。

[校]

[请推其说而备言之]推，《四库》本、《丛书集成》本作舍。黄群在《敬乡楼》本认为当作推，今从之。

[注]

①韩信，淮阴人，汉高祖刘邦的大将，与萧何、张良称为汉初三杰。封齐王，以后为吕后所杀。

②张禹，字子文，汉成帝时丞相，封安昌侯。帝疑王氏家族有不臣之心，尝问禹。禹以己老孙弱，不敢直言。被人目为佞臣。

③邳彤，字伟君，信都人。东汉初年大臣，以功封灵寿侯。

④胡广，字伯始，东汉末年大臣。以定策立桓帝，封太傅。广虽练达事体，但无谏直之风。故民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⑤刘、项，指刘邦与项羽。

⑥高祖，指汉高祖刘邦。

⑦世祖，即东汉光武帝刘秀。

⑧质帝，东汉孝质帝，公元145年嗣立，逾年改元本初。仅在位一年，为梁冀毒死。

⑨李固，字子坚，东汉大臣。冲帝时任太尉，质帝遇弑，不赞成立桓

帝，被梁冀所害。

⑩梁冀，字伯辛，顺帝时为大将军，弑质帝，立桓帝。后为桓帝联合宦官所杀。

⑪陈、项，指陈胜与项羽。

⑫新室，公元8年，王莽代汉称帝，国号曰新，后因此称其王朝为新室。

⑬昆阳之役，王莽代汉后，闻刘玄自立为帝，遣兵百万讨之。玄走河南昆阳，王莽军队加以包围。刘秀自外发兵与战，王莽军队大败。这在历史上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有名战役。

⑭宜阳之师，宜阳，县名，在今河南省。公元27年，赤眉农民起义军十余万人在此投降刘秀。

⑮赤眉，西汉末年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用赤色涂眉，从此被称为赤眉，领导人樊崇，曾攻入长安，后归降刘秀。

⑯唐高宗，名治，字为善，始封晋王，后立为太子。即位后，废王皇后，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在位34年。

⑰李勣，原名徐懋功。唐朝建立后，封英国公，赐姓李，拜尚书左仆射，进司空。

⑱武氏，即武则天。唐高宗皇后，高宗死，废中宗自立为帝，在位21年，大杀唐宗室，国号周。晚年被迫禅位于中宗。

风俗盛衰

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一何异于古乎！古之民，今之民也，一何乖于今乎！岂九重睿圣，不迨尧、舜、禹、汤之隆^①，而二府登贤，非禹、稷、皋陶之盛耶^②？然则十八路之地，数百州之民，仓廩实而礼节或未治，既庶富而教化或未及，积习之俗，未革于忠厚，渐渍之风，尚溺于偷薄，将谁责之而可。百里之县，未得其令也。千里之郡，未得其守也。是以主德不宣，恩泽不流，而民之利害壅于上闻也。则虽吾君吾相，相与愿治之勤，窃病下民之未尽知也。岂非为吏者鄙，不足以推君之治而致之民，则所以治

者未必治欤。呜呼甚哉！民之无知，习见善则安于为善，习见恶则安于为恶。郡守县令，民之师帅，而风化之所瞻也。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考自载籍之传，其治道之得失，习俗之美恶，流风遗烈，百姓犹有存者。故太王好仁^③，而邠之人贵恕；僖公好俭^④，而晋之人蓄聚；燕之人敢于急人，召公之遗风也^⑤；朝鲜之人，至于有礼，箕子之教也^⑥。长纓鄙好且变邹俗^⑦，紫衣贱服犹化齐风^⑧，故圣人之于仁义深矣。其于教也，勤而不怠，缓而不迫，欲民渐习而趋之，至于久安而成俗也。故三代御俗^⑨，有风化，有法制，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污者修，悍者愿，躁者恣，农莫不以力尽田，贾莫不以察尽财，工莫不以功尽器，士莫不以道尽学，此风化之至也。分地以建国，度土以居民，正井邑，均赋税，宫室器用各有制，衣服饮食各有度，此法制之行也。风化所以动民之心，法制所以定民之志，法制立而风化行，故廉耻兴而忠厚之俗成，薰为太平，垂祀八百年，而传三十六王。后世虽法制之去，而暴君污吏，毒民以苛刻，民有畔心，则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欲为乱，则思先王之义而不敢作。盖其所以宥民者深，而礼义之风未衰，廉耻之心未尽也。

后世欲治之主，图所以治天下者，莫不有法制，亦莫不有风化，然一授非其吏，则刑罚胜而仁义之道不行，故法制坏而风化不宣于下，国异政，家殊俗，贾谊所谓移风易俗^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为者此也。故有偏举之政，有不胜之俗，得良吏则敦厚之俗胜矣，得健吏则节义之俗胜矣，得贪吏则盗窃之俗胜矣，得酷吏则伎暴之俗胜矣。故盗贼所以未息，刑罚所以未省，庸吏扰之也。欲善俗莫若择吏，然良吏之所施設，则各论俗而尚教，奚必同条而共贯哉！若龚遂为渤海^⑪，首率以俭约。文翁为蜀^⑫，先化以学校。南阳好商贾，召公富以本业^⑬。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霸化以笃厚^⑭。若是皆救民风之失，起不举之教，

何必华山之騄耳^⑤，然后行远乎！

窃惟今日之盛，岂无若是数人者，足以治天下，而郡县簿书期会为务，而风俗坏败，则因循而不为虑，此所以积习之俗未革为忠厚，渐渍之风尚溺于偷薄，盗贼或未息，刑罚或未省也。为今之说，莫如除汰珪符，妙简铜墨，以是重其任，至其黜陟亦以是，则何患乎不若三代之盛时哉！

[校]

[燕之人敢于急人]急下原脱人字，《敬乡楼》本校者黄群据《汉书·地理志》“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加入“人”字。

[注]

①尧舜禹汤之隆：尧、舜、汤已见前注，不赘。禹，夏禹，夏开国之君。平水土，在外13年，以开九州。受舜禅为天子。

②禹稷皋陶之盛：稷，后稷，名弃，周之始祖。尧时为农师，舜时为后稷，因以为名。15世传至周武王，遂有天下。皋陶，读作高摇。舜时司法官员，造律设狱。《书·舜典》：“皋陶汝作士。”

③太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初居豳；为戎狄所侵，国人欲战而王不忍杀，乃迁居于岐山之下，豳人皆从之，始定国号为周。豳，亦作邠，《孟子·梁惠王》：“昔者太王居邠。”

④僖公好俭，《毛诗·唐风·蟋蟀》：“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见中华书局十三经本《毛诗正义》卷六）

⑤召公，名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时封于北燕。召公治理国政，甚得民心。后人思召公之政，怀念棠树而不敢伐，作《甘棠》之歌。

⑥箕子，商纣王的父辈，名胥馀，为太师，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商纣无道，谏不听，佯狂为奴。周武王灭商，封箕子于朝鲜。今朝鲜平壤有箕子陵。

⑦长纓，古代系帽的长丝带。《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邹君好服长

纓，左右皆服長纓。”

⑧紫衣，紫色的衣服。南朝梁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之二：“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⑨三代，指夏、商、周三個朝代。

⑩賈誼，漢文帝時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帝後思之，召見宣室，拜梁王太傅。梁王墮馬亡，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著作有《新書》傳世。

⑪龔遂，漢宣帝初，渤海盜賊並起，任遂為渤海太守，召問治亂之術。對曰：“治亂民如治亂繩，唯緩之可治。”至郡，悉罷捕盜官吏，令民賣劍買牛，郡遂大治。

⑫文翁，漢景帝末蜀郡太守，修學宮，興教化，蜀地文學比于齊魯。漢武帝令全國皆仿立學校。

⑬召公，此疑為召信臣，字翁卿，西漢壽昌人。任南陽太守，為民興利，教化大行。號曰召父。後征為少府，列于九卿，與注⑤之召公並非同一人。

⑭黃霸，漢武帝時任河南太守，時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之術。後官至丞相，漢世言治民之官，以霸為首。

⑮華山之騾耳：騾耳，周穆王八駿之一。按《穆天子傳》及《列子·周穆王》皆作綠耳。八駿因毛色為名，則騾自當從綠。

孔門四科兩漢孰可比

嘗謂有聖人之學，而無不可成就之才。然古之常人，每足以過人，而後世卓犖高才有不及焉，何也？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成就之者異也。

古之人其所以學于聖人者，吾不知其果何事？而昔之人嘗以管仲許人者^①，彼乃愀然見于顏色而甚不取之。至于子路^②，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夫子路之才，不過足以宰百里，而管仲相桓公^③，霸天下，其功烈赫赫如此。是人也，乃獨羞其所大者，而深畏其所小者，此其志，豈不欲為管仲之所已成者，而進夫子路

之所未就者欤？盖其学不同也。是以刘向比仲舒于伊尹^④，而歆以谓师友渊源^⑤，未及孔门游、夏^⑥，此诚知言。故为乐正子得圣人所学之要^⑦。孟子曰：“乐正子，善人也，信人也。”

夫学者至于自信则本立矣，积而充之以至于圣人无疑也。然而士之学，亦必先正其本而成就其大，则必有大过人者矣。此孔门之学，其见于答问之间，虽循循有序而不相躐，然自洒扫应对以上，要皆所以去其养心之害，而导夫至正之路，必使至于确然自得而后已。夫是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而孔孟之徒所尊畏者，不过四科。至于他所学存于己，亦皆有过人者，是非谓其才皆足以过人，谓其得圣人之学者，亦各因其仁智之见而成就其才。此学不传而道不明于天下，士之习尚，又或蔽于一时之俗，而激于当世之风。若西汉之尚功名，东汉之尚名节，及方之孔门四科，则不可同日而论。盖尝观其名实，班班为史氏所称道者多矣。然而嵒嵒廉谨，无能往来，当时以为德行，而不可方之颜、闵^⑧。从容平、勃^⑨，邀游二帝，当时以为言语，而不可比之宰我、子贡^⑩。附会阴阳之说，牵合异同之论，当时以为文学，而不可比之游、夏。发奸摘伏，条秩可观，当时以为政事，而不可比之冉有、季路^⑪。又其间卓然为学圣人者如扬雄，盖后之人尝比之孟子，则四科之列优为之也。而观迫于祸患，曾微颜子之乐其贫贱，而著之于书，乃不如子贡之足以知圣人也。又况其馀乎？呜呼！观人者亦必求其所以存于心者，而不必事为已效。若颜子之学孔子，盖尝存心于视听言动之间，而得之于哀乐未发之际，其所以未至于圣人一间者，特有见于所立卓尔之故。孔子已许之可以共其出处，则得其所设施，又可知矣。若夫宰我、子贡、冉有，学圣人之道者也，虽于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而皆足以知圣人之要，故其所谓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也，非后世所谓德行、言语、文学、政事也。

虽然，是数子虽不得尽用于世，得夫圣人明之以有闻于后

世，故学者因以得其言而考之。若两汉数百载间，岂无豪杰特立之士，能传圣人之学于千百载不传之后，不幸不得有用于世，而又不幸不得圣人发明，而杂出于传记，猥与下概同流，亦不无其人。而愚亦谓黄宪、徐孺子^⑩，真颜子之流，至于沈其光耀而不得闻者，夫岂少哉！

[校]

[故为乐正子得圣人所学之要]为，《敬乡楼》本校作惟。

[注]

①管仲，名夷吾，春秋时诸侯齐桓公之相。他治理齐国，富国强兵，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将被发左衽矣。”

②子路，名仲由，春秋鲁国人，孔子学生。性好勇，有政事才能，后仕于卫国，为孔悝邑宰，死于国事。

③桓公，齐国诸侯，名小白。即位后以管仲为相，尊周室，攘夷狄，终其身为诸侯盟主，为春秋五霸之首。

④刘向，字子政。汉宣帝招选名儒，刘向以能文入选，官至中垒校尉，数言时政得失。外戚王氏专权，向为所扼，不得重用。所著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等书。仲舒，即董仲舒，汉广川人。少治《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读，三年不窥园。刘向称其有王佐才，虽伊尹、吕尚无以加。著有《春秋繁露》等书。伊尹，见上注。

⑤歆，即刘歆，刘向之子，与向领校秘书，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我国经籍目录学自此始。后为王莽国师，怨莽杀其三子，谋诛莽，事泄被杀。

⑥游、夏，指孔子的学生子游和子夏。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时吴国人。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魏国人，他们都擅长文学，尤以子夏为著名。

⑦乐正子，名克，鲁国人。孟子的学生。

⑧颜、闵，指孔子学生颜回和闵损。颜回见前注，闵损字子骞，以孝行著名，有芦花衣故事。

⑨平、勃，汉初陈平和周勃。陈平，阳武人。秦末农民起义时，初投项羽，后归刘邦，屡出奇策，以功封曲逆侯。惠帝时为左丞相，吕后崩，与周勃合谋诛诸吕，刘氏赖以复存。周勃，沛人，从刘邦起兵，封绛侯。诸吕欲危刘氏，勃以计诛之，汉室以安。文帝立，任右丞相。

⑩宰我、子贡，都是孔子的学生。宰予字子我，鲁国人，孔门高弟，在言语科，仕齐为临菑大夫。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善言语，曾诱说吴王出兵保存鲁国，使越国因此称霸。又善货殖，是孔子学生中最富有者。

⑪冉有、季路，冉有即冉求，见前注。季路即仲由。仲由字路，又字季路，见前注。

⑫黄宪、徐孺子，黄宪字叔度，东汉慎阳人，以学行见重于当时，荀淑称他为颜子。举孝廉、辟公府，均不就，天下号曰征君。徐孺子，名徐穉。东汉南昌人。家贫，躬耕而食，不应征辟，时称南州高士。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惟为徐孺子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策问

圣贤之学

问：昔吾夫子居于洙、泗之间^①，从之游者三千人，而颜子最称高弟，后世学者皆曰吾师。考其志业，盖淡如也。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夫子称其贤。不迁怒，不贰过，夫子称其好学。乃若言志，不过愿无伐善，无施劳。而喟然之叹，则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若与今之所谓学者不相似。然何夫子与之，同其行藏？而于为邦之问，告之以王者之事，古人不吾欺也？遐想高风，若有不可及者，抑不知夫子之门，果何所学乎！

夫以孟子之雄才，卓然名世，宜其前无愧于古人。乃其所愿，犹吾夫子学，而所以推称颜子，盖尝以为与夫禹、稷、颜回同道。学者论世尚友，不可以不知也。昔人尝以子贡贤于夫子，呜呼！赐也犹不敢望回^②，况于夫子哉！夫人之知人，不若自知之审，此无足疑也。而世之学者，皆曰夫子大圣人也，颜子大贤人也，而去孔子一间者也。此可以为知言矣，然犹意其人云尔，吾亦云尔。抑不知孔子之所以为圣者果何道？而颜子之所以贤而去圣人一间者果何事？使孟子生于孔子之时，亦将并驾其说于天下乎？将果如其所愿而学之乎？如其学于孔氏之门也，比德颜子，又将孰先而孰后乎？

读其书不知其人，不可也！如或知之，使后之学者，知圣人之道，将何自而入？入圣人之门，复何修而至？韩愈曰^③：“轲之

死不得其传。”信斯言也，圣学之不传久矣。有人于此，犹见圣人之心，默得圣人之道，是得其传于千载不传之后矣，是亦吾孔孟之徒矣。此学校所以当讲也，各示所见无隐！

[注]

①洙、泗，今山东省境内二水名。洙水为泗水的支流，有二，一出曲阜县北，南合沂水入泗；一出费县北，西流入泗。泗水，即泗河，发源于山东泗水县，旧时流境甚长，历曲阜、滋阳入江苏省境，经淮阴县入淮河。孔子居曲阜县，故曰居于洙、泗之间。

②赐、回：赐即端木赐，字子贡；回即颜回。见前注。参见《论语·公冶长》。

③韩愈，唐代著名文学家，字退之，昌黎人。幼孤，刻苦读书，尽通六经百家学。德宗时擢进士第，任四门博士。元和中累进中书舍人，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官潮州刺史。后任国子祭酒，升吏部侍郎。长庆中卒。著有《昌黎先生文集》。

司徒典乐之教

问：孔、孟而上，教化一出于官长，司徒以待万民，典乐以待国子。自尧、舜迄于成周，未之或改，岂人心固同欤！读其书，尝闻其略矣。三教六德六行六艺，司徒之任也。直温宽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乐德乐语乐舞，典乐之任也。两者为教，将同乎？将不同乎？何其待之异也。

抑又有可疑者，成于乐学之终也。为国子者，岂皆不待下学而能立于礼乎！实则不至，躐等以贼夫人之子，非先王之用心也。若圣与仁，吾夫子所不敢居也。司徒与民固远，将躬率以正，善其耳目，且犹不可，况载色载笑，告之话言又可乎？乃能使乡人共进此道，其术安在。周公必不我欺^①。遐想遗风，使人抱经而叹，何其高且远也。

今诸君从事于兹，出于天子命之，亦古所谓教官之属也。若孔、孟而下，曰师曰弟子云者，乃王泽既熄之后，羈臣游士区区忧世之所为，私淑艾可也，不足为今日言也。

[校]

[三教六德六行六艺]三，《丛书集成》本与《四库》本均作三，《敬乡楼》本校者认为当作五，误。三教指“以乡三物教万民”，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成于乐学之终也]于，《四库》本同，《丛书集成》本误作千。

[注]

①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子成王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挟商代后裔武庚叛，周公东征平定，营建洛邑，奠定东南。后又改定官制，创制礼法，周之文物因以大备。成王长，周公还政于成王。

好 恶

问：章子通国皆称不孝^①，而孟子为之礼貌。仲尼贤于尧、舜，而鲁人以为东家丘^②。夫人好恶之相绝，岂直为寻常之间哉！昔人有问于吾夫子者曰：“乡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此其为好恶之说甚审也。然而物我异观，是非相埒。彼其善者曰，吾所好者善也，所恶者其不善也。然则所谓善与不善，又孰从而定之哉？

呜呼！善恶好恶，不能定于一乡，而况于天下乎！昔许劭有人伦鉴^③，汝南之俗，号为月旦评，至同郡畏其名节，豪杰资其品题，其所裁量，遂为核论。岂其知人之性素明，成败之迹已验欤？

(原注:案此下有阙文。)

[注]

①章子通国皆称不孝,此句见《孟子·离娄章句下》。章子,即匡章,齐国人,曾为齐威王将,率兵抗秦,大败之。宣王时,又曾将兵伐燕,其言行见于《战国策》和《吕氏春秋》。年岁与孟子相当,是朋友,或是弟子。

②东家丘,即孔子,名丘。据《孔子家语》,孔子的西邻不知孔子的才学出众,轻蔑地将他称为“东家丘”。李白《郑薛九被谗去鲁诗》:“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

③许劭,东汉平舆人,字子将。少峻名节,好议论乡党人物,每月即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尝谓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王 道

问:三代以来,一姓传有天下,受命而王,历数久近,皆天也。然而必以有道而兴,无道而亡,是以周过其历,秦不及期,由汉迄唐,罔不由此!《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敢问历代之所以兴者何道?所以亡者何事?

孔子、孟子言王道详矣,诸生习乎《诗》《书》《礼》《乐》之文,心乎仁义道德之实,达乎三王之法,而览乎历世之道,见其始而知其末,闻其风而知其自。敢问王道之所以为道者,何道也?必有取法于斯。若孔子、孟子云者,何事也?历世得之多、得之寡者,何代也?损之益之施于今者,何宜也?详言之无隐!

孔门数子得失

问:孟子尝谓:“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且仲尼之于二子者^①,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也。

从之游者，洙泗之间，闾阎行行，疑者有质，问者有答，惑者有解，失者有救，亲炙渐摩，所得博矣。盖非特闻风而已矣。三千之徒称善，七十二子又岂有顽懦鄙薄之比哉！然而以由之果，而有愠见之称^②；以求之艺，而有聚敛之贪^③；以赐之达，而有货殖之污^④；宰予忘父母之爱，而必于短丧^⑤；子夏捐道义之乐，而悦于纷华^⑥。数子之失，古人不我欺也。以为质之不美欤？则其贤又列于四科焉。以为自外人、不能尽性之所充欤？而孟子谓闻夷、柳之风，其效若此之盛，岂吾圣人又或少贬耶？抑古之学者，人道自有攸趣，未易窥较欤？不然，胡为其然耶？诸君，仲尼之徒也，于数子之得失，商榷之审矣，明以复我！

[校]

[鄙夫宽，薄夫敦]《孟子·尽心下》原文作：“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

[注]

①仲尼，孔丘之字。见前孔子之注。

②由，即子由。

③求，即冉求，字子有，亦称冉有。

④赐，端木赐，字子贡。

⑤宰予，见前注。

⑥子夏，见前注。他们都是孔子的学生，七十二贤人之列。

君子小人

问：为天下者，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此甚不难知也。自古人主，亦未尝欲用小人，而不欲用君子。然而卒用小人而不用君子，以至于乱亡者，诚亦不明夫君子所以为君子，小人所以为

小人而已矣。且以治世之君，以君子为君子而用之；乱世之君，以小人为君子而用之。甚哉！君子小人之难知也。君子于此必有道矣，诸君一日从事于斯，如有道人主进君子而退小人，使昭然不疑于其间，将何为说？愿预闻焉！

贾谊、马周所言

问：古之人有一言而可兴邦者，不可以不知也。汉文帝时，几至刑措^①，而贾谊有流涕太息之言^②。唐至贞观，米斗三钱^③，外户不闭，可谓治平矣。而马周所建言^④，皆切一时。盖天下未尝无事，惟其安不忘危，所以常安。治不忘乱，所以常治。虽尧、舜之为君，禹、皋陶、益、稷之为臣^⑤，不能忘儆戒于无事之时。国家承平百有馀年，自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然欲不忘儆戒于无事之时，以防危乱于治安之日，将亦有所谓流涕太息、事有切于一时者乎！夫贾谊，洛阳年少，马周，常何家客，彼皆有王佐之才。诸君自视，甯将歉然。盍亦言之？以观诸君之才之识，如何其小大远近也！

[注]

①汉文帝，高祖刘邦之子，名恒，即位前封代王。周勃平诸吕之乱，迎立之。在位期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天下大治。

②贾谊，见前注。

③贞观，唐太宗年号，公元627—649年。

④马周，唐在平人，字宾王，人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客。时诏百官言得失，马周代常何条陈二十馀事。何，武人，不知书。太宗怪问之，何以实对。召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寻擢中书令。

⑤禹、皋陶、益、稷：禹、皋陶、稷（即后稷）已见前注。益为伯益，舜时大臣，佐禹治水有功，禹以天下授益。

学校科举

问：为天下者莫急于得才，学校所以养才也，科举所以取才也。方今内有太学，外有郡县之学，太学养士数千百人，郡县之学多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不为不盛矣。而科举三岁所取进士、经律、特奏名率千数百人^①，不为不多矣。然而朝廷议者，犹患人才之难。夫岂养之之道有所未至，而取之之法有所未尽乎？将欲学校之间，讲所以养之之道，以益今日之所未至。科举之外，设所以取之之法，以广今日之所未尽，亦有说乎？诸君从事于斯久矣，必知其说。知其说而不以告也，可乎不可？

[注]

①特奏名，即恩科。宋制，凡举人年高而屡经省试（礼部试）或殿试落第者，遇殿试时，准许参加附试，称特奏名。

煮海、榷酤之禁

问：煮海、榷酤之利，县官经费，仰给居多。或曰非三代之法，此甚高之论，不可行于今。然而利之所在，民自从之，虽日杀之不可禁。今郡县断罪，犯此两禁者日相属也。夫既曰利矣，为国者曰利吾国，为民者曰利吾身，夫焉得而禁之弛之？弗禁固不可也，禁之已迫，又将可乎？盖犯此两禁者，类皆无赖等死之人，禁之稍宽，则容奸而为利，迫之已甚，则群聚而为盗，此不可以不长久虑也。如欲弛其禁，易其法，使国有岁入之常，而民免抵罪之虞，岂无策乎？诸君生长于斯，固所耳闻而目见者也，其必有悯焉于心者，试为详言之！

本朝治法

问：宋有天下，百数十年，朝无威福之臣，野无豪猾之奸，内无寇攘之变，外无夷狄之虞，自三代以来，未有天下治安无事，若此其久也。其间圣祖神孙，盛德相继，创业垂统，必有可传之法，持盈守成，必有善继之事。自天子诏书，朝廷故事，至于名臣奏议，天下所耳闻而目见者也。诸生有志于仕，可得不知乎？《诗》云：“于戏！前王不忘。”试为讲之，以为今天子之献！

佛老与儒者之道同异

问：近世学士大夫，多引佛老之说以辅六经之旨，其论甚高，末学晚生，尚不能知其言，况能达其心乎！彼其为老者曰：“道先天地生，吾道尊。”为佛者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为儒者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吾道尊。”此特戏论为胜负之说，非学者之谈也。

学者或以谓老、佛与吾儒，皆明一性，其道同。或以谓老氏废仁义礼乐，佛氏弃君臣父子，其道异。昔人盖有以是三者异同为问。其为说者曰：“将无同。”当时以为名言。夫所谓三语者，果同乎？其不同乎？果同也，则三者盍混而为一，何纷纷其多门乎？果不同也，则老、佛之言，岂得以证六经之说乎？此不敏之所疑也。诸子直谅多闻，试为略其立教之迹，而明其为心之道，以定异同之论。启兹未悟，同于大通，虚心以俟者也！

周
行
己
集

孟、荀、扬、文中四子是非

问：天下之所难知者，非是非之难知也。似是而非者难知

也，似非而是者难知也。孟轲之书七篇^①，力陈仁义之说，而或者疑其说时君以汤、武之事。荀况之书三十二篇^②，深明大儒之效，而或者疑其有性恶之论。扬雄之作《法言》，采掇孔孟学行之意，或者疑其著剧秦美新之书^③。王通之为《中说》^④，规模《论语》答问之义，或者疑其房、杜诸子无所称述^⑤。此四书者，与五经诸史并行于世，学者之所习也。考其言，与其人，其似是而非耶？其似非而是耶？明以复我，使不陷于邪说，以应朝廷之令，不亦善乎！

[注]

①孟轲，即孟子，见前注。

②荀况，战国时人，仕楚为兰陵令。其学以孔子为标准，倡性恶论。谓人性皆恶，须以礼义矫正之。著有《荀子》二十卷，凡三十二篇。

③剧秦美新，扬雄生平已见前注。王莽废汉帝自立王朝，国号新。扬雄上书，论秦之剧，称新之美，以此取悦王莽，求免于祸。

④王通，隋代龙门人，字仲淹。西游长安，上太平十二策，不见用。退居河汾之间，授徒自给。据说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皆出其门。所著有《中说》等书，门人谥曰文中子。

⑤房、杜诸子，即指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因房、杜诸人皆唐代著名将相，而这些人并未说明自己是王通的学生，所以，周行己有疑。近人研究唐史者，认为是王通后裔伪造。

卷四 记序

序

易讲义序

《易》之为书，伏羲始作八卦^①，文王因而重之^②，孔子系之以辞^③，于是卦爻象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

散而在野，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縕交感，变化无穷。形则受其生，神则发其知，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业也。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耦；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

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所系，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而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象象之义，而不知所谓卦爻

象象之用，亦未为知《易》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动，心术之运，与天地同其德，与日用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

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以当知也！

[笺]

《易》，本为卜筮之书，《左传》《国语》中虽有不少春秋时人，用以占事或论事，但并不为学者所重视。秦代焚书后，到了汉代，《易》才开始为学者所重。到宋代，释《易》之书甚多。《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共著录 158 部，1757 卷，宋儒之作，即占 56 部，605 卷，无论部数、卷数都占三分之一以上。而范仲淹《易义》、李觏《易论》、欧阳修《易童子问》等，非单行本者尚不在内。由此可见宋儒对《易》学的重视。

在众多解《易》的书中，可分象数、义理两派。在宋儒的著作中，邵雍《皇极经世书》、刘牧《易数钩隐图》、朱震《汉上易传》等，是象数派的代表。胡瑗《周易口义》、程颐《易传》、李光《读易评说》、杨万里《诚斋易传》等，为义理派的代表。朱熹的《易本义》则兼象数、义理而并存之。

周行己这篇《易讲义序》，实际上是程颐《易传》中的《易序》（见《二程集》690 页及 667 页《遗文》，中华书局 1981 年 7 月版）。两者除了《易讲义序》在开头加入“三古三圣”之说及个别字不同外，其余都是一样的。估计当是周氏在永嘉浮沚书院授徒时，将老师的《易序》当作教材，以授学生。以后周氏身歿异乡，当时编辑遗著的人，将此文当作周氏的文章，编入周行己《浮沚集》。可是自《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浮沚集》十九卷后，《浮沚集》出过许多版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敬乡楼丛书》本诸校勘

者亦一仍其旧。为了对读者负责,笔者谨将此情况加以说明。请读者自行对照阅读。

宋代科举考试,自王安石变法后,如北宋熙宁四年二月决定,罢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试士。将《易》、《诗》、《书》、《周礼》、《礼记》称为大经(主要学习的经书),《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兼学的经书)。是考试的重要科目。因此士子必须学习。

[注]

①伏羲,又作庖羲,传说中上古的帝王。《系辞下传》认为伏羲作八卦,这是传统说法。

②文王因而重之,司马迁认为是周文王作重卦。《史记·周本记》:“西伯(即周文王)……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又《史记·日者列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③孔子系之以辞,《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班固《汉书》承司马迁之说:认为“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之属十种。”因《易传》共有《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凡十篇。而这十篇均是解释《周易》“经”文大义,犹如“经”之“羽翼”,故称《十翼》。

伏羲作八卦,文王作重卦,孔子作《易传》,是汉代以来的传统说法。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颜师古注云:“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以后,北宋欧阳修考辨了《易传》内容,作《易童子问》,认为只有《彖传》、《象传》两种是孔子所作,其他均是伪作。永嘉学派学者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有《周易》四卷,不同意汉代以来的传统之说,以欧阳修之说,否定程朱的《易》说,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赘。

礼记讲义序

礼经三百^①,威仪三千,皆出于性,非伪貌饰情也。鄙夫野

人卒然加敬，逡巡逊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趋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习于数与，邀誉于人而然也。盖其所有于性，感物[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礼固立矣，类聚群分，礼固行矣。

人者，位于天地之间，立于万世[物]之上；天地与吾同体也，万物与吾同气也。尊卑分类，不设而彰。圣人循此制，[制]为冠、昏、丧、祭、朝聘、乡射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见[具]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众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者，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②，质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损益，惟周为备。是以夫子尝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逮其弊也，忠信[义]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礼本之问^③，而孔子欲先进之从，盖所以矫正反弊也。然岂礼之过哉？为礼者之过也。

秦氏焚灭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兴购书，《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不能悉得圣人之旨。考其文义，时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观之，如适大都[通]之肆，珠珍器帛，随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宫^④，千门万户，随其所入；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说也，其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卒[终]于圣人之归。惟达古[于]道者，然后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后能得其理[于礼]。然则礼之所以为礼，其则不远矣。昔者颜子之所以从事，不出于视听言动之间，而《乡党》之记孔子，多在于动容周旋之际。此学者所当致疑以思，致思以达也。

[笺]

《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是七十子后学者和汉代

学者所记。其所记录的都是战国秦汉间儒家的言论，特别是关于礼制方面的言论，内容很复杂。其中有的是解释礼经（即《仪礼》），有的是考证和记载礼节的制度，有的是记述某项礼节条文和某项政令，有的是谈关于礼制的理论。此外，还有些篇幅是专门记录孔子和七十子的言论以及孔门和时人的杂事。

《礼记》有两种本子，都是汉代学者辑录的。戴德辑录本叫《大戴礼记》，原有 85 篇，现存 39 篇。戴圣辑录的叫《小戴礼记》，共 49 篇，就是现在通行的《礼记》。

这篇《礼记讲义序》和卷二“经解”中几篇解释《曲礼》的文字，都是解释通行的《礼记》（即《小戴礼记》）的。《礼记》在北宋科举考试中是大经之一，因此士子必须学习。但是，这篇序，实际上也是程颐遗文《礼序》（见《二程集》668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 7 月版）。笔者曾将此文与程颐原文对校，只有几个字不同，现用括号将《礼序》原文放在原句之下，请读者详察。

[注]

①礼经，古代讲礼节的经书，常指《仪记》而言。汉时所谓《礼》，则指《仪礼》。以后，《礼记》之名为《小戴礼记》的 49 篇所夺，故别称《仪礼》。

②五季，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而言。

③林放，春秋时期鲁国人。《论语·八佾》第三有“林放问礼之本”。《蜀礼殿图》以林放为孔子弟子，汉郑玄以《弟子传》无林放，故不称他为弟子。

④阿房，宫名。秦始皇的宫殿，后为项羽所焚。

《论语》序

圣人达则化人以德，穷则教人以言。其穷也，其达也，皆天命之以成人而已。尧、舜、汤、文，化人以其德者也。孔子教人以

其言者也。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其化寢失，而汤救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其化寢失，而孔子救之。由孔子至于唐千有馀岁，其化寢失，而未尝无救之者。盖圣人之德不可以传，而其言可以载也。德不可以传，而其化行于五百馀载之间而已。言可以载；故虽无圣人出，而中人行其言，亦可以教化于天下矣。由是观焉，则天之于圣人，或穷之，或达之，岂虚言哉！

晚周之时，先王之教既以寢息，非特在上无其人，在下亦无其人矣。孔子不得见圣人，又不得见君子与善人，则在上可谓无其人矣。未见刚者，又未见自讼与好德者，则在下可谓无其人矣。上下无其人，则孰能知之耶？故其事君尽礼，非谄也，而或谓之谄。其称君知礼，非党也，而或谓之党，固不可不疾也。而或以疾之为佞，名不可不正也。而或以正之为迂，于宋则有桓魋之患^①，于鲁则不免叔孙之毁^②，或厄于陈，或屈于卫，可谓不见知于上下矣。当是时，内之人能浅知之者，子贡而已；能深知之者，颜子而已。外之人或小知之者，达巷党人而已^③；能大知之者，仪封人而已^④。呜呼！可谓穷矣。

其穷如此，亦可以已矣。然犹与物纷纷役役相应以言者，亦曰天命我以其言教人而已。或见其处己，或见其处人，或有以明其善恶之实，或有以辨其是非之似，或有以救其失，或有以长其善，或当其无事而言之，或因其有问而告之，或试其所为而称之。其言虽周旋曲折，千变万化，无非为中人而发尔。是故绝之者四，而众人未能，不可不知也。

道者三，以君子之德不可不循也。文之未丧将丧，则任于天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为也。道之将行将废，则委之命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景公不用也^⑤，则其行也速，去他国之道也。桓子不朝也^⑥，则其行也迟，去父母国之道也。于阳货则不见^⑦，而于南子则见焉^⑧，以势之有可有不可也。于孺悲而不见^⑨，于童子而见焉^⑩，以义之有可有不可也。众之拜上则不从，

众之纯冕则俯身而从之，以礼不可无，而俭亦不可舍也。使之媚己则不诺，使之从仕则逊言以诺之，以正不可忘，而权亦不可废也。凡此之类，皆可以见其处己也。所罕言者，利、命、仁而已。以中人之所难言也。所雅言者，诗书执礼而已，以中人之所可知也。教之者四，所以成君子之善也。恶之者三，所以黜小人之恶也。性与天道则或不得而闻，以其未能尽性以至命也。死与鬼神则或不得而问，以其未能保生而事人也。言其乐之所损益以修诸内者，不可不慎也。言其友之所损益以求诸人者，不可不择也。

凡此之类，皆所以见其处人也。世之治，在于得人而已；世之乱，在于失人而已。于舜则曰有五人焉，以其治在于得人也。商则曰有三仁焉，以其亡在于失人也。不累于高名也，笃于仁而已，此至德也。不累于厚利也，笃于义而已，此亦至德也。故泰伯以天下让^①，民无得而称焉，谓之至德者，以其笃于仁而不累于名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谓之至德者，以其笃于义而不累于利也。不上人也，下之而已。不抑人也，推之而已。好学不耻下问而谓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文子荐其家臣而谓之文者^②，以其能推人也。其志于学，无志于仕，不隐己之所短，不掩人之所长，是人所难为也，而有以与曾皙与子贡者^③，以其能为此也。交久而不狎，富有而不矜，是人所难行也，而有以善平仲与子荆者^④，以其能行此也。谓臧文仲为窃位者^⑤，以其不仁而无下也。谓臧武仲为要君者^⑥，以其不义而无上也。若此之类，皆所以明其善恶之实也。于管仲则与之仁而不可相废也，以申枋为非刚^⑦，则刚之名不可盗而得之矣。以微生为非直^⑧，则直之实不可以伪而为矣。若此之类，皆所以辨其是非之似也。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则告之以临事而惧，所以欲其怯也。子贡能辩而不能讷，则告之以予欲无言，所以欲其讷也。司马牛多言而躁^⑨，则告之以其言也訥，所以欲其寡言也。冉求说中道

而画，则告之以闻斯行之，所以欲其无画也。若此之类，皆所以救其失也。

于其问也，或大之，或善之；于其答也，或然之，或悦而进之不已，或乐其才之可育。若此之类，皆所以长善也。以士进而为君子，以君子进而为贤人，中人之所可致也。以孝出而为仁，以仁出而为智，中人之所可能也。其所欲言非教而出于六者，或当其无事而言之，或因其所问而告之，或试其所为而称之者，以教之莫先乎此也。盖言贤、言君子、言士、言孝、言仁，所以使人之知学也。言政所以使人之知仕也，知学则不失己，知仕则不失人。子游仲弓之问孝问仁^①，至于为宰然后问政，则见其急于知学，亦缓于知政也。其言贤则告之以贤，皆所以使人之为士也。然弟子未尝称其士者，盖以士兼君子与贤，则虽善为士者，固不足道也。其言孝则告之以孝，皆所以使人之为孝也。至于弟子称其孝者，闵子骞而已，孝可谓难得矣。其言仁则告之以仁，皆所以使人之为仁也。至于弟子称其仁者，仲弓而已，仁可谓难得矣。其言政则告之以政，皆所以使人之为政也，然于弟子称其政者，子游而已。盖以政本于孝与仁，则虽为善政者，固不足道也。其言贤则必继之以不贤，言君子则必继之以小人，言仁则必继之以不仁者，所以使人知仁之不可不为也，而恶之不可不去也。至于称子贱之所行以为贵^②，而知樊迟之所志可以为贱也^③。称仲弓为仁，而又称宰我为不仁^④，盖欲人之知仲弓所行可以为荣，而知宰我之志可以为辱故也。呜呼！其所言、所称以劝戒如此之详，则其成德者亦宜众矣。

然其卒也，贤无若颜子，君子无若子贱，仁则无若乎仲弓，岂其命有所成，形有所适，而不可损益耶！亦在乎人加勉而已。扬子曰^⑤：“有学术业，无心颜渊。”又曰：“希颜之人，亦颜之徒。”颜子贤者，犹可希也，又况仲弓、子贱乎！且颜子之所以贤者，不在乎他，亦在乎不改其乐也。世之学者，不以富贵动其心，而穷亦

乐，达亦乐，是亦颜子之徒而已。《诗》云：“今我不乐，逝者其耄。”学者之于学也，犹可以不勉乎！

〔笺〕

《论语》是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集成的。书中辑录了孔子的言行和他的一些弟子的言行，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汉时开始重视，三国时期魏何晏作《论语集解》，这是最早的《论语》注本，唐代正式列为经书。

宋代更为重视，《论语》与《孟子》成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北宋有邢昺的《论语正义》。到南宋朱熹以毕生精力为《大学》、《中庸》（这二书原是《礼记》中的一章）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四书》之名才正式出现。到了元代才成为科举考试必修课。

〔校〕

〔文子荐其家臣而谓之文者，以其能推人也〕推，《四库全书》本和《丛书集成》本均作“下”。

〔注〕

①桓魋之患：春秋时期宋国司马向魋，因是宋桓公之后，所以又叫桓魋。魋读音颓。《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②叔孙之毁：叔孙，复姓，名州仇，字武叔，鲁国大夫。《论语·子张》：“叔孙武叔毁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③达巷党，地名。《礼记·曾子问》：“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可见“巷党”就是里巷。《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

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④仪封人：仪，地名；封人，官名，是典守边疆的官。《论语·八佾》：“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⑤景公，齐景公，名杵臼，春秋齐国诸侯。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此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⑥桓子，季桓子，即季孙斯，春秋鲁国大夫。自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至哀公五年（前490年）执鲁政，历时十年。桓子不朝，指桓子受齐女乐，不理国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⑦阳货，又名阳虎，鲁国季氏的家臣。季氏把持鲁国国政，而阳货又把持季氏家政。最后因削除三桓而未成功，逃往晋国。阳货貌似孔子，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陈蔡人误认为是阳货而被包围，几遭不测。

⑧南子，卫灵公夫人，当时掌握卫国国政，有艳名，名誉不佳。见《史记·孔子世家》。

⑨孺悲，鲁国人，曾向孔子学礼。《仪礼·士相见礼疏》：“孺悲欲见孔子，不由介绍，故孔子辞以疾。”

⑩童子，小孩，未成年的人。互乡有一童子来求见孔子，孔子接见了，因互乡人很不讲理，难于交谈，门人对此很不理解，孔子认为要鼓励人进步，不能促其退步。见《论语·述而》。

⑪泰伯，亦作太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古公有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之子是姬昌，就是周文王。据传说，古公预见昌的圣德，想打破惯例，把君位不传给太伯而传给季历。太伯为实现父亲的意愿，便偕同仲雍出走至勾吴，成为吴国的始祖。使古公终于把君位传给季历和昌。昌后来扩张国土，有天下三分之二，到他儿子姬发（周武王）统一天下。

⑫文子，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卫献公之孙，名拔。宋朱熹考证为公孙枝，清阮元校勘为公子发，是卫国颇有名望的贤者。

⑬曾皙，名点，字子皙，是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

⑭平仲与子荆：平仲即晏平仲，齐国的贤大夫，名婴。《史记》卷六二有传。子荆即公子荆，卫国人，吴季札称他是卫国的君子。

⑮臧文仲，鲁国大夫臧孙辰，“文”是谥号。

⑮臧武仲，鲁国大夫臧孙纆。他很聪明，逃到齐国之后，能预见齐庄公的被杀而设法辞去庄公给他的田。

⑯申枋，枋读音橙 Chéng，名周，孔子学生。

⑰微生，微生高，鲁国人，《庄子·盗跖篇》：“尾生与女子相约在桥梁之下见面。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微”、“尾”古音相近，字通，因此很多人认为尾生高就是微生高。《淮南子》东汉高诱注云：“鲁人，则微生盖尝矜矜自守者，故当时或以为直也。”

⑱司马牛，司马复姓，名耕，字子牛，孔子学生。古代相交多称人之字，不称名，所以叫“司马牛”。

⑲仲弓，冉雍，字仲弓，春秋鲁国人，孔子学生。

⑳子贱，宓不齐，字子贱，孔子学生。春秋鲁国人，尝宰单父，鸣琴不下堂而治。孔子称之曰君子。

㉑樊迟，名须，字子迟，孔子学生。按《孔子家语》说是鲁国人，汉郑玄说是齐国人。

㉒宰我，宰予，字子我，孔子学生，春秋鲁国人，善言语。

㉓扬子，即扬雄，已有注。

《晁元升集》序^①

元祐丁卯(1087年)，行己与王文玉璪同在太学^②，每见文玉诵元升“安得龙山潮，驾回马河水，水从楼前来，中有美人泪”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即见，尝识其姓字简册。

后三年，行己应举开封^③，幸中有司之选，而无咎实主文事^④。是岁元升亦自济来赴礼部，因得相亲，遂同登辛未进士第。今行己、元升为同年，于无咎为同弟子。使行己其初不闻文玉之诵，则行己虽出无咎之门，而亦不知有元升。使行己终不出无咎之门，则元升虽与行己同年，而亦不知有行己。固知人之相知，非偶然也。

将与元升别，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编，因使予跋，遂以此

书。明日元升遂行,实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四日也。

[注]

①晁元升,晁补之无咎之弟,生平未详。

②与王文玉璪同在太学:王璪字文玉,生平未详。太学是当时最高学府,设在北宋首都开封,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建,八品以下官员和平民优秀子弟,可以考试入学。当时分三舍,外舍经考试入内舍,内舍升上舍。在学学生均为布衣,但享有免除丁役及雇人服差役权。

③应举开封,在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解试,中式后称举子或贡生,可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

④无咎,晁补之字无咎(1053—1110),宋济州钜野(今山东省钜野县)人。元丰进士,历官著作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著作有《鸡肋集》等。《宋史》有传。

送季商老下第序^①

古之所谓士者,其自养也厚,其自待也重,其自信也笃,上之人求之则必知之,知之则必用之,用之则必尽之。卓荦者无不遇之叹,闾茸者无偶得之幸,故在下者,皆自好而可以无疑也。后之世风教不明,沦于流俗,贤既不能自辨而上之,人亦莫之察。朝有混淆之风,下无难进之节,气势一去,风流遂远。故高尚者谓其清劲足以激贪污,节义者谓其气概足以动流俗,乃始见高于当世,而载之传中以为异。后世欲有为之君,又设为科目以进退天下之士,笼取识拔之术,无所不至,法益密而进者益靡靡。呜呼!士每贱矣。

今之由四方举于礼部者几人,由礼部进于天子者几人,其取之不为不详矣,其得之不为不艰矣,然而士之所以自负者如何哉?上之人所以得人者如何哉?古之法至简,取人至寡,而贤者必进,不肖者必退。今之法至密,取人至多,而贤者不必得,不肖

者不必黜，天下之人非不知之也，谓其无以易之也。朝廷之人非不知之也，谓其无以易之也。呜呼！其终不可以复古乎！

古之以行取之也，故得之；今之以言取之也，故失之。然则非行不足以得人，非言不足以取人，吾于二者有道焉。商老其起予哉^②！行修而不得进，言工而不见取，曰朝廷之过也，则非也，曰有司也。曰有司之过也，则非也，曰法也。士之才与业，待法而为轻重厚薄，是法之过也。则安足以得士哉！商老起予者，故其行也，以此说赠之。商老以为如何哉？异日吾有待焉！

[注]

①季商老，生平未详。

②起予，《论语·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商，即卜商，谓卜商能发明我意，可与共言《诗》。后用为启发自己之意。

朱廷隐字大隐序^①

昔《春秋》褒邾娄书曰仪甫^②。说者谓国不如名，名不如字。字，君子之美称也。所以表其德之实，而发挥其名之义也。

同舍朱君，以廷隐其名，深甫其字，若与夫名义违而不得以表其实也。盖尝闻隐之说矣，有所谓大隐者，有所谓小隐者。所谓大隐者，非谓隐其身而弗见也，隐于朝，假其位以行其道者也。夫有志乎致君泽民，而于贵贱得失则裕如，弗为利害，古之有道者，未尝不以是为心，此得廷隐之义欤？

朱君在太学诸生中，经甚明，行甚修，又尝以经济策著之成书，落落数万言，皆能别白自古是非，区处当今利害，而不为时学之窃借。苟取世资，允能有志于隐之大者也。于其所学如是，而求售于有司，累进弗获，吾恐不能终成其志，辄悼进取之艰，而翻然乐林藪之逸也。故字之曰大隐。既以表其德之实而发挥其名

之义，且以佐其志而进也。古之人名之必可言之者此也。

行己与君出相从，入相友，于其称也，必以正焉，义也，敢以是为请！元祐二年（1087年）夏六月丙午序。

[注]

①朱廷隐，周行己太学同舍生，生平未详。

②《春秋》褒邾娄书曰仪甫：《春秋》，书名。邾娄，即邾国，在今山东省。仪甫，亦作仪父，邾国国君之字，姓曹，名克。《左传·鲁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杜预注：曹克是鲁国的附庸国国君，例应称名，而曹克能自通于大国，修好息民，故不称名而称其字，以表示尊重。

储端中字序^①

人学然后知道，知道然后善学。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谓之多闻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善于辞章而不知道，谓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

然则如之何斯可谓之学乎？在于明吾之善以诚吾之身。明然后知道之为道也。诚然后知道之为道也。由公之学，以达公之明，以达公之诚。其有不至于道者哉！古之圣人，皆由乎道，舍是其无适矣。宣和四年（1122年）九月一日。

[注]

①储端中，字明诚，生平未详。

李择之字序^①

予友李纯如之族弟^②，自蜀来，将补太学生，乞名于其兄，其兄名之曰择。又使予为字，予字之曰择之。择之之兄与予处，未

尝见其过，盖能择道而居之，择友而交之，言必择而后出，行必择而后行，善无小，必择而为之，恶无小，必择而去之，故能若是也。子必是而择之，亦庶几其寡过矣，勉之哉！

〔注〕

①②李择之，李纯如：生平均未详。

送刘絜矩序

余有友者十四人，举于礼部者十人。礼部第其可进，以名上于天子者，孙颢、段万顷、欧阳献、崔鹗、王觐^①。五人者，皆其才力自可以致功名取富贵，一科目不足为道。不幸而黜于礼部者五人，余吊之者一人，则李廌方叔是也。贺之者一人，则吾子是也。方叔之学既成，文既工，而齿壮家贫，无父母兄弟可以为乐，累然如人赘，汲汲觅一官以畜妻子、以显父母、以行其志而不可得。此非有以不若人也，此而后可以言命也，故余吊之者如此也。吾子年最少，二亲富于春秋，兄弟无故，不身营衣食，以优游文籍间，人生得如此乐者能几哉！吾尝以为人必有所艰难劳苦而后知道，安贫贱而后享富贵。如天使吾子于此，既得之，则其进未可知也。既未得之，且能不为浅人者戚戚怨有司，非同列，负抱其业而归以益进，其所未至者如此，则其进岂易量哉！故余贺之者如此也。

余游京师今六年，百无一得，且受于天者有不可移之愚，不能伺候时俗可否，独知古人为慕，汲汲于前修之言，惟日之不足，谓不得于此，必有以取闻者，以是齟齬齟齬，不与世俗合。至于瞽者聆其声音而翔笑之，聋者见其状貌而通悦之，虽百此顾自信益厚，终不为是易操，此皆吾子亲见之者也。顾余心之乐者为如何哉！所以自负者为如何哉！

去年秋,从试于有司,进既不获,固独喜之,谓天其必有以大异于我者,则益进吾道以迎受之。古之大有为者,未尝不如是,则吾何为遽戚戚耶!此余之志也。今又将进于子矣,子以为如何哉?吾子顾乎其形修,温乎其辞顺,才楚楚而志卓卓,吾知其不为尘埃中人也。要当进于其大者远者,则必浑浑浩浩,无愧于古人而后可也。则失之于彼,安知其不得之于此耶!故有以吊方叔者吊子,而子信之,则其进余不敢知也。余之所以自喜者,为吾子之贺,则余之心也。所以望于君子者也,吾子以为如何哉?乡之人有以吊子者,亦必以是谢之,曰:“盍为周子贺也。”

[笺]

此序作于元祐三年(1088年)。记其友人孙勰、段万顷等五人省试(即礼部试)及第,作者本人与刘絮矩、李薦等五人落第(详见年谱)。刘絮矩生平未详。本书卷七有《祭刘絮矩文》,记刘某于元祐三年春试礼部不利后,得病,经医治得痊,后病复发,死于京师开封。文中有九处用“乡人”一词,疑为周氏同乡,亦是温州人,惜无从考查其生平,只知刘某及其兄均为太学生,兄先归而弟留,不幸而死。

李薦字方叔,华州(今陕西华县)人,苏轼门下士。苏素赏其文。李赴礼部试,适苏轼任主考官,意在必取,而李亦自谓必得。结果因宋代科举考试实行糊名制,考官无法知道考生姓名,竟被黜落。苏轼因此赋诗自责,而李薦亦终身不再赴考。此事为古代著名科场故事,李薦亦因此有名,《宋史》卷四四四《文苑》有传。著作有《师友谈记》、《济南集》等。

[校]

[至于瞽者聆其声音而翔笑之]翔,《东瓠先正文录》作“尝”。

[终不为是易操]不,《四库》本同,《丛书集成》本作“下”,误。

[吾子顾乎其形修]顾，《东瓯先正文录》作“倾”，疑误。《文录》所收此文，颇有遗漏，不若《敬乡楼》本之正确。

[注]

①孙懿、段万顷、欧阳献、崔鷟、王靓：孙懿，字志康，宁都人。受业于苏轼，登元祐进士后，任岳州知州，以劲直著名于世。段万顷，字公度，庐陵人。举进士后，授太平州芜湖县尉，未行，元祐三年六月歿于开封。本书卷六有《段公度哀词》。欧阳献，字元老，荆南人。本书卷八有《雨中有怀》、《送欧阳司理归荆南》等诗，可见其生平概况。崔鷟字德符，阳翟人。举进士后，历官筠州推官、相州教授。钦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右正言，著作有《婆娑集》，《宋史》有传。王靓，字天粹，举进士后，政和元年（1111年）曾任河北西路提举，八年（1118年）以徽猷阁待制知某州，同年九月落职知商州。落职，即免去徽猷阁待制之职，而仍差遣为商州知州。后任郢州知州，周行己晚年曾在其部下任司录。

送强应物序^①

吾之病在好强人以善，人之恶余者，独不察余心也。读圣人之书，则行圣人之道是也。今之人将取利于圣人之书，反顾圣人之道，邈若胡越不相及，此又何哉？余之心盖欲人皆至于圣人之道，而无苟夫世云尔，今则又将强于子。夫昔也，吾与子未尝有一朝之好。遇子于乐子之室^②，子必以余为可语者也。其行也，请余言，余将不言，是以余为简子也^③。言而不实，则于余心有歉然者，余且言之，其好之，其恶之，吾无憾焉尔！

子且谓无盐、嫫母^④，涂以朱铅，饰以翡翠，而毛嫱、西子^⑤，蒙以萧艾，被以缁絮，则将以为孰美乎？是必曰毛嫱、西子美也。毛嫱、西子而美，是天下之美，果不在外也。士之学也，何异于是。学病乎不笃，不病乎无实，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若子好名者也，以充其实，则其发也光。欺人以借誉，徇人以饰佞，以掩

恶媚世为得，以不矜细行为能，贱丈夫之事也。盍退而自省，其于圣人之道，为是乎？为非乎？而后行之。退之曰：“内不足者，急于人知，濡然有馀，厥闻四驰。”余尝取以为戒。

夫天下之人，皆可以为贤，皆可以为圣。其志不远，则其求道不深，道不可一日成也。求之深者得之多，得之多者发之易。子欲以道胜人乎！譬夫一夫之强，百人之弱，而相与斗，一人虽强而必困，百人虽弱而必胜者，其资之有众寡也。子行矣，厚而资，吾见其虑之而足于心，言之而足于口，行之而足于身，扬之而足于名，不求胜于人，而天下之人莫能胜，夫人亦在勉之而已矣！

[注]

①强应物，生平未详。

②乐子，未详。

③简子，动宾结构，简有傲慢之意。《吕氏春秋》：“自骄则简士。”注：“简，傲也。”

④无盐、嫫母：无盐，战国齐宣王之后、丑女钟离春。封无盐君，故亦称无盐。嫫母，亦曰悔母，又作嫫母。《列女传》：“黄帝妃曰嫫母，于四妃之班居下，貌甚丑而最贤。”后世之称丑女，皆以此二人代表。

⑤毛嫱、西子：毛嫱，古代美女。《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有说毛嫱是越王美姬。西子，即西施，亦作先施。春秋越国美女，越王勾践为吴所败，知吴王夫差好色，献之，夫差果迷惑不理国事，卒为越灭。

送何进孺序^①

曾子之后有子思，子思之后有孟子。曾子于仲尼之门，最为鲁钝而朴野，然仲尼后能传圣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曾子之学，见于孔门弟子所记者，《论语》是也。乃若《孝经》，孔子为曾子而作也。孟子曰：“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

问有馀，曰有。”又曰：“事亲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养，盖养志也，非养口体也。圣人之学，自洒扫应对，以至入孝出悌，循循有序，故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后世学者，大言阔论，往往以孝悌为君子易行之事，若不足学，而以道德性命之说，增饰高妙，自置其身于尧舜之上，退而视其闺门之行，有悖德者多矣。若人者，其自欺者欤？其视曾子，独不愧乎！

永康何君进孺，侍其亲，致政而归。告人曰：“吾少不敏，不知事亲之道。吾归，将思所以供膳羞珍好药石百物，问起居安否饮食寒暖之节，以顺适其志意。安车几杖，出入闾里，访故旧朋友，具酒食燕乐，后生小子，考德问业，相从往来，载色载笑，如是以尽其亲之欢，则吾之志，庶几无憾。”

余闻，喜而叹曰：“幸哉！有子如此，上可以无愧曾子，而进于圣人之学将不已者也。”然余为之说曰，“孔子尝语曾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圣人之语道亦至矣，曾子得之于一言之间，欣然而解，曾无抵滞，此与颜子于吾言无所不说，亦何异也。然则曾子之学乃至于此，岂圣人穷理尽性必本于孝悌而然耶！抑曾子鲁钝朴野，其受道之质与众人不同乎？

进孺天性好学，敦厚而疏通，其受道之质，过人远矣。今也又能思事亲之道以自尽，其他日学问，将进于曾子无疑，因其行以赠别。

[注]

①何进孺，生平未详。

新修三门檀施名衔序

理有默定之分，事无适然之合。人之所作，乃天之所为；物

之所起，乃时之所至。古今一道，上下同流。是故逆数可以知来，前识以之垂记，符节之同，毫厘不忒。

粤有永嘉郡之支邑，瑞安县之闲心普安禅寺者，肇基乾符^①，锡名大顺^②，始自杉坑，迁于西隩，山名龙就，案号三台^③。前峰城列，后冈屏峙，林峦环复，气象丰隆，真达人之道场，栖心之福地也。国朝隆平，度僧日广，昔构既盈，益以前基，为之重门以限内外。逾三十年，草创未完。前管勾僧者道珂，选于徒众，得师奕祖，属干其事。永嘉俗故乐施，然方趋城邑闾阖，揭榜大书，广事供设，以张声誉，奚暇顾此幽隐寂寥之地，以修默施不祈之福哉！故奕祖靳靳累岁，不能有成。

一日赜然南游并郡，行次长溪^④，盖未累驮。邑丞许公得之，欣然若有宿契，出俸二万。邑人闻之，莫不喜舍，于是得钱三十万以归。求材雇工，不日而就。巍然雄丽，映冠山谷，望之者愕睹天宫，由之者恍迷华藏，莫不合掌肃恭，欢喜赞叹。夫以数百年之基创，至珂而加辟，僧奕祖之营造，遇许而乃成。天人相因，时物并至，事若偶然，理宜定数，略志檀施之姓名，以纪岁时之符会。

盖经始于政和元年(1111年)孟冬，落成于八年(1118年)之孟夏。许公名邦，字邦直，永嘉横阳^⑤人，学行官业，皆有称述。其余名氏，列诸碑阴，以诏后来。

[注]

①乾符，唐僖宗年号，公元874—879年。

②大顺，唐昭宗年号，公元890—891年。

③三台，星名。《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两两而居……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

④长溪，地名，在今福建省福鼎、宁德一带。

⑤横阳，今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的古名。

记

介轩记

佛者安时，避喧于崢水之上，得拳石之地为之居，名曰介轩，其游景晷属予为记。

予曰：“俞，如何？”晷曰：“斯人也，厌世俗之烦混，乐山林之清虚，脱讲席而勿顾，慕幽人之与俱，独一轩以寄傲，将终身而不渝。”予曰：“是道也，节士之所守，而通人以为痾者也。且夫彼佛之徒，识心达道，则有无同体，喧静一途。拳然之石，有大地之载；蜗然之室，有四海之居。复然独立，而万物不能易也，死生不能变也，岂非所为介乎！”晷曰：“唯唯，吾将命请进于斯。”于是叙而为之记。

闲心普安禅寺修造记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于小溪，得僧显琛焉。小溪盖隶于温州，东逾岭，陆行三十里至陶山，自陶山江行五十里，至瑞安县，由县乘平河北行七十里至州。居民远僻，依山生活，地偏艰食，苦作以自给，故其民敦重信义，爱惜生理，不肯为斗讼以干州县。琛处其间，和乐慈惠，信于一乡，乡人爱而不狎，敬而不疏。

熙宁九年(1076年)，吾家始得吉地其乡，为二坟，与琛之居

相望，盖所谓闲心普安禅寺者是也。由寺而南，循山西行三四里，是为周湾，吾祖葬焉。由寺而南，渡溪，西南行四五里，是为燥原，吾母葬焉。周氏子孙，岁时来省二坟，必见琛，琛护视二坟，不以利焉。而以初吾祖父葬时，祖母年已高，尝语琛曰：“婆子亦不久于世矣，他时殖骨此土，幸岁时临视以慰幽魂。”越数年，吾祖母果弃养，遂以合葬于祖父之墓。琛能不忘其言，凡时节朔望，必与其徒设香果茶汤，杂作佛事墓上，乡民因之往来奠谒，游观不绝，至今数年，遂为故事。而琛每至墓上，与周氏子孙数数泣下，盖天资仁慈人也。

元祐八年(1093年)，某侍亲归省墓下。于是，盖去乡里仕于王朝者，已十数年，而琛年方六十餘，尚强壮无恙。访其居，非昔之比。琛揖吾父子，由新路登白云亭，循坂而上，入门，又循西庑，观僧堂，登方丈，览左右轩，复下循东庑而南，视厨仓库院，观新铸钟，访其弟子道珂之室。琛曰：“是皆显琛与道珂十年之勤，昔之敝者更新矣，昔之库者更崇矣，今之所完，昔之所缺者也，今之所有，昔之所无者也，居者获安，而游者起敬，以示后人，可无述乎！且琛也老，幸可以休，珂才能主寺事，珂不敢以辱尊公大笔，敢属之吾子，以幸吾门。”

呜呼！是不可以无述也。惟琛之慈惠，故人之从也悦。惟珂之强敏，故事之成也易。彼其完且有矣，亦既崇且新矣，而琛也独能不居其成，虽曰未学，其违道不远矣。故吾以谓慈惠者德也，强敏者才也，不居其成者道也。合是三者，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是为述。

卷五 书启

书

代上执政书

某闻居上位而不援乎下，则贤不可得而用；居下位而不求援乎上，则虽贤而不获用。使仁人君子无意于天下，则上下不相为用可也。苟有意于天下，如之何见贤而弗用，与其身自贤而弗求其用哉！

某诵斯言久矣，未尝敢闻于人，恐不知者以为好大而欲人之尚己也。夫好自大而取尚于人，君子之所不为。某虽不敏，顾舍所学而愿为之乎？然今日特有献于阁下者，以阁下可以闻此，而某亦可以无自疑乎此也。阁下以道德相天子，拔取天下之才，共为太平，而天下之吏，奋然各自淬厉，以饶覬万一，如饥者待哺，劳者乞休，且不知其几何人，此其志岂无望于阁下哉！而某之迟钝不及事，未尝敛衽执版，趋进于左右。又无当世显名，在人耳目。乃欲卒然以尺一之书，自别于众人，而求阁下之知遇，某虽自信不疑，已使阁下何从而信哉！然某未尝言，安知阁下之必不信也。

某自少时读书应举，粗为有志，于其大者，未尝碌碌随时俗上下。得官十馀年，困于奔走簿书之间，无所效其长。然某亦区区不敢废职，而亦不敢以谨职为能。阁下试度某之志与阁下之事，孰先孰后哉！昔舒元舆尝上书自荐于唐文宗^①，当时执政不察其心，过以浮诞为废，而今有读其书者，为之太息。某之事实

类此，然阁下之贤，不可与李宗闵比也^②。黷明蔑恶，堂下一言^③，叔向亲援其手^④，曰：“子如不言，吾几失之矣。”夫言之不可以已如此。且以某之不肖，方拙而寡与，苟不自言，其谁为某言哉！故某不避狂易之诛，而以闻于阁下也，阁下以为如何哉？干冒钧颜，伏地待罪。

[注]

①舒元舆(?—835年)，唐婺州东阳人。元和进士，大和五年(831年)上书唐文宗，文宗以示宰相李宗闵，李以为浮躁不可用。后舒氏官至宰相，因太监专权乱政，舒元舆与李训谋诛之，事泄被杀，史称“甘露之变”。《新唐书》有传。唐文宗，李昂，公元827—840年在位。大和初期，政治清明，后为宦官挠政，制之不得其术，失败。

②李宗闵(?—846年)，唐代大臣，贞元进士，与牛僧孺等结成朋党，与另一派以大臣李德裕为首的集团互相倾轧，形成“牛李党争”。《新唐书》有传。

③黷明蔑恶：黷明蔑，即黷蔑，又称然明，春秋郑国貌丑而贤的大夫。恶，言其貌丑。其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辛将适其县，见于魏子”魏子所述。

④叔向，羊舌肸，又名叔肸，字叔向，晋国贤大夫。博议多闻，能以礼让为国。孔子称为遗直。

权乐清上韩守书

窃惟人子莫不欲孝于其父，人臣莫不愿忠于其君，而其势有得行有不得行者，何哉？盖子之于父，亲也，近也，故其为孝也，莫不得其所欲。臣之于君，尊也，远也，故其为忠也，有未必获其所愿。是以古之君子，在畎亩而不忘，居江湖而有怀。诚以乐其道，不若亲见其君之为尧舜；著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所以伊尹幡然，仲尼遑遑，马迁留滞而叹息也^①。

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离乎九品；仕二十七载，而官仅书乎四考^②。其于贤能，可谓至卑矣；其去堂陛，可谓至远矣。然而愿忠之心，岂不亦欲与夫朝夕左右侍从之臣，同效其尺寸哉！独以其分有所局，而其势不得通，虽有吾身亲见之志，与夫着于行事之实，将何所施乎！所以踽踽凉凉，徒窃叹于周南^③，而长兴怀于魏阙^④，孰吾知者？

今乃幸以摄事小邑，获预应奉，因得效其尺寸之勤。乃若高官大职，顾岂敢望哉！年衰志阙，无所可为，独欲终老海滨，卒其区区之愿。鹪鹩之巢，一枝而足；偃鼠之腹，勺水已盈。自度智能，不过一邑一曹，得与役属以勤享上。官卑而志同，职小而忠一，左右侍从之臣，承命于上，趋走服役之臣，效力于下，上下相济，小大不渝，此事所以成而分所以定也。

某昔者荐名，尝出先德之门，而筮仕之初，于今太守为同僚之分，以是夤缘，因得自列。伏覬高明，怜其故家之旧物，而采其愿忠之诚心，不憚一举手之勤，以置于一枝栖息之地，他日补报，未必在众人之后也。

[笺]

据此书“某生五十一年”，则知周行己代理乐清县事，是在他51岁时，推算当在政和七年（1117年）。底本题下原注有：“孙琴西（衣言）按郡志，韩思诚宣和间以朝请大夫知应道军，盖即其人。”查明弘治《温州府志·官职》与《宋会要辑稿·职官》，韩思诚知温州时间是在政和八年（1118年）七月以后至宣和元年（1119年），政和七年温州知州是徐韶美，其中情况见《年谱》政和七年条。

又按：据《宋史》卷八八《地理志》：“政和七年，升（温州为）应道军节度。建炎三年，罢军额。”盖应道军乃温州之军额，州的等级有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此是温州由军事州升为

节度州。行政区域仍作“温州”，故“知应道军”的说法有误。“建炎三年罢军额”，指温州仍降为军事州。同时，军比州的级别低（府、州、军、监），温州如由州改为军，则是级别下降。南宋末年，温州曾改为瑞安府，由州升为府，亦可证明。

〔注〕

①马迁，司马迁的简称。司马迁字子长，山西龙门人。汉武帝时为太史令，李陵降匈奴，迁为陵辩护，受腐刑。作《史记》百三十篇，人称有良史之才。

②考，宋制，由吏部等每年对官员进行考察，任满一周年为一“考”，欠日不能成考。考分上、中、下三等，作为注授差遣的依据，上等可缩短，下等则延长其升转年限。

③周南，原系地名，一说指洛阳。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后世以“周南”一词，为滞留某地而无建树之典。

④魏阙，古代宫门外两边高耸的楼观，楼观下常为悬布法令之所，故借指朝廷而言。

上宰相书

某闻人臣之事君也，不敢有其身。君命之进则进，不敢私其身后之；君命之退则退，不敢强其身先之。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行。尊者之赐，却之为不恭，况君命之进乎！侍于长者，问日蚤暮则退，欠伸撰杖屦则退。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况君命之退乎！然而君子之进也每难，其退也每易，易于不为而难于有为故也。不为，义也；有为，行其义也。故曰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某少负羸疾，不乐通物，泯然居闲，窃慕存心养性之说，于周、孔、老、佛，无所不求，而未尝有意于进取。间者，父兄命之，尝试以其所知，寓于有司之间，或者不以为不可，遂籍仕版。辛

未、庚子，盖三十年矣。或迁或罢，才书四考，何其进之少而退之多乎！岂不曰命之进则进，命之退则退，不敢私其身而为之进退欤。今也行年五十有四，忧患病苦，齿发衰矣，方寸乱矣，少壮不力，老将何为。而阁下过听，猥蒙收录，进之吾君，不以其不肖无堪。置之学士大夫之列。被命之日，不议于人，不卜于神，舍其闲居安业之私，幡然有行，不敢以速进为嫌，诚为晚遇得归而不敢有其身故也。且土方畎亩，不忘致君独安，昔之不为，今不可以有为乎！

阁下二十年间，再秉钧轴^①。天下之士，莫不以类而进，成就功业，而某方以疾故退居田里，乃今获遇，虽朴樵不足比数，然亦岂独不欲效其尺寸以行其所知哉！惟今百度完具，四夷宾服，上下恬熙，内外无患，治安无事矣。然无事者，有事之所虑也。古之圣智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虞舜成周之盛时，未尝不兢兢业业以相警戒，且今任天下之重者，独不在于阁下乎！不知阁下以今为乐欤？亦以为忧也。以为忧则君圣臣贤，优游无为，上下同乐，方享太平，何有于忧乎？以为乐则虑近之远，审风之自，怨不在大，祸生所忽，未可以为乐也。贤者之谋国，如医者之治病，五脏六腑，不可偏胜，偏胜则患生。今天下之势，不有偏胜者乎！疾之所起，必有标本，治其疾者，必先其本，后其标。今天下之势，不有急于先者乎！

阁下以不世之宏才，可久之大德。越自熙、丰，至于今日，逮事三主，始终一心，丰功伟绩，昭焕今古，所更多矣，所知审矣。伏自建立以来，良法美意，皆酌今而可行。民便国安，皆利便而可久，然而更有异志之变更，因之庸吏之玩弛，虑其所可忧，先其所当务，得无复有益广其未究者乎！得无复有当务其偏蔽者乎！于是时则又缓急之势，先后之序。不知其势者，不可以有为也。不知其序者，不可以有为也。非阁下之智足以知之，才足以任之，势足以行之，其孰能与于此哉！所以方今天下有志之士，无

有大小,无有远迩,无有亲疏,皆欲转助阁下,以起太平偏胜之势,以图今日急先之务。在阁下益广贤路,以收实才,更定法度,以救时弊。天下有志于斯者,舍阁下而无适矣。舍是而之他者,皆非为国计者也。故助阁下者,忠臣义士之所愿也。阁下收之则为朝廷之用,舍之则为他门之用矣。为他门之用者,阁下以为安乎?为朝廷之用者,阁下以为安乎!阁下之用舍,朝廷之安危也。人君之职,在任一相,一相之职,在任群贤。自古未有得才而不治者,亦未有不才而治者也。天下之治乱,在于法度之善否,法度之善否,在于人才之得失。人能为之,人能坏之,人能修之,未有出于人而人不可为者。独时有险易,才有智愚,智者可以济其险,愚者可以行其易,虽曰成功则天,而不可曰天也,人不可为也。所以知其可为者,天下之心,皆欲安而已矣,所以不可不为。天下安,斯朝廷安矣。故所以用人者,在于善法度也。所以善法度者,在于安天下也。天下安则朝廷安,朝廷安则私门亦安矣。计私门而不计国家,自古未有得以安者也。故智者处其安,愚者处其危,欲济未危之势而保至安之计者,舍阁下未知其孰可与议者。顾虽晚至下客,独效古人区区之义,布其腹心,以幸万一。若夫条布缓急之势,与其先后之序,则以俟命,未可以立言判也。干冒钧听,下情无任恐惧之至。

[笺]

此文当写于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因书中有:“……遂籍仕版。辛未、庚子,盖三十年矣。”查辛未为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是作者进士及第之年。庚子,则宣和二年(1120年),相距恰30年。

这时,作者任秘书省正字,所上书的宰相,当是蔡京。书中说:“阁下二十年间,再秉钧轴。”又说:“大德越自熙(宁)、(元)丰,至于今日,逮事三主,始终一心。”查《宋史·蔡京传》:蔡京于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成进士,元丰间为中书舍人。哲宗元祐初知开封府,绍圣时权户部尚书,为翰林学士。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任右相,二年进左相,五年罢;大观元年(1107年)复任左相,三年罢;政和元年(1111年)任太子太师,二年封鲁国公,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宣和二年(1120年)六月罢。书中所述和蔡京生平相符。

作者任秘书省正字,是由同乡道士林灵素推荐(详见年谱)。宣和二年一月,林灵素失宠被放归温州,而蔡京犹在位,所以作者向蔡京上书,表示向他靠拢。但蔡京已年迈,于该年六月奉命致仕。作者亦因林灵素被放而罢官。

[注]

①钩轴,钩以制陶,轴以转车,比喻担负国家政务重任之人。唐韩愈《酒中留上襄阳李相公诗》:“知公不久归钩轴,应许闲官寄病身。”

上祭酒书

行己敢言之。行己七岁就傅,授句读,诵五经书,十五岁学属文,十七岁补太学诸生。是时一心学科举文,编缀事类,剽窃语言,凡所见则问而学焉,趋而从之,十八九相与也。又二年读书,盖见古人文章,浩浩如涛波,绵绵如春华,于是乐而慕之,又学为古文,上希屈、宋^①,下法韩、柳^②,见自古文人多不拘尔,谓诚若是也。恃文为非诮,凭文以戏谑,自谓吾徒为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从者,谓跼促若辕下驹,然求其问而学焉者,十或得二三尔。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

昔吾先圣言,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又况中人以下,以片言只句之小才,以自咤于敦实之士乎!

意谓学期至于孔子而已。且言曰：“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教学也。”于是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诵其诗，读其书，日与古人居；读其书，诵其诗，日与古人谋。言亦思古人也，行亦思古人也，于是求问而学焉者益罕矣。凡昔之交游者，今则皆谢之而不敢学焉。凡昔之所鄙者，今则皆敬之而不敢慢焉。兢兢众人之中，惟恐一叛乎道，而入于流俗之习。日学之，夜思之，未始敢舍也。有人诱之曰：“子迂也，何不为时之趋？”行己则不敢从也。有人鄙之曰：“子矫也，何不任真之乐？”行己则不敢已也。尝以是二者，校己之所祈向者而思之，则亦尝语之曰：“中人之性，就下则易，趋上则难，未有不以修为而能为君子善人者也。若纵性之所欲，而合之以众人之所为，则必愈下尔。不学则已，学焉而不知道，君子不为也。”昔韩文公之言曰^③：“行成于思毁于随。”有旨哉！又曰：“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拒，吾将强而去。”皆父兄之所教于行己，而某之所愿学者也。故得以是说拒之。又行之今，才期月尔。非而毁之日益甚，行己亦弗之易也。更求己之所未至者而为之，凡所近于厚者，无所不为也。凡所近于薄者，无所不去也。

去年且思阳城之训^④，念何蕃之行^⑤，遂以覲亲告归于涇。今也且以是来学，不识所从者果正矣，其犹有说乎。孔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某虽不敏，窃愿学焉。伏惟先生海人不倦，愿赐一言以正之，幸甚！幸甚！

[笺]

本文是作者自述求学经过。周氏 17 岁为大学生，专心学习科举文字，亦即王安石的新学（当时太学以王氏新学教授诸生）。19 岁“又学为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韩、柳”。21 岁“读书益见道理”。是年，吕大临任太学博士，作者受其影响。这时已是元祐二年（1087 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新法，科举亦不用新学取士，

所以作者这时在学习关学和洛学。

书中又谈到“去年……以覲亲告归”，因此，此文当作为元祐三年末或四年（1089年），具体时间难考。从此文亦可知作者曾接受过当时多种先进的学说的。详情请见《年谱》。

所上的祭酒，不知何人？祭酒是国子监祭酒，即国子监主管官。自西晋有国子祭酒后，隋唐改称国子监祭酒，宋承唐制，作为主管太学的长官，有如以后清末京师大学的校长。

[注]

①屈宋，屈原和宋玉的并称。因二人善词赋，为后世词章家所宗，故并称屈宋。《周书·庾信传论》：“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

②韩柳，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并称。宋欧阳修《唐柳宗元殷丹和尚碑跋》：“子厚（柳宗元之字）与退之（韩愈之字），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

③韩文公，即韩愈，韩氏死后谥文，故称韩文公。

④阳城之训，阳城字亢宗，唐代北平人。德宗召为谏议大夫，陆贽被诬，无人敢救。城上书极论裴延龄奸佞，陆贽无罪。左迁国子同业，到任之日，召诸生训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事见《新唐书·卓行·阳城传》。

⑤何蕃，唐代和州人，为太学生，学成行高，诸生不敢与齿。朱泚反，同舍将往附，何正色叱止之，故太学无受污者。

与佛月大师书

昨日言诗，颇为开益。苦手疮，殊无情绪，不能款款议论，归来甚阙然，意谓尚未深得师之妙耳。

昔齐己号诗僧也^①，不过风花雪月巧句，而于格又颇俗。今

之参寥^②，亦以诗名，虽豪逸可爱，人不及道。吾师数篇，已能过之。清思妙句，飘然如孤鹤翔云。又能作古体，淡淡造静理，学之不已，古人不难到也。

知禅众中好静，甚不欲时时往聒噪，辄得小诗奉寄，能以问答之余见和否？

伏暑愿弥尽珍重理，渴仰！渴仰！

[笺]

佛月，当是北宋诗僧；大师，是对道行崇高和尚的称呼，但生平难考。作者虽出程门，因慕苏东坡、黄山谷诗词，故诗文亦颇可观，深受宋人及清代四库馆臣的称赞。见附录。

[注]

①齐己，唐末诗僧，俗姓胡，益阳人。少年出家，戒律之外，留心书翰，尝住江陵龙兴寺，自号衡岳沙门。好吟咏，与郑谷酬唱，积以成篇，号《白莲集》。

②参寥，北宋后期诗僧。俗姓何，自幼出家，本名昙济，杭州於潜（今浙江临安）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爱其诗，改名道潜，后号参寥子，赐号妙总大师。

启

谢鄂帅王待制辟司录启

当其失职，众所弃捐，乃于穷时，独被收采。义与寻常而加重，感沦方寸以弥深。

伏念某受数多奇，居闲少仕，行不俟驾。盖人臣莫敢有其身，出以为时，故君子亦欲行其义。志虽大而无当，道固迂而难逢，匪九迁之是谋，亦三黜之奚怨。独志业之未就，邈岁月之忽徂。亦已焉哉，不作周公之梦；聊且尔耳，将求范蠡之舟。属东南之寇攘^①，蹇去留之道阻。迍遭多故，流落殊方，百病咸生，千金散尽，苟将免死，孰不为贫。

方滞念之纷如，竭嘉招之俯及。捧檄而喜，载怀三釜之悲；承命即行，敢负百金之诺。此盖某人怀忠信而近厚，敦故旧而弗遗，欲四海之举安，况一夫之失所。激颓风于难进，拔寒流以事君，虽匪其人，盖亦有意。老而弥劬，勉吾信之未能；穷且益坚，期民安而为报。

[笺]

此启似写于宣和二年(1120年)周行己任秘书省正字被贬官之后。据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记述，周任正字，是林灵素推荐，林败，周亦贬官。按林灵素于宣和二年放归温州，周当于同年贬官。穷途末路之际，幸被早年友人时任鄂州知州王覿辟为

司录。所以启中说：“当其失职，众所弃捐，乃于穷时，独被收采。”

王靓生平不详。孙锵鸣《周行己年谱考略》将他作为王靓，误。王靓《宋史》有传，时代比周行己早。从本集卷四《送刘絮矩序》及卷八《雨中有怀》、卷九《送王天粹登第归》看，王靓字天粹，是周氏友人、同试礼部者，于元祐三年（1088年）成进士。这时出任鄂州知州。

启中称王靓为“鄂帅王待制”，因宋代以文官统武事，知州一般都兼任本州兵马钤辖，所以可称“帅”。待制，官名，宋代诸殿阁置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等。中高级官员外任知州，均带有这类官职，称作贴职。如周氏好友兼同乡的刘安上任婺州知州时，就是以“徽猷阁待制”知婺州的。王靓当时应是徽猷阁待制知鄂州，所以称作“王待制”。司录，则是近代书记员一类小官。关于王靓简略生平，参见附录四《年谱》。

[校]

[苟将免死]死，《丛书集成》本误作气，《四库本》及底本则作“死”。

[注]

①“属东南之寇攘”的寇，是指宣和二年冬至三年的方腊起义。当时方腊起义军占领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处州（今浙江丽水市）等6州52县，温州除州城被困外，乐清、永嘉、瑞安等县有些地方一度亦被方腊部吕师囊、俞道安所占。

代贺吴侍郎启^①

涣恩中宸，正位东台，凡属甄谄，率同扑蹈。

恭以某人三朝雋老，一德旧臣，道盛格天之功，仁懋佐王之业，一人简在，百辟具瞻，果自殊庭，再登黄阁。朝廷尊重，慰人望于岩岩；輿颂载喧，识公归于几几。伫畴丕绩，荐正冢司，并九叙以歌庸，浹万方而胥悦。

某邈分郡寄，阻篷宾墀，欢远服之孤心，庆熙朝之盛典。蟠木愿器，早荷于元工；坯土在钧，日陶于洪造。

[注]

①吴侍郎，不知何人。侍郎，官名，宋代六部中一个部的副主管官，正主管官称尚书。

代徐守谢金带紫章服启

祇奉贡仪，恪修臣职，误蒙中旨，洊锡异恩。

带饰黄金，愧靡功于将闾；服加紫绶，荣曳彩于亲庭。曾无毫发之劳，曷称便蕃之赐。顾惟疏贱，必有夤缘。

此盖某人载世勋门，钟天间气。文章班马，优廷策于巍科；道德老庄，静臣心于止水。出纳帝命，允惟夙夜之劳；陟降王庭，式是靖恭之节。荣宣恩旨，密赞俞音。故得小臣，叨蒙盛典，敢不精审有孚之吉，勉持不息之诚。惟孝及忠，终始敢期于一节；乃恩与德，顶踵奚报于万分。

[笺]

底本题下原注有：“孙琴西先生按郡志职官，徐韶美宣和间知温州，盖即其人。”按：查《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八：“政和七年（1117年）九月二十二日，臣僚言，窃见起复中大夫直秘阁知温州徐韶美……。诏，徐韶美依旧持服，候阙日依已降指挥。”又同书职官六八之四〇：“（政和）八年（1118年）七月九日诏，知

温州徐韶美，闾冗非才，与岳庙。”可知徐韶美任温州知州，是在政和七年至八年，不是宣和年间。孙说有误。金带，是金饰的腰带，腰带有革、金、玉、银等差别，一般是中高级官员有功，皇帝赐以金带。紫章服，宋代官员办公时的服装，称为公服，又称常服。有不同颜色，以区别官品高低。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此启当写于政和七年九月之后，八年七月之前。

[校]

[服加紫绶]加，底本和《四库》本作“加”，《丛书》本误作“功”。

代人贺枢密启

恩涣宸庭，位隆天府，耸闻休命，遍扑輿心。

恭以某人同学渊源，性资端亮，出甚盛之世，佐有为之君，天下金曰才难，主上必其柄用。内参宸略，坐制本兵，决断机务之先，从容庙堂之上。每深简在，方切具瞻，果进枢衡之茂庸，总司喉舌之重柄。可大之业，非位不行。太平之基，得贤所致。故将纪纲四海，弼谐万几，法度清而阴阳和，造化调而天地顺，进司元宰，益重本朝。

某邈守远藩，侧聆光命，莫次鳧趋之列，徒深燕贺之诚。

[笺]

此贺枢密启，不知所贺何人？枢密，官名，枢密使或枢密副使的简称。《通考·职官考》：“宋朝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宰相办公场所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主管全国军政。枢密使是枢密院的主管官，品级待遇与宰相同，有时就由宰

相兼任枢密使。

学官与交代启

旧尹之政告新尹，矧在儒官；先知之民觉后知，惟尊道艺。非宜晚学，辄代高贤。

伏惟某人有德而文，因人以教，拳拳遵回之好，踽踽慕轲之传。乐得英才，共希生而知者；如工大木，惟恐斫而小之。造三年而有成，修四教以谁继。岂兹汰砾之在后，能与精金而争辉。翔集泮林^①，愿终同于声气；泳思学海^②，当不异于源流。瞻德诚深，颂言靡既。

[笺]

此启是学官交代，不知是崇宁年间任温州教授离任时所写，抑或大观年间任齐州教授离任时所写，无从考证。

[注]

①泮林，泮水（后多以指代学宫）之林。《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鸢，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后用“泮林革音”，比喻在好的影响感化下而改变旧习惯。

②学海，扬雄《法言》：“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不至于山。”言百川昼夜行不息，故至于海；丘陵止而不进，故不至山。比喻做学问当日进不已。亦可指学问渊博而言。

周
行
己
集

贺张节使启

伏审扬命王庭，赐旌侯服。

伏惟欢庆，恭以某人胚胎间气，心膺良臣，才高人杰之雄，威

重国甥之懿。久腾英誉，密简渊衷，果畴勋闕之隆，爰付节旄之寄。宸慈钦叙，式慰在天之灵；庶言允谐，克协象贤之庆。金章紫绶，增辉彩服之荣；画戟油幢，弥重仙官之贵。仲尼孝友，何必有政于藩宣；郤穀诗书^①，正可坐筹于帷幄。为国屏翰，期永保于义康；若时谋猷，将无忘于人告。伫观远业，益进近司。凡在有知，孰不交庆。

某夙蒙恩顾，喜剧私诚，疾方困于河鱼，贺辄愆于厦燕。

[笺]

此启所贺之张节使，不知何人。节使，官名，节度使的简称。唐后期节度使总揽一方军、民、财政，世称藩镇。宋代削夺节度使实权，遂成武官高级虚衔，恩数同执政。以一些州府为节镇，如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为彰德军节度使的节镇，但节度使不驻节镇，少数武将或兼两镇、三镇节度使。文臣、宗室等亦可建节。

[注]

^①郤穀，人名。春秋晋国大将。晋国拟选人任元帅，赵衰认为郤穀悦礼乐而敦诗书，必知御兵之道。晋文公遂任郤穀为元帅。

与张才叔启

昨离师帐，久侍亲闱，实缘省定之勤，是缺兴居之问。有怀文席，无喻寸襟。属兹承乏于成均，窃获经途于治部。操舟及境，豫深望履之怀；执帚候门，行遂抠衣之请。是为慰抃，奚究敷宣。

[笺]

张才叔，名庭坚，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县）人。元祐进士，曾

任太学博士。徽宗时，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为曾布所劾，改知汝州。又为李清臣排挤，降为陈州通判。作者“属兹承乏于成均（任学官），窃获经途于治部”。查李清臣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冬自门下侍郎出知大名府，张庭坚降为陈州通判大约亦在此时或稍早。作者于崇宁元年（1102年）由太学博士改授温州州学教授，途经陈州，写此启与张氏。张庭坚后与蔡京不和，为蔡所陷，见《宋史》卷三四六《张庭坚传》。

代郡守除漕谢运使启

分符属部，实荷安全；联职计司，复叨庇赖。辱奖提之有自，惟欣感之何云。

恭惟某人学有渊源，行多枝叶，搢绅先生之所欣慕，国家天下之所曰贤。暂领外台，岂久淹于远服；即闻中诏，行进拜于近宸。

某孤陋无闻，数奇不偶。功名晚矣，行年半百之馀；世味淡然，宴坐一身之寄。顾岂长于治赋，尚有切于依仁。晤展未闻，愿言曷既。

[笺]

漕，漕司，宋转运使司。运使是转运使的简称，转运使，官名。宋初设随军转运使，水陆计度转运使，供办军需。太宗以后，转运使渐成各路（路相当于后世行省）长官，经度一路财赋，监察各州官吏，并以官吏违法、民生疾苦上报朝廷。

周行己集

贺转运使复任启

光膺诏旨，再领使权，凡在庇临，罔不抃跃。

恭惟某人才周治体，学造圣微，繇清阙以开祥，奋荣途而底绩。知深宸扆，名竦朝绅，乃眷西顾之列城，实预中都之计侍。曩付转输之重，尝资课入之优。农事弗违，军储有羨。风闻谬误，辄致烦言。天监昭明，遽还旧物。俾宣宽大之诏，倚分宵旰之忧。一方夙惧于神明，比屋复睹于富庶。足兵足食，岂止致俗于阜康；有猷有为，行即进司于宥密。

某摄居属部，预遵教条，瞻厦屋以欣如，奉简书而惕若。

卷六 杂著

座右铭

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谓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曰：“汝立志必高而宏！”曰：“汝学道必思而行！”“待人过厚，可以保生，责己尽详，然后有成。人恶勿记，人善乃称。切磋琢磨，孰无朋友？惟善可亲，惟敬能久。闻过必改，见善斯守。诚心行此，惟汝之有。圣人何得？不轻小善为无益；圣人何长？不恃小恶为无伤。告汝以行己之道，汝慎无忘！”

呜呼予乎！年既成人矣，而行实迷其途。嗟已往之无及，念来今之可图。汝尚不守，惟汝不孝。汝尚无知，惟汝无教。敬之戒之，久乃知效！

劝学文

天地之性，莫贵于人。四民之长，莫贵乎士。士之所贵者，以学而已。然人皆有可学之性，而或不得学者，盖由出乎贫贱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沉为下愚，终身不灵，以貽笞戮，无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

诸生生于富有之家，复赖父兄之贤，使得从师为学，一身亦幸矣。然而父兄之所以愿望于子弟者，岂幸一身而已哉！亦期于有成，将以幸一家，幸一乡，又推而广之，幸一国，幸天下也。

当今太平之世，不能力学，期乎有成，以幸一乡一国而及乎天下，以副父兄之愿望，亦自弃而已。语曰：“将相宁有种？”诸君勉之哉！

斋揖文

学校者，礼义之所起。群居不以礼则慢，慢则善心日丧，不善之心日滋，君子小人于是乎分，不可不念也。故礼义之所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三者立身之要节。而学有斋揖，近或因循以为末节，遂置而弗讲。谓徒拂人之情，而无益于学者之事，此甚不思也。

夫正者，一岁之始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朝者，一日之始也。今吾徒群居，正必拜，朔必贺，而朝独不相揖乎！于其朝焉，相揖以致敬，问安否以致爱，群居之道也。推此于朝，则一日之敬爱不可胜用矣。推此于朔，则一月之敬爱不可胜用矣。推此于正，则一岁之敬爱不可胜用矣。推此以终其身，则一身之敬爱不可胜用矣。呜呼！孰谓其无益于学也。

学也者，学为人者也。思为人，不可以不敬其亲。思敬其亲，不可以不敬其身。思敬其身，不可以不敬其人。日月逝矣，一折枝之易，犹或惮而弗为，则任重道远，终身其能胜举乎！此斋揖之礼所以不可废也。

[笺]

据乾隆《瑞安县志》卷八，此文为作者初入太学时所著，同舍生遵行之。

从弟成己、审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说

周氏积德远矣，居温州者及其辈才五世，由温州任起家者为江阴。江阴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员外郎，职集贤校理而卒。某尝恨其寿不充德，位不登才，意其后必有大兴起者，不在于诸父氏，

必在于尔伯仲間也。

成己于江阴为嫡长孙，审己其次，直己又其次，存己又其次，用己又其次。既皆以其父命得名于余，又欲以成人之礼待之而字之，于是因推其说，而语其所以大兴起其家之道。曰：“尔亦闻有所谓君子之学乎？夫古之君子，为己而学，为人而仕。今之君子，为人而仕，为人而学。何谓为己之学？以吾有孝悌也则学，以吾有忠信也则学。学乎内者也，养其德者也，故为己而学者，必有为人之仕矣。何谓为人之学？人以我为多闻也则学，人以我为多能也则学。学乎外者也，利其闻者也，故为人而学者，必有为己之仕矣。然则今之所谓君子者，古之所谓小人乎！尔于此焉，亦将何择？”

吾尝观夫孔氏之门，其所以教人者多术矣。至于樊迟学稼则不与，子贡货殖则不与，子张干禄则不与，是何也？漆雕开不愿仕则与之；曾点浴乎沂则与之，颜渊在陋巷则与之，是何也？呜呼！昔者孟子盖尝推其本而言之矣，以为舜与跖之分，在于利与善之间。夫天下之人，何莫为善，不必皆舜也。而曰舜焉，谓是心也无以异乎舜之心也，不谓舜可乎？天下之人，何莫为利，不必皆跖也。而曰跖焉，谓是心也无以异于跖之心也，不谓跖可乎？然则士之于此，不可以不思也。

天下之人，惟不知思，是以善与心昧，利与实滋。于其学也，不知为己而为人之为说；于其仕也，不知为人而为己之为利。先达之士，比肩倡于上；后进之士，接武应于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诏其弟，师以是传其徒，少习之，长成之，靡然成风，荡不可返，此其甚可哀者，尔于是独可无思乎！

于成己字思仁。尔则思之，孰为仁乎？孰为非仁乎？恶乎而至于仁？恶乎而至于不仁？古则有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其所谓仁者何也？尔则思之。曰：“欲成吾己者，果不可以不

仁也。”则又思之，曰：“仁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为哉！”于是朝焉仁也，暮焉仁也，食焉仁也，寝焉仁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仁也，而后可以谓之善成己者矣。

于审己字思明。尔则思之，孰为明乎？孰为不明乎？恶乎而至于明？恶乎而至于不明？古则有之。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曰：“明则诚矣，诚则明矣。”此其所谓明者何也？尔则思之。曰：“欲审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明也。”则又思之，曰：“明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为哉！”于是朝焉明也，暮焉明也，食焉明也，寝焉明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明也，而后可以谓之善审己者矣。

于直己字思敬。尔则思之，孰谓敬乎？孰谓不敬乎？恶乎而至于敬？恶乎而至于不敬？古则有之。曰：“敬以直内。”曰：“修己以敬。”曰：“毋不敬。”此其所谓敬者何也？尔则思之。曰：“欲直吾己者，果不可以不敬也。”则又思之曰：“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为哉！”于是朝焉敬也，暮焉敬也，食焉敬也，寝焉敬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敬也，而后可以谓之善直己者矣。

于存己字思养。尔则思之，孰为养乎？孰为不养乎？恶乎而得其养？恶乎而不得其养？古则有之。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曰：“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此其所谓养者何也？尔则思之。曰：“欲存吾己者，果不可以不养也。”则又思之，曰：“夫养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为哉！”于是朝焉养也，暮焉养也，食焉养也，寝焉养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养也，而后可以谓之善存己者矣。

于用己字思本。尔则思之，孰为本乎？孰为非本乎？恶乎而得其本？恶乎而不得其本？古则有之。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此其所谓本者何也？尔则思之。曰：“欲用吾己者，果

不可以无本也。”则又思之，曰：“本在我者也，吾何患而不为哉！”于是朝焉本也，暮焉本也，食焉本也，寝焉本也，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本也，而后可以谓之善用己者矣。

呜呼！成己者果以仁矣，审己者果以明矣，直己者果以敬矣，存己者果以养矣，用己者果以本矣。则其学也，吾必以为为己之学也，必为善者也。其仕也，吾必以为为人之仕矣，非为利者也。斯所谓古之君子者也，斯所谓大兴起其家之道也。《书》曰：“思曰睿。”《语》曰：“学而不思则罔。”惟睿惟圣，惟罔惟狂。夫圣与狂，尔则择之。古之人，名，所以定其体；字，所以表其德。夫岂徒哉！尔或不思，则名非其体也，字非其德也。吾之云云，侮圣言也，尔其勉哉！

[笺]

此文为其从弟五人取名与字之作。文中提到作者周氏一族，居温州才五世。在温州“起家者为江阴，江阴生四十七年，官司封员外郎、职集贤校理而卒”。江阴是作者从祖父曾知江阴的周豫。又文集卷七《代朝请祭金华县君文》有：“弱冠甲科，四十州牧。谓富与贵，不求从欲。职始校理，官才郎属。奄至大故，德卒不禄。”说明周豫任司封员外郎集贤校理前，曾知江阴。又《同治南昌府志·职官》有周豫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以集贤校理知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市），修造郡学。

按：《瑞安县志》将周豫作为周行己祖父，误，应以本集文章为准。

论晏平仲^①

越石父之责人也^②，终无已乎？脱之縲继而弗谢，一人围而请绝，何其严哉！虽然，石父以君子望晏子者也，然非人之情也，

设于晏子可也。惟晏子能受尽言，而善改过。孔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非此之谓乎！

[注]

①晏平仲，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相。三世显名于诸侯。后人采其行事及谏诤之言，编为《晏子春秋》。《史记》卷六二有传。

②越石父，春秋时齐国贤人。此事见《史记·管晏列传》。

书李氏事后

夫善，天下之所同也。为善莫大于爱人，为不善莫大于害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非独三代为然，继三代者莫不然。唐之所以亡，五代之所以乱，盖可知矣。

方晋开运之末^①，胡人据有中原，盗贼扰乱蜂起，天下糜溃极矣。李氏以一布衣，能屈贼人而保万乘之众，此岂直智巧果敢而然哉！亦其爱人之义，有以动其善心故也。故能革暴使之勿杀，易贪使之勿取。

夫人之为不善，至于为盗而杀人，亦甚矣，然而可以义动。是知善者，天下之所同也，况不为盗而杀人者，有不可与为善乎！故为善无小，可以保天下，为不善无大，不足以保一身。为天下者皆知善之为善，则唐不至于亡，五代不至于乱，中原不至于塗炭。夫岂独一李氏可以保其乡里，而为天下者不得以保四海及其身乎？呜呼！善与不善，可以类求矣。

[笺]

笔者查阅过《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后晋列传，因今日传世之《旧五代史》已有残缺，找不到此文所写的李氏传记，故无法考述。

[注]

①晋开运,开运是五代后晋出帝重贵年号(944年),三年后(946年)亡国。

跋薛唐卿秦玺文

李斯篆^①,世传为第一,学者莫不爱之。吾每见其书,几不疾唾而却走者,何哉?谓夫人善成其君之过也。

夫秦之君,其资亦未若桀纣之恶之甚也^②,而二三臣酿其君于不善,则又有甚焉者。呜呼斯乎!是尝去诗书以愚百姓者乎!是尝听赵高以立胡亥者乎^③!是尝杀公子扶苏与蒙恬者乎^④!是尝教其君严督责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玺不得传者斯人也。而其刻画,吾忍观之哉!

顾唐卿犹区区珍藏之者,岂不欲传百世以为监欤?吁,是何以监也。

[笺]

薛唐卿生平未详。秦汉以来,天子之印称为玉玺,秦玺,秦朝天子的玉玺。此文专从李斯的罪恶立论,不以李斯的篆文为然。

[注]

①李斯,楚上蔡人,秦始皇的丞相,制定郡县制,下禁书令,变籀文为小篆。始皇死,李斯听从赵高之计,矫诏杀扶苏,立胡亥。后为赵高所杀。

②桀纣,夏桀和商纣的简称。桀无道,为商汤所灭;纣无道,为周武王所灭。世言无道君王者,多称桀纣。

③赵高,秦的宦官,通狱法。始皇死,赵高与李斯矫诏杀秦始皇长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后弑二世立子婴为帝,为子婴所杀。胡亥,秦始皇次子,为赵高、李斯立为帝。秦制,皇帝传位以世计,故胡亥称二世。

④扶苏，秦始皇长子，始皇焚书坑儒，扶苏力谏，始皇怒，使出监蒙恬于朔方。始皇崩，为赵高矫诏赐死。蒙恬，秦朝大将，本齐国人，镇守北方，为赵高矫诏赐死，蒙恬自杀。

跋李文叔欧公帖

世有君子小人，犹天之有阴阳，不能相无，能相消长耳。世用君子，则不贤者远矣；世用小人，则贤者远矣。朋党之说所由起也。昔庆历之盛^①，群贤并用，必有不得志者，遂为党说中之，欲以尽去君子。当是时，盖有自列为党者，有忧死其党者，然则果党欤？非也。彼独惧夫君子小人之分不明，而国之理乱由此其出，有忧之大，忘其区区一身，期悟当世之主，此仁人之用心也。世主欲知其说，无他，公与私而已矣。出于公，其道同非党也；出于私，其利同党也。忘一己而忧天下，谓之公乎？谓之私乎？断可识矣。

由今观古，牛党多小人，李党多君子^②，然而以党易党，所以必复。必有忧心者，然后可与议此。文忠昔尝为之说矣^③，观此帖，若有戚戚然者何哉？《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其斯之谓乎！

[笺]

此文为李文叔的欧公帖作跋。李文叔疑为李格非。李格非字文叔，齐州章丘人。登进士第为郓州教授，入补大学录，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著有《洛阳名园记》。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官。其女清照（1084年生），为著名女词人。周行己与李格非为同时代人，亦曾任太学博士、山东齐州教授，很可能有些交往。卷九有《和李文叔见招》、《再和文叔》等诗。李格非在《宋史》卷四四四有传。欧公帖似指欧

阳修之帖。

[注]

①庆历,北宋仁宗的年号。庆历元年为公元1041年,至八年为公元1048年止。庆历时,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等实行新政,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指为朋党。欧阳修著有《朋党论》,支持改革派的新政。

②牛李党争,指唐代后期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年),朝臣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朋党间的斗争。两派斗争将近40年。

③文忠,欧阳修之谥,事见注①。

跋李文叔蔡君谟帖

近世士人多学今书,不学古书,务取媚好,气格全弱。君谟正书多法鲁公^①,简牍行草,备兼诸体,皆能冠绝一时,学古故也。然而以古并之,便觉不及,岂古人心法不传,而规模形似,不足以得其妙乎!

[笺]

此文为李格非之蔡君谟帖作跋。蔡君谟,是蔡襄的字,福建仙游人。蔡襄是北宋一代名臣,善书法,为宋代著名书法家。

[注]

①鲁公,唐代颜真卿封鲁郡公,正色立朝,刚而有礼。后人尊之为鲁公。善书法,今仍有颜真卿字帖传世,著有《颜鲁公集》。

冯先生辩

或问冯先生参于某曰:“先生何如?而子欲以为师乎哉?”某曰:“先生之孝于亲,友于弟,虽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吾不是师而

将何师乎！”或者曰：“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而子曰先生之孝，虽舜不过如此，何也？先生以参自名，慕曾子，犹以为不能及也，而以为舜，不亦过乎！”某应之曰：“吾所谓如舜者，如舜之孝而已矣。舜之圣，固后之世未见其能及也。夫孝自天子达于庶人，能尽其道者，举相似也。曾子之于舜，吾未见其有以异焉。曾子之于孝，以有曾皙者也。舜之于孝，以有瞽瞍者也。二者之尽于孝，是或一道也。子固以为舜为圣人，而其孝不可及乎！曾子之不得瞽瞍，而其孝不若舜乎！”

吾窃悲今世之人自以为不若人也。尧舜之后，世之士皆尧舜之学也，而曰不可及焉，则不学而已矣。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有人焉而为曾子之孝其亲者，吾必曰曾子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有人焉而为舜之孝其亲者，吾必曰舜而已矣，吾不知其不可及也。或者曰：“子以为先生之孝果如舜，舜渔于雷泽，渔者皆让居，耕于历山，耕者皆让畔，而天下之士又多就之者。先生居于乡，其德不及于闾里，在太学，太学之士无有与其贤者，是果不如舜也。”某曰：“子以为若是不如舜诚是也。子且以为今之民，皆尧之民乎？今之士，皆尧之士乎？如之何必其人之皆化也。”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先生居于太学，其乡人之贤者，率其徒，状先生之德，上于祭酒司业。太学之士，闻先生之贤者，皆往拜之，虽不善之人，亦不敢不敬于先生之侧。先生之德，亦可谓化矣。其曰不如舜者，不如舜之广也，时势则然也，其孝果有以异乎？无以异也。或者曰：“夫人孰不为孝，子以先生为孝，是显天下之人皆不孝也。以先生之孝如舜，是舜之后，或圣或贤，皆不若先生之贤也。”某曰：“是又不然者也，吾岂敢厚诬天下之人哉！人孰不爱其亲，而先生能尽爱亲之道焉。尽其孝如先生者有矣，吾不得而知也。”孔子之称曾子，不曰颜子之徒皆不孝也。孟子之称舜，不曰尧禹之君皆不孝也。舜之后，禹、汤、文、武，其孝非不若舜

也，舜之孝显也。禹、汤、文、武而为舜，亦舜也。天下之孝，天下之人皆能尽也。能尽其孝者皆舜也，岂谓古圣贤不若舜哉！当其可也。岂谓先生必贤于古圣贤哉！当其可也。

或者曰：“子以为先生孝而师之，是子必不孝也。”某曰：“某于天地之间，岂敢以不孝自处也。虽然，吾学焉而未能尽其道者也。而先生能尽之，则其师也宜。”或者曰：“吾子之言冯先生则是也，然众人所不为，而吾子必为之，人皆以子为狂且怪，特邀奇而好名者也。姑已之不宜有是名也。”某应之曰：“此又吾子之惑滋甚也。不识吾子所谓怪者，以其异于众乎？以其异于圣人之道乎？吾学圣人道者也，合于圣人之道者谓之常，离于圣人之道者谓之怪。古之人未尝无师也，虽圣人亦有师，吾之师其如舜者，独非圣人之道欤！吾何怪之有。”

吾固怪夫世之人未尝求师也，卒然问之，则必曰：“吾亦何常师之有”。否则必曰：“吾师其成心而已矣。”夫二者，固圣人之道也。而世之人以应人者，是亦未尝有师者也，是亦未尝师其成心者也。曰：“兹不乱圣言以行怪欤？”其或有焉，曰师曰弟子云者，亦必求为利而已矣。学必为道也，如必曰从众，众人之学为道乎？为利乎？如曰为道，吾从众可也。学必有师也，如必曰从众，众人之学，有师乎？无师乎？如曰有师，吾从众可也。

人之学不可以不知道，欲知道，必从师而问焉。吾学道也，吾求师也，而曰邀奇而好名，是则圣人之道皆不可为已。然则吾安敢避是名哉！与其得罪于圣人，吾宁得罪于众人。故凡有合于圣人之道者，吾必为之。凡有不合于圣人之道者，吾必去之。是非止于道而公也，吾不忍枉其道以求合乎众也。凡吾之所学者如是，是又不可不辩也。如有曰：“众如是不可也，必从众！”吾则敬谢焉。如有曰：“道如是不可也，必从道！”吾则敬受焉，吾非求胜者也。

[箋]

冯先生参不知何许人，下文又有《冯先生赞》，可知冯参是元丰元年（1078年）的国子生。此文主旨虽称赞冯参，实则在于“人之学不可不知道，欲知道必从师”而已。

冯先生赞

吾谁与归，惟冯先生。舜尽事亲，先生实能。以庶被逐，恸哭于庭。恐伤亲心，顺命以行。假卜以食，乃徂于京。元丰元年（1078年），补国子生。三岁告归，父犹不听，稽颡自责，以显厥诚。遂名曰参，以慕于曾。乃与其弟，复来自西。不得于亲，不慰孝思。忧心耿耿，望白云飞。实隐不言，人莫之知。三举不售，有德实遗。天之报善，亦何杳微？呜呼！今世之人，鲜有不辱其亲者矣。吾非斯人而谁与归！

书吕博士事

元祐二年（1087年）秋七月辛酉^①，太学徐生不禄，博士吕公率其僚，往吊而哭之恸。周行己跃而起曰：“于美乎哉！师弟子之风兴矣。”自孔子没，大道丧，悠悠数千载间，学者不知师其师，师者不知自处其师，维圣若贤，百不一遇。

少也则闻有胡先生^②，能群诸弟子于太学教之，礼风义行，翕然向古。今亡矣三十馀年，谓晚生讫不可得见，乃复在今日。于美乎哉！师弟子之风兴矣。

先生之赐甚厚，非特太学化之，将亦四方化之。非特今世化之，将亦后世化之，先生之赐甚厚也。且将歌其风，倡之天下，布之伶官，而上之天子也。故书。

[笺]

此文为赞美太学博士吕大临而作。吕大临(1040—1092),字与叔,陕西蓝田人。早年受业于张载,张载死,又转向二程问学,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但程颐认为吕氏自守关学甚坚,凡张载有说处皆不从,无说处则相从。据《续通鉴长编》卷三六九记:吕大临于元祐二年三月,由文彦博推荐为太学博士,与此文时间正相符合。吕大临死于元祐七年(1092年),作者亦有《哭吕与叔诗四首》,将吕氏推崇为“真儒”。所以清儒全祖望认为周行己传洛学,兼传关学。他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说:“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周浮沚(行己之号)、沈彬老(躬行之字)又尝从蓝田吕(大临)氏游,非横渠(张载之号)之再传乎!”吕氏《宋史》有传,余可详附录四《年谱》。

[注]

①元祐,宋哲宗年号。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子煦嗣位,是为哲宗。因年幼(10岁),其祖母高氏临朝听政,次年(1086年)改元元祐,用司马光主政,尽废王安石新法。高太后在位至元祐八年(1093年)止,其间旧党当权,二程洛学之说盛行。

②胡先生,当指胡瑗(993—1059),字翼之,宋泰州如皋(今属江苏)人,世称安定先生,宋代著名教育家、经学家。以范仲淹荐,历任苏州、湖州学官,所订学规为朝廷取作太学教育法。后历任管勾太学、国子监直讲等职,程颐是他的学生。

段公度哀词

吾友公度,姓段,讳万顷,庐陵人,负其学来京师求仕。元祐二年(1087年),开封考其业优,荐之礼部。明年,礼部试,复为第六人,遂以其名进于天子。擢第,调太平州芜湖县尉,将以归荣其亲也,未行,以六月十八日得寒疾,九日遂卒。

呜呼！余于公度相得最晚，而相知最深。公度为人，貌严而气和，言直而辞顺，乐人之善而厚于义。其文无所不能，通《春秋》，尤长于《楚辞》，有《拟骚》一篇。其志盖将以为天下，而不得施，可哀也夫！余故为骚语以哀之，公度志也。

有美人兮吉水之阳，处幽渺兮植兰芳。纷菲菲兮流长昧，莫与适兮独傍佯。曰予以俟乎春兮乘光，草木既秀兮鸟翱翔。鼓予瑟兮乐予行，来归兮翊上皇。采荪苜兮水中央，实既与兮饮予以琼浆。命不奈何兮以不康，乘回风兮驾忽荒。云霏霏兮雨不降，非赋不腆兮实民不良。望不来兮悲伤，恋恋兮难忘！

[箋]

段公度，名万顷，是作者友人。其生平见本集卷四《送刘絮矩序》注及《年谱》元祐二年条。

乐生传

鄂之人有乐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馀，邀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

其邻人有刘氏者，饶于财而多营，身劳而心常不足。闻其贫而乐，疑之，召问其故。曰：“是吾贫尔也，非得已也。然贫则易给，虽劳而无累，吾是以得自乐也。”富者入其说，怜之，举百金，使收其利，而归其本。生负金而归，遂废其常业，则心营指划，贸贸然朝暮驰逐于市，及夜，又计之，惟恐其不足也。惫而寐，其声呼呼，如是数日。邻之富人，不闻其为笛以歌也，怪而问之，则曰：“是吾昔也，虽贫而无累，故自得。今也多财而多累，故劳于心者常不足，以吾之一身，百金犹有馀，是恶用其多为，愿复以是归于主人。”富者豁然悟曰：“噫！是亦吾之累也。”遂焚契裂券，守其分以终身。

吾闻之，曰：“有是哉！夫天下之不足者，生于贪，安于分者常自得。力不足而求仕，智不足而求名，噫！亦惑矣，吾可以自警也欤。”故记之。

[笺]

此文为寓言体，劝人安分守己，且以自警。作者一生不得志，故有此思想。

代李守寺观祈晴文

狂恒雨若，顾敏政之不修；哀我民斯，念艰食之有害。方秋务获，时霖弗休。逾兹罪谴之敢辞，仰覬高明之垂照。倬回阳光之赫，大决阴滞之霪。惠彼西成，遂兹丰岁！

[笺]

自此文至下之《代诸庙谢雨文》，计 12 篇，皆作者任原武县（北宋隶属郑州，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时所作。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十七，说周氏“再入为馆职（秘书省正字），复出为县”，而周氏除代理乐清县事数月外，文集中唯有这一组祈晴谢雨文章，可以证明他曾任原武县令，故定为晚年之作。但其时已在宣和七年（1125 年）之后，与赴山东郓州任司录（死于郓州）有时间上一些问题，详情见附录《年谱》，不赘。至于“代李守……”，是代郑州知州李某所作。

周
行
己
集

代诸庙祈晴文

方秋务获，霪雨弗收。哀我民斯，害于艰食。日暘曰雨，惟神之司。肃将洁馨，仰祈明报！

原武神庙祈雨文

天地之候，四气之序，雨润日暘，盖各有时。自春徂夏，膏泽未霈。先时者苗将就槁，后时者种未入土，民有忧之。

惟令，民之父母，民忧亦忧，民喜亦喜。神食于此土，令之忧，亦神之忧也。令职其明，神职其幽。修政布德以召和，令之职也。驱雷行雨以利物，神之职也。苟失其时，则失其职矣。

是用洁蠲吉辰，恭祈严像，虔奉苾芬之荐，仰期盻饗之灵。神其念之！神其念之！

原武神庙谢雨文

比以下民作苦，时雨后愆，万室嗷嗷，归命于神。忝摄兹土，不得自安。当倾丹悃，躬叩神祠，式蒙神惠，沛降膏泽，合境告足，民心欢欣。是用虔修菲仪，以答灵贶，惟神弗忘，永保有年！

原武佛寺谢雨文

一滴之雨，我佛皆知。众妙之生，何物非此。故最大最明者道，惟精惟一者人。诚心虽微，真理必著。

比缘亢旱，仰叩觉皇。果大布于慈云，遂沛降于甘澍。四野沾足，万灵欢欣。三农务兴作之功，百物遂发生之性，秋成在望，民力稍苏，悉归广大之神通，难报生成之妙利。

伏愿继今以往，与时无穷，四海绝水旱之灾，庶民无盗贼之苦，永一人于有庆，保万国之咸宁！

超化寺龙潭请水文

惟神无方，遍满虚空，而水性亦遍满虚空。水之所积，神龙之所宅也。惟龙能大能小，或隐或见，变化无常。能以一滴之水，遍满虚空，大地沾润，万物滋生，龙之为神昭昭矣。而原武小邑，密邻神龙之宅，自春不雨，以涉夏中，谷苗将槁，函种不立，民心嗷嗷，惟令之忧。倘令弗虔，惟神之殛。而悯此民庶，将弗得食，愿丐一滴之灵泉，以为此方之霖雨！因及普天，遂周四海，惟龙之神，感而遂通，不疾而速，又何难焉。

超化寺龙潭谢雨文

比以农工在务，时雨愆期，望阴云之弗兴，久旱魃之为虐。虔倾丹悃，遐仰仙祠。恭迎圣地之灵泉，远致敝邑之净刹。神龙变化，云雷勃兴，曾不崇朝，而下大雨，群心感悦，诸谷遂成。是用式荐馨香，恭答灵贶，仍凭净梵，还致灵潭。惟神听之弗忘，永吾民之多福！

代楚州李守寺观祈雨

万宝告成，属有阳于早曠；百灵荐祉，竟无望于皇慈。永惟民食之难，实赖神天之祐，肃将诚洁，躬叩高明，祈布慈云，普施法雨！使有生悉沾于利泽，均率土咸遂于丰登！

[箋]

此文有“楚州李守”，疑楚州为李守的原籍。因原武县于宋宣和年间属郑州管辖，在今河南省，见《宋史·地理志一》，与楚州

原武神庙祈雨文

天地之候，四气之序，雨润日暘，盖各有时。自春徂夏，膏泽未霑。先时者苗将就槁，后时者种未入土，民有忧之。

惟令，民之父母，民忧亦忧，民喜亦喜。神食于此土，令之忧，亦神之忧也。令职其明，神职其幽。修政布德以召和，令之职也。驱雷行雨以利物，神之职也。苟失其时，则失其职矣。

是用洁蠲吉辰，恭祈严像，虔奉苾芬之荐，仰期肸鬻之灵。神其念之！神其念之！

原武神庙谢雨文

比以下民作苦，时雨后愆，万室嗷嗷，归命于神。忝摄兹土，不得自安。当倾丹悃，躬叩神祠，式蒙神惠，滂降膏泽，合境告足，民心欢欣。是用虔修菲仪，以答灵贶，惟神弗忘，永保有年！

原武佛寺谢雨文

一滴之雨，我佛皆知。众妙之生，何物非此。故最大最明者道，惟精惟一者人。诚心虽微，真理必著。

比缘亢旱，仰叩觉皇。果大布于慈云，遂滂降于甘澍。四野沾足，万灵欢欣。三农务兴作之功，百物遂发生之性，秋成在望，民力稍苏，悉归广大之神通，难报生成之妙利。

伏愿继今以往，与时无穷，四海绝水旱之灾，庶民无盗贼之苦，永一人于有庆，保万国之咸宁！

超化寺龙潭请水文

惟神无方，遍满虚空，而水性亦遍满虚空。水之所积，神龙之所宅也。惟龙能大能小，或隐或见，变化无常。能以一滴之水，遍满虚空，大地沾润，万物滋生，龙之为神昭昭矣。而原武小邑，密邻神龙之宅，自春不雨，以涉夏中，谷苗将槁，函种不立，民心嗷嗷，惟令之忧。悦令弗虔，惟神之殛。而悯此民庶，将弗得食，愿丐一滴之灵泉，以为此方之霖雨！因及普天，遂周四海，惟龙之神，感而遂通，不疾而速，又何难焉。

超化寺龙潭谢雨文

比以农工在务，时雨愆期，望阴云之弗兴，久旱魃之为虐。虔倾丹悃，遐仰仙祠。恭迎圣地之灵泉，远致敝邑之净刹。神龙变化，云雷勃兴，曾不崇朝，而下大雨，群心感悦，诸谷遂成。是用式荐馨香，恭答灵贶，仍凭净梵，还致灵潭。惟神听之弗忘，永吾民之多福！

代楚州李守寺观祈雨

万宝告成，属有阳于早暵；百灵荐祉，竟无望于皇慈。永惟民食之难，实赖神天之祐，肃将诚洁，躬叩高明，祈布慈云，普施法雨！使有生悉沾于利泽，均率土咸遂于丰登！

[笺]

此文有“楚州李守”，疑楚州为李守的原籍。因原武县于宋宣和年间属郑州管辖，在今河南省，见《宋史·地理志一》，与楚州

(宋时在今江苏淮安)无关。

又代诸庙祈雨

刺史惟民之忧，民惟食之忧。神食于兹土，福于兹土。民之忧，刺史之忧也，刺史之忧，神之忧也。

方秋百谷将成，雨弗时至，秀者不实，实者未丰。民忧之，刺史惟民忧之忧，而神亦惟刺史忧之忧也。是用肃将明祀，遍祷神祠，惟神忧其忧而效其灵，使民不失望焉！神之德也，刺史之职也。

代天庆观谢雨文

下民咨怨，虽愚而灵。上帝照临，无幽不格。惟隆祥所以象德，惟务德可以动天。

顷以秋稼将成，时雨弗至，念农夫之多戚，率官僚而竭诚。协臻顺若之孚，倏致霁然之泽，兆兹丰岁，曾不崇朝。荷大道罔极之恩，保斯民有秋之望，谗兹来报，仰冀降歆！

代崇宁寺谢雨文

有情咨怨，虽愚而灵。大觉慈悲，无感不应。比以农民之戚，仰伸梵竺之祈。曾不崇朝，霁然下雨，兆兹多稼，遂大有年。民无饥冻之忧，国有丰穰之庆，仰凭大力，难报殊恩。

代诸庙谢雨文

嗟我民斯，忧于艰食，祷于神止，望彼丰年。曾不崇朝，霁然下雨，大田回润，嘉谷再生。仰承顾谥之灵，敢后馨香之报！

闲心寺盖藏文

如来出世，立教随机；菩萨问生，应病示药。群机不等，教设多途；彼病殊方，药分众品。故九百八十大部，总为方便之门；而二十五千馀言，尽识真常之旨。巍巍宝梵，各各丛林，独兹龙就之名山，尚阙金文之秘藏。十方云侣，罔得披寻，四众檀那^①，若为归向。顷结金刚之净社，时宗禅慧之妙门，月供千金，岁周二律，欲乘兹利，图集大缘。悦就殊功，尚资巨力。若男若女，已乘般若之舟^②；此生他生，更结龙华之会^③。

[笺]

闲心寺，即闲心普安禅寺，在温州瑞安县陶山，见卷四《闲心普安禅寺修造记》。这两篇文章与下面两篇闲心寺的文章，大概是政和年间作者在家乡时所作。

[注]

①檀那，亦作檀那，梵语译音，即施主。

②般若，梵语译音，犹言智慧。

③龙华之会，佛教语，度人出世的法会。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开法会三次，济度世人。

闲心寺置椅桌文

淳古之风，巢居而足。庄严之事，华座非奢。彼时此时，以宜为贵。前圣后圣，易地皆然。故彼藁席之宜，凉非栋宇之称。惟吾此刹，建自大唐，僧徒岁增，梵宫日广。每经坛斋筵之盛集，而设几敷座之或亏。赵州绳床^①，虽淳淡而自得；维摩丈室^②，亦

高广而必周。斯待檀那，共安吾众。资道场之宴坐，恍获心闲；愿天下之普安，同沾佛利！

[注]

①赵州，唐代著名和尚从谗禅师，寿120岁，住赵州（今河北赵县）观音院，死后，僧徒尊称为赵州。

②维摩，即维摩诘，人名。佛在世时的大居士。

代郭守修城隍庙文

神无不在，为物之宗。在无不报，示必有本。城隍之神，人民于斯，仓廩于斯，帑藏于斯，甲兵于斯，刑狱于斯，冒亦大矣，报亦厚矣。故祀典有载，德音所及。祠宇之敝，咎将谁执？因民之暇，卜日之吉，易坏以完，增陋而严，以舍神止。神之临矣，岁时祀之，民之福矣。惟吏之职，以是来告。

[笺]

此文之郭守，疑即是卷一《代郭守贺嘉禾表》之郭敦实，故此文当写于大观四年（1110年）或政和初年。

净居寺盖造文

永嘉名郡，圆机故庐^①。开山五百年来，受业一千馀众。庄严冠于二浙^②，焚修闻于四方。爰有名代之宗师，实为此邦之福地。

昨因天数，忽遭火灾，云侣星奔，宫宝烬委。星霜之变，将及于岁周；土木之功，罔闾于檀施^③。

某等属以众缘建请，使檄来临，俾为劝导之人，办此兴修之事。必资巨力，共集胜缘。此生他生，同成于佛果；若男若女，各发于好心。

[注]

①圆机，即元机，瑞安县人，宿觉禅师的女弟。唐咸通间，筑庵大若山坐禅，后住温州净光寺。死后葬于大日岩窆。

②二浙，即两浙路。

③檀施，谓施主。梵语檀那、汉语施主的合称。

闲心寺建藏院过廊文

不为之为，应时而造；能舍难舍，作佛最亲。广大圣经，藏轮已具，庄严佛土，廊宇未周。时节因缘，有不获已。檀那布施，必所欣闻，愿发大心，共成兹事。

闲心寺置经藏文

金人阐化^①，粤自西乾^②。白马传经，始于东汉。厥后流通弥众，逮兹翻译滋多。并合诸家，共为一藏，皆是传心之要，悉明成佛之方。凡我学徒，必勤修证，舍诸经教，何所依归？阙然贝叶之文^③，虚此宝华之藏。敢求信士，共集大缘！悦发虚心，请垂芳字！

[校]

[请垂芳字]请，《四库》本同，《丛书集成》本作诸。

[注]

①金人，指佛。《后汉书·西域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金黄色’。”

②西乾，即西天。

③贝叶，古代印度人用以写经的树叶，亦借指佛经。

卷七 祭文、志铭

祭文

代朝请祭金华县君文^①

悲夫人世，生死相续。百岁几何，草露风烛。昔我季父，起家白屋。弱冠甲科，四十州牧。谓富与贵，不求从欲。职始校理，官才郎属。奄至大故，德卒不禄。

呜呼金华！实配我叔。安乐生同，艰难死独。嗷嗷诸孤，孰为饘粥？以卒婚嫁，以资饱煖。它时有馀，今日不足。人生如此，曷其反覆！

惟某不孝，或谓可录。叔父父我，是教是告。叔母母我，是拊是鞠。觐其有成，以嗣吾族。得官归覲，喜溢面目。送我于行，涕泣以囑。平生善言，终身三复。微叔我告，我于何穀？微母我鞠，我于何餼？恩德隆厚，日月遄速。

自叔之亡，如伤屠戮。往来见母，尚尽款曲。每及平生，相顾颇蹙。孰谓一别，罹此荼毒。彼苍奈何，斯人不淑。声容扬扬，杳不可矚。生死茫茫，昧不可赎。尊设酒醴，馔具水陆。衔哀陈辞，永诀此哭！

[笺]

此文致祭的金华县君，疑是周行己的从祖父、司封员外郎、集贤校理周豫的妻子。封建社会，按照夫贵妻荣惯例，宋制，司封员外郎为正七品官，其妻可封赠为县君。

又此文为“代朝请”而作。朝请，是朝请郎或朝请大夫的简称。周行己的父亲周泳，乾隆《瑞安县志》作“官至正议大夫”，正议大夫在宋代是从三品，但府县志均无其生平事迹。楼钥《攻媿集》卷一〇四有《知复州张公（仲梓）墓志铭》，谓张仲梓娶“周氏朝议大夫奉先之曾孙，视永嘉先生行己为大父行。”孙衣言《瓯海轶闻》疑奉先即是周泳。如是，周泳则是朝议大夫，是正六品官，而且很可能还是他死时的赠官。而朝请大夫为从六品官，当是周泳在世时的官阶。故可认为此文是周行己代其父周泳而作。

[校]

[艰离死独]离，《四库》本、《丛书集成》本作“难”。

[相顾颇蹙]颇蹙，黄群认为当作“频蹙”。校者按：“频蹙”即“频蹙”，皱眉。叶适《财计上》：“（君子）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

[注]

①县君，命妇的封号。宋代六七品官员的母和妻，封为“县君”。政和年间改称安人、孀人，以后则成为命妇的通称，亦有称作院君。

祭冯当世文

周
行
己
集

呜呼！知生者吊，知死者伤，今或不知其死而伤之者，吾亦胜其所当。抑人情之必称，何礼文之固常。

惟公既名重乎朝廷，于下走而奚取。曾声气之未接，洞心情而相许。或者谓公，公宁弗疑。欲妻以女，尝不鄙夷。不合而止，人亦斯已。还登于朝，终以荐祿。

噫！士之相知，盖百世而一遇，曾毫厘之未报，忽厌世而我去。谓大德之宜寿，曷中道而遽亡。天乎难堪，人也弗康。伊昔

脱骖，恶涕无从。今此薄奠，以荐其衷。

[笺]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武汉市）人。状元及第，是北宋一代三个三元及第中一人。立朝正直，政绩斐然。历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进参知政事，因反对新法，为吕惠卿所倾，外调任成都知府等官。以太子少师致仕。《宋史》卷三一七有传。冯京为丞相富弼女婿，门第高贵，周行己进士及第时，能辞婚贵室，归娶盲女为妻，其志气可谓雄矣！而晚年依附道士林灵素，奉迎蔡京，其志气又何其衰乎！

冯京死于绍圣元年（1094年），年七十四。此文当写于此年或稍后。温州府县志之周行己传，谓京师贵人欲妻以女。此贵人疑是冯京。

祭亲友文

生不可有，附赘悬疣。死曷能逃，泣露浮沔。金乌西坠，其谁与留？长川东逝，其谁与救。

去岁今时，霜月如昼。公于是时，天命不祐。气兮霁发，风兮栗烈，公于是时，归宅荒丘。念我昔日，与公相友，嗟我未来，匪友匪媾。我有季女，则谓公舅。公有令子，将庆公后。舍我长往，不遂一觐。具此薄奠，作歌以侑。公兮有灵，宜鉴于柩。

[校]

[我有季女]原作季友，孙衣言曾以杭本、闽本相校，将友改作“女”，较为确切，今从之。

祭刘絜矩文

惟子之恺悌明敏，乡人待以有成，孰知其忽然至此耶，呜呼哀哉！子之始来京师，与其兄同补太学生，便有声，兄归子留，以期于成，曰：“亲之志也。”虽去亲之侧而予不忧。居太学一年，太学以其行成，使试艺于秋官，果以得名。当此之时，乡人咸庆子，而子之亲亦望子以为荣也。

明年，既不利于春官，将归省其亲，乡人既送子行，翌日辄以疾告。急出视子，疾非寻常。子曰：“此疾其将殆耶？”乡人皆曰：“子也何至于此？”乃与子卜医，得吴，谋于乡人，谋于朋友，咸曰是良。治子之疾，日见厥效。子亦自云：“我之疾其有瘳乎！”子既起床，坐且行矣，语如无事时。乡人皆喜，且为子合谋曰：“子当亟归，以释亲忧。”子曰：“方夏之热，我倦不可以行李，且遣奴归，以报我亲，俟秋而归。”及秋，子家使人来迓子于京师，而子之疾果殆于初矣。乡人蹙然私谋曰：“是将必不可以复起也，且奈之何？”易医凡三，药物亦良，而不与病当，而已在膏肓，绵绵延延，竟殒厥身。呜呼！孰谓子之恺悌明敏而至于此耶？人皆有死，而子独不寿而夭耶？

昔者来自远乡，以待子成且荣，虽去亲之远，离亲之久，而不以为忧。今乃客死于京师，殁不得临其尸，殓不得视其棺，为父母兄弟者，奈何其悲！昔之所以不为忧者，今则甚忧也。呜呼哀哉！其奈之何！乡人与子家门客张秀才，共殓子之柩于国东门外，非葬也，以待子之家来取也。

今月十六日，子家遣外甥僧修，与子之故奴王新，以书来报某等曰：“子之柩以地远隔江海，不可以负归，无可奈何，愿为火化，独得其骨，以还葬于乡。与其在京师，亦可以不为异域鬼也。”呜呼哀哉！子之亲至于此，心如何其悲也。乡人敢以是命，

卜今月壬戌之良日，发子之殓，举子之柩，将衣之以薪，而使子之形骸，与火俱化。呜呼哀哉！是亦子之命夫！病不得在亲之侧，歿不得终于寝之堂，葬又不得从先王之礼教，其可奈何？呜呼哀哉！

事固有不可奈何，礼固有反经合道，子其有知，斯达矣。生为今之人，而死同太古之道，亦自有可乐者。如死者无知矣，则此又安足较耶？呜呼哀哉！生死之道不可知，存亡之理不可推，其然耶？其不然耶？姑陈词以荐诚，魂有知，其鉴此！

[笺]

本集卷四有《送刘絮矩序》，知刘氏是作者友人，太学同学。从本文多处用“乡人”一词看，刘氏是温州人，但无从考知其生平家世。

祭张子充文

元丰太学，莫如子旧。学醇行懿，惟才之茂。徘徊场屋，数上数否。八行设科，遂为举首。天子嘉之，可为师表。一命南昌，州学教授。再命辟雍，小学司纠。方将进用，疾遽不救。人胡为善，天胡弗寿。昔送子舟，今拊子柩。潸然出涕，念子游久。仲氏懿亲，同学良友。今子既亡，吾故亦朽。人生万事，何所不有。从事难任，卜居未就。男长女大，发白面皱。视子之年，吾亦岂久。分既有定，事非必偶。悠然任运，泊然自守。死生一门，聊饮吾酒。

[笺]

张辉，字子充，北宋时吾温在太学肄业的“九先生”之一。从此文“元丰太学，莫如子旧”看，张辉入太学读书，很可能是最早

的。有关张辉生平，请参考附录《年谱》元丰六年（1083年）与重和元年（1118年）条。此文亦当写于重和元年。

祭刘取新文

缅岁月之逾迈，耆吾生之多忤；慨百年之共尽，忽四时之代序。纷群感之增怀，鲜一欢之获遇。何懿亲与昵友，倏朝亡而夕故。

若夫子之堂堂，矧年龄之未暮。惟生禀之正直，宜神听之祐助。曾有政之弗施，而天丧之奚遽。匪溺亲私，实怀友辅。我善曷告，我过曷补。怅艰途之念深，弭情话而谁晤。悲一饭而三辍，痛达旦而九寤。寻髣髴于平生，尚彷徨而靡据。唁耆老以弥哀，抚孤遗而逾慕。畴先进于已往，阅逝川而竞注。托末契于后来，与今吾而异趣。

已矣乎！惟达人之大观，通死生于一度。泊暂聚之随化，炯真常而永固。吾知子之未尝亡，子亦与吾而未尝去。杳无臭以无声，泊何思而何虑。

祭王司理文

生死之分，达士之常。曰仁者寿，寿胡弗长？典狱再期，孰匪孰良？凡我邦人，罔不曰臧。官斯事斯，吾亦其康。今其亡矣，曷不蠹伤！躬致薄奠，示哀弗忘！

[笺]

王司理生平未详。司理，即司理参军，一州除知州外，下有一些助理官员，司理参军是管司法的官员。从本文看，这位王司理是当时温州司理参军，死于任上。

祭女弟悦师文

西方圣人，明世之说，以亲戚为缘累，以死生为幻妄。汝愿学焉，而为之徒。捐弃天属，得其适于昨生；蜕脱天形，复其真于今死。汝既无憾，吾亦奚悲。

乃若吾徒，学于中国。明人伦于一性，未尝不哀也，而亦未尝哀。通昼夜乎一贯，未尝不死也，而亦未尝死。故吾哀而不伤，非累也。谓汝死而不忘，非幻也。

汝既学焉，知其理矣。如或以生为恋，以死为忧，则何所见焉而为之学？何所学焉而为之徒？

[笺]

行己有两个妹妹，一个名悦师，出家为尼姑。此文就是祭悦师之文。一不知名，嫁平阳杉桥朱昌年，见本卷《朱君夫人陈氏墓志铭》。

祭刘令人文

惟顺与正，女子之事。今人有之，克相夫子。哀此良人，泣继以死。我思古人，此诚烈妇。身埋九原，义重千古。我则姻娅，逮其季母。不敢以伤，致此觴俎。

[笺]

刘令人不知何人，生平无可考。令人是命妇封号，宋制，太中大夫以上，如龙图阁、敷文阁待制等从四品官，其妻可封令人。

志铭

赵彦昭墓志铭

士患不立，不患不闻。元丰作新太学，四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温，海郡，去京师阻远，居太学不满十人，然而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一时士大夫，语其子弟以为矜式。四方学者，皆所服从而师友焉。蒋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禄。刘元承今为监察御史，元礼为中书舍人，许少伊今为敕令删定官，方进未艾。戴明仲为临江军教授，赵彦昭为辟雍正以卒，张子充最早有闻，每举不利，今以八行荐于朝。凡此吾乡之士，皆能自立于学校，见用于当世。其间或先或后，或贵或贱，或寿或夭，则有命也，然不可谓不闻矣。

明仲之丧，某尝为志以哀。不幸今彦昭葬，又来求铭。呜呼！吾于彦昭，其可辞乎？彦昭为人，博学知古今，性嫉恶，喜论天下事。自其少时已不群，方十岁，能为《猛虎行》，乡里大人先生莫不奇之，以为必有立。少孤，季父析其资产，与兄异财。稍长，曰：“非也。”悉举以属其兄。独游京师，已而有名，登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第，主颍昌府长葛簿。属天子益修学法，州置学官，选为济州州学教授，导学者以笃学力行，不专务科举，士有成才。考满，朝廷以为能，迁辟雍正，兼摄司业，浸向用矣。不幸有疾，遂至不起。年才四十八，官才承直郎。呜呼悲夫！

彦昭讳霄，其先盖会稽人。五代之乱，始徙永嘉。曾祖某，

祖某,父某,皆隐德不仕。先娶同郡薛氏,生男二人:甯孙、享孙。女三人:长归沈琮,次归陈亶,次在室。再娶括苍祝氏,生男一人,桂孙,早死。甯孙、享孙皆才美而善学,人以为彦昭有子也,仅胜冠,相继以死。彦昭之亡,几至绝世。家人求得遗子于外,曰绍孙,今才十岁。呜呼!彦昭才而为善者也,其报若此,岂天之于人,丰其名者,啬其福乎?其歿于京师辟雍官舍,大观三年(1109年)四月六日也。其葬也,于其乡李奥之原,政和元年(1111年)十二月八日也。

铭曰:贵贱寿夭属于天,仁义忠信属于人。达非其通穷非屯,歿而不朽为有闻。旁可万家李奥原,善无不报尚后昆!

[笺]

本文为赵霄(字彦昭)墓志铭,有关赵霄事迹,可参考《年谱》元丰八年(1085年)条。

此文重要意义,在乎叙述北宋中期温州最早一批学人(所谓“九先生”)在京师太学求学的情况。温州由于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是个“僻远下州”。汉、唐中原文化发达,但对温州影响不大。自北宋这批学人求学回归后,温州文化始蒸蒸日上,到南宋时期,温州学者“连袂成帷”,名闻全国。王十朋、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均为著名学者。《宋史》立传者有三四十人之多,而《唐书》几乎无人,其差别实大。追溯其源,“九先生”之功,不亦伟哉!

许少明墓志铭

三代而上,士之贤者,由乡举里选,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职,故朝无滥进,下无失实。自汉以后,始诏策士,然犹问以当世之务,不全以言。至唐,设为科目,文益烦而实益失,法益密而气

益衰。魁伟卓犖之士，俯首章句，一不中程，盖有终身湮没而不得进者。夫天之降材，固将有用于世，而士之学道，亦欲兼济于时。而后世取士之科，每不足以得之，废天之材，乏士之用，可胜叹哉！

吾乡许少明先生，盖其人已。先生身長八尺，眉目疏大，伟然豪举，真人之杰也。自为儿童，已气概落落，日诵数千言。数岁即能为诗，从乡里长者丈人游，皆奇其才气，必大有成。甫冠，游京师，补太学生，文词秀出等辈，学官先生交口称道。居乡里，教授学徒，诸邑交礼，迎至学校。邑令下车，必造其庐，请所以为政，有疑议，多就谘决，其为人所礼重如此。凡三上礼部，而名不登于仕籍。顾且老矣，无以行其义，为治说二十篇，奏阙下，皆当世之要务。久之不报，始浩然有归志。曰：“君臣之义，不可废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东山，躬耕晦迹，不复进取。

呜呼！若先生者，岂其学之不茂，才之不足欤？惟其科举较艺之敝，不足以得高世之士，而司文者又未必知言之人，此所以覬倖十一，而失之者常多也。崇宁天子，继述先帝，尝患科举试言，一日之选，不足以得士之实。参稽古今，作新一代之文。州建学校，学置官师，罢三岁科举之试，为三舍考选之法。又设八行之举，以察隐德。凡士之占一艺、著一行者，莫不毕用于时，可谓无遗贤矣。先生于是老且病，勸于世故，卒不见用而终，此可以语命也夫！

先生名景亮，居温州瑞安县，生五十七年，以政和三年（1113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家。卒之日，邑中之人皆涕泣相谓。其君子曰：“吾何游乎！”其小人曰：“吾何依乎！”相顾涕泣，至行道之人弗忍。盖先生平日极输诚信，乐施与，援人之急，所以得于人者如此。娶同邑赵氏女，生女子一人，归郡学生薛得舆。无男子为后。于是其弟景衡、为承议郎大名府少尹，政和五年（1115年）十月己酉，少尹举先生之丧，葬于郡之西山瑞鹿寺之西原，以某

与先生游，卜铭。

铭曰：为天下者必用贤，而贤不必用者，取士之法未至也。法既至而不得贤者，有司之罪也。有司明良而或失之者，盖亦有命焉尔矣。士苟知命，则其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呜呼！少明先生之谓欤！

【笺】

这是瑞安许景亮(字少明)的墓志铭。其弟许景衡，是“九先生”之一，官至尚书右丞(副宰相)，为宋一代名臣，《宋史》卷三六三有传。著作有《横塘集》传世。孙诒让评论他说，在“九先生”中，名德最显，永嘉之学坠而复振，诚有赖焉。

寿昌县君胡氏墓志铭

某之从祖叔父名况，崇宁元年(1102年)，以奉议郎知信州铅山县事。十月庚辰，丧其夫人寿昌县君。越明年，使来告曰：“吾将以崇宁二年(1103年)十一月初九日乙酉，葬寿昌于常州江阴县来春乡道泰之原，属汝铭。”

某谨按：寿昌君姓胡氏，世为毗陵望族。曾祖讳某，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沂国公。祖讳某，太常寺奉礼郎。父讳某，早世，弗及仕。胡氏自文恭公起家，尝以其兄之子归吾从祖祖父校理。既又以其兄子之子归铅山，于是遂为世姻。而寿昌与校理之夫人，以姑侄为夫妇。凡吾周氏之族，皆曰铅山夫人之贤，似吾校理夫人之贤，盖其为胡氏也，保傅之训教者相若也。为周氏也，夫妇之诏听者相若也。故以其所以为女事者为妇事，而周氏之为妇道者，皆曰是为妇足法；以其所以为妇事者为母事，而周氏之为母道者，皆曰是为母足法也。

呜呼！女子之行，不出于闾，拟人之善，莫如其亲，是所以书

也,所以信也。寿昌盖以夫登朝,封为邑君,享年五十有七。生男子五人某,皆举进士。女子三人,长适晋陵胡璇,次适高沙李材,次许嫁姑苏徐孝广。孙女一人。

铭曰:生有训,归有诏。妇是则,母是效。惟寿禄,彼覆焘。订来者,视丰报。

[笺]

这是作者为其从祖叔父铅山知县周况的妻子所作的墓志铭,县君,见前注。

王君夫人毛氏墓志铭

吾友良弼将葬其母,以乡八行朱敏功状来请铭。

维母夫人姓毛氏,永嘉郡人,年甫及嫁,归同里王氏之瑜。王氏家方多资,属舅姑相继丧世,口众费广,家财稍衰。夫人才智出诸男子右,能不爱其装具,悉货所有,佐其夫以事本业。于是闭门处约,问遗服用,不敢修饰,至衣其子,虽弊不耻。艰踈数岁,家乃少赢。诸子稍长,悉遣远就师学。闻州里之贤者,趣语其子曰:“苟如其为人,虽不利进取,吾何汝责!”故其子所与游,多乡里善人君子,而所习问学,知本德性,异于科举苟得之士,此其夫人所知,过人远矣。

良弼,夫人长子,名清臣,最贤。方夫人之疾,其初甚微,虽明医不能察其所以治。良弼以为忧,悉考方书,精求药材,得所谓乳核之证,与所以治疗之方,于是夫人疾小间者数年,而良弼遂知医药。他疾有不能知者,往往投药屢中。二弟天益、天泽,皆能遵其训守,循循无大故。夫人年五十一,卒于政和元年(1111年)六月十四日。四年(1114年)二月十二日,乃始克葬于其里大罗山天柱峰之麓。

铭曰：才而智，成人之室维其义；子克家，法后世，夫人之誉永终惠。

[笺]

此文为政和四年所作，时作者在温州讲学授徒。

丁世元墓志铭

国朝既包有四海，温之为郡，粤在海隅，而民方幸脱五代之乱，其上世未有业儒为官者，家或饶资，必被役于公。凡民一为吏，则挟法钩致，人情倚为轻重，以邀利入。

是时，惟吾家曾大父赠屯田君，与丁君世元，顾籍文无害，出入公私，毫忽不犯，故皆号称长者。而二人亦独相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归世元之子。某生晚，不得亲见其行事，尚闻诸族党与乡里长老之所传，咸谓世元为人，性宽而色和，尤喜施惠，乐道人以善，无少长戚疏，皆得其欢。间里有争者，往往先就决曲直，君以为可，然后敢闻有司，以为不可，遂不复讼。曰：“丁君长者，必不我欺！”

至其家一切，饰以儒者法度。常曰男女婚嫁，必于儒家，庶可训以善而责以义。使子孙学儒，犹坐嘉荫之下，自有清风。至于他术，譬如置之荆棘，动辄见伤，况足庇身乎！故于丁氏之家无他业，而君子长者之风，子如其父，弟如其兄，乡党莫不推重以取法焉，则其为善之效，益可见矣。

君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乙亥以疾卒于家，享寿六十有九。其孙昌期承父后，以熙宁二年（1069年）四月丁酉，葬君于郡之西山法济院之北原，已，恨弗获铭其墓，于是始遣其曾孙某来，求所以表其实于某。昌期，盖周出也，于其父行不可得辞。且谓夫人为吏以厚，一可书也；以儒施家，二可书也；为善之效，

三可书也。是可以书也，某安得而不铭耶！

君讳某，世元其字也。曾祖讳某，(脱祖讳某三字)，父讳某，皆不仕。娶叶氏，生子男一人某，先卒。女一人，适进士蒋某。于是元祐八年(1093年)七月庚寅叙而系之曰：

敦彼人斯，吾邦是臧！封之巍巍，实为其藏。贻示后人，无或吾伤！

[笺]

丁世元是北宋温州著名学者丁昌期的祖父。而昌期又是作者的姑婆(祖父姐妹)之子，志文中说：“昌期盖周出也，于其父行不可得辞。”可知丁昌期是作者的父执辈(父亲的中表兄弟)，所以不能推辞。

丁昌期字逢辰，永嘉楠溪人。与永嘉王开祖、瑞安林石，并称为北宋皇祐三先生。曾于元祐三年(1088年)举明经行修科而不获用。归筑醉经堂教育子弟，“九先生”中的刘安节是他学生。《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永嘉师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开祖)，继之者为塘岙先生林氏(石)，……而先生(丁昌期)参之。”2001年，永嘉枫林镇垟山村发现醉经堂书院匾额(见《温州日报》2月8日)。丁昌期有三子；宽夫、廉夫、志夫，均有名于乡里。志夫成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官至朝请大夫国子监丞，因此丁昌期亦被封赠为朝散大夫。许景衡《横塘集》卷十九有《丁大夫墓志铭》，记他和丁昌期父子的交往情况。

此文，《丛书集成》本有遗漏，《四库》本完整，谨在此说明。

蔡君宝墓志铭

人生百年，歟若白驹之过隙，其间时命不齐，或三四十年，或五六十年，抑又几何？故未知善，必汲汲求知善；既知善，必汲汲

求为善；岂惟分阴之可惜，盖亦一念之不可息也。

吾友平阳蔡君济，尝为予言其兄君宝颇患俗之不美，亲在而异财，既歿而私居也。尝欲广其室庐以族处，益其田畴以族食，于以合宗族，于以表乡闾，皇皇汲汲，凡经理资财以为是，盖十馀年矣。年甫强仕，志弗克就，而不幸以死。

呜呼！古之为善者，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惧夫时不待人故也。君宝父汝平，弟元康、元嘉，皆为儒者。而君济最有知识善学，贤士大夫多倾下之。其兄君宝之强为善也又如此。独惜其年之不足，不能成其所愿为以见于世，此可为长太息也。

君宝名元龟，娶母之侄女陈氏。生女一人，男二人，皆未名。其卒也以政和二年（1112年）六月丁亥。其葬也以卒之明年三月壬申。君济书来请铭。

铭曰：蔡氏之先，温陵其邦^①。自唐中和^②，徙温平阳。世业儒仁，君材干强。力相厥家，覬以儒昌。合族而居，谋之孔臧。年期不百，志弗克扬。垂髻在室，戴白在堂。人之亡矣，曷归其伤。大奥之原，邑之西乡。乃铭斯善，以慰其藏！

【注】

①温陵，福建泉州的别称。《輿地纪胜》引旧图经谓：“其地少寒，故名。”

②唐中和，唐僖宗年号（881—884年）。

沈子正墓志铭

永嘉沈躬行之父，讳度，字子正，年六十一，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某甲子卒于京师。明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其居邑瑞安县某乡某之原。先期，躬行致林石介夫状来请铭^①，观君平生治行，盖刚介尚气节，不惑于流俗者也。

温为郡并海，俗信巫祝禁忌，至使良民陷于不义。方春病瘟，邻里亲戚绝不相问讯，死亟置棺他室，密封固弃去，百日乃启，为丧事。谓不尔且相传以死，有司不知禁，民习莫敢犯。熙宁初，永嘉大疫，君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卧疾数辈，内外皆恐，议如巫说。君独不顾触禁忌，具棺敛为服，朝夕哭泣，荐奠如礼，卒无他。居邑火，焚其友庐，人莫敢向，君闻讙作，疾趋，蹈烟焰，负其母而出，乡人壮其义，是可铭者。

君曾祖讳某，祖讳某，父讳某。娶某氏，生子男三人：名志行、躬行、夷行。女子六人，嫁张晖、陆纲、林晞颜、叶正己、赵沾，其一尚幼。君喜儒，男必遣就学，女必归进士。洛阳程颐正叔、京兆吕大临与叔、括苍龚原深之^②，与吾乡先生介夫，皆传古道，名世宗师，学者莫得其门，君能资躬行从之游，而乡党朋友咸称之，以为君子之子。其来请也，又可得辞。

铭曰：不惑于俗，智也；趋人之急，义也。君则已矣，以尚其子！

[笺]

此铭为沈躬行的父亲沈度而作。沈躬行字彬老，“九先生”之一，瑞安县人。生平不喜举业而好古学，初从林石学习，后又负笈远游，从吕大临、程颐学习。作者的《赵彦昭墓志》说：“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禄。”

[注]

①林石，字介夫，瑞安塘岙人，后人尊称塘岙先生。是胡瑗（安定）、陈襄（古灵）的再传弟子，反对王安石新学，不出仕，在乡里讲习《春秋》之学。在当时颇为有名，寿长，活了九十八岁，所以绍圣二年（1095年）91岁时还能作行状，也能与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等九先生相往来。林氏虽反对新学，但不立门户，其子晞颜（字几老）、晞孟（字醇老）皆从龚原学

习,均早死,故生平行事不彰。参见《宋元学案》和陈傅良《新归墓表》。

②龚原,字深之,一字深夫,处州遂昌(今浙江丽水市遂昌县)人,王安石的学生。当时著名学者,为国子司业时,以王安石新学刊版传习,一时举子之文靡然从之。《宋史》卷三五三有传。

戴明仲墓志铭

道学不明,世儒蔽聪明于方册文辞之间,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措于事业,致懵昧于理乱之机,颠冥于进退之义,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呜呼!间有怀才抱器,知学达本之士,可与有为,而湮沈下僚,无所遇合,且覬其逢,不幸短命死矣,可不为之叹息哉!吾友戴君明仲是已。

明仲资质刚明,少而有立,尝从洛阳程氏问学,知圣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隐于心,合于圣人之言,若自有得。方且沈涵充扩,日进而未已,优游乡党,期以有为于世,而年才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呜呼!真可谓不幸也已!

君之弟迅,状君平生世次。曰:君讳述,温州永嘉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为童子,诵书日数千言,为文,操笔立成。从人受学,未几已尽其能,辄弃去。肄业乡校,较其艺,常为诸生先。因去游京师,试广文馆,时赵丞相主文柄^①,得其所试业,异之,意其为老儒先生,擢异等,而君未冠也,由是知名京师。以为太学士皆科举口耳之学为未至,于是益游四方,求古所谓为己之学。寻居父丧,寝食如礼,庐墓终丧,中元符三年(1100年)进士第,调婺州东阳县主簿。吏哀私钱完公舍以待,君至得状,悉以俸钱偿之。州徙君监银冶,君以去辞弗获,因慨然赋归去来诗十首以自见,投檄而去。邑人争挽留之,君徐譬之曰:“仕宦顾当择地耶?”乃奉亲屏居里中,优游累年,阖门读书,若无仕进意。会州置学官,选为临江军军学教授,部使者交荐其

能。俄以母忧解职，居庐哀毁，得疾以卒，时大观四年（1110年）三月癸卯也。妻同郡刘氏，右谏议大夫安上之妹。子男二人：颙、颖，女三人，皆幼。

君孝友直谅，挺然不可屈折，世儒或訾其太高，博学精识，议论古今审至。尝自许欲有为于世，盖于其小者，不屑就也。不幸短命，不克尽其才以死，有志之士，莫不为之太息出涕。病且革，无一语及私，顾妻子在旁，无怜色。呜呼！可谓难矣。

其游同郡林定为哀君之文，亦曰明仲盖吾乡之益友也。初举广文馆进士，未试于礼部，丧其亲，乡人谓戴氏有子，将于此乎观礼。明仲不惑于老释阴阳之说，居丧哀毁，不食菜果。既葬，庐于墓侧，无一不如礼者，乡人翕然称之。登第，调婺之东阳县主簿，有所不合，赋归去来十首，投檄而归。会行三舍法，选用师儒，复出为临江军军学教授。丁母忧，得疾于倚庐。医曰：“是疾也，不可以风，盍迁诸内。”明仲不可。曰：“畴昔之夜，吾梦焉，有告以生死之说，吾其止于此乎！”居六日而卒。

嗟夫！生死亦大矣，而所守如此，则夫用舍行藏之际，其肯动心于刑祸利禄而辄变其操耶？盖其天资过人远甚，自少时为文，已为先生宿儒所惊异，益广以学，则隆礼笃孝，不交流俗，议论超迈，器业不群，将以大用于世也。不幸而止于此，其命矣夫！明仲乐人之善，而少所可。辱与定游久，其亡也哭之哀，故又为词以哭之：

创大厦之崇高兮，非一木之能支。涉长流之浩荡兮，岂芥舟之所宜。致黄、唐于兹世兮^②，匪大人而曷为。嗟圣贤之难偶兮，或异世而参差。幸皇明之在御兮，诞图任于皋、夔^③。彼蹈袭之为学兮，邈层霄而管窥。望古昔以并驱兮，足次且而莫阶。美夫人之智及兮，复勇义而弗疑。蹈中庸之正路兮，喟末俗之多歧。气迈往而莫屈兮，肯折腰于夸毗。坐艺圃以导道兮，将舞雩而浴沂。何命极而至此兮，亶凶而独罹。又神听之昧昧兮，仍

疾疢于荒危。岂吾丧之不胜兮，守礼经而弗移。梦有神以来告兮，实明者之前知。痛才难而莫赎兮，抚世儒而孔悲。昼惻惻以忘食兮，夕太息而不寐。寓斯文以告哀兮，匪交情之独私。

政和元年(1111年)六月丙午，其家举君之柩，葬于郡之西山太夫人墓之次。以行己为同学，来请铭。顾二君之言，其文义皆可传久，于是并著之而为铭云。

[笺]

此文为“九先生”之一的戴述(字明仲)墓志铭。文中有关戴述生平，系集其弟戴迅的行状与其友林定的哀词而成，故颇有重复之处。戴述在温州府县志及《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均有传。其弟戴迅，字几仲，亦颇有名，与戴述被称为大小戴先生，有《二戴集》。戴迅别有《晋史属辞》，均佚。

[注]

①赵丞相，指赵挺之，《宋史》卷三五一有传。

②黄、唐，黄帝与唐尧的并称。

③皋、夔，皋陶与夔的并称。皋陶是虞舜时刑官，夔是虞舜时的乐官，后常借指贤臣。

何子平墓志铭

客有服丧者，贸贸然来，拜伏涕洟，兴揖而言曰：“恕尝获私于吾子，今也不幸，恕之先君大故，恕不敢死，以图卒大事，今既有期，敢来请铭。”

客，余同学生也，不得辞。于是叙而铭之曰：君姓何氏，讳某，字子平，世为温州永嘉人。先无显者，自父祖以来，皆以利术厚其业。君生长其间，心习气染，若不学而能。及壮，即多就举

贷,行贾江湖间。初不利,愈苦志经度,尽知四方物色良窳多寡与其价之上下,用是子钱稍稍登本。乃益罗取众贾所弃,时其钝利,为之出入。人家缓急须索百物无不有,物直常数倍,遂致累资千万,称于大家。亦其平生直谅,用心勤久之效,非特智术然也。

余观司马迁载古之货殖,若陶朱公、师史之徒^①,皆智度加于常人,然后能各就其所欲为,虽利道不一,要其行事,与君操术略相似,可以为理生者言也。

君初娶胡氏,生二男子,曰思,曰愿,皆先卒。后娶钟氏,有男一人。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乙未以疾终于家,年七十三。将以明年正月壬午,葬于州城之西南吹台乡断塘里。

铭曰:初艰而后赢,利之经。生勤而死宁,道之征。尚者能,而不尚者其不能。呜呼子平!

[注]

^①陶朱公、师史:见《史记·货殖列传》。陶朱公即范蠡,范佐勾践灭吴,后变易姓名之陶,为朱公,经商致富,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师史,汉代人,亦经商致富者。

朱君夫人陈氏墓志铭

杉桥朱氏者,有厚德,能仁其邑里。其祖有名钱者,里人为讳之,不曰钱而曰金帛,至今不改,此岂有禁令服从哉。某女弟归其来孙昌年,尝见其父祖辈行,多高年长者,粹然淳古,皆有温良之气。而女弟归宁,亦每称其家人女子,皆雍睦恭顺,无间忌之行。于是昌年母陈氏为嫡长妇,能身服其善训,以佐助其夫子。凡所以善宗族,周贫乏,悉如其上世所为,虽中年寡居,亦守此不懈。所以及今人独称其为良家善族,亦其天资淳懿,与其父

宿学长者素所教训之力，与朱氏为一时之会也。

夫人父讳某，夫讳某，皆温州平阳人。有男子七人，长某，尝举进士；次二子，从释氏；又其次某，为太学生，有闻；皆先夫人卒。他人所不能堪，而夫人无深念甚忧之色，非忍也，宽故也。比终，独季子昌年、昌晨当后事。昌年贤，尝为政和二年（1112年）贡士，人期以起家者也。女子一人为尼，名戒学。夫人年十九而嫁，四十八而寡，七十五而卒。卒以政和四年（1114年）三月乙巳。是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其乡金山之原。服丧者有孙男八人，重孙男三人，以为福善之报云。

铭曰：一夫为善，一乡所归。一妇为善，一家所宜。人孰无善，胡莫弗为。从义则利，从利则亏。铭以告之，守此勿隳！

[笺]

这是作者为他妹夫朱昌年的母亲陈氏所写的墓志铭。

邓子同墓志

吾之友邓氏子，讳洵异，字子同，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师。越六月五日，某至自洛，即其殡哭之。已而语诸人曰：“哀夫！吾子同之亡也。”

夫道之不明，天下学士沦于流俗，以圣人书为发策决科之具。父教其子，兄诏其弟，师传其徒，莫不一出于此。虽有良质美才，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崇尚之言，至头童齿豁，不知反一言以识诸身。而子同少年敏发，于此独知有所谓圣人之学之要，目之所视，耳之所听，口体之所安，无不学也，其志盖将诚于心而达之天下。呜呼！孰谓吾子同之亡也？

夫子同生二十二年，监绫锦院秘书丞讳良之子，赠朝请大夫讳至之孙。大夫君居乡，动有礼法。秘书君为中牟令有闻，宜有

是子也。而亡之，命夫！是岁冬十二月，其兄将举其柩归，将以某日葬于许州阳翟县某村某山。邓氏世为成都人，以其世父龙图君贵，遂徙居阳翟。子同之葬柩先茔也。永嘉周行己志。

[笺]

这是作者为其友人邓洵异(字子同)所作的墓志。文中自称元祐五年“六月五日某至自洛，即其殓(卒于京师开封)哭之。”说明作者这时已在洛阳从程颐受学，因友人邓子同亡故，特地从洛阳赶至开封送葬。余详《年谱》。

叶君墓志铭

叶生渐从予游，刻勤有志向，父死且葬，属予铭。呜呼！夫人有子，择术业儒，义方孰大于是！

叶君名芳也，居温州永嘉也，业吏也。娶韩也，子洙与渐也。生宝元己卯(1039年)十月乙酉也，死崇宁壬午(1102年)五月癸亥也。葬其居会昌湖也，死之明年十二月庚申也。

铭曰：人而弗儒，懵懵其趋。儒而弗居，懵也如初。而充而儒，君子儒乎？

[笺]

这是作者为学生叶渐的父亲叶芳所写的墓志铭。叶渐在宋代温州无名望，生平不详。

周君墓志铭

永嘉有隐君子者，姓周，讳某，字彦通，故司封员外郎集贤校理某之子。初，校理以恩得补一子官，君居长，避匿乡里弗肯出。

校理歿，资产货财，一无所取。萧然独结庐于谢公山之侧，治园居闲，未尝交俗。岁常蔬食，日从佛者希净游。乡里亲戚，推其忠信笃敬。过其门，知其为隐者之居也。入其室，知其为君子之人也。至启手足，又知其从净公之有得也。生五十七年，卒于崇宁四年(1105年)六月之庚申，葬于五年(1106年)十一月之丁酉。其居郡之登瀛坊也，其藏瑞安县之鱼潭山也。娶同郡陈氏，生男二人，女二人。

铭曰：却荣而弗撝，去利而弗争，恂恂然退若无所能，心平气和，独与道成，是为君子之征！

[箋]

这是作者为其从祖父集贤校理司封员外郎周豫的长子周某(字彦通)所作的墓志铭。

卷八 古詩

五言古诗

忆欧、段

岁暮何所思，道南咸与籍^①。出门泥漫漫，跬步成乖隔。人情未免俗，节物复感迫。念我江海人，纾节慕古昔。少年弄柔翰，颇谓得所适。岂有轩冕心，况自便菽麦。人生不可意，变态忽如弈。浪藉太学生，俯就科举责。居然五六载，颇不料损益。贫贱思富贵，富贵悲迫厄。所得九牛毛，置身岂良策？何如谢客儿^②，会稽卜佳宅。文章富贵心，山水乐幽僻。长安不可居，季冬犹絺绌。缅望悲故乡，恨无晨风翮。寒窗九转肠，纷乱不可绎。此意竟谁语，坐觉鄙吝积。不见二三子，讵可论肝膈。悠悠百世名，浩浩此生迹。离娄烛千里^③，盲不见咫尺。

[笺]

欧、段是指其友人欧阳献和段万顷，二人生平见本集卷四《送刘絮矩序》注^①，并参考《年谱》元祐三年（1088年）条。

[注]

①咸与籍，指晋人阮籍与其侄阮咸。《晋书·阮籍传》附《阮咸传》载，二人居陈留尉氏城南，是较贫困地区，任达不拘，参与竹林之游。

②谢客儿，南朝宋谢灵运幼名“客儿”。灵运是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曾任永嘉太守，不久退居会稽，最后被杀。有诗集五十卷，开山水诗

一派，钟嵘《诗品》称为“元嘉（宋文帝年号）之雄”。

③离娄，为古传说中视力特强之人。《孟子·离娄上》焦循《正义》谓其“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庄子·骈拇》篇作“离朱”，即此人。

营居有感

有鹊衔枯枝，往往营其巢。巢成雌卵雏，雏出声嗷嗷。雌飞雄啄食，络绎日百遭。咄哉谁使汝，理也不可逃。旷旷宇宙内，顾奚独汝曹。人生结栋宇，斩木与诛茅。经营壮有室，耆艾尚勤劳。

待李纯如、邓子同

谁云相知好？相知亦吾累。一夕不在眼，青灯已无寐。晚定李、邓交，付托足心地。嶷然诸儒中，百马逢一骥。对我怀抱豁，轩眉得深意。昨朝分手出，冠带修人事。淹留久未返，终夕念乖异。摇落庭树秋，虚窗发清吹。坐起无一欢，出门屡瞻歧。归鼓朱丝弦，复理黄卷字^①。弦诵虽曰乐，其如心不遂。欵欲往从君，念无晨风翅。扫地焚香坐，聊以待君至。

[注]

①黄卷，指道书或佛经，因两家写书均用黄纸。唐皎然诗：“耳目何所娱？白云与黄卷。”

题乐文仲愈轩

古有大隐人，不必在林藪。屠钓得贤杰，能出汉庭右。用之即为虎，信是经济手。乐生淮海来，贫窶常露肘。乃翁病风痹，

粥食不到口。下帘长安市，授经供卯酉。生涯一惫轩，貌作槁木朽。胆实大于身，豪气贯牛斗。往往或下人，恐是黄石叟^①。屈身以伸道，此事古来有。贫贱交分薄，益见俗态丑。丈夫岂得知，事定盖棺后。与尔同一笑，聊进杯中酒。

[注]

①黄石叟，即黄石公，亦称“圯上老人”、“黄石老”。《史记·留侯世家》称：张良逃亡至下邳圯上（即桥上），遇一老人授以兵书，并预言十三年后张良将在济北谷城山下见一黄石，那就是他。后张良果于济北得之，死后与石并葬。

寄题凤翔长孙家集芳亭

种木须种松，松有四时芳。种草须种兰，兰有十里香。众木岂不大，秋至即凋伤。百草岂不好？露下纷萎黄。人生事园圃，用意各有方。不贵草木多，只贵草木良。但种松与兰，主人家道昌。

玩师求诗归台州

越鸟栖南枝，胡马依北风。人生亦怀土，安能长西东。玩公白云老，方丈凭高峰。忽为万里游，应缘来晨钟。君看伊与洛^①，二川日溶溶。逝者亦如此，流转何时穷。我居谢公山^②，天台一水通。莽莽宇宙内，那知忽相逢。尘埃识眉宇，觉我耳目聪。暂来还复去，有如无根蓬。令我长叹息，不得久相从。侧身鸡鹜群，仰羨高飞鸿。

[注]

①“忽为万里游”四句：伊、洛均水名。伊河源出今河南卢氏县，洛河

源出今陕西洛南县，流经洛阳，至偃师县汇合为伊洛河，流入黄河。“晨钟”似为一寺名，今无考。

②谢公山，乐清城东有谢公山，为纪念谢灵运而命名。或即指乐清雁荡山。谢灵运有《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诗中所写斤竹涧，近人认为不一定是今雁荡山之斤竹涧，但温州乐清府县志所记“谢公岭”、“落屐亭”，亦非纯属附会。

奉和佛月大师

朝出太学门，广路长飚飞。如何缁尘微，污我如雪衣？拟足投清净，入寺扣禅扉。遇彼赏心人，发言破夕霏。既见弥明句，乃知侯喜微^①。琅琅发妙语，慰此渴与饥。小卷大字书，一一各有归。更以金玉赠，万丈生光辉。日落微云收，明月满书帙。

[笺]

本集卷五有《与佛月大师书》，佛月生平未详，大师为僧侣高级称号。

[注]

①“既见弥明”二句：《全唐诗》第十一函第九册收《石鼎联句》一首，署刘师服、侯喜、轩辕弥明作，前有韩愈写的长篇《序》。刘、侯二人是韩愈门下弟子。韩的诗集里有几首赠侯喜诗，据知侯喜字叔退，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官至国子主簿，与韩交往甚密。

韩愈在《序》中说：轩辕弥明是衡山道士，年九十馀，貌极丑，有奇能。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四日夜访刘师服于京师。时刘、侯二人正要作联句，他主动参加，语含讥刺，引起对方强力反驳；联赋十馀韵后，刘、侯二人乃大骇伏，请为弟子，问为学之道；轩辕终不应，倚壁酣睡，及明遁去。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韩子年谱》云：“《石鼎联句》诗，或云

皆退之所作，如《毛颖传》，以文滑稽耳。”《韩子年谱》不同意这种流行观点，但未能举证驳倒它。

赠沈彬老

永嘉人物衰，斯文久零替。学徒寡道心，日与风俗敝。我生衰敝后，上思千载事。实欲闾里间，一一蹈仁义。敬重乡人情，翻遭俗眼忌。晚得沈夫子，学问有根柢。矫矫流辈中，颇识作者意。欢然慰吾心，归此同好嗜。吾子更我听：士也贵尚志。古道自足师，不必今人贵。荼苦不异亩^①，薰莸不同器^②。所忧义理愆，何恤流俗议。进道要勇决，取与慎为计。去恶如去沙，沙尽自见底。积善如积土，土多乃成岿。读书要知道，文章实小技。子试反复思，鄙言有深味。自非心爱合，安能吐肝肺。行行慎取之，纾节思远大。岂但劝乡间，永为斯民赖。

[笺]

沈彬老，名躬行，本集卷六有作者为他父亲写的《沈子正墓志铭》。有关沈躬行生平，请参考此文笺注及《年谱》。

[注]

①荼苦，二者均为苦菜。

②薰莸，薰，香草；莸，臭草。

敬赠李方叔廌

蛟龙吐云气，雾豹出文采。许颢有佳士^①，翰林风流在。吾道固多艰，明时屡危殆。嘉谷生螟蝗，稊稗劳取采。平生数万言，未料寒与馁。天生济世才，发挥必有待。伯乐一顾重，岂不

价百倍。展足造青云，会见绝四海。顾我茅苇姿，谬欲渐兰茝^②。达人固多可，借誉饰弩狼。丈夫一相知，胸中何磊磊。愿作南山松，青青期不改。此事虽一时，风流激千载。

[笺]

有关李方叔生平，见本集卷四《送刘絮矩序》及《年谱》元祐三年(1088年)条。

[注]

①许颢，宋置颢昌府，治许州，在今河南省中部。

②茝，音 chǎi，香草名。

肺病

吾生与静侔，早无适俗器。失身挂尘网，道心日已替。今兹得肺病，自可绝人事。默观悟生理，是身同一蜕。代马无南蹄，越鸟无北翅。物各归其本，我何有于世。冠冕且罢休，养痾山水际。藉石看白云，临流鼓兰柅。百种绝念虑，优游聊卒岁。谁云病疾苦，解后即良计。

次韵李十七僧宜见过，兼简杜思诚

坎壤客游子，岁莫怀百忧。困若伏辕驹，未遇甘垂头。志度蕴刚洁，劲气横清秋。岂事稻粱啜，比翼黄鹤游。人情憎远客，言笑怀戈矛。有道死不泯，能易匆匆不？穷当志益坚，讵逐波上鸥。有杜莫逆交，有李山阳俦^①。日想文义会，夫我心则休。心休日月间，忽忽时岁遒。俗子浪嗤诟，日夕竞咆哮^②。圆凿事方枘，固知不相谋。我徒方外士，汎若不系舟。东西与南北，无人

不优游。至此愿随俗，俛眉愧前修。驾言归去来，山寒不可留。
薄俗利口实，斩斩非我侔。太息仰明月，忍作寻常流。

[注]

①山阳俦，山阳，汉置郡，在今河南省修武县境。魏晋之际，嵇康、向秀等居此为竹林之游。杜甫《赠王二四侍御契四十韵》诗：“山阳无俗物，郑驿正留宾。”

②侔，通“畴”字，亦读“休”。

蚊

天地不爱人，生此人之苦。吁嗟实微物，身不及毛羽。利嘴善嗜肤，令人失眠睡。长夏五六月，执热不通噫。此物于是时，翩翩夸得势。一聚动亿万，翳空如垒壘^①。当昼即散伏，得夜乃纷会。每见灯火集，不容设帷盖。初若蛸毛戢，次第缘罅隘。稍稍傍耳飞，嚶鸣欲相卖。挥拂不敢停，得便时一嘬。所欲未涓滴，已见盈腹背。舍命不畏死，忽遭一拍碎。顾我七尺躯，岂不容尔细。蜂有毒在尾，尔有毒在喙。畏尔众口多，不比蜂一蚤。安得厉金商，扫荡聊一快。

[校]

[所欲未涓滴]欲，原校疑为“饮”。较妥。

[注]

①垒壘，尘土。垒音 bèn；壘同“埽”，音 ài。

寄题江陵李潜道钓矶

严陵避世士^①，四海一钓矶。三聘非其心，独采富春薇。蒙

城有静者^②，白首卧荆扉。筑台俯溪鸟，默玩道心微。箕踞谢官长，把竿忘是非。少年词赋场，秉笔落珠玑。投老漫假板^③，长啸却南归。缅怀直钩理^④，濯发待日晞。贫贱得肆志，富贵多危机。

[注]

①严陵，严光字子陵，后人省称“严陵”，东汉会稽余姚人。少时曾与刘秀同学。秀登帝位（东汉光武帝）后，光变姓名隐居不出。秀遣人寻访得之，征召入京，授谏议大夫；光不受，退隐于富春山（在今浙江富阳）。相传富春江上之严陵滩、严陵钓台等处，即其隐居垂钓遗迹。

②蒙城静者，指庄周。按周为战国时宋之蒙人，曾为漆园吏，后人称“蒙庄”、“蒙吏”或“蒙叟”。所著《庄子·秋水篇》自谓“钓于濮水”，楚王派二大臣往请其为相，拒之。

③假板，亦作“假版”，谓未经朝廷宣布的权宜授职，或指毋须朝廷任命的低级官吏。

④直钩，相传姜太公（吕尚）出仕前在渭河边钓鱼，用的是直钓钩，并不设饵。后因借此以指隐居生活方式。

观傅公济、胡志衡《楚越唱和集》

因成短句奉赠

清露凝百草，四海黄叶秋。游子思故乡，中夜揽衣裘。起坐不成寐，叹息衔百忧。久客岂其愿，亦为甘旨谋。平生少年日，睥睨气食牛。秉志三皇前，展步狭九州。乃今已半百，尚有饿冻愁。生逢圣明代，不忍弃田畴。折节众士底，足为妻嫂羞。伯乐尚未遇，焉知非骅骝。观其《楚越集》，迥觉出辈流。有如阅武库，森然见戈矛。近者咸兴作，无乃或暗投。五车空拄腹，一饱岂易求？不如临洮子^①，匹马万户侯。遇合各有时，莫笑东家丘^②。

[注]

①临洮子，指西汉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县）人赵充国以骑士积功封营平侯，事见《汉书》卷六九本传。

②东家丘，指孔子，见本集卷三《好恶》注②。

复用前韵奉酬梦符学录

子卿五言法^①，气格厉劲秋。绵绵武功裔^②，尚不废箕裘。洒然落妙语，一破万古忧。文章本道德，作者通神谋。惜其命不达，白首犹饭牛。学者愿识面，或比韩荆州^③。儒冠真误身，未免妻子愁。长安游侠儿，生不辨田畴。儒有不黔突^④，此辈饫珍羞。左右夹燕赵^⑤，出入跨骐驎。富贵即称贤，宁辨清浊流。乃知读万卷，不如持尺矛。斯言虽有激，亦为智者投。古人愿执鞭，如或不可求。君看授业生，已为公与侯。飒然灌园翁，零落守旧丘。

[笺]

学录，国子监所属学官，掌执行学规、协助博士教学。梦符，不知何人之字，生平不详。

[注]

①“子卿五言法”句，子卿是汉人苏武的字。此处指文学史上所谓“苏李诗”，即苏武和李陵互相赠答的一组五言诗。始见于南朝梁萧统选编的《文选》（七首），唐时出现的《古文苑》亦录有十首。钟嵘《诗品》将李陵诗列入上品。这几首诗对五言诗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如杜甫《遣闷十二首》诗云：“李陵苏武是吾师。”但历代学者多认为是东汉以后人所作，伪托苏李之名。

②武功，指晚唐诗人姚合。按：合为开元名相姚崇曾孙，元和进士，授武功尉，与贾岛为友，人称“姚武功”；后迁秘书监，有《姚少监诗集》。其五

言诗枯寂清淡，最为人称道。观此，则梦符亦当姓姚也。

③韩荆州，韩朝宗，唐京兆长安人，玄宗时官荆州刺史。善识拔后进，为时人所推重，称“韩荆州”。李白有《与韩荆州书》，云：“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④黔突，突是烟囱，黔为黑色，黔突谓因日常炊爨而熏黑了的烟囱。《文子·自然》：“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极言孔、墨之徒穷于奔走之状。

⑤燕赵，本指战国时燕、赵二国。《古诗十九首》（“东门高且长”篇）有“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句，后因借指美女或舞伎歌姬。

古意赠答段公度

野人比芹子，昔献已负惭。安得长者语，借誉苦为甘。自愧敝帚姿，欲驾驷驎。寸进复尺退，虎穴讵得探。

寄题方氏赏心亭

日月欵不淹，万物纷回薄。冬索复春敷，夏茂以秋落。彼来无穷期，讵可尽酬酢。人生聊尔耳，政应如解箝。可料百年身，胡为自束缚。达人畅高情，物物各有乐。浊醪随身置，心赏悟远托。陶、阮寓酒意^①，斯亭岂虚作。

[注]

①陶、阮，陶渊明、阮籍。

送别

人生如断蓬，万里忽相值。会日常苦难，别日常苦易。十年闻子名，未识已心醉。我友岂不多，爱子好心地。身小胸胆大，面目无邪气。磊磊栋梁姿，温温瑚琏器。人物衰落尽，百马逢一

驥。我怀未倾倒，离别已复至。天寒霜正繁，山险道不利。君行独何为？百里求自试。愿持孝友资，发为恻隐治。上马且勿难，吾民仁嘉惠。他年庙堂上，举此亦不异。强饭数寄书，待尔慰穷悴。

同舍刘子美将归唐，作诗见贻， 次韵以送其行

我学比棘猴^①，漫费三年刻。技成无所用，奔走虚南北。儒生纷逐利，雅道日衰息。乃独资章甫^②，取售裸人国。虽知自守重，岂若趋时得。念欲障狂澜，亮非一篲力。吁嗟且置此，徒使气填臆。与子共师友，焉得久默默。行行慎兹道，慰我日惻惻。

[笺]

刘子美是作者太学同舍生，生平未详。唐，指唐州。宋唐州属京西南路，在今河南省南部。

[注]

①棘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战国时宋有人自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刻为母猴者，骗取了燕王的厚遇；后燕王察觉其伪，杀之。（另一处说是卫人，后逃去。）后人以此比喻徒费心力。李白《古风》（三十五）诗云：“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②章甫，亦作“章父”。商代的一种冠。《礼记·儒行》：“（孔）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孙希旦《集解》：“章甫，殷玄冠之名，宋人冠之。”《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送友人东归

是身如聚沫，如烛亦如风。奔走天地内，苦为万虑攻。陈子

得先觉，水镜当胸中。异乡各为客，相看如秋鸿。扁舟忽归去，宛然此道东。我亦议远适，西入华与嵩^①。饮水有馀乐，避烦甘百穷。相逢不可欺，偶然如飘蓬。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

[校]

[相逢不可欺]欺，各版本均同，但从文意看，似作“期”较妥。

[注]

①华与嵩，指西岳华山与中岳嵩山。

和郭守叔光绝境亭

云横绝尘境，峻堞若绳削。群山列培塿，众水分脉络。下瞰万瓦居，缥缈见楼阁。松风发天籁，冷然众音作。晶晶天宇清^①，尘襟一澄廓。

[笺]

此郭守疑是卷一《代郭守贺嘉禾表》之郭敦实，叔光是他的字。

[校]

[众水分脉络]水，《宋诗纪事》卷三二据《东瓯诗集》作“星”。

[注]

①晶晶，徐灏《段注说文笺》：“晶与皎、音义同。”

少年子

临洮少年子，白马黄金鞵。醉向垆边宿，小女倩缝衣。不惜

千金赠，只惜少年时。当时不行乐，过时空自悲。

北山阁

北山有高阁，暇日聊登游。临眺益惨怆，焉能写我忧。轩轩皆崭石，激激瞰溪流。野鸟时上下，白云自沉浮。徙倚事穷览，良时忽我遒。日匿西冈下，月出东岭头。寒烟没树杪，劲风夹山陬。十月客衣单，不可重迟留。缅望泾水滨，使我心悠悠。

九日登高有感

置酒临重阳，举觞忽不乐。忆昔登高日，亲朋盛杯酌。人事经年异，物景但如昨。生别未会遇，死别已冥漠。吾生更飘荡，四海无所著。黄花眼中见，翻令怀抱恶。莫觅四坐欢，节序正寥落。

征妇怨

嫁君苦太迟，别君苦太早。官行有程期，不得暂相保。妾有嫁时衣，金缕光葳蕤。送君即远道，数日望君归。君去竟何许？君归竟何长！昔为胶与漆，今为参与商^①。朝看云间雁，暮看水底鱼。雁鱼过几许，何处寄君书？有食不下咽，有衣不被体。夜回九转肠，日下千行泪。阶前萱草长，奁内粉黛空。萱草不解忧，粉黛为谁容？人生若朝露，颜色岂长好。况乃怀忧愁，忧愁复易老。及春不开花，结子待何时。君在须早归，妾在长相思。妾不愿君富贵，妾只愿君贱贫。贱贫足相保，富贵多弃旧。妾不愿君成功，妾只愿君早归。早归及年少，功成妾已老。君去妾二八，容颜花莫如。肌白不著粉，色红不施朱。即今君尚未酬勋，

妾年二十已有餘。

[注]

①参与商,参、商,二星名。商星居东方,参星居西方,二星相背而出,永不相见。故喻久不相遇曰参商。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杨花

杨花初生时,出在杨树枝。春风一飘荡,忽与枝柯离。去去辞本根,日月逝无期。欲南而反北,焉得定东西。忽然惊飏起,吹我云间飞。春风无定度,却送下污泥。寄谢枝与叶,邂逅复何时。我愿为树叶,复恐秋风吹我令黄萎。我愿为树枝,复恐斧斤斫我为椽榱。只愿为树根,生死长相依。

和子同观音寺新居

太学士千数,济济多白袍^①。其中靡不有,令人愧遁逃。风俗且如此,焉能独守高? 详择乃其道,或得贤与豪。近复失段子,呜呼命不遭。吾生得颯豁,谁能置圈牢。武或万人敌,何用学《六韬》。文士亦龌龊,劳心徒切切。利害竟何许,相去九牛毛。脱略或吾事,青松隐藜蒿。麟凤岂仰见,狐狸多叫号。不如卜清旷,乐此阮与陶。文思韩吏部,诗见杜工曹。挥麈谈风月,中夜声飏飏^②。往往移北山^③,不必反《楚骚》^④。吾道用无穷,所志各有操。或隐身幽讨,或放迹游遨。平生事已定,用心奚独劳!

[笺]

子同,即邓子同,见本集卷七《邓子同墓志》。

[校]

[劳心徒切切]切切,底本作“切切”,据《四库》本和《丛书》本改。

[注]

①白袍,唐时士子未仕者服白袍。宋承唐制,士人和庶民只能穿黑白二色衣服。宋洪迈《容斋三笔》“叶晦叔诗”条云:“一闲十日岂天赐,惭愧纷纷白袍子。”

②颺颺:颺,音骚,风声。

③移北山,南朝齐人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以北山(即钟山,在今南京市)山神的名义,揭露假隐士周顺的丑态,命令他迁走所建茅舍,并拒绝他再次来游。

④反楚骚,《楚骚》即《离骚》。《汉书·杨雄传》称:杨雄读屈原《离骚》:“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应劭曰:‘《易》曰: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潜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送毕之进状元二首

春风不开花,吹云翳白日。天寒食不足,江头拾芋栗。我马不敢驱,畏此霜霰密。君行当奈何,开帆转飘忽。挽舟君且住,为君一洗拂。今日此良会,他时未可必。我生锄犁手,一饭愿已毕。官曹虽强汝,今汝心若失。扁舟行亦归,还我性旷逸。骑牛不骑马,鼓腹吞溟渤。他年作霖雨,勿污我蓬草。

毕髯奇男子,未识已心与。献策集英殿^①,脱略独豪举。二年襄阳幕,归舟岷山渚。同事三日留,时时作险语。隆准帝王孙,萧然好风度。诗书百万卷,胸中莽回互。平生苏惠州^②,气概颇自许。人生艰难际,政可观去处。二子经济才,用之则为虎。髯公且为客,王孙且为主。明朝各天涯,歌眉为谁妩。柁师

挽舟去，回首空南浦。莫笑参军强^③，参军定强否？

[笺]

毕之进，疑为毕渐。渐，潜江（今湖北潜江县）人。绍圣元年（1094年）状元，以文学致身，历官膳部员外郎，出知荆南府事。

[注]

①集英殿，宋皇宫内之宫殿。

②苏惠州，此处疑指苏轼。按，苏轼在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末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五年后哲宗嗣立，改元元祐，高太后秉政，起用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历任吏、兵、礼部尚书等职；及高太后崩，绍圣元年（1094年）又被贬，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先后约居惠州三年。这时与苏轼同遭贬谪的人很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均受牵累。诗中言毕之进因苏惠州而陷于“人生艰难际”，当是受累之故，具体情况不详。但称苏轼为“苏惠州”，有些勉强。惯例这种称呼用于地方长吏，如称韩朝宗为“韩荆州”、韦应物为“韦苏州”、姚合为“姚武功”等，而苏轼在惠州是被安置，即现代所说的被管制，与前数人很不一样。

③参军强，参军指南朝宋诗人鲍照。据《宋书》，鲍照字明远，从临海王（刘）子项，为前军参军。钟嵘《诗品》“宋参军鲍照”条，列于中品。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强”读 jiàng，谓倔强、固执。参见七言古诗《寄鲁直学士》注二。

雨中有怀

世态纷戢戢，客愁亦不尽。坐窗木榻穿，百慨逢一晒。触眼败人意，喜事日益泯。小暑三日热，重我忧躁疢^①。崇朝一雨洗，意气觉清紧。焚香强起坐，曲肱听鸣蚓。出门复有观，物色相蠢蠢。危芳堕檐牙^②，水蛭上阶楯^③。失势蛛坠网，得时朽蒸

菌。矜飞啄泥燕，戢翼翔云隼。此理复谁论，中肠纷结缱。怀我平生好，意得如合吻。欧、段屈薄宦，有如骥服鞫。兖李困诸生^④，豪气浮海蜃。华李本达识^⑤，磊落忘畦畛。慷慨任关西^⑥，开口见肝肾。高蹈潘逸士^⑦，未能趋县尹。小王颇清修^⑧，对策如射堦^⑨。复有孙夫子，未许连车轸。聚散各异处，单居谢推引。言笑谁与欢，思逝如抽笋。作诗当晤言，为我发大轡^⑩。

[笺]

据《东瓯诗存》，原题作“五月三日，雨中有怀段公度万顷、欧阳元老献、李千之茂、李方叔廌、任昌叔熙明、潘君孚大临、王天粹觐、孙志康颯。”其中“觐”当作“覲”。王天粹覲则是《送刘絮矩序》及《谢鄂帅王待制辟司录启》中之王覲。“欧、段屈薄宦”，原作“款段屈薄宦”。据《诗存》改正。

[校]

[物色相蠕蠢]蠕蠢，原作“蠢蠕”，据《东瓯诗存》改。

[注]

①疾，音 chèn，烦热。又作忧伤、痛苦解。

②危芳，高耸欲坠的花卉。

③螾，《荀子》杨倞注：“螾与蚓同，蚯蚓也。”榦，音 shūn，原意为栏杆上的横木，通常即指栏杆。

④兖李，当指李茂，其生平不详。

⑤华李，指李廌。据《宋史》，廌字方叔。其先自郢徙华，故称华李。有关生平见本集卷四《送刘絮矩序》笺注。

⑥任关西，指任熙明，其生平未详。

⑦潘逸士，指潘大临。按，潘大临字邠老，黄冈人。隐居不仕。曾从苏轼、黄庭坚游并学诗。其诗意境阔大，笔力雄健，工整凝炼，当时人评价甚高。有《柯山集》二卷，已佚。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传颂人口。

⑧小王,指王覲。王覲字天粹,后任鄂州知州。当年曾与作者同试礼部(见《刘絮矩序》),故诗有“对策如射埽”语。

⑨埽,音 zhūn,箭靶。

⑩糗,音 chǒu,笑貌。

奉酬天复《古风》

我生不爱言,欲言令人恶。总总乾坤内,抱此谁与托?昔者所亲人,今或苦荼若。生交各分离,死交已冥漠。事非固必存,千载一转脚。要知达士心,阅世等糟粕。不求万法脱,不与万法缚。索然天地中,去留如解箨。万事岂足为,而苦自结约。吾以此应世,方柄入圆凿。何当得蔡侯,飘若云中鹤。新诗近道要,如病饮良药。上言古心人,次言时道薄。落落济世志,拙者但骇愕。功名付吾子,我独甘藜藿。谁知陋巷中,箪瓢有馀乐!

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天寿还,呈秦少章

客思日百种,无一适所愿。入夏对灯火,坐窗如坐圈。开口畏祸机,俯首学痴钝。嘉友不在眼,相思剧方寸。晚凉策马出,豁然对清论。盈月阻良觐,欢喜论缱绻。上言得三益^①,次言科举困。新诗破烦想,觉人体中健。重我特特来,殷勤留一饭。促膝对夜树,萧爽无俗坌。归来劳梦侵,令人欲高遁。

[注]

①三益指直、谅、多闻。语本《论语·季友》：“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政和丁酉罢摄乐清，寓柳市庄居， 和林惠叔见寄

怀禄非其心，事君要以道。古来际遇间，每恨见不早。观其风云会，事业何草草。卓哉张子房^①，器博用殊少。恐量世主心，用此恰恰好。所以收其才，远从赤松老^②。富贵非利达，贫贱非枯槁。超超圣贤心，吾欣愿执扫。

[笺]

政和为宋徽宗年号，丁酉即政和七年（1117年）。据此诗及卷五《权乐清上韩守书》，可知作者于此年曾暂代乐清县令，参见《年谱》。

[注]

①张子房，即张良。据《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字子房，韩国人。秦末佐刘邦灭秦，汉兴，以功封留侯。晚年向汉室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终未能遂愿。

②赤松老，传说中的仙人。据说他是神农时的雨师，常服水玉，能人火不烧，随风雨上下。

迁居有感示二三子

四时忽代序，靡靡无停息。白露应节降，凉飈变晨夕。闲居二十载，迁徙靡宁日。鸟鼠有巢穴，我居无定室。田园固所乏，婚嫁何当毕。贫贱难为好，仁义寡所匹。总总百年内，万事安可必。人生七十稀，我今五十一。齿发已凋丧，肌肉乏腴实。固穷吾素分，苟得鲜终吉。馀年当几何，任运非得失。

发东阳

客行无缓程，悲吟无缓声。促促复促促，居家食不足。徘徊重徘徊，欲行还欲归。近怀远弗顾，强复驱车去。

温州市图书馆

七言古诗

寄鲁直学士

当今文伯眉阳苏^①，新词的砾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继步，名誉籍甚传清都。达人嗜好与俗异，谁欲海边逐臭夫。小生结发读书史，隐悯每愿脱世儒。几载俯首黉堂趋，争啜梁藻从群鸟。野人鼓瑟不解竿，悠悠举目谁与娱。幸有达者黄与苏，谁复踟蹰如辕驹。古来志士耻沈没，参军慷慨曳长裾；相知宁论贵贱敌，诗奏终使兰艾殊^②。当时仲宣亦小弱，蔡公叹其才不如^③。乃知士子名未立，须藉显达齿论馀。婴儿失乳投母哺，当亦饮食琼浆壶。

[笺]

鲁直学士即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中进士后曾任县尉、知县、国子监教授、秘书省校书郎。哲宗元祐初以集贤校理主持编修《神宗实录》，书成后迁起居舍人。旋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徽宗时一度起用，又被除名。他早年受苏轼称赏而声名始显，居“苏门四学士”之首，终与苏轼齐名而并称“苏黄”。他的诗宗法杜甫，又有所创新，以句法精炼、奇崛拗峭对宋代诗坛产生极大影响，故在身后被推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他又是书法家，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注]

①眉阳苏，指苏轼。据《宋史》：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历仕仁宗、神宗、哲宗三朝，是继欧阳修之后的一代文坛领袖。故称“文伯”，即文章宗伯。

②“古来志士”四句：用鲍照故事。据《南史》（《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后附《鲍照传》）：照字明远，东海人。始尝谒临川王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疋，寻擢为国侍郎，甚知赏。

③“当时仲宣”二句：仲宣即王粲，“蔡公”指蔡邕。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献帝西迁时至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按指王畅，灵帝时任司空）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

次天峰居士韵奉寄

天峰静者巢箕叟^①，著书不为牛马走^②。夜雨题诗寄日边，观者辟易皆缩手。呜呼大雅久不闻，吾道悠悠付林藪。伏龙、凤雏人未知^③，腴田猥大皆稂莠。将军为志穷益坚^④，鲁儒虽死不更守^⑤。鸬鹚有翅须抟风，苦李当道谁开口？京师车马十二门，一日万亿无不有。吞腥啄腐何卒卒，正坐谗言芷渐漓^⑥。可怜惠施多才卿，不悟据梧瞑低首^⑦。功名浩荡怅何许，置身谋虑苦不久。盍似渊明归去来，不作折腰求五斗。饱食大人如肉山，袞袞奔驰气如吼。东山野人气亦芒^⑧，郎将自昔今独否。谁能脂韦化百炼，世态欬如屈伸肘。何时尊酒话畴昔？击节新诗意非苟！

[注]

①巢箕叟，指古代隐者巢父，曾巢于箕山。陆机《连珠》：“巢箕之叟，不跖丘国之币。”

②牛马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称“太史公牛马走”，为自谦之词，后来成为一般下级对上官的自称。此处谓天峰著书不向权势者献媚。

③伏龙凤雏，《三国志·蜀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曰：“诸葛亮为伏龙，庞士元为凤雏。”

④“将军”句，用马援故事。据《后汉书·马援传》：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初从隗嚣，归汉后受光武帝刘秀重用，屡建大功，拜伏波将军，封信息侯。未达时曾言：“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⑤“鲁儒”句，此处“鲁儒”似特指汉初拒绝与官方合作的两个鲁地儒生。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邦初登帝位时，叔孙通为制定朝仪，派使者去鲁地征聘诸生三十余人。有两人对叔孙通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后因以“鲁二生”或“鲁两生”为保持儒家节操、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代表人物。

⑥藟，音 xiǔ，臭水。

⑦“可怜”二句，惠施，战国时宋人，名家代表人物之一，主“合同异”说。《庄子·天下篇》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齐物论》云：“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成玄英疏：“据梧者，只是以枯几而据之谈说，犹隐几者也。”另据陆德明《释义》，释“梧”为琴，则“据梧”作操琴解。二解均可通。

⑧东山野人，泛指隐士，此处即指天峰居士。

泥雪忆志康、公度、元老

正月二日多雪寒，京师道路无日干。巷南巷北一望隔，出门但见泥漫漫。归来危坐官屋底，日饱太仓半升米。相思更觉行路难，蒙垢何当为一洗！

[笺]

志康，是孙颢之字；公度，是段万顷之字；元老，是欧阳献之字。三人生平见《年谱》元祐三年（1088年）条。

和任昌叔寄终南之什

少陵作者今卓尔，彭泽一觞意何已！诗工酒逸觉有神，此理浪传嗤俗子。却求举选科目间，仰看有道当汗颜。闻君欲往更愁绝，归心日夜急飞湍。

送欧阳司理归荆南

荆南秀气有异才，我今见之欧阳子。长年读书五车过，下笔神捷风云起。一昨新书警未俗，儒衣喜好入骨髓。此君矫矫出辈流，一心本学妙达理。斯之自信谢党与，万口一律谁信尔。眼明却见法令新，四海文章尽苏氏^①。马群一遇伯乐空，近拔其尤自君始。可怜平生万艰苦，及壮一官归故里。丈夫行道会有时，用心深处良独知。眼中人才不易得，凤翥龙骧非尔谁。野人一身日百谤，人笑阮痴端不痴^②。忆昔定交论心腹，示我青青千载期。兹事风流定不朽，谢尔纷纷轻薄儿。如此嘉会岂易得？端知聚散非人力！相期远大莫相忆，要须身健且强食！

[笺]

欧阳献，字元老，荆南（今湖北江陵）人。司理，官名，一州有司理参军，是司法官员。欧阳献于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及第，这时不知担任何处司理，作者赋诗送他荣归故里。

[注]

①苏氏,指苏轼。

②阮痴,阮指阮籍。《晋书·阮籍传》谓:“时人多谓之痴。”

次君陟见志韵

秋风飒飒吹寒雨,寒士畏寒不畏暑。杜陵四海无尺椽,颇思大屋连千础。大庇天下寒士寒,小利犹能及雀鼠。平生志大不小用,未解从人问科举。可怜时俗喜僂媚,此道悠悠付何所。不如归来负寒日,食芹得味绝不苦。人生何处无一饭,饱卧便便腹如鼓。

竹枝歌上姚毅夫

元祐辛未闰月既望,陇西太守宴客于郡之雅歌堂。客有某好余诗歌,因作竹枝词五章,章五句,以纪其事。而一章言其乐之欲及时,二章言其及时而乐,三章言其乐极而悲,四章言其悲而自反,五章言其反正也。

秋月亭亭扬明辉,浮云一点天上飞,歛忽回阴雨四垂。人生万事亦尔为,今不行乐待何时?

翠幕留夜灯烛光,主人欢娱客满堂,龙船盛酒蠶作觞。秦吹齐歌舞燕倡,夜如何其夜未央。

佳人玉颜冰雪肌,宝髻绣裳光葳蕤,齐声缓歌《杨柳枝》。歌罢障面私自悲,坐客满堂泪沾衣。

酒当毒药色当斤,人生行乐如浮云,动□□□客已醺。美人不用歌文君,客有相如心不春^①。

壶倾烛烬乐事衰,堂上歌声有馀哀,主人谢客客已归。风荡重阴月还辉,皎皎千里光无亏。

[校]

①[动□□□],此句原缺三字,各版本均同。

[注]

①相如,指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人,善辞赋。文君,临邛富人卓王孙女,新寡,好音。相如饮于卓氏,奏《凤求凰》以挑之,文君悦而好之,夜亡奔相如。详见《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

温州市图书馆

卷九 律诗、绝句

五言律诗

上元被差监酤妙觉书呈文叔二首

密雪沾游幕，馀寒犯酒茵。坐招群客饮，愁是独醒人。事业
惭知己，衣冠愧此身。吾生自有分，休问紫姑神^①。

窃禄知逾分，论才昧所长。幸同操犊鼻^②，几不试渔阳^③。
醉客或遭诟，少年来索尝。此吾稽古力，咄咄未须忙。

[笺]

上元，旧历正月十五日。监酤，是监酒务的监当官。作者曾任洛阳粮余务的监当官，这时又被差监酒务。文叔，是李格非之字，其生平见卷六《跋李文叔欧公帖》笺注。

[注]

①紫姑神，紫姑又称“子姑”、“坑三姑”，厕神名。旧俗元宵在厕中祀紫姑，并以扶乩。苏轼有《子姑神记》，可参考。

②犊鼻，为“犊鼻褌”简写。《汉书·司马相如传》：“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褌与佣保杂作。”王先谦《补注》：犊鼻褌即围裙。

③渔阳，为“渔阳掺挝曲”之简称。此处用祢衡故事。据《世说新语》：“祢衡被魏武（曹操）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桴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座为之改容。”

走笔问讯晁四以道

问讯晁夫子^①，成州去几时？衣冠空攘攘，鬓发独丝丝。器业终难合，行藏只自知。嵩山读书处，还许寄晨炊。

故乡群盗阻，不见一人来。免死依君禄，全生抵酒杯。衰年聊尔耳，吾道已焉哉？未遂鹿门去^②，相思日几回。

〔笺〕

从第二首诗“故乡群盗阻，不见一人来。免死依君禄，全生抵酒杯”看，此诗当作于宣和二年（1120年）十一月方腊在浙江起义之后，亦即行己任秘书省正字因受林灵素连累贬官而未死之时。

〔注〕

①晁夫子，即晁以道，名说之，济州巨野人，为晁无咎（“苏门四学士”之一）之弟。晁无咎则是作者元祐五年（1090年）在开封中举的座师（见卷四《晁元升集序》）。晁以道因慕司马光之为，人自号“景迂生”。元丰进士，曾守成州，有政声。后官至著作郎、中书舍人、太子詹事。一度隐居嵩山，善画山水。著有《景迂生集》十二卷及《儒言》、《晁氏客谈》等。

②鹿门，山名，在襄阳。后汉庞德公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后人用以指高人隐居之地。杜甫《春日有怀李白》诗：“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寓居娄氏楼居

楼高云隐户，秋静月侵帏。旷宇涵天界，连山轴地机。宿鸦风叶乱，归牧笛声稀。身世浮云外，人生何所依。

迁居柳市有感

缅怀彭泽令，从借剡溪居^①。水漫众流会，山连夜径疏。闭关非避世，为道久忘书。乍惬幽栖趣，永欣尘鞅除。

罗舍亦有宅^②，洲渚启柴门。未足拒风色，犹堪隔世喧。卜居空著论，毕娶讵忘言。且折薛中券^③，相从篱下樽。

[注]

①剡溪，曹娥江上游，在浙江嵊州市。晋王子敬（徽之）夜访戴逵之所在，故亦称“戴溪”。

②罗舍，字君章，晋末阳人。擅文章，为桓温所重，累官至廷尉、长沙相。致仕后，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舍而居。杜甫《舍弟观赴芝田取妻子到江陵有寄》诗云：“庾信、罗舍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

③薛中券，用战国齐孟尝君门客冯驩故事。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田文袭封于薛，为齐相，有门客三千余。因费用不足，放债给薛人。一次，田文派门客冯驩去收债，冯驩把所有债券集中起来当众烧毁，免掉了薛人所欠本息；回来后对孟尝君说，我为你赢得了薛人的拥戴。

卧病京师，蒙少伊察院惠米，因叙归怀奉呈

卧病逾三伏，辞乡已四年。故人分禄米，邻舍贷医钱。志业其如命，行藏休问天。吾归舟已具，老去合求田。

[笺]

此诗为宣和六年（1124年）所作。宣和元年（1119年）作者因同乡道士林灵素推荐，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后因林不再受宋徽宗宠信，于宣和二年（1120年）正月遣送回温州，作者亦被人参劾罢官（见朱胜非《秀水闲居录》），卧病京师开封。少伊，是作

者同乡同学许景衡之字，宣和六年，许氏召为监察御史（见《宋史本传》），故诗题称为“察院”。详情见《年谱》宣和六年条及附录三。

再依前韵酬少伊

亦有南堤宅，栖迟可寄年。免从依庀赁，剩得买邻钱。为道难逢世，知吾独是天。小桥连里巷，行日话桑田。

次少伊韵反招隐

伏蒙少伊察院和篇，有“招隐”之句^①。夫言归者，衰病之所慕也。公方振职台纲，四方想望以为重，讵可云乎尔？辄次元韵，反“招隐”以复之。

我已逾衰齿，公犹小五年。少时能作赋，平日不言钱。风采桓公雅^②，诗情白乐天^③。朝纲方有赖，未可话归田！

[注]

①招隐，有二解：一，征召隐者出仕。《楚辞》有《招隐士》篇；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为隐士雷次宗筑“招隐馆”于钟山（事见《宋书隐逸传》）。二、招人归隐。晋左思与陆机皆有《招隐》诗；唐骆宾王《酬思玄上人林泉》诗：“闻君招隐地，仿佛武陵春。”此处当用第二解。

②桓公雅，即桓典，字公雅，东汉时人。世代治书经，举孝廉为郎，灵帝朝任侍御史。时宦官秉权，典执正不避。常乘驄马，京师为之谚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事见《后汉书·桓典传》。

③白乐天，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

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韵宠示二篇， 辄复酬和，一章陈德，一章叙情

恂恂许御史，清誉自初年。门绝苞苴使^①，家惟薪菜钱。文章名盖世，忠义力回天。不为儿孙计，何须僻处田。

咄咄休无赖，栖栖又一年。时从柱下史^②，独贷薛中钱。多病惟须药，长贫不怨天。归期无远道，犹滞稻粱田。

[注]

①苞苴，本谓蒲包，转谓馈赠礼物。《荀子·大略》篇杨倞注：“货贿必物苞裹，故总谓之‘苞苴’。”

②柱下史，指老子或其《道德经》。

雨后晨出茱泽道中寄嘉仲明府

宿雨郊原润，新晴禾黍香。天高晨气静，地阔野风凉。忽忽忧群盗，悄悄怀故乡。摄官聊免死，何敢论行藏！

[笺]

茱泽即茱阳，宋县名，属郑州，在今河南省。嘉仲疑是茱阳县令，后有《次李茱泽韵》，嘉仲疑姓李，惜生平未详。明府，古代称太守为府君或明府君，简称明府。但唐诗中亦多称县令为明府。

周
行
已
集

谢嘉仲相招寄居茱泽

已解陈蕃榻^①，仍留杜甫亭。饱闻期月政，愿受一廛氓^②。

万事尊中酒，馀年水上萍。依投知有地，流转任浮生。

[注]

①陈蕃榻，陈蕃，字仲举，东汉汝南平舆人。官至太尉、太傅。据《后汉书·徐穉传》，陈蕃为太守时，在郡不接宾客，惟设一榻以待徐穉，去则悬之。后人因以“陈蕃榻”喻主人之礼贤下士与客人之幸得厚遇。李白《寄崔侍御》诗：“高人屡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朓楼。”

②一廛氓，古制一夫受田百亩为一廛。《孟子·滕文公上》：“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送李子兴新第归宁

新恩好骥子，门户有辉光。婚宦通三世，山川共一方。拜亲今绿绶，传业自青绡。买宅如来此，相从及早凉。

寄题江南李氏四照亭

闻道新亭好，开轩四望虚。葱葱佳气合，袞袞众山趋。野鸟来还去，浮云卷却舒。登临富幽兴，应不羨陶朱。

道中有感

皛皛平川静，晖晖寒食曛。连山荒白草，属地乱黄云。岁晚关心事，天边为客身。扁舟终不恶，奔走失吾真。

次渠仅老韵四首

痴拙时无用，归来老罢休。夜寒为客梦，岁晚异乡愁。鸟有

南枝宿，川皆东海流。凭高望归路，云重失沧洲。

世事人情了，年华鬓发侵。平生忧国泪，老去恋乡心。四壁家千里，三秋书万金。号寒小儿子，念汝故情深。

鸟暮已归宿，吾今行亦休。百年能几许，万事不胜愁。贫贱须行乐，功名可枕流。鲈鱼秋兴远，风起白苹洲。

忧患功名晚，尘劳岁月侵。愁来无与语，老去独伤心。不复周公梦^①，宁须季子金^②？题诗凭遣兴，情极恐言深。

[注]

①周公梦，《论语·述而》：“（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②季子金，用战国时苏秦故事。据《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字季子。早年从鬼谷先生学，曾“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后游说六国合纵，为六国相，亲属见之，俯伏不敢仰视。秦问其故，嫂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次李荣泽韵

已罢仍侨寓，虽贫强客羞。闲居非素隐，高卧得清秋。故国今何在？他乡未免忧。为儒生用拙，老去更宜休。

宿大足寺

尘埃得古寺，突兀乱山中。叠径僧居僻，悬崖鸟道通。塞云常雨雪，山木自多风。万事浮生外，心花发暮钟。

送左与言赴杭司录

艰难惟义重，去住各愁深。乔木迷归梦，孤帆伴客吟。相看

忧国泪，独立望乡心。到日如无事，来书速寄音？

晨至石碣院，时丧女殡此院，二首

萧寺来人少，祇林过雨清。日光微破影，云色未全晴。久客嗟殊俗，中年哭后生。庭前空柏子，此意复谁明。

晓色初明野，云容尚隐林。蒿莱三径拙，鸟雀一枝深。忧患他乡泪，淹留故国心。平生丘壑趣，衰谢愧同襟！

[校]

[蒿莱三径拙]拙，疑为“掩”字。

送王天粹登第归

王氏青箱学^①，名家千里驹。朝廷求士急，吾子应时须。上第人皆有，高才世久虚。别君谁暖眼？书信莫令疏！

[笺]

王天粹，王靓之字，王靓生平已见前注。

[注]

①青箱学，《宋书·王准之传》：“曾祖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斌之青箱，时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后即以此指传家的史学。“箱”一作“箱”，义同。

奉和林惠叔

摄邑聊观政，无才可及人。案书捐吏役，檐日遂吾真。听说

桑麻好，欢言雨露新。贫居愿时熟，聊试甑中尘。

世间同大宅，何处是安居？卧地有知足，栖巢亦晏如。松楸怀旧隐，城市远先庐。衰病难堪责，交游喜渐疏。

[笺]

本集卷八有《政和丁酉罢掇乐清，寓柳市庄居，和林惠叔见寄》诗，当是同一个人。疑此人是当地乡绅或在乐清任官职者，生平无可考。

同时，从后首《书王仲元都巡城上小亭》诗看，首句是“王子吹箫处”，可见这首诗和后一首诗皆在乐清县所作，因乐清县相传为王子晋吹箫之处，详见后一首诗注①。时间则在政和七年（1117年）。

书王仲元都巡城上小亭

王子吹箫处^①，孤城城上台。回回众山人，隐隐一川来。花草三春合，轩窗四面开。得官兼吏隐，端复谢尘埃。

[笺]

王仲元生平未详。都巡，官名，宋代在州或县、或数州数县管界，沿边溪峒，设有巡检司，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主管官为巡检或都巡检（《宋史·职官志七》）。

周
行
己
集

[注]

①王子吹箫处，乐(yuè)清旧名乐(yuè)成。乐成得名的由来，相传为周灵王之子名晋者，曾来游邑之西山，吹箫于山顶，沐箫于山泉。明侯一元《乐清县志》：“乐清，盖以王子晋吹箫名也。”

原武丧女有感^①

人世刹那顷，汝身能几秋。一生如梦了，万事盖棺休。年老不禁哭，夜长都是愁。弃置复弃置，千古共山丘。

飘零同逆旅，生死异前途。恩爱此生断，声容昨梦馀。幻身今堕甑^②，戏事已陈刍^③。寂灭真为乐，劳劳得尔如。

[注]

①原武，县名，宋属郑州。作者曾任原武县令。

②堕甑，亦作“坠甑”，谓事已过去，不必回顾或后悔。典出《后汉书·郭太传》附《孟敏传》。《传》中说孟敏客居太原时，“负甑堕地，不顾而去”，大名士郭太（字林宗）见而异之，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③陈刍，刍，饲草。古人祭祀时用草扎成狗作祭品，谓之“刍狗”。《庄子·天运篇》：“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后人以“陈刍”比喻微贱无用之事物。

秋霁分韵得“中”字

清晚搔头望，晴天已不同。霁烟才冉冉，雨意却濛濛。为客艰难里，思亲涕泪中。独凭心事在，倚杖看秋鸿。

春日郊行

野步春郊净，佳游病眼开。风流可怜柳，零落不堪梅。水接仙舟泛，山纡俗驾回。归欤月已没，馀兴更登台。

闻官军捷报呈彦升、时仲

滞雨春惟冷，端忧夜更长。曲肱思已乱，如面世难防。捷报闻平寇，安书喜到乡。鹿门心未遂，谁与论行藏？

[笺]

此文当是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方腊在青溪战败被俘，官军捷报传到京师时所作。彦升、时仲不知何人？生平无可考。这时作者被劾罢官，所以诗中说“鹿门心未遂”，有归隐之意。

温州市图书馆

五言排律

寿郡守

仙系苏门远，英流富绪长。胚胎潜间气，庭玉焕祥光。永日辉南陆，融风丽北堂。彩馥长命缕，香剩浴兰汤。丹穴皆威风^①，荆山必豫章^②。精神森秀发，器质俨温良。懿学传经济，嘉猷合赞襄。庆流多显赫，筮仕早腾骧。游刃无闲剧，提衡绝否臧。高情薰爱日，劲节肃清霜。暂借朱幡出，行看皂纛扬。颂声喧道路，輿望属岩廊。时遇生申旦^③，官临指李乡。众真金阙奏，满郡玉炉香。强仕春秋富，昌朝事业芳。臣千君万寿，庶载济时康。

[注]

①“丹穴”句：丹穴，传说中山名。《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凤有威仪，故称“威风”。

②“荆山”句，《战国策·宋卫策》：“荆有……豫章。”章亦作“樟”，即樟树。后比喻栋梁之材。

③生申旦，生日祝辞，申指申伯。《诗·大雅·崧高》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原武祈雨有应，呈诸同僚

嗷嗷忧旱魃，恳恳叩神祠。自疏官多旷，无辜岁莫饥。奇峰

俄变黑，甘液遽如筛。雷电宁无物？风云自有师。荒郊回沃壤，
荣穗发萎枝。摄邑乖为政，同僚实副时。民心惟礼义，邦本系安
危。食足无他事，恩馀及我私。白看云子粒，滑想杜陵匙。拂拭
莱芜甑^①，香炊定可期。

[注]

①莱芜甑，东汉范冉，字史云，陈留外黄人，官莱芜长。遭党锢之祸，
所止单陋，有时绝粒，间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后汉书》卷一一一有传。

温州市图书馆

七言律诗

寿沈守

三甲三壬五福俱^①，胸中落落贮琼琚。池塘芳草诗情远，富贵浮云世事疏。一郡寿炉薰爱日，层霄仙籍寄真书。君王万亿臣千亿，永作天官拱帝居。

〔笺〕

沈守，当为政和三年（1113年）温州知州沈廷嗣。

〔注〕

①三甲三壬，星相术士用语。《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背无三甲，腹无三壬，此皆不寿之验。”

寿时相三首

皇天祐德必生贤，尊主功高五帝前。岳骨昂精来间气^①，彭龄聘寿与遐年^②。远无忧患身先退，近有湖山乐更全。只恐苍生须谢傅^③，每闻人诵衮衣篇^④。

每闻人诵衮衣篇，又值君臣庆会年。腊雪已先调鼎实，春风还是作霖天。经纶道自心源出，损益时随世变迁。当宁盱宵怀旧德^⑤，非公谁与济商川^⑥？

非公谁与济商川，年德俱隆文武全。省事省官民自定，足兵足食务当先。烹鲜取治惟无扰^⑦，置器期安在不偏。公寿且千君且万，四方永永乐尧年！

[笺]

此时相疑指蔡京，与卷五《上宰相书》的宰相是同一人，这时蔡京已有74岁。

[注]

①“岳骨”句，“岳骨”谓以五岳为骨；“昴精”谓得昴宿（星名）之精灵；“间气”即天地间之大气。全句歌颂受主为天生之特立显贵人物。

②彭龄聃寿，彭祖与老聃均为传说中长寿之人。

③谢傅，指谢安。据《晋书·谢安传》，安（字安石）初有重名，累召不仕，隐居会稽东山；年四十出为桓温司马，累迁中书令、司徒等要职，晋室赖以转危为安，卒赠太傅。中丞高崧曾传达众人的议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李白《梁园吟》诗：“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④袞衣篇，指《诗·幽风·九罭》篇。相传周公东征，百姓为作送行诗，其词曰：“九罭之鱼，鱒魴；我覿之子，袞衣绣裳。”又曰：“是以有袞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后人因以“袞衣西归”谓功勋卓著、位居三公而归。

⑤当宁：宁，古代宫室门内屏外之地，君主在此接受诸侯朝见。后即指皇帝，或皇帝临朝听政。《礼记·曲礼下》：“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南面，日朝。”

⑥济商川，亦作济川。用武丁相传说故事。《尚书·说命上》：“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因武丁是商代君王，故云“济商川”。意谓作相辅弼君王。

⑦烹鲜，语出《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葛洪《抱朴子》：“烹鲜之戒，不欲其烦。”后以此语喻治国便民之道，亦以喻治国才能。

次僧昙隐《谢见临》韵二首

倦云小息五公山，来往扁舟胜据鞍。强饭未能追马革^①，寄餐端恐识猪肝^②。山泉周匝流清泚，古木森罗照屈蟠。独卧北窗怀太古，元无一物到门阑。

隐迹僧居无所为，蒲团曲几面清池。一身有累须三径，万物无私各四时。心与溪山相宛转，事随尘世漫纷披。山中不用诗招隐，已约施岩采紫芝。

〔注〕

①马革，用东汉马援“马革裹尸”语意。

②猪肝，用东汉闵仲叔故事。据《后汉书》卷八三《周燮等传序》：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吏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寿终。”后即用此为牵累主人之典。唐独孤及《酬常郾县见赠》诗：“谓乘鳧舸朝天子，却愧猪肝累主人。”

几山出示《阳桥唱和》诸什。窃慨英才之沈寂，光景之流迈，因两次其韵，皆以“少日”为篇首，一以赠监镇孙和仲，一以赠知丞苗几山云

少日称豪弓马场，时平不复戍渔阳^①。引杯看剑夜云黑，横槊赋诗寒日黄。霜落草枯闲战骑，位卑禄薄困征商。白头未试吴王妓^②，杨柳萧萧古道傍。

少日称豪笔砚场，一官家近住河阳。人情易变春云薄，世故饱谙秋鬓黄。寒日苍凉临迥野，浩歌悲壮激哀商。时平民乐官无事，醉倒题诗舞袖傍。

[笺]

下有《奉和知丞苗几山》诗，当是一人，生平未详。知丞，即县丞，是县令的助理官员。监镇，亦称监镇官，管镇内火禁兼酒税事。见《宋史·职官志七》。如宋代平阳县之前仓镇即设有监镇官。

[注]

①渔阳，唐时北方军事要地，在今京津一带。

②吴王妓，用战国孙武故事。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齐人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阖庐出宫女 180 人，以二宠姬为队长，令孙武试演兵法。后阖庐以孙武为将，大获胜利。

子固、嘉夫相过，观几山唱和

万事都将笑一场，不如载酒访高阳^①。冻消地面可怜绿，日暖柳枝无奈黄。尚德久从君子鲁，言诗仍有起予商^②。太平无事闲居乐，且醉高楼大道傍。

[注]

①高阳，“高阳酒徒”之简称。据《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酈食其初见沛公刘邦，自称“高阳酒徒”。后即以此称嗜酒放达之人。李白《梁甫吟》诗云：“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②起予商，卜商字子夏，卫人，孔子弟子。《论语·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再和子固

老年不入少年场，不似当时在洛阳。福善坡头回曳练，石家寺里看姚黄。春风杨柳东西陌，古道楼台南北商。流落如今归

未得，白头憔悴卷城傍。

嘉夫再有冰玉交辉佳句复和酬报

烂烂双瞳掣电光^①，照人皮里有秋阳^②。谁将鼠腊同苍壁^③，枉把盐车服乘黄^④。合有猷谋陈稷契，即看灏噩继周商^⑤。近来佳句惊人甚，敢并蒹葭玉树傍。

[注]

①烂烂双瞳，语出《世说新语·容止》，晋裴楷谓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

②“照人”句，语亦出《世说新语·赏誉》。据《晋书·褚裒传》，裒字季野，少有简贵之风。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按“皮里春秋”或作“皮里阳秋”，此处因押韵颠倒作“秋阳”。

③鼠腊，腊制的老鼠，未腊制的称“鼠璞”，都是不值钱的东西。语本汉人伪托的《尹文子·大道》下：“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为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④“枉把”句：盐车，运盐的车子。《战国策·楚策》记一老骥服盐车上太行山，车道路险，备极艰难而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乘黄，传说中神马。

⑤灏噩，博大。语本汉扬雄《法言》：“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

和李文叔见招

杜曲林泉可寄年^①，功名富贵有危颠。囊中佳句浑轻与，海内名方莫浪传。赤脚挈舟能楚些^②，明眸度曲解胡旋^③。且过叔

度留终日^④，未问他年骑锦鞯。

[注]

①杜曲，地名，在今西安市东南。唐时大姓杜氏世居于此。

②楚些，《楚辞·招魂》句尾多用“些”字，因此称《楚辞》为“楚些”。

③胡旋，古代西北民族舞蹈，唐时传入中原。《新唐书·礼乐志》：“胡旋舞，舞者上毳上，旋转如风。”其曲即为《胡旋曲》。

④叔度，黄宪字叔度，东汉汝南慎阳人。家世贫贱，品学超群，尤以气量广远著称。《后汉书·黄宪传》：“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

再和文叔

事业功名看百年，千杯醉墨漫张颠^①。关西夫子时方弃^②，
稷下诸儒谁与传^③。契阔十年才道旧，间关千里又言旋。飘萍
断梗无根柢，愁唤羸童理破鞯。

[注]

①张颠，即唐书法家张旭。

②关西夫子，据《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少好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后即以此通称大儒。

③稷下，古地名。战国时齐宣王在都城临菑之稷门设馆，招学者七十六人于馆专事学问，有“稷下学士”之称。

病中思归呈千之十七兄

白首遑遑漫世忧，我今问米下扬州。支离病骨难堪暑，浩荡
归心不待秋。兵火凋零馀故里，功名衰谢独扁舟。腐儒老死终

无用，收拾纶竿好去休。

再用前韵趣归

故乡何处海东头？地尽东南最胜州！水陆归程几百驿，风尘回首恰三秋。无才北使能降敌，决意东归已办舟。去国不缘明主弃，只缘多病更宜休。

和孙德平病秋思归

春雨秋风无尽期，鸢飞鱼跃各天机。年光逝水催前浪，世事浮云换白衣。草木变衰知节改，田园芜没要吾归。人生万事惟心可，真处何妨世俗讥。

奉和知丞苗几山时几山以谤被劾

陆沈僚底恁騑騑^①，玩世滑稽常自如。鞍马犹堪供鬻铄，功名谁复念居诸^②？胸怀金玉天知我，仕宦风波丞负予。尊酒夜阑听软语，清谈笑谑极群书。

[注]

①騑騑，急速奔走貌。

②居诸，《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孔颖达疏：“居、诸者，语助也。”后用以借指日月、光阴。宋叶适《冯公岭》诗：“我独何为者？拊身念居诸。”亦可指来往。唐白居易《和微之除夜作》：“恩光未报答，日月空居诸。”

和使君闵雨

布谷催耕候已深，骄阳未肯化为霖。一年铃阁传斋禁，三月花时负赏心。空谷灵湫能奋响，丛祠古木已成阴。时取九华龙水，又祷西祠。侏儒饱死浑无计，属耳颓墙听雨音。

次胡志衡韵

城北城南春渺然，幅巾藜杖望晴天。何须多事途穷哭^①，莫倚高才瓮下眠^②。渭水来从鸟鼠穴^③，陇山真接首阳巅^④。登临未尽牛羊下，安得羲和叱驭旋。

[注]

①途穷哭，据《晋书·阮籍传》，籍常率意出游，不由径路，每至穷途，辄恸哭。

②瓮下眠，据《晋书·毕卓传》，卓为吏部郎，性嗜酒，尝夜至邻舍瓮下盗饮，被掌酒人所缚；得释后复与主人共饮，醉眠而去。

③“渭水”句，语出《书·禹贡》，“导渭自鸟鼠同穴。”孔《传》：“鸟鼠共为雌雄，同穴处此山，遂名山曰‘鸟鼠’，渭水出焉。”

④首阳，山名。传说为周初遗民伯夷、叔齐隐居采薇处。

和蔡八十约同归

十年尘土送春衣，每见春风忆翠微。射策决科知己误，求田问舍早须归。人生岂料长身健，行李还应与愿违。遥望故山心独往，杖藜三叹暮云飞！

再和蔡八十约归

闻说寻山意已清，况逢佳客作山行。百年心事同杯酒，万里春风出帝城。秋燕欲归栖集稳，春鸥无事往来轻。风流定是输陶、谢，应笑痴人似步兵。

温州市图书馆

五言绝句

兰溪驿

小雨滋春态，馀花落晚香。扁舟还独往，谁与论行藏？

姑射仙人^①

易简乾坤理，和平兆庶情。谁知为帝力？万国自生成！

[注]

①姑射仙人，典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鲁直帖

秀润瞻眉宇，清直接话言。端能愈吾疾，已觉意超然！

李端叔帖

铁面黄犀骨，霜髭灿蝟毛。晚年聊混俗，犹不废称豪。

[笺]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省）人。神宗元丰间进士，曾从苏轼于定州幕。历官枢密院编修、提举河东常平。有《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另有《姑溪词》一卷。

米元章帖

戏事当陈了，浮生甑堕休。遗音馀翰墨，人尚想风流。

[笺]

米芾初名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海岳外史、襄阳漫士，世称“米南宫”，又称“米颠”。太原人，移居襄阳，后定居润州。曾任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徽宗时召为书画博士。为宋四大书家之一，画山水人物自成一派。

七言绝句

和丁忠节三首

绝庐高隐白云间，德行人知是闵、颜^①。侧席求贤新诏黑，肯教夫子久居山！

七十稀年几许闲？星星鬓发半衰颜。寸心灰尽周公梦，不恋朝衣只恋山。

大儒出处自无心，调燮功高利物深。用舍行藏皆是道，不分朝市与山林。

[注]

①闵、颜，指闵损(字子骞)与颜回(字子渊)，均孔子门人。

送禅照大师四首

常宁隐子书来告行，隐子喜文而未及道，是行也，将求师而问焉。友人林惠叔赠言，有“脱鞋”之语，隐子疑曰薄之甚矣。非也。予因述其语赠行，且解按剑之疑。

海雁年年自往来，迢迢此去几时回。春风满路真消息，应是桃花处处开。

千峰如画不安排，的的天然更莫猜。草碧花红春鸟叫，此中何处问如来？

行行识取灵岩路，多少游人只么回。门前有个擎天柱，千万归时带取来！

脱却多年破草鞋，脚根步步踏如来。昔人根钝真堪笑，直待血流方始回。

和赵鼎臣赠吕令二首

幕下胸中水镜寒，否臧定不失毫端。要知四海皆兄弟，莫作前人青白看！

坐衙官似坐禅僧，万物风行自饮冰。纵解他心无所得，不知何处计才能？

偶书楷老帖后

楷公不见十三年，何处高谈洞下禅？禅里相思无是处，相思处有谁传？

春日五首

送春小雨作轻凉，碧瓦鳞鳞动霁光。紫燕衔泥归旧屋，黄蜂采蜜度斜阳。

小窗午枕梦初醒，特特来寻春径行。晴日暖风无俗客，岸巾柳底听新莺。

蛱蝶寻花经竹过，蜘蛛结网趁丝行。檐前翻翼频来燕，叶底窥人欲去莺。

深院回廊春日长，晴丝冉冉暖浮光。五株恰似陶彭泽^①，满县愧尔潘河阳^②。

无赖春物恼人愁，百年心事信沈浮。何时买得会稽宅？蜡

履自作乌衣游。

[注]

①陶彭泽，即陶渊明，曾任彭泽令。

②潘河阳，指潘岳。据《晋书·潘岳传》，岳字安仁。任河阳令时，在县中满种桃李，一时传为美谈。工诗，有《潘黄门集》。

元日同麻万纪、王振叔行南寺五首

正月一日思悠哉，水边尽日意迟回。岂无俗人一杯酒？不作区区域里来。

岸头欣欣木向荣，岸下涓涓春水生。晴日暖风无俗客，故寻野径逐溪行。

寒风昨夜动天起，春色今朝入眼浓。桥北斜斜柳垂绿，岸南细细草生茸。

南寺桥头缓缓归，却来高阁更迟迟。水边白鹭双双立，树杪乌鸦个个飞。

出自西门入北门，南回东转逐村村。轻黄浅绿饱经眼，却得归来细细论。

哭吕与叔四首

平生已作老蓝川，晚意贤关道可传。一簣未容当百涨，独将斯事著馀编。

淹留也复可疑人，不向清朝乞此身。芸阁校讎非苟禄，每回高论助经纶。

朝闻夕死事难明，不尽心源漫久生。手足启云犹是过，默然安得议亏成。

朝廷依制起三王，叹惜真儒半已亡。犹有伊川旧夫子，飘然鹤发照沧浪。

[笺]

吕与叔是吕大临之字，是作者的老师。本集卷六有《书吕博士事》，记吕氏宣和二年（1120年）任博士事。吕于宣和七年（1125年）迁秘书省正字，死于任内，作者以诗哭之。详见《年谱》。

睡起偶书二首

晴日薰人午睡迷，轻舟小楫梦中归。觉来搔首窗前立，草绿花红燕子飞。

炉香一炷满床书，野杏山桃三四株。食罢睡馀还独立，一身此外复何须？

潇湘暮雪

冻云垂地雪纷飞，日暮天寒雁已归。犹有江头问津者，不知此去欲何依。

春闺怨三首

春尽辽阳无信来，花奁鸾镜满尘埃。黄莺恰恰惊人梦，欲到郎边却么回。

深院无人帘幕垂，漫裁白纻作春衣。停针忽忆当年事，羞见梁间燕子飞。

燕子引雏来去飞，杨花漠漠草萋萋。窗前睡起浑无绪，倚遍

栏干日又西。

示负书

平生万卷漫多闻，一悟中庸得本真。从此尽将覆酱瓿，只于心地起经纶。

留题祇陀僧房

回舟小息取僧房，一枕春风意味长。江上鹁鸪啼雨罢，隔洲烟树日苍苍。

从姚毅夫乞酒

春来不饮动经旬，空戴陶潜漉酒巾。风雨恼春愁独坐，提壶无事故撩人。

示提壶

藜杖芒鞋一幅巾，悠然无事可关身。一壶任醉春长在，南北东西作主人。

武陵烟雨

桃花流水武陵源，烟雨冥冥暗一川。试问山中避秦者，不知此景是何年？

卷十 补遗

文十首

论增修法度札子

臣窃惟国朝受命，民不易肆。祖宗相承，以圣继圣，基本之厚，太平之久，三代以来所未有也。

陛下绍承七圣之丕基，恢张先帝之丕业，法度至此而大备，礼乐至此而大兴，风俗至此而大定，人材至此而大成，自古未有今日之至治极盛者也。然而太平既久，民安无事，内外恬熙，官吏偷惰。臣窃过计，恐其法度渐弛，奸弊渐生。盖人情无事则安，安则无深远之思；人情无事则忽，忽则无忧虞之念。故无事者，有事之所起也。虽尧舜三代盛时，未尝不兢兢业业以相戒慎。

臣愚欲望陛下先之以沉几，照之以远虑，察偷惰于无事，止奸弊于未萌。断自渊衷，委之大臣，因时损益，增修法度，振其所或废，补其所未全。调而一之，持而定之，以懋官吏，以休四海，以固祖宗甚盛无疆之业。

[笺]

此卷原为敬乡楼本的补遗，本书作为卷十。原录自《慎江文征》卷八，《历代名臣奏议》二百十三亦有此文。其题敬乡楼本删去“札子”二字，本书予以恢复。

此札与下一札子，疑均写于宣和二年（1120年）任职秘书省

正字时所作。

[校]

[恢张先帝之丕业,法度至此而大备]丕业,《慎江文征》作“弘业”;法度,《慎江文征》作“纲纪”,敬乡楼本校者改作“丕业”、“法度”,仍沿用。

论戒飭守令监司奉行诏令札子

臣久居田里,僻在海滨。窃见陛下每降手诏,幽遐之民欢欣争听,至于感泣,皆知圣主爱民之深。

然而四方万里之远,州县官吏之众,岂能悉如诏旨,奉行不违?间者累行申命,使监司使者,岁行举时颁检察违戾,丁宁训飭亦已至矣!而积玩习弛,不肖之吏尚多废格。

臣愚欲望陛下出自宸虑,更定守令监使之选,使承流而责以布宣;增置御史之员,使分部而察其勤惰。如是则上泽必行,下情无壅,远近同仁,臻极治矣!

[笺]

此文原录自《慎江文征》卷八。

代贺玄圭表

帝德升闻,天心克享,肆申休命,诞锡玄圭。躬受路朝,礼备一人之庆;恩覃寰宇,欢同万国之心。矧在承宣,尤深忭蹈。

伏以禹功不伐,尧德无名,洪水既平,庶土咸正。歌及九功之叙,弼于五服之成。四海会同,万世永赖。嘉乃丕绩,维汝之贤。告厥成功,时帝之克。归美报上,代天锡圭。十有二山,为

州之镇。尺有二寸，法天之时。上有云雷，盖示圣人之泽；下无瓌饰，又知天子之全。色应天玄，验为禹物；数非周制，益辨尧时。历年千百而无闻，遇君三五而后出。

恭惟皇帝陛下，行帝之德，则天之明。协和万邦，而人文化成；光被四表，而休嘉游至。粤有瑞文之应，而昭镇室之祥。景命自天，元功惟帝。群臣三请，弥彰克逊之诚；优诏屡颁，俯听金俞之议。乃协迎长之日，大申展采之仪。端冕当阳，握符御极。膺乾笃祐，焕大宝以维新；卜世延洪，符九鼎而永固。臣幸逢圣旦，逖竦鸿猷。匏系周南，莫预轩墀之拜舞；葵倾魏阙，但瞻云日之高明。

[箋]

此文原录自《东瓯先正文录》卷一。《慎江文征》题为《代郭守贺元圭表》，敬乡楼本予以省略。“元圭”当作“玄圭”，疑为清代避康熙玄烨之讳，改玄作元。玄圭是一种上尖下方的黑色玉器。

陶隐居丹室记

崇宁三年(1104年)夏六月，维扬吕君少逸来莅是邑^①，敏明夷易，未期政成。以其馀暇，历览山川，得陶隐居先生丹室于陶山佛寺^②。先生本史故不载尝至此方，贾嵩采《登真诀》作别传云：“梁天监中，自海道至永嘉，得木溜屿居之^③，以作丹室。”永嘉境中无所谓木溜屿者，而室之下有仙坦丹井，虽岁久相传不可考验，然陶山之谓陶山旧矣。岂山以人著，今名遂传，昔名遂泯乎！

按诸家传皆云，先生长七尺二寸，神仪明秀，肤色晰泽。今其像绘，赵清献公得阁下本^④，传置室中，岂其然乎！先生当齐、

梁抢攘之间,脱身轩冕,世传仙去,滋味非其好也。乡民祝而尸之,方且舞倡优而荐荤膻,于是少逸不以为宜,乃下令岁时祠享,易蒲塞之供。敢如故者,以淫祀论。

昔子路问为政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虽子路,孔门之高弟,尚不能知其意,而孔子推其本末语之,苟名之不正,至于民无所措手足,然果不可以不先也。是名也,又况于事,可以观政矣。

某邑民而仕于乡校者也,属序其说以著于后,欲先生之实不诬,而奉祀之礼得宜也。既又系之以祝词,使祝世守之,且以不忘乎其故也。辞曰:

杳无极矣道之精,倏无迹兮仙之灵。洞神想兮神乃凝,眸子方矣寿万龄。骨肉融兮款上升,游八极矣登太清。驾云车兮弭云旌,熠明月矣望仪形。翱尚羊兮仁中庭,屏荤膻兮撤腐腥。奠椒浆兮看木英,荐青精兮达芬馨。聊徘徊矣感故情,来弗兆兮去莫程,天寥寥兮地冥冥。

[笺]

《陶隐居丹室记》,是记瑞安陶山镇的南朝陶弘景纪念祠的文章。此文不见于四库本《浮沚集》,是佚文,见录于《慎江文征》卷十九,题为《陶真人祠堂记》。又见录于《东瓯先正文录》,题同。

此文在今日颇有史料价值。一、作者作此文,是读过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的,因此此文题为《陶隐居丹室记》。贾嵩是北宋人,与作者同时代。有些书认为贾是两宋之间者,恐误,至少他的年岁不比作者小。贾嵩这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未录。其书一向少人研究,目前仅见于任继愈等《道藏提要》。二、陶山,现为浙江省瑞安市陶山镇。此文说:“陶山之为陶山旧矣,岂山以人著,今名遂传,昔名遂泯乎!”说明陶山之名,北宋时已有,

它的原名北宋时也已无人知道了。这可供方志学者参考。

[校]

此文第一行,敬乡楼本比《东瓯先正文录》多出“敏明夷易,未期政成”八个字。

[木溜]溜,《东瓯先正文录》作“榴”。

[注]

①维扬吕君少逸:维扬,旧扬州的别称,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吕少逸,名勤,见《瑞安县志·职官》。吕勤信仰佛教,故不许祠内“舞倡优而荐荤膻”。

②陶隐居先生,因贾嵩为陶弘景作《华阳陶隐居内传》,故称陶弘景为陶隐居先生。陶弘景字通明,南北朝时秣陵人。齐高帝时拜左卫殿中将军,入梁,隐居不出,号华阳真人。武帝时有政事咨询,被目为山中宰相,卒谥贞白先生。性好著述,尤明阴阳五行、星算、医术等学,尝造浑天仪,注《本草》,著作有《帝代年历》、《古今刀剑录》、《真诰》、《真灵位业图》等。

③木溜屿,敬乡楼本校者黄群在文末注明,木溜屿为今玉环县。按玉环宋代属乐清县,为天富北监盐场所在地,属温州管辖。明清时,玉环县亦为温州府所辖,今已划入台州市。

④赵清猷,赵抃,北宋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字阅道,景祐初累官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时称铁面御史。神宗时,升参知政事,反对王安石新法,外调,以太子少保致仕。晚年因次子赵帆字景仁于元丰间以大理评事任温州通判,迎养于署,遂遍游温州名山胜地。卒谥清猷,有《赵清猷集》十卷。王偁《东都事略》卷七三有传,《宋史》卷三一六有传,将次子赵帆误作长子赵帆,而赵帆字景山,已在治平二年逝世。见文同《丹渊集》卷三八《赵君墓志铭》。

浮沚记

余浮云其仕,泛然出,油然归,有名无位,凡民如也。有乡无

居，逆旅如也。僦室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蕞然小洲，缭以沟水。予视吾生若沤，起灭不常；视吾身若萍，去留无止。以吾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聚沫也，尘垢也，蝉蜕也，刍狗也，于吾何有哉！

政和岁在元默执徐(壬辰)，六月癸丑，飓风大作，桥断门堕，檐折雨漫，乃易桥以舟，堦北户而南向。增檐为轩，寄容足之苟安。按《尔雅》：水中可居曰洲，其小者曰沚，人所为曰渚。予恶渚之名，而欣沚之义，于是总其名曰浮沚。

浮沚之西，旧为小阁，名曰沚阁。浮沚之东，新为小轩，名曰萍轩。其北旧为门道所从出，辟而为室，道不行焉，名曰浮室。室者室也，室吾心之阴幽不善也。其南假道于邻，引舟而渡，到彼岸焉，名曰筏渡。渡者度也，度一切阳明之善也，是吾居也。因水而为洲，因洲而为室，因室而为名，因名而为义，义皆浮义也，寄焉宜也，聊尔而已耳。

故吾不独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独浮其居，又且浮其生。然而有之而何得，无之而何失，如此而仕，吾故安于仕也。如此而居，吾故安于居也。如此而生，吾故安于生也。吾闻古之有道者，贫而乐，穷而通，岂谓是欤？非曰能之，愿学焉，记以自警。

[笺]

此文为敬乡楼丛书编者录自《东甌先正文录》卷一和《慎江文征》卷十八。清代名儒全祖望对此文颇为欣赏，曾删节录入《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中。按作者于大观三年(1109年)任齐州教授时，被殿中侍御史毛注参劾，罢官。政和元年(1111年)定居温州城内谢池坊(今温州市鹿城区谢池巷)。次年，又作“浮沚”于雁池(今温州市鹿城区乘凉桥一带)之西(见乾隆《瑞安县志》卷八)。这时作者因被劾罢官，故文多牢骚。

同时，因作者在“浮沚”讲学授徒，遂名为浮沚书院，并称作

者文集为《浮沚集》，称作者为浮沚先生。

[校]

这次整理，校者曾以《东瓯先正文录》和本文相校，有三句不同：

一、[政和岁在元默执徐六月癸丑]癸丑，《东瓯先正文录》无此二字。

二、[辟而为室，道不行焉，名曰浮室]道不行焉，《文录》无此四个字。

三、[如此而仕……吾故安于生也]全句三十个字，《文录》均无。

谢祭酒司业书

古之为天下者至简易也。举天下而付之百执事，使分为之，未尝诿诿焉致疑于其人。盖先之以庠序之教，孝弟之义，使人皆知仁义之行，而无犯上作乱之心，然后委之以府库而不疑其窃，与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托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乱。非谓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窃且乱也，能使人不为窃且乱也，后世之为教也。异于是矣，大开禄利之路诱之于前，而严其法禁以驱之于后，使天下之人皆摇夺其忠实之良心，而颠沛于利害之间，上下一道，而莫之觉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则溺于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俗崇尚之言，以仁义为迂阔不切之务，而甘心于得丧宠辱以为实有。呜呼！胡为而莫之觉也！

昔之举天下之善者莫不归之于舜，举天下之恶者莫不归之于跖，而孟子以为舜与跖之分无他，义与利之间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为义也，固未必人人皆至于舜；莫不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于跖。而匹夫单行，一不受嗟来之食，此其为义至小也。然

而君子之所以与之者，谓其已有舜之心矣。寻常之人，箪食豆羹之不忍，此其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恶之者，谓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圣人之所以恃以为天下者，为其有善教以养天下仁义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心，以有仁义之实也。

某生而守父母之训，长而闻先生长者之言，皆以为如此，是以平居不为僂焉。其躬取利于君子之所贱，盖尝三省于视听言动之间，不使斯须有不慊于心之馁，谓古人扩充仁义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天下欲得可用之才，而举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观其仁义之言，以求其仁义之实。而某尝以其所知者寓之于无能之辞，以应有司之问。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实心，谓其学之不苟也，乃越去等夷，于数千人之中，不责其记诵疏略，不绳以科举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某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为国家养天下仁义之才者，太学也；为天下得天下仁义之士者，有司也。然则某亦自有心矣，□因近世举子之常礼，而得以区区之说致谢焉。

[笺]

此文原录自《慎江文征》卷四十。读其文，疑为进士及第后所写。

[校]

[为天下得天下仁义之士者]为天下，疑当作“为国家”。

[□因近世举子之常礼]□，各版本皆空缺一字。

谢郭茂恂运使举充幕职启

分曹属郡，惭昧官箴，第课外台，滥尘荐牍，名浮其实，愧甚于荣。

窃以黜陟为天下之至公，去就乃儒者之大义。世道既丧，人伪益滋，上罕徇公灭私之人，下多后义先利之士。假兹名器，作为福威，繇是开请托之门，浸以长奔驰之俗，口耳邮传，心面溪山。嗟媚灶之皆然，信逾墙之可贱。士风至此，吏道何观。幸遇非常之贤，思革既久之弊，核实才而矫举，拔寒俊以明扬。权利莫回，英能并出。如某者拙无所用，愚不可移。嚶嚶徒志于古人，蹉跎何为于斯世。无他学术，仕有时乎！为贫畏此简书，疾不知其为政。猥多赖宠，获是偷安。依马帐于三馀^①，晞孔门之一间。惟羞不职，敢叹徒劳。既烦言之屡兴，亦胡颜而久处。尘埃岁月，梦寐江湖，掩黄卷以长谣，望白云而增慕。揽衣窃叹，襟被兴怀，居然不堪之忧，负此宜去之实，未蒙沙汰，更辱衮褒。

此盖伏遇某人，推举直错枉之心，致事君以人之义，激扬士类，引翼教风，谓静退者或有弗为，而贪冒者无所不至，曲收狷介之善，黜怨浇竞之风，顾非其宜，奚取于是。谨当益充其学，勉副所期，监鄙夫患得之言，守君子难进之节。修身俟命，惟不愧于斯心；行道致君，庶无惭于往哲。欲报之德，莫知其他。

[笺]

此文原录自《慎江文征》卷五。郭茂恂生平不详，运使为转运使的简称，是宋代一路主管财政、民政的官员，并有监察各州县官吏权力。

[注]

①马帐，《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其室者。”后因以“马帐”指通儒的书斋或儒者传业授徒之所。

包端陸忠孝传

夫忠孝难矣哉！性灵天植，能尽其道，斯存顺而歿宁也。故绝裾赴召者，不得为忠；袖手时艰者，不得为孝。厥维艰哉！若予内姻端陸包公，殆无忝于忠孝者矣。

公讳汝谐，与弟汝嘉皆业儒，遵履绳墨，更饶大略。事亲至孝，虽菽水必尽欢，自幼及长，孺慕之情不少衰，乡里咸称包孝子云。

宣和庚子(1120年)冬，方腊起睦州^①，连陷杭、歙、婺诸郡。明年春至遂昌，吾州民望风奔遁，郡守倅皆仓皇莫知计所出。州学教授刘士英与馆下生石砺^②，独谋措置御贼，白守倅，纠集义士王三锡、丁仲修辈二十有八人，公预焉。是时贼势炽甚，金谓城不可保，民有乘舟浮海者，有负妻子匿山谷者。公激于义，白诸父老曰：“某闻战陈无勇非孝也，临敌避难非忠也。某与若曹虽无官守，然所食皆君食也，可值时变而甘不义乎！”父老曰：“尔能为草莽忠臣，吾属死无恨矣。”公乃身先士卒，惟士英之令是从，虽丧元，有弗顾焉。三月二日报贼临处州，已及白沙，众皆惊阻。公从士英，白守倅，戎服督视，以振士气。由是戈戟森列城上，人心甫定。至四月七日，贼犯白沙，士英谋分兵截上戍岭，以公率众往。逮夜，州牒公等兵亟捍城西乡，鼓行至行春桥，贼已逾岭矣，焚劫暘岙，距城甚迩。公与义勇王琬等不俟整阵，径犯贼锋，连斩数十级，士英领兵还，烧绿野桥，使贼不得渡。十五日，贼犯思远楼，公等奋击，贼退去。先后从士英御敌不下数十战，竟死于难，乡之人无大小靡不咨嗟陨涕焉。

事平，当路叙勋，以公当立专祠，乃赐忠孝匾，树厥宅里，以示激劝。予既传其事，复系以赞云：

嗟乎！爰兹纲常，天经地义。暗者弗通，柔者自弃。民彝弗

湮，圣道未坠。卓然包公，美厥性灵。不率自勇，不察自明。义以辅主，仁以报亲。沈为河岳，升为星辰。肃肃庙食，耿耿精英！

[笺]

此文原录自《东瓯先正文录》卷一，记包汝谐抵抗方腊起义军事。按：宣和三年（1121年）春，方腊起义军由处州（今丽水市）入白沙（今属永嘉县），过上戍岭，焚暘岙（今属温州市鹿城区），进攻温州州城。州学教授刘士英率众抵抗，包汝谐参加战斗，战死。事平，朝廷为包汝谐立祠纪念。包汝谐之弟汝嘉是作者女婿，故为之作传。当时进攻温州的方腊起义军，有二支队伍，一支是台州吕师囊部队，曾占领乐清县；一支是永嘉俞道安部队。进攻温州的，据楼钥《攻媿集》卷七三载，还有处州起义军“洪再使其徒来攻其西”。

[注]

①方腊，宋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县）人，秘密酝酿起义，自称“圣公”，建元“永乐”，众至十数万，占领睦州、杭州等6州52县，宣和三年四月失败。

②刘士英，《宋史》卷四五二忠义有传。方腊犯温州，时刘士英任州学教授，独身任责，推郡茂才石砺为谋主，率众拒守几四十余日。事后，升为太原府通判。靖康初，金兵犯境，士英战死，朝廷在温州刻石纪念。

祭刘起居文

人莫不学，鲜能知道。孟死无传，颜亡绝好。笃生程公，万世师表。乃继斯文，以兴坠教，四方朋来，随其所造。致知格物，默通玄授。一理达元，万殊同妙。施国为忠，施家为孝。公来自南，闻言知要。担簦于雒，周旋探讨。达中之庸，人德之奥。立

身爱君,无愧屋漏。进退可观,从政何有。凡我邦人,望公则厚。驹隙方驰,茵朝夺寿。年位不登,才业弗究。哀我人斯,善人是悼。逝川莫回,殒身奚救。矧我同人,又亲且旧。愤愤不乐,朝夕在疚。百感装怀,寸心如搅。哀以告公,公来宁否?

[笺]

此文原录自《东瓯先正文录》卷一。刘安节曾任起居郎,故称刘起居。许景衡曾为作墓志,见《横塘集》。有关刘氏生平,请见《年谱》元祐三年(1088年)条。文中所称“笃生程公”,是指程颐,作者与刘安节都是程颐学生。刘氏死于政和六年(1116年)五月,故该文写于作者罢官在温州筑浮沚书院讲学授徒之时。

刘君元长墓铭

荆溪刘氏,为永嘉望族,居山川之胜,有竹木畜产之饶,世称长者。子弟好学,谨立能干,治有节法,至中书舍人安上、起居郎安节相继为禁从,门阀益大,遂甲于乡里,而君于起居为再世父,中书为再从叔父。

君为人深沈,有智度,谋定胸中而机不发于外,举止燕笑,从容可观,若素居养于高位者。乐善喜士,颇涉书记,能论诗人得失。少孤,事母兄孝谨,有欲异籍者,辄赋鸿雁诗以动之,资财多寡终弗较也。乡邻岁饥,谷踊贵,君每平其直以出之,一乡价不得高,贫者赖以生。俗窆不能葬者,必火而弃诸江,君每劝止,因营地数十亩,资其葬,以是乡人爱德之。至其歿也,莫不咨嗟。呜呼!人之行义,为善何必有位哉!

君讳孺,字元长,大观四年(1110年)正月甲子歿于家。政和二年(1112年)十二月甲子葬于其居章奥山。曾祖文隆,祖□,父恂,皆不仕。男五人,安序、安雅、安宅、安术、安国,皆业

儒。安雅、安国早亡，安序、安宅举太学。女五人，长适何悌，次徐中行、次林廷直、次周于己、次戴迅，皆应进士举，而周于己为承事郎，前通判兴国军事。诸孙男女十人，诒诒未艾也。

铭曰：一夫行义，一乡有赖。施于有政，则利弥大。何莫于此，而或以害。然者弗愧，弗然者戒！

[笺]

此文原录自《东甌先正文录》卷一。

温州市图书馆

诗十三首
(五言古诗十二首,七言古诗一首)

古 意

南山有元豹^①,七日不下食。欲泽雨露洁,成彼文章饰。皮成为身灾,不如生羽翼。只愁羽翼成,复遭罗且弋。

[注]

①元豹,应作玄豹,玄,黑色。疑为清人避清讳所改。

钟离中散草书

学书如学禅,心悟笔自到。若非贤达人,安能字画妙。鸟迹不必传,篆籀亦异好。草圣实奇伟^①,变化不可料。张颠号神特^②,酒酣一脱帽。要识善用心,乃知皆同调。近世有钟离,笔力绝能绍。不必卫夫人^③,自是过逸少^④。浩如观波澜,划见鲸尾掉。宛转或游龙,突兀忽峰峭。精逸一何有,信是得其奥。岂但挥端毫,亦足见风操。

[笺]

钟离景伯，字公序，北宋时人。官至中散大夫，以草书著名于时。

[注]

①草圣，谓草书品格已入神化之境，东汉张芝，唐张旭皆有此称。

②张颠，唐代张旭的别名。张旭字伯高，吴人。工草书，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时呼为张颠。

③卫夫人，西晋卫恒侄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名铄，字茂漪。工隶书，得法于钟繇。王羲之的书法，是她所传。

④逸少，王羲之字逸少，仕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

出都门

攘攘宇宙内，经营固多端。有求皆劳生，此身岂能安？艰难出都门，所历百辛酸。秣马临远道，欲去复盘桓。久客人情深，决别泪汎澜。亲知无别语，劝我但加餐。去去忍回首，西望路漫漫。缅怀白云下，矫首时独看。平生扁舟兴，来此事征鞍。来时颜色好，归时衣裳宽。上马不能恨，下马不敢叹。但愿还家乐，不辞行路难。

题永宁传舍

浩浩车马迹，往来各有求。而我亦何为？行役不得休！惊风吹砂砾，草木春不柔。荒山相经互，渭水日悠悠。下马古驿亭，开轩竹修修。飒飒爽气入，得慰征途忧。移床取一息，槭槭如清秋。永愿息鞍马，何当具扁舟。我生湖海间，筑居必清幽。城南五亩宅，山高水亦流。家园千木奴^①，不贵万户侯。既输东皋税^②，一饱亦易谋。藐然尘嚣外，荣贵如浮沤。咄咄狂痴子，

胡为此淹留！

[笺]

永嘉县旧名永宁县，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分章安县设立。

[注]

①木奴，柑桔的别名。《水经注·沅水》注：“龙阳之汜洲，长二十里，吴丹阳太守李衡植柑于其上。临死，敕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头，不费衣食，岁绢千匹。’吴末，衡柑成，岁绢千匹。”

②东皋，《文选》潘岳《秋兴赋》：“耕东皋之沃壤矣。”李善注：“水田曰皋。”

谢黄袭明、吴君宝见访

平生敬爱人，经月不一面。出处各有道，淡泊终所愿。避喧繁台寺^①，稍息奔走贱。岂是蒋诩人^②，佳客来不倦。不责礼数优，草草具盘饌。为歌朱丝弦，知音我所恋。日暮翩然去，思君情如线。乘兴还一来，慎莫比秋扇！

[注]

①繁台寺，寺名，在河南开封市，本梁孝王吹台，后因繁姓人居此，遂称繁台。繁台之繁，读音婆（pó）。

②蒋诩，人名，字元卿，东汉杜陵人。王莽专政，告病归卧不出户。尝于屋前竹下开三径，惟故人求仲、羊仲从之游。

送王六薄康朝之长安

君居洛水北，门前是官路。官路尘土多，君行向何处？晨朝

束行李，西望长安树。惨惨寒风吹，行人不敢顾。古来行路难，君行慎许与！故人日已新，新人即复故。

次韵张才叔、蔡天复、詹持国二月一日同步城南

人生本自得，苦为百虑疚。穷年灯火窗，郁没令人瘦。方春万物作，欣欣共晴昼。步履聊出郭，疏散忘隘陋。当时二三子，来往心疏透。欢然共携手，住处同一箴。弱柳分已绿，小桃红欲溜。细草软宜藉，急流清可漱。杯倾野桥边，酒从村店售。脱帽看晴云，击木杂鸣吠。或静欲寂默，或狂忽腾蹂。野老愕僵仆，村童怪惊走。恐是天上仙，无乃人间秀。潇洒羲皇上，磊落汉庭右。日暮欲返步，已行更引脰。此会得真率，他时涣邂逅。

次韵李千之秋夜见怀

清夜炯不寐，虚窗入圆璧。鸿雁正南飞，庭柯已改色。四运无停景，欵见节序隔。百物自穰穰，吾心自寂寂。秋物本何悲，君悲当自适。楚玉非达士^①，泪苦为秋滴。不如陶渊明^②，浊醪度晨夕。以兹俟君子，须要生理得。一饮置君忧，再饮□君□。我感知己分，为子豁丹臆。

[笺]

此诗原题为《次韵林千之秋夜见怀》。据原校者黄群考证，林千之为南宋平阳人士，与作者时代不相接。“林”应作“李”，即李千之。李茂字千之，见卷八《雨中有怀》诗。今从之。

[校]

[再饮□君□]原诗就有两字空白。

[注]

①楚玉,指宋玉。

②陶渊明,晋陶潜之字,著名文学家。曾任彭泽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即日辞官。有《陶渊明集》。

述忆二十韵奉赠段公度、欧阳元老

少小从结发,读书怀古人。年未十四五,出走京洛尘。当时
黉堂士,教我文章新。气格一人俗,至今不复振。病骥思逸足,
鞭策伤苦辛。切云漫崔嵬,惭愧席上珍。迩来二三子,论交偶情
亲。以我忘疵贱,所得皆凤麟。念我勤服义,嘉我能仁亲。故此
倾丹髓,海我日谆谆。论诗到平淡,文师韩子纯^①。学道贵能
行,卓尔非因循。生平志已定,不复顾猜猜。脱略尘累繁,逝将
游广津。一披雾豹姿,豁然开我神。人生贵相知,愿言结近宾。
颇恨相得晚,甚知二子真。乐此臭味同,缔好期终身。

[注]

①韩子,疑是韩愈。

巫山高

谁谓巫山高?朝言暮可期。而我有所思,邂逅藐无时!谁
能心似石?见此月如眉。款款琴上声,此意人讵知?

有所思

春风应节至,寸草亦知时。人生非木石,谁能无所思!桃花
乱愁眼,柳叶忆蛾眉。所思良不遂,愿言何可期!

重游仙岩

此地一为别，风尘歧路赊。登临元有待，岩谷更重华。石窦寒凝髓，虹梁迥缀霞。仙源端可狎，飞辔绕林涯。

[笺]

仙岩，为作者故乡瑞安县的风景区（今属温州市瓯海区），东晋时已经有名于世。

美人曲

美人娟娟似秋月，宫中女儿妒欲杀。恶言忽人恩爱移，自是君王不情察。深宫夜冷调秦筝，曲曲翻成哀怨声。愿得风吹落君耳，回心照妾相思情！

新收佚文一篇佚诗二首

祭二十叔文

水部仕唐，官于平阳。中更五季，混乱八荒。艺祖受命，统临万方。屯田自衡，乃还故乡。年尚童稚，其归母将。四海初定，俗罕簪裳。起家刀笔，恭靖敦良。始教子书，人知义方。校理决科，于家有光。阅今五世，其德弥芳。仕亦未艾，处亦有常。里居侨寓，千指五房。皆幸饱煖，无或流亡。惟后之大，匪流之长。永嘉三祖，五位最昌。三一四三，五五同堂。八父既逝，叔少且强。惟吾叔父，吾父之行。吾父既歿，叔父惟藏[藏]。今又逝矣，念其可忘！连体共气，一安百康。岂有疏戚，莫不痛伤。累累诸孤，将谁之望？觊从父祖，降家百祥。孝心惟微，德报惟彰。哀今弗见，涕零其漉。薄莫侑之，俛其来飨！

《永乐大典》卷一四〇五〇“祭”字韵，页二十五上引“周博士集”。（影印本第一百四十六册）

录自《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次邢元辅知府韵

其一

飘零南北道，祇为草堂留。佳句堪排闷，端居正复愁。何年寻旧壑？无路借前筹。拟访乘槎客，真仙不可求。

其二

高斋连大厦，安隐客心舒。每发难逢笑，时翻未见书。艰难恩意重，零落旧游疏。欲买西河地，终焉此荷锄。

《永乐大典》卷一〇九九九“府”字韵，页十七下引“周行己诗”。（影印本第一百九册）

录自《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温州市图书馆

附录一 志传

志 传

《宋史翼》本传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学者称为浮沚先生。少而风仪秀整，语音如钟，读书十行并下。游太学，时新经之说方盛，而行己独之西京，从伊川游，持身艰苦，块然一室，未尝窥牖。尝作《颜子不贰过论》曰：“过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为之应；悟不必久，斯须著于心，而天下归其仁。”伊川称之曰：“是子早达，然忧其速退。”丰稷为司业，一日驹从哄于堂下，行己上书规之。稷为巽谢，时两贤之。成元祐进士，求监洛中水南采场，以便从学。

行己未达时，从母有女为其母所属意，尝有成言而未纳采。至是其女双誓，而京师贵人欲以女女之。行己谢曰：“吾母所许，吾养志可也。”竟娶之，爱过常人。伊川常语人曰：“某未三十时，亦不能如此。”

崇宁中，官至太学博士，愿分教乡里，以便养亲，寻授齐州教授，发明中庸之旨，此邦始知有伊洛之学。大观三年（1109年），御史毛注劾行己师事程氏，卑污苟贱，无所不为，遂罢。归筑浮沚书院以讲学。

宣和中，除秘书省正字，卒于郢。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与许景衡、刘安上、安节、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称元丰九先生。

录自陆心源《宋史翼》卷二三《儒林》一

《宋元学案》本传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学者称为浮沚先生。少而风仪秀整，语音如钟，十行并下。游太学，时新经之说方盛，而先生独之西京，从伊川游。持身艰苦，块然一室，未尝窥牖，尝作《颜子不贰过论》曰：“过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为之应；悟不必久，斯须著于心，而天下归其仁。”伊川亦称之。吕与叔时在同门，先生亦师事之。丰清敏公为司业，一日驹从哄于堂下。先生上书规之，清敏为巽谢焉，时两贤之。成元祐进士，求监洛中水南采场，以便从学。

先生未达时，从母有女为其太孺人所属意，尝有成言而未纳采。至是其女双髻，而京师贵人欲以女女之，先生谢曰：“吾母所许，吾养志可也。”竟娶之，爱过常人。伊川常语人曰：“某未三十时，亦不能如此。然其进锐者，其退速，当慎之。”其后先生尝属意一妓，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也。”又曰：“此似不害义。”伊川闻曰：“此安得不害义。父母之体而以偶贱倡乎？”谢上蔡（良佐）曰：“恭叔不是摆脱不开，只为立不住，便放倒耳。”胡文定（瑗）曰：“恭叔才识高明，只缘累太重，若把得定，便长进矣。”

崇宁中，官至太学博士，愿分教乡里，以便养亲，许之。寻教授齐州，大观三年（1109年），侍御史毛□劾先生师事程氏，卑污苟贱，无所不为，遂罢。归筑浮沚书院以讲学。

宣和中，除秘书省正字，卒于郢。所著有《周博士集》三十卷。梓材案陈直斋《书录解题》：《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云先生所居谢池坊有浮沚书院。○云濂案：《周博士集》三十卷，本之万历《温州府志》。考《宋史·艺文志》称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后两集之数。《温志》盖传说也。《永乐大典》本《浮沚集》八卷见《四库书目》。

予从《永乐大典》得见之，其文盖学东坡者。先生以偶堕狎邪之故，遂为谢、尹诸公所讥。然考其晚年所造，似已为不远之复，未可以此一节抹杀之。晦翁谓先生学问靠不得者，恐太过也。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故水心谓永嘉之学，觐千载之已绝，退而自求，克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郑承于后。然则先生之功，不可没也。

百家谨案：伊洛之学，东南之士，龟山、定夫之外，惟许景衡、周行己亲见伊川，得其传以归。景衡之后不振。行己以躬行之学，得郑伯熊为之弟子，梓材案：郑先生为浮沚私淑弟子。其后叶适继兴，经术文章，质有其文，其徒甚盛。

祖望谨案：浮沚时与许景衡、刘安节、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称元丰太学九先生，族孙去非为张南轩（栻）高弟。

录自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三二《周许诸儒学案》

明万历《温州府志》本传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祖豫（按：是从祖），父泳，俱登第。行己风仪秀整，语音如钟，读书十行俱下。

游太学，以文行著。时尚新学，行己独往伊洛，从二程子游。作《颜子不贰过论》。有曰：“过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为之应；悟不必久，斯须著于心，而天下归其仁。”伊川可之曰：“是子达早，然忧其退速。”登元祐第。京师贵人欲妻以女，行己曰：“吾姨母贫，女鬻，吾母虽不言，意已属，吾养志可也。”辞婚归娶焉。伊川语人曰：“某未三十时，亦做不得此事。”

崇宁行舍法，选师儒，除太学博士。行己请于朝，愿分教乡里，以便养亲，诏许之。宣和初，除秘书省正字。卒于郢。有文

集三十卷。

伯父彦通，辞荫不仕，世称隐君子。孙学古，两荐漕闈不第，遂弃去，以风雅自娱。曾孙如坚，登右科，为合浦令。族孙去非登第，为张南轩高弟。终绍兴侔。弟承己别有传。

录自明万历《温州府志》卷十一《人物》一

清乾隆《瑞安县志》本传

周行己，程子门人，字恭叔。祖豫（校者按：是从祖），父泳，皆中第。泳官至正议大夫。行己丰仪秀整，语音如钟，读书十行俱下。入太学，以文行著。作《斋揖文》，同舍遵行之。司业丰稷从哄惇化堂下，行己移书规之，稷愧谢，由是名重京师。时新学行，乃独之洛，从伊川，二刘、许、赵（校者按：赵当作戴，即戴述。赵霄系私淑，未至洛阳受业。）继至，皆敬下之。作《颜子不贰过论》，有曰：“过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为之应；悟不必久，斯须著于心，而天下归其仁。”或以告伊川，伊川可之，曰：“是子达早，然亦忧其退速。”登元祐第，时太学九人中，行己最先进，京师贵人争欲妻之。行己曰：“吾姨母贫，其女髻未适，吾母虽不言，其意已有属，养志可也。”辞婚归娶之。伊川语人曰：“某年未三十，亦做不得此事。”

周
行
己
集

崇宁行舍法，选师儒，除太学博士。行己请于朝，愿分教乡里，以便养亲，诏许之。仍带旧官教授本州。于是以所闻于程氏者，发明旨要，以迪后进，此邦始有洛学。

越二年，丁父忧。服阙，授齐州教授。大观三年（1109年），毛御史注劾行己师事程颐，卑污苟贱，无所不为，遂罢。归筑室于郡城谢池坊，临池作东山堂。又作浮沚于雁池之西，皆自为记。

宣和初，除秘书省正字，郟守王靓请为幕宾，后卒于郟。靓

以朝命津其丧归，葬邑之芳山乡杉坑里，祔父正议大夫墓。有文集十九卷。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族孙去非为南轩高弟，见《伊洛渊源录》。

旧志云：按瑞安所址，为周氏旧第，所前有周正议巷，世传为正议大夫周泳所居，里巷首有慕贤坊以表周氏也。今考《陶山丹室记》云：“行己邑民，仕于乡校者也。”及卒于郟，称以朝命津其丧，归葬安固，则先生为瑞人明矣。一筑室于谢池，一迁居于柳市，皆教授本州后事。旧误入永嘉，窃校定。

录自清乾隆《瑞安县志》卷八《人物》三

清光绪《永嘉县志》本传

周行己字恭叔，居谢池坊。从祖豫，父泳，俱进士第。行己风仪秀整，语音如钟，读书十行俱下。

游太学，以文行著。司业丰稷从洪教化堂下，行己移书规切，稷逊谢，由是名重京师。时竞尚新学，行己独往伊洛从二程子游。作《颜子不贰过论》，有曰：“过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为之应；悟不必久，斯须著于心，而天下归其仁。”伊川可之曰：“是子达早，然忧其退速。”

登元祐第，京师贵人（按：据《浮沚集》盖冯京也）欲妻以女，行己曰：“吾姨母贫，女警，吾母虽不言，意已属，吾养志可也。”辞婚归娶焉。伊川语人曰：“颐年未三十时，亦做不得此事。”

为太学博士，求便养亲，诏授本州教授，发明中庸之旨，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

宣和初，除秘书省正字。郟守王觐以太学之旧，辟入幕府。卒于郟，觐津其丧归葬焉。有文集三十卷。与许景衡、刘安节、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称元丰九先生。

弟承己，孙学古俱别有传。族孙去非，字直夫，登隆兴癸未

进士第。为张南轩高弟，淳熙中，官桂林通判，终绍兴府通判。著有《岭外代答》十卷。

《乾隆府志》云，按旧府志及《永嘉县志》俱载行己永嘉人，浮沚书院即恭叔故居。《文献通考》则称其宅在谢池坊。而瑞安新旧县志载，行己与其父正议大夫泳墓，在瑞安杉坑。有正议巷、慕贤坊在（瑞安）县城。考文集《陶隐居丹室记》称，维扬吕君少逸令瑞邑，行己以邑民仕于乡校，则行己祖籍当在瑞安。故瑞有正议巷，而太博迁居永嘉，卒葬父墓之侧耳。

录自清光绪《永嘉县志》卷十三《人物·儒林》四

清光绪《乐清县志》有关记载

周行己，永嘉人，元祐六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出知乐清县（校者按：下附《权乐清上韩守书》，删）。政和丁酉罢摄乐清，寓柳市（校者按：下附《和林惠叔见寄诗》，删）。

原按：政和丁酉为宋徽宗第四建元之七年，行己摄乐当六年丙申。

录自清光绪《乐清县志》卷七《职官·文职·知县》。

校者谨按：据周氏《权乐清上韩守书》：“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离乎九品，……今乃幸以摄事小邑，获预应奉，因得效其尺寸之勤。”政和丁酉正是周氏五十一岁，故其摄乐清县当在政和七年丁酉。《乐清县志》编者原按语有误。

附录二 提要

提要·序跋

《直斋书录解题》浮沚集提要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

秘书省正字永嘉周行己恭叔撰。十七人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为博士太学，以亲老归，教授其乡，再入为馆职，复出作县，永嘉学问所从出也，乡人至今称周博士。集序，林越（一本作“鍼”）撰，言为秘书郎，则不然。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子其自出也，故知其本末。所居谢池坊有浮沚书院。

录自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集部别集类

《文献通考》有关记载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

陈氏曰：秘书省正字永嘉周行己恭叔撰。十七人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其乡，再入为馆职，复出作县，永嘉学问所从出也，乡人至今称博士。集序，林鍼撰。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之所自出，故知其本末。所居谢池坊，有浮沚书院。

录自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七。

《四库全书总目》浮沚集提要

《浮沚集》八卷(永乐大典本),宋周行己撰。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出知乐清县。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其乡。再入为馆职,复出作县,乡人至今称周博士,盖相沿称其初授之官也。振孙载《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宋史艺文志》载《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后两集之数,而又别出《周博士集》十卷,已相牴牾。《万历温州府志》又称行己集凡三十卷,更参错不符。考振孙之祖母,即行己之第三女,振孙所记,当必不误。《宋史》及温州志均传讹也。

行己早从伊川程子游,传其绪论,实开永嘉学派之先。集中有《上宰相书》云:“少慕存心养性之说,于周孔佛老,无所不求,而未尝有意于进取。”又有《上祭酒书》云:“十五学属文,十七补太学诸生,学科举。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学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观所自序,其生平学问梗概,可以略见,则发为文章,明白淳实,粹然为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学,虽出程氏,而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秦观、李之仪、左誉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鲁直学士》一诗称:“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烁垂明珠。”于苏轼亦极倾倒,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故耳濡目染,诗文亦皆娴雅有法,尤讲学家所难能矣。集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所载,搜罗排比,共得八卷。较之原编十几得五,尚足见其大凡也。

录自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五《集部·别集类》八

清卢文弨跋

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宋元祐六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出知乐清县，乡人相沿称其初授之官为周博士云。早从伊川程子游，而集中有与释门往来文字，闾人彼家之言，其学似未尽醇。若因其推崇眉阳为文伯，以为能化去洛蜀门户之见，则于释氏又若何置论哉？其在太学，以同学生冯参行至孝而师事之，为群士所怪笑，勿恤也。其教授于乡也，谓礼义之所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学有斋揖，弟子每朝必揖其师，此爱敬之道也。其可废乎！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日，在晋阳书。

录自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二

《温州经籍志》论《浮沚集》

案《永乐大典》本《浮沚集》，凡文七卷，诗二卷。如《历代名臣奏议》二百十三所载《论增修法度奏》，《东嘉先哲录》二所引《刘安上墓志》，《慎江文征》四所载《代郭守贺元圭表》，陈遇春《瓯括文录》一所载《包端睦忠孝传》，《东瓯诗集》一所录《绝境亭诗》（《浮沚集》失收诗文尚夥，此特举其略，按绝境亭诗已见集内）今并未收。又《书录解题》谓集有林越序，此本亦无之，则其散佚者多矣。浮沚讲学本伊川，文章则轨步眉山，此集虽不完，而玮文奥笔，犹见梗概。若《上皇帝书》第二篇（集一），绵绵数千言，极陈时政之得失，畅达雄伟，酷类东坡论事之文。其《戴明仲墓志铭》（集七），全录戴迅行状及林定哀词，不削一字，惟于首尾略加论断。哀词本为韵语，亦遂不复作铭，则又体格奇创，足补金石例者。《困学纪闻》二十仅举《跋秦玺文》一篇，未足尽浮沚之文也。

又案《文渊阁书目》九，有《周博士文集》一部，四册全。则明初所传，不止浮沚前后集矣。其书止十卷，盖不及《浮沚集》之完备，故永乐时修大典不载其本也。

录自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十九《集部·别集类》

《敬乡楼丛书》本《浮沚集》后跋

武英殿聚珍版本，周恭叔先生《浮沚集》，凡文七卷。诗二卷，余旧藏是书两部，一为武英殿原刊本，一为闽重刊本。据《直斋书录解题》十七，《浮沚集》原为十六卷，又后集三卷，共十九卷。顾原书失传已久，今所传武英殿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集而成，其卷帙殆不及原书之半，盖散佚者多矣。余尝就周天锡《慎江文征》、陈遇春《东瓯先正文录》、孙衣言《永嘉集内编》、曾唯《东瓯诗存》及光绪《永嘉县志》等书，搜罗先生遗著共得文十首，诗十三首，皆为大典本《浮沚集》失收之作，特汇为补遗一卷，以附于本集之后（《东嘉先哲录》所载刘安上墓志以删节非全文不录）。浮沚为永嘉城西南隅一小池，地近松台山麓，幽静可爱，先生之故居在焉。余少时里居读书，每过其地，辄迟徊不能去。先生为永嘉学问所从出之一人，而永嘉诸先生尝从伊川游者，其书世已鲜传，先生是集，虽非完本，而绪言大义，犹可概见也。兹以殿本、闽本及诸书所载浮沚诗文，互相校勘，并附录孙琴西先生按语于各篇之下，以付排印。是不仅为便于读者，亦所以示景仰先生之微意也。民国二十年三月黄群记。

录自《敬乡楼丛书》第三辑之《浮沚集》

校者谨按：查刘安上死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见《刘给谏集》卷五附录薛嘉言《刘安上行状》。而温州府县志均记述周行己死于鄂州，由其友鄂州知州王靛以朝命津其丧归，葬于瑞

安。此事当在北宋灭亡(1127年)前夕。因此,周氏不可能有《刘安上墓志》之作。

温州市图书馆

附录三 评论

事迹·评论

程颐《二程集》有关记载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恶。”（录自《程氏外书》卷七）

周恭叔行己。自太学早年登科，未三十，见伊川，持身严苦，块坐一室，未尝窥牖。幼议母党之女，登科后其女双瞽，遂娶焉，爱过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时，亦做不得此事。然其进锐者其退速。”每叹惜之。周以官事求来洛中，监水南余场，以就伊川。会伊川有涪陵行。后数年，周以酒席有所属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义理。”伊川归洛，先生（指尹彦明）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兽不若也，岂得不害义理？”又曰：“以父母遗体偶倡贱，其可乎？”（录自《程氏外书》卷十二）

游定夫问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及其至也，至于无声无臭乎？”伊川曰：“驯此可以至矣。”后先生（指尹彦明）与周恭叔以此语问伊川。伊川曰：“然其间亦岂无事？”恭叔请问，伊川曰：“如荀子云：‘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可以明之。”（录自《程氏外书》卷十二）

（程）子谓周行己曰：“今之进学者，如登山，方于平易，皆能阔步而进，一遇峻险，则止矣。”（录自《粹言》卷一）

许景衡《横塘集》卷三《次韵周共(恭)叔五首》

问学探前圣,声名自妙年。何疑待价玉,却计买山钱。北极云垂地,西江水接天。扁舟如有约,吾亦赋归田。

黄卷开三馆,红尘又几年。病多须药物,旅寓费囊钱。旧学宁无意,斯文祇任天。轩轩千里鹤,可但戏芝田。

乡国兵戈息,仍闻大有年。欲寻江上宅,预办酒家钱。好句烦招隐,馀生且乐天。向来真可笑,舍己别耘田。

赐环初就日,弛担又逾年。老矣怀三径,归欤有几钱。报君惭犬马,恋阙望云天。但得邻颜巷,宁论负郭田。

邻并端如约,追随可判年。稻粱当富岁,鱼蟹不论钱。春到花开处,霜馀桔熟天。清尊长啸傲,沧海半桑田。

许景衡《横塘集》卷五《送商霖兼简共(恭)叔》

末学纷纷只自夸,孔颜门户本无遮。农工商贾皆同气,草木虫鱼是一家。我欲收心求克己,公知诚意在闲邪。汝南夫子规模大,归去相从海一涯。

(校者按:商霖,鲍若雨字商霖,永嘉人,学者称为敬亭先生。程颐晚年弟子。)

朱熹《伊洛渊源录》有关记载

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遗书》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记也。祁宽记和靖(尹彦明)语云,恭叔自太学早年登科。未三十,见伊川,持身严苦,块坐一室,未尝窥牖。幼议母党之女,登科后,其女双瞽,遂娶焉,爱过常人。伊川曰:“颐未三十时,亦做不得此

事。然其进锐者其退速。”每叹惜之。尝酒席有所属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义理。”伊川归，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兽不若也，岂得不害义理。”又曰：“父母遗体，以偶贱倡，可乎？”上蔡谢公亦言，“恭叔不是摆脱得开，只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须是于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贵相，周恭叔才高识明，初年甚好，后来只缘累太重，若把得定，尽长进在。”（卷十四）

张思叔，河南寿安人。家甚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思叔颇羡慕之。问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读书所致耳。思叔始发愤从人受学，执劳苦之役，教者怜其志，颇劝勉之。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也。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恭叔行己官箴中，思叔亦从之。恭叔谓之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及伊川先生归自涪陵，思叔始见先生。（卷十二）

（按：周行己劝张绎（字思叔）不要出家，等待程颐回归再从学事，并见《宋史·道学二·张绎传》，因文重复，不录。）

李先之名朴，贛上人。为西京学官，因受学焉。《吕氏杂志》云，李先之、周恭叔，皆从程先生学问。而学苏公文词以文之，世多讥之者。（卷十四）

留元刚《二刘文集序》

元祐、绍圣间，程先生讲道伊洛，东南之士多从之游。而为永嘉倡者，太学博士周公，起居郎、给事中二刘公也。

嗟夫！人不可不知学，学不可不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者，其谁曰不知学哉！学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间，声音笑貌之末，外浮而内不实，言出而行不逮，非学也。假学以文奸，饰学以

欺人者也。是其自媒宠利与之俱汨耳，祸福得丧之衡，安有所存者邪！

夷考三公之出处，时右新学，违而之他，甘心摈黜，曾是师伊川为苟贱者，祖邹志完于诤张旁出之时，挫蔡京于焰势方张之日，不移不诎，何恃能尔，讲学之功大矣。不然以位达，以文名，前后相望也，而学者于三公则祠遗像而矜式，诵空言而则慕，亦反其本而已矣。

（按：此序虽为《二刘文集》而写，实则推崇周行己与二刘传播洛学之功。）

叶适《温州新修学记》(节录)

学立于绍兴初，积久蠹毁。嘉定七年，留公茂潜（留元刚之字）来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诸生曰：

“时饰庐廩，苟厚其养而已；若夫本原师友，必纳诸道德，太守职也。

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絮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歌，而郑景望（郑伯熊之字）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薛季宣之字）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陈傅良之字）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铄称馐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

四人，邦之哲民也，诸生得无景行哉！”

按：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当时温州知州留元刚对州学诸生的训辞。叶

适同意他的观点,予以笔录,收在自己文集(《叶适集·水心文集》卷十)中。留元刚字茂潜,福建永春人,宰相留正之孙,早负盛名,与真德秀同应博学宏词科之选。嘉定间知温州,政绩卓著,惜恃才傲物,使酒任气,后授宫观罢归。《宋史翼》卷二九,《福建通志》卷一七六均有传。

叶适《题二刘文集后》

按《周博士集》,元丰时,永嘉同游太学者,蒋元中、沈彬老、刘元承、刘元礼、许少伊、戴明仲、赵彦昭、张子充,所谓“不满十人,而皆经行修明为四方学者敬服”者也。绍兴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刘公于学,号三先生。

余观自古尧、舜旧都,鲁、卫故国,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达志开道,蔚为之前,岂非俊豪先觉之士也哉!然百馀年间,绪言遗论,稍已坠失,而吾侪浅陋,不及识知者多矣。幸其犹有存者,岂可不为之勤重玩绎之欤!

录自《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九

韩泂《涧泉日记》有关记述

周恭叔行己,文字温淡,但时有庄、老,与程氏之说相背。诗亦好。

(录自《涧泉日记》下)

周
行
己
集

赵处澹《题周恭叔谢池读书处》

粉蝶黄蜂二月天,初晴已觉十分妍。市桥船系垂垂柳,花寺钟敲淡淡烟。幽趣静看青鸟啄,闲情独羨白鸥眠。谢家风月今

何许,总入池塘梦里篇。

录自《东瓯诗集·续集》卷三

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按语

祖望谨案,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鲍敬亭辈七人,其五人及程门。晦翁作《伊洛渊源录》,累书与止斋求事迹,当无遗矣,而许横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而林竹轩者横塘之高弟也,其学亦颇启象山一派,述周许诸儒学案。梓材案,周许诸先生原列《永嘉学案》之一,谢山序录始定为《周许诸儒学案》。

录自《宋元学案》卷三二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评论

周行己系南宋永嘉学派的先驱者。永嘉之学被朱熹之流目为“功利之学”,主要是由于它对财政、经济、军事等等实际问题比较注意。永嘉诸子重视实用之学的风气系由周行己开其先河,他对当时的盐茶、济贫、吏役、转输等问题,均曾表示自己的意见。……从中也可窥见永嘉学派重视“功利”的思想渊源。

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第四章第五节《周行己的货币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对周行己货币思想的评价

周行己是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他官位不高,

《宋史》未为立传，卒年亦无考，但他在宋代学术史上则较有地位。他在治学上，颇重视实用之学，后人将其视为以“功利之学”著称的永嘉学派的先驱。

由于重视功利，关心涉及国计民生的各种事务，周行己对当时盐茶之法、力役、转输、恤贫以及货币等问题均曾有过论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关于货币问题的见解。在北宋人士中，周行己对货币问题的考察最为广泛，举凡铜钱、铁钱、纸币等各方面的问題，他都作了考察；对解决当时货币问题的途径，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论证。周行己的货币思想，可说是对北宋一代货币思想的总结，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及理论认识的深度，在北宋时期都是首屈一指的。

录自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五十章《周行己，叶梦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附錄四
年譜

周行己年谱

周行己字恭叔，瑞安人。北宋政和间在温州州城雁池之西筑浮沚书院讲学授徒，学者称为浮沚先生。父泳，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官至正议大夫。

陶山《周氏族谱》：“周氏始祖河南开封府，二世祖保重公授水部镇平阳，徙居温郡东山谢池巷。后寻觅山水之胜地，居安固（瑞安）三十二都北基之地周家塍（即今周塍）”。

《文集》（周行己文集旧称《浮沚集》，下简称《文集》）卷六《杂著·座右铭》：“惟余之生兮，父命以名，谓余曰行己兮，俾充夫性之所能。”

乾隆《瑞安县志》卷八《人物·周行己传》：“程子（颐）门人，字恭叔。祖豫、父泳，皆中第，泳官至正议大夫。旧志云：按瑞安所址，为周氏旧第，所前有周正议巷，世传为正议大夫周泳所居。里巷首有慕贤坊，以表周氏也。今考《陶山丹室记》云：‘行己邑民，仕于乡校者也。’及卒于郛，称以朝命津其丧归，葬安固，则先生为瑞人明矣。一筑室于谢池，一迁居于柳市，皆教授本州后事。旧误入永嘉，窃校定。”

按：据孙衣言《瓯海轶闻》卷三《恭叔家世》条考证，周豫是行己从祖，不是祖父。

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十《人物·儒林·周行己传》：“按旧府志及《永嘉县志》，俱载行己永嘉人，浮沚书院即恭叔故居。《文献通考》则称其宅在谢池坊。而瑞安新旧县志载，行己与其父正议大夫泳墓，在瑞安杉坑。有正议巷、慕贤坊在县城。考《文集·陶隐居丹室记》称‘维扬吕君少逸令瑞邑，行己以邑民仕于乡校’。则行己祖籍当在瑞安，故瑞有正议巷，而太博迁居永嘉，卒葬父墓之侧耳。附议于此。”

弟,承己,字恭先,因帮助官军抵抗方腊农民军而死,《永嘉县志·忠义》有传。

妹二人,一名悦师,是尼姑,见文集卷七《祭女弟悦师文》。一嫁给朱昌年,见文集卷七《朱君夫人墓志铭》。

孙,学古,字会卿,温州府县志有传。

光绪《永嘉县志》卷十七《文苑·周学古传》:“周学古,字会卿,行己孙也。两荐漕闈不第,遂息意场屋,以风雅自娱。”

叶适《水心文集》卷十二《周会卿诗序》:“周会卿诗,本与潘德久齐称。……德久漫浪江湖,吟号不择地,故所至有声。会卿常闭门,里巷不相识,居谢池巷……知者独辈行旧人尔。宗夷遗余家什,零落十数纸,恨早失估,收次不多。”

按:《周会卿诗集》已失传。潘德久名桎,与陆游、姜白石等倡和,为当时有名诗人,是永嘉“四灵”的前辈。叶适说:“永嘉言诗,皆本德久。”

曾孙,如坚,字宗夷,是叶适的好友。

叶适《水心文集》卷二八《祭周宗夷文》:“谢家古池,水石照庐;虽在城市,何异郊墟。……自子失音,我久叹吁;不闻著床,掬焉永徂。”

按:万历《温州府志·周行己传》有孙学古,曾孙如坚,登右科为合浦令。孙衣言《瓯海轶闻》卷三考为:“盖宗夷即如坚字,取《列子》‘夷坚闻而识之’语,古之博物人也,当从《万历府志·浮沚传》为是。”

婿:包汝嘉,乐清县柳市镇人。是北宋名臣包拯五世孙。生平官职未详。其子昂,字颛叟。叶适曾为作《包颛叟挽词》(《叶适集》卷七)。其孙履常,曾任平江府通判,是叶适的连襟,见《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五《包履常墓志》与拙著《叶适年谱》66页。

李迎,字彦将,济源人。累官安抚司机宜文字,通判明州,晚寓苕上(今浙江吴兴),著有《济溪老人遗稿》一卷。陈振孙《直斋

书录解题》卷十八：“《济溪老人遗稿》一卷，通判明州、济源李迎彦将撰。永嘉周浮沚先生之婿，与先大父为襟袂。”

陈某，名未详。是陈振孙的祖父。陈寿祺《宋目录家陈振孙传》：“陈振孙，字伯玉，（浙江）安吉人。祖某，秘书省正字，永嘉周行己之第三女婿（见《直斋书录解题》附录二《关于陈振孙之生平著述》十六）。”

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1067年） 一岁

周行己生。

文集卷五《上宰相书》：“遂籍仕版，辛未、庚子，盖三十年矣。……今也行年五十有四……。”

按：辛未是元祐六年（1091），周氏中进士之年；庚子为宣和二年（1120），《上宰相书》写于是年。从宣和二年逆推五十四年，当生于本年。

是年，太学同学，“九先生”之赵霄，已有六岁；张辉已有五岁。

时事：正月，宋英宗卒（1032—1072），子顼即位，是为神宗。

宋神宗熙宁六年癸丑（1073年） 七岁

是年，“就傅，授句读，诵五经书”（文集卷五《上祭酒书》）。

太学同学九先生之刘安节，六岁。刘安上五岁，许景衡二岁，戴述则诞生于明年。

时事：是年置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命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雱（安石之子）同修撰。

道学家周敦颐卒（1017—1073）

按：周敦颐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书。程颢、程颐兄弟受过他的影响。

宋神宗元丰三年庚申(1080年) 十四岁

是年离开瑞安,随父周泳宦游京师(河南开封)一带。

文集卷十《追忆二十韵奉赠段公度欧阳元老》：“年未十四五,出走京洛尘。”

元丰四年辛酉(1081年) 十五岁

是年,学习撰写文章。

文集卷五《上祭酒书》：“十五岁,学属文。”

元丰六年癸亥(1083年) 十七岁

是年,在京师太学求学。

文集卷五《上祭酒书》：“十七岁,补太学诸生。”

按：《宋史·选举志三》：凡学皆隶国子监。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初无定员，后以二百人为额。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及三舍法行（三舍法创立于神宗熙宁四年），太学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初入学则为外舍生，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均需经考试。

是年,作《斋揖文》，同舍遵行之。见文集卷六。（乾隆《瑞安县志》卷八）

司业丰稷从哄惇化堂下,行己移书规之,稷愧谢。由是名重京师。（同上书）

按：丰稷，字相之，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人。登第，为谷城令，以廉明称。擢监察御史，改国子司业，历官太常少卿、国子祭酒，升御史中丞，论蔡京奸状，京遂罢去。后蔡京当权，修故怨，贬稷为海州团练副使，安置台州。死时年七十有五。南宋建炎年间，追复学士，谥清敏。《宋史》卷二二一有传。

是时,一心学科举文。（《上祭酒书》）

按：当时太学用王安石《三经新义》教授生徒，因此周氏接受过王安石的新学。

“九先生”之张辉已在太学求学。

文集卷七《祭张子充文》：“元丰太学，莫如子旧。”

按：张辉，亦作张焯，字子充，永嘉人。自六经诸子史百家之说，皆通习而辨析之。日从事于治气养心之术，学者从之益多。政和二年上舍擢第，累仕为洪州教授，以荐为国子学录，著有《草堂语录》，学者称为草堂先生。温州府志，永嘉县志及《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均有传。

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 十九岁

是年，仍在太学肄业。

文集卷五《上祭酒书》：“又二年，……又学为古文。”

文集卷七《赵彦昭墓志铭》：“元丰作新太学，四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温，海郡，去京师阻远，居太学不满十人，然而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一时士大夫，语其子弟以为矜式，四方学者皆所服从而师友焉。蒋元中、沈彬老(躬行)不幸早死，不及禄。刘元承(安礼)今为监察御史，元礼(安上)为中书舍人，许少伊(景衡)今为敕令删定官，方进未艾。戴明仲(述)为临江军教授，赵彦昭(霄)为辟雍正以卒。张子充(焯)最早有闻，每举不利，今以八行荐于朝。凡此吾乡之士，皆能自立于学校，见用于当世。其间或先或后，或贵或贱，或寿或夭，则有命也，然不可谓不闻矣。”

按：自周氏此文出，在太学肄业之九位乡贤，后人统称为“元丰九先生”。实则入太学时间有所不同。据拙著《试论永嘉“元丰”九先生》所考(见《宋元明温州论稿》，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九先生中的周行己、张辉是在元丰年间入太学，刘安节、安上、戴述、许景衡和沈躬行则在元祐年间入太学求学(详见下面

元祐三年条)。赵霄、蒋元中入太学时间未详。

赵霄(1062—1109),字彦昭,瑞安人。文集《赵彦昭墓志》作“其先盖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五代之乱,始徙永嘉”。而乾隆《瑞安县志》则作“徙瑞安”,定为瑞安县人。其生平是: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历任颍昌府长葛主簿,济州州学教授,内调太学正兼摄司业,死于任内。温州府志和瑞安县志及《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均有传。

蒋元中,永嘉县人,生卒年未详。在太学时,曾作《经不可使易知论》,同舍盛传诵之,至刻之石。文集《赵彦昭墓志》称其“不幸早死,不及禄”,惜未出仕。

是年六月十五日,洛学创始人之一,程颐之兄程颢病卒,享年五十有四。(《二程集》卷十一《伊川文七·明道先生行状》)

按:程颢(1032—1085),字伯淳。十五六岁时,与弟程颐受过周敦颐的影响。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出任地方官,关心人民痛苦,政绩颇著。熙宁二年(1069年)升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见习御史)。反对新法,外调任职。后遂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形成“洛学”。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卒,哲宗立,司马光秉政,擢为宗正寺丞,他认为某些新法可考虑,新党人才要留用。但司马光不听,终酿成以后新旧两党的纷争。因病于该年六月亡故,终年五十四岁。《宋史·道学一》有传。

时事:三月,宋神宗赵顼卒(1048—1085),子煦即位,是为哲宗,年方十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宣仁后)临朝听政。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主国政;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变革王安石新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年) 二十岁

是年仍在太学求学。

程颐任通直郎崇政殿说书。

五月戊辰，诏给事中兼侍讲孙觉、秘书少监顾临、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同国子监长、贰，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八）

时事：是年四月，王安石卒（1021—1086）；九月，司马光卒（1019—1086）。

元祐二年丁卯（1087年） 二十一岁

是年仍在太学肄业。

文集卷四《晁元升集序》：“元祐丁卯，行己与王文玉璪同在太学”。

同书卷五《上祭酒书》：“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

三月，吕大临由文彦博推荐任太学博士。（《续通鉴长编》卷三九六）

六月，著《朱廷隐字大隐序》。

七月，太学生徐某不禄，吕大临率其僚吊之。周氏为作《书吕博士事》（见文集卷六）。

按：吕大临（1040—1092）字与叔。陕西蓝田人，宰相吕大防之弟。先从张载受学。张载卒，学于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号称“程门四先生”。而程颐称吕氏守张载关学甚固，凡张载有说，则坚执不从。行己对吕大临甚为崇拜，清儒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按语：“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周浮沚、沈彬老（躬行）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张载）之再传乎！”吕氏著有《考古图》，是我国最早的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还有《易章句》、《孟子讲义》、《论语解》等。《宋史》卷三四〇有传。

八月，程颐罢经筵讲官（即崇政殿说书一职），改任权同勾西京国子监。回归洛阳。

时事：司马光死后，旧党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摯、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洛、蜀二党斗争激烈。

是年正月，宰相吕公著请准朝廷，规定“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安石）氏。”（《宋史》卷三三六《吕公著传》）

元祐三年戊辰（1088年） 二十二岁

是年，一说已在洛阳从程颐受学，但无确实证据。可能仍在太学求学，其间曾回温州省亲。

《上祭酒书》：“去年且思阳城之训，念何蕃之行，遂以覲亲告归于泾。今也且以是来学，不识所从者果正矣，其犹有说乎？……某虽不敏，窃愿学焉，优惟先生诲人不倦，愿赐一言以正之。”此书似写于本年。

《二程集·目录》卷十七《伊川先生语三》：“本无篇名，不知何人所记。或曰永嘉周行己恭叔，或云永嘉刘安节元承，或云关中学者所记，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阙其目。按元祐三年刘质夫卒，此篇有质夫名字，则三年前语也。”

按：从目前所见诸书有关记载，说周行己于元祐三年已从程颐受学，除说《伊川语录三》是他所记外，似无其他证据。而元祐五年（1090年）在洛阳从程颐游，则是确实之事（详见元祐五年条）。说刘安节在元祐三年前已从程颐受学，更不可能。笔者认为二刘兄弟从程氏学习，当在元祐五年程颐遭丧后，因二刘游太学是在他们“既冠”之后，详情亦见本谱元祐五年条。

春间，在京师开封曾偕王觐、李廌、刘絜矩等十人参加礼部试。孙勰、段万顷、欧阳献、崔鷟、王觐等五人及第，成进士。周氏与李廌、刘絜矩等五人被黜落。

文集卷四《送刘絜矩序》：“余有友者十四人，举于礼部十人，

礼部第其可进以名上于天子者，孙勰、段万顷、欧阳献、崔鷗、王覲。五人者，皆其才力自可以致功名，取富贵，一科目不足为道。不幸而黜于礼部者五人，余吊之者一人，则李廌方叔是也。贺之者一人，则吾子是也。”

按：孙勰、字志康，宁都（今江西宁都）人。父立节，师事李覲，与曾巩友善，曾官镇江军书记。孙勰受业苏轼，登元祐进士，知岳州，以劲直闻。

崔鷗，字德符，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举进士，历官筠州推官、相州教授。蔡京当权时被免职。钦宗即位，擢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平生为文至多，尤长于诗。著作有《婆娑集》。宋人《墨庄漫笔》、《容斋随笔》等书记其佚事。《宋史》卷三五六有传。

欧阳献，字元老，荆南（今湖北江陵）人。文集卷八有《雨中有怀》、《送欧阳司理归荆南》等诗，约可见其生平。

段万顷，字公度，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举进士后，授太平州芜湖县尉，未行，本年元月卒于京师。文集卷六有《段公度哀词》。

王覲，字天粹（见卷八《雨中有怀》诗），据孙衣言考证，即文集卷五《谢鄂帅王待制辟司录启》的王待制。宣和年间曾任鄂州知州，兼某某殿阁的待制。孙锵鸣所作《周行己年谱考略》，将王覲误作王覲，非是。王覲，字明叟，泰州如皋人。《宋史》卷三四四有传。熙宁中出仕，行辈比周行己等人高。

查《宋会要辑稿》，王覲于政和元年（1111年）提举河北西路常平。同书职官六八之四一有：“政和八年（1118年）九月十六日诏，徽猷阁直学士知□（原书缺字）州王覲，……可落职知商州。”约可知其生平。

又按：《送刘絮矩序》有“余游京师，今六年，百无一得”语。说明作者此次被黜于礼部。同时，他自元丰六年（1083年）补太学生，至今年（元祐三年 1088年）首尾恰为6年。同书卷七有

《祭刘絮矩文》，知刘絮矩秋试发解为举人，但不利于“春官”，未成进士。文中多处有“乡人”一词，刘氏可能是温州人。但未知其家世与生平。

李廌，字方叔，《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有传。游苏轼门下，苏极赏识其文。李赴礼部试，苏任主考官，意在必取，而李亦自谓必得。结果因进士考试是糊名制，竟被黜落。《宋史本传》说：“乡举试礼部，轼典贡举，遗之，赋诗以自责。”李廌因此终身不第。此事为古代著名科场故事，宋人笔记如《老学庵笔记》、《鹤林玉露》等多记之。

本年写有《上祭酒书》（卷五），《段公度（万顷）哀词》（卷六），《敬赠李方叔》诗（卷八）等。

是年，温州九先生之刘安节（元承）、刘安上（元礼）、戴述（明仲）、许景衡（少伊）及沈躬行（彬老）等人入太学读书。

许景衡《刘安节墓志》：“（安节）少与从父弟今徽猷阁待制安上相友爱，皆以文行为士友所推称。既冠，联荐于乡，同游太学，秀出诸生，间号二刘。”（《刘左史集》附录）

薛嘉言《刘安上行状》：“（安上）与从兄舍人安节同砚席，……既长，俱以文行称。公逾冠，首乡荐，复联名游太学，并为上舍生。”（《刘给谏集》附录）

按：刘安节生于熙宁元年（1068年），刘安上生于熙宁二年（1069年），他们“既冠”二十岁游太学，疑在此年或稍后。戴述是刘安上妹夫，生于熙宁七年（1074年），周氏《戴明仲墓志铭》称其未冠游京师，试广文馆，是随其妻兄二刘而来。

许景衡《祭丁二丈（昌期）文》：“嗟我始冠，游学京师。”《祭刘安节文》：“公游太学，我亦诸生。”说明他是刘安节的太学同学。

拙校《陈傅良文集》卷三九《重修瑞安县学记》：“既而许公（景衡）与沈公躬行、谢公佃偕同郡诸儒，又尝越数千里外，窃从程、吕二氏问学。”沈躬行与许景衡同向吕大临问学，因吕大临于

去年才任太学博士,疑沈氏亦在此时。

当时,实际上游太学,向吕大临问学的,不止九人。上文就提到还有谢佃。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疑是谢天申、字用休,瑞安人,并见朱熹《伊洛渊源录》。

再按:刘安节(1068—1116),字元承,永嘉县人。元符二年(1100年)进士,除河东提学管勾文字,召对称旨,擢监察御史、起居郎。学禁以来,伊川弟子无显者,至先生与许景衡始见用。迁太常少卿,为宦官所诬劾,谪守饶州。州大饥,发谷赈饥,裁减贡奉,禁止吏役扰民,州民感激,认为是范仲淹以后的好州官。移知宣州,适大水,具舟拯溺。州大疫,亲自施药治病,被传染,政和六年五月,歿于任所,年仅四十九岁。他游太学后,即从程颐学,辑有《伊川先生语四》一卷(或云《伊川先生语三》亦是他所辑),今存《二程集·遗书》;所著有《刘左史集》四卷,非足本,对洛学有所继承与发展,详见本书《前言》。《宋史翼》卷七有传。

刘安上(1069—1128),字元礼,安节的堂弟,与兄同游太学,同从程颐受学。成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官提举两浙学事,升监察御史、侍御史。大观二年,劾蔡京十大罪,京始罢相。后蔡京复相,被外调,历知寿州、婺州等地,皆有政声。所著有《刘给谏集》三十卷,今止存五卷。与《刘左史集》合称《二刘先生文集》。《宋史翼》卷七有传。

戴述(1074—1110),字明仲,永嘉人,刘安上的妹夫,与二刘同游太学,复同从程颐学习,成元符二年进士。授婺州东阳县主簿,徙监银冶(银矿),辞官归里。后起为临江军学教授,丁母忧解职,庐墓得疾,卒年三十七岁。与弟迅著有《二戴集》,已佚。

许景衡(1072—1128),字少伊,瑞安人。学者称横塘先生。年始冠,游太学,复从程颐学习,成绍圣元年(1094)进士。宣和年间为殿中侍御史。反对童贯等“六贼”,被免官。钦宗即位,除中书舍人,会开封被围,未去。高宗即位,任御史中丞,力保宗泽

守开封,拜尚书右丞(副宰相),黄潜善等投降派忌之,以资政殿大学士奉祠,卒于道中。赐谥忠简,著《横塘集》三十七卷,今存二十卷。对永嘉学术颇多贡献。孙诒让《横塘集后跋》说:“盖元丰九先生,惟忠简独后卒,名德亦最显。厥后永嘉学者后先辈出,多于忠简为后进,或奉手受业其门。靖康、建炎之际,永嘉之学几坠而复振,于忠简诚有赖焉”。关于他和刘安节、安上的生平思想,详见拙著《宋元明温州论稿》的《试论永嘉“元丰”九先生》。

沈躬行字彬老,生卒年不详。瑞安人。与许景衡、谢佃游太学,受学吕大临,又同游洛阳程颐门下。周行己《赵彦昭墓志铭》称他和蒋元中“不幸早死,不及禄”。周行己曾为沈躬行之父沈度作《沈子正墓志铭》,称他从吕、程二氏游学外,并曾从王安石的学生龚原受学。

元祐四年己巳(1089年) 二十三岁

是年可能已赴洛阳从程颐受学。亦可能仍在太学读书。请参看上下年的引文。因无确实史料,殊难断定。

元祐五年庚午(1090年) 二十四岁

是年在洛阳,向程颐受学。

六月,友人邓子同卒于京师开封,自洛赴开封哭之。

文集卷九《邓子同墓志》:“吾之友邓氏子,讳洵异,字子同,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卒于京师。越六月五日,某至自洛,即其殡哭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程颐)曰:勿陷人于恶。(见《二程外书》卷七)

按:据《二程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程珦)忧去官。”因此,程颐葬父当在本年。

周行己在程颐处学习非常认真。

《二程外书》卷十二：“周恭叔行己，……未三十，见伊川，持身严苦，块坐一室，未尝窥牖。”

秋间，在开封中举。

文集卷四《晁元升集序》：“元祐丁卯（1087年），行己与王文玉璪同在太学，……后三年，行己应举开封，幸中有司之选，而（晁）无咎实主文事。”

十二月，撰有《邓子同墓志》（文集卷七）。

是年，瑞安许景衡、永嘉刘安节、安上兄弟及其妹夫戴述，自开封太学赴洛阳从程颐受学。

清乾隆《瑞安县志·周行己传》：“（周）乃独之洛，从伊川，二刘、许、戴继至。”

《二程遗书》目录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刘元承手编。刘安节字元承，永嘉人。所记有元祐五年（1090年）（程颐）遭丧后、绍圣四年（1097年）迁谪前事。延平陈渊几叟得之于元承之子，有题志在后。”陈渊的题志是：“予官吉之永丰簿，沿檄至临川，见刘元承之子县丞诚，问其父所录伊川先生语，蒙示以元承手稿，伏读叹仰，因乞传以归。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晦日，庵山陈渊谨书。”据此，刘安节等人从程颐受学疑始于本年。

元祐六年辛未（1091年） 二十五岁

是年，进士及第。

文集卷四《晁元升集序》：“是岁（元祐五年），元升亦自济来赴礼部，因得相亲，遂同登辛未进士第。今行己、元升为同年，于无咎为第（弟）子。”

按：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钜野人。元祐初，为太学正，升秘书省正字，迁著作佐郎。与黄庭坚、张耒、秦观合称为“苏门四学士”。他典试礼部大约是在著作佐郎任内。《宋史》

卷四四四《文苑六》有传。著作有《鸡肋集》、《晁氏琴趣外篇》等。其弟元升无传。

参政冯京欲招为女婿，行己辞婚。

乾隆《温州府志·人物·周行己传》：“登元祐第，京师贵人欲妻以女。行己曰：‘吾姨母贫，女瞽，吾母虽不言，意已属，吾养志可也’。辞婚归娶焉。”

文集卷七《祭冯当世文》：“惟公既名重乎朝廷，于下走而奚取，曾声气之未接，洞心情而相许。或者谓公，公宁弗疑。欲妻以女，尝不鄙夷，不合而止，人亦斯已。还登于朝，终以荐祿。”

按：据此文“欲妻以女”，则府志所谓京师贵人欲妻以女，当指冯当世而言。

冯京(1071—1094)，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武汉市)人。皇祐元年(1049年)状元，是宋代三元及第的一人(宋代仅三人，所谓三元及第，是指得中解元、省元、状元)。历任翰林学士，进参知政事，是有名望的大臣。且是元老富弼的女婿。周行己当时刚中进士，力辞婚姻，归娶盲女，可谓难得！而晚年结交林灵素，上书蔡京，亦是当时意想所不及。

是年有《晁元升集序》等文。

元祐七年壬申(1092年) 二十六岁

中进士后，例应授官，但府县志和《宋史翼·本传》均无记载，似在河南一带任职(详情见下述)。

是年，太学博士吕大临迁秘书省正字，卒于任内。写有《哭吕与叔四首》诗(文集卷九)。其末首为：“朝廷依制起三王，叹惜真儒半已亡，犹有伊川旧夫子，飘然鹤发照沧浪。”将吕大临推作“真儒”，说明作者对吕氏的敬佩。

元祐八年癸酉(1093年) 二十七岁

是年,回瑞安侍亲省墓。

文集卷四《闲心普安禅寺修造记》:“元祐八年,某侍亲归省墓下。”此记,即本年所著。

按:周氏祖墓在瑞安周垵,母墓在燥原。距闲心普安寺皆不过三五里,并见此记。

三月,撰有《何子平墓志铭》(文集卷七)。

按:此铭有“客有服丧者,贸贸然来,拜伏涕洟,兴揖而言曰:‘……恕之先君大故,……敢来请铭。’客,余同学生也,不得辞。”何子平是永嘉商人,死于本年三月,其子来请铭,说明周氏三月已在家中。

七月,为“皇祐三先生”之丁昌期祖父撰写《丁世元墓志铭》,丁昌期是行己姑婆之子。

时事:是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宣仁后)卒(1032—1093)。十月,哲宗亲政。十二月,复章惇、吕惠卿官,新党又复得势。

元祐九年,绍圣元年甲戌(1094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温州返回河南,可能仍在京师开封,但不知任何官职。

本年撰有《祭冯当世文》。

按:冯京死于此年。从此文和集中相连的《祭刘絜矩文》(均在卷七)看,行己已由家乡返回开封。

又按:集中卷七有为友人沈躬行之父沈度撰写的《沈子正墓志铭》,文中有:“永嘉沈躬行之父讳度,字子正,年六十一,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某甲子卒于京师,明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其居邑瑞安县某乡某之原。先期,躬行致林石介夫状来请铭。”观其文意,此文似乎是本年初作,所以以后埋葬日期与地址都不知道,用“某”来代。

是年，同乡友人许景衡成进士。

时事：是年四月癸丑，改元绍圣。以章惇为左相，起用新党官员，贬斥苏轼等旧党。罢试诗赋，专用经义取士。

绍圣四年丁丑(1097年) 三十一岁

是年冬，任洛中水南采场监当官，原拟就近向程颐受学，适程颐被编管涪州，素愿未偿。

《二程集·外书》卷十二：“周(恭叔)以官事求来洛中，监水南采场，以就伊川。会伊川有涪陵(今四川涪陵)行。”

《二程集·遗书》附录《伊川年谱》：“(绍圣)四年十一月，(程颐)送涪州(即涪陵)编管。”

是年，张绎从周氏于洛阳。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三“张思叔遗事”：“张思叔名绎，河南寿安(今宜阳)人……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恭叔行己，官洛中，思叔亦从之。恭叔谓之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

按：张绎是程颐的关门弟子，道学有名人物，《宋史》卷四二八有传，亦记有周氏劝他不要出家之事，他和温州的程门弟子颇多往来。叶适《敬亭后记》：“初，鲍商霖有屋于雁池(在今鹿城区乘凉桥一带，和浮沚书院同一地区)，河南张思叔命曰敬亭，且记之，由此名闻天下百余年。”

是年，同乡友人刘安上中进士，授杭州钱塘县尉。

时事：改元“绍圣”，有继承神宗新法之意。这时新党得势，旧党贬斥殆尽。进士科专用经义取士，赞成新法者居前列。

绍圣五年，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 三十二岁

是年，仍在洛阳，任水南采场监当官。

周氏监洛阳水南采场以后，至崇宁元年(1102年)任太学博

士前,这三四年不知在何地任职?史料缺乏,难以确定。文集卷九有《上元被差监酤妙觉书呈文叔二首》,可能在洛阳监水南余场后,又出任酒务监当官。

元符三年庚辰(1100年) 三十四岁

是年仍在河南。

同乡友人刘安节、戴述进士及第,戴授婺州东阳县主簿。

四月,程颐自涪陵遇赦,回归洛阳。

时事:是年正月宋哲宗(1077—1100)卒,弟端王佶即位,是为徽宗。

宋徽宗崇宁元年壬午(1102年) 三十六岁

是年,任太学博士,以亲老求便养亲,改授温州州学教授。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为博士太学,以亲老归,教授其乡。”

乾隆《瑞安县志》卷八《周行己传》:“崇宁行舍法,选师儒,除太学博士。行己请于朝,愿分教乡里以便养亲,诏许之。仍带旧官教授本州(温州)。于是以所闻于程氏(颐)者,发明旨要,以迪后进,此邦始有洛学。”

清儒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九:“(洛学)其人浙也,以永嘉周(行己)、刘(安节、安上)、许(景衡)、鲍(若雨)诸君。”“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又在同书卷三二说:“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指周行己)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伯熊)私淑之,遂以重光。……然则先生之功不可没也。”

按:《瑞安县志》谓“崇宁行舍法,选师儒,周行己除太学博士”。未说明具体时间,查《宋史·选举志三》和《宋史纪事本末·学校科举之制》,“崇宁元年八月,宰臣请兴学贡士,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

等补上舍下等,入下等补内舍,馀居外舍。”因此,可知周行己除太学博士是在崇宁元年八月以后。

又按:全祖望认为周行己传洛学外,还兼传关学。他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按语说:“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周浮沚(行己)、沈彬老(躬行)又尝从蓝田吕氏(大临)游,非横渠(张载)之再传乎!”实际上,周行己于元丰六年(1091年)入太学读书,当时太学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字说》教授学生,所以,周氏是接受过王安石新学的。当然,周行己服膺洛学,他所传授的主要是洛学,但有关学、新学影响。

是年,返温州任州学教授时,途中写有《与张才叔启》(卷五)。

按:张庭坚字才叔,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县)人。元祐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徽宗初擢为右正言,为曾布、李清臣等论劾,降为陈州通判,时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冬天。周行己回家时,大概经过陈州,所以致书问候。

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 三十七岁

是年,任温州州学教授。

本年为从祖叔父周况之妻写有《寿昌县君胡氏墓志铭》。

十二月,为学生叶渐之父叶芳撰写《叶君墓志铭》。

时事:是年重申禁止元祐学术(包括洛学)。同门学者谢良佐(1050—1103)卒。

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 三十八岁

父卒,丁忧解职,在家守制。

乾隆《瑞安县志》卷八《周行己传》:“越二年,丁父忧。”

六月,为瑞安县令维扬(扬州的别称)吕少逸作《陶隐居丹室记》。文中自谓“某邑民而仕于乡校者也。”这时,他似未丁忧,他

的父亲可能死于本年下半年。

时事：是年，重定党籍，共 309 人，以司马光为首，刻石庙堂，即“元祐党人碑”。

是年，铸当十大钱。

崇宁五年丙戌(1106 年) 四十岁

服闋，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州学教授，将赴任。

十一月，为从祖父集贤校理洪州知州周豫之子彦通作《周君墓志铭》。

按：周豫，庆历六年进士，有说是周行己祖父，据孙衣言考证是从祖父。

是年，程颐复宣义郎，致仕。(《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年谱》)

时事：因星变，毁元祐党人碑，叙复元祐党籍苏轼等 152 人。

大观元年丁亥(1107 年) 四十一岁

是年，任齐州州学教授。

九月，程颐卒，年七十有五。(《伊川先生年谱》)

按：程颐(1033—1107)，字正叔，洛阳人。元祐元年三月除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寻擢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侍讲经筵。司马光卒后，与蜀党苏轼互相攻击，程颐被劾，二年(1087 年)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监，回洛阳讲学。绍圣中编管涪州，徽宗即位，复其官。崇宁二年(1103 年)又夺官，迁居龙门，止四方学者来学，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五年复宣义郎，致仕。至是卒。《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有传。

周
行
己
集

大观三年己丑(1109 年) 四十三岁

是年，任齐州州学教授，为御史毛注所劾，罢官。

乾隆《瑞安县志》卷八：“大观三年，毛御史注劾行己师事程颐，卑污苟贱，无所不为，遂罢。”

按：周行己为御史毛注所劾，《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不书毛注之名，仅言毛□。毛注字圣可，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人。大观中任殿中侍御史，疏劾蔡京、叶梦得，蔡京因之致仕，叶梦得亦贬官。擢毛注为侍御史，官至左谏议大夫。《宋史》编者在传后评论说：“蔡京用事，焱焰炽烈，其势莫敢遏。此数子者（指毛注及其他几人），乃力数其罪而连攻之，似矣。然……（毛）注朋张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认为毛注本人也不是正派人物。

四月，同乡友人“九先生”之一赵霄病卒于京师，时任太学正兼摄司业。

大观四年庚寅（1110年） 四十四岁

是年七月间回归温州，八月，代温州知州郭敦实写有《代郭守贺嘉禾表》和《代郭守谢复职表》。

按：《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一八：“大观四年四月九日诏，郭敦实罢中书舍人，除集贤殿修撰知温州，寻罢职，差遣仍旧。”又同书选举三三之二五：“大观四年七月三十日，复……通直郎新知温州郭敦实并为集贤殿修撰。”据此，周行己能代郭敦实写《谢复职表》，可知已于七月间回到温州。

是年三月，友人戴述病亡于永嘉家中。

同年，中举时之座师晁补之（无咎）卒。

政和元年辛卯（1111年） 四十五岁

是年，定居于郡城（今温州市鹿城区）谢池坊。

乾隆《瑞安县志》卷八《周行己传》：“罢归，筑室于郡城谢池坊，临池作东山堂。”

本年，同乡友人张辉以八行荐于朝。第二年赐上舍出身，以

将仕郎任泰州泰兴县主簿，未几，改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州学教授。

按：文集卷七《祭张子充文》有句：“昔送子舟，今拊子柩。”张辉于政和元年以八行荐，赴京师接受任命。据此，本年周行己已在温州居住，才能“昔送子舟”。

友人戴述明仲，本年六月葬于“郡之西山太夫人墓之次”。为作《戴明仲墓志铭》。

友人赵霄于十二月归葬于瑞安李奥，为作《赵彦昭墓志铭》。

政和二年壬辰（1112年） 四十六岁

居温州城区谢池巷。另外在雁池（今鹿城区乘凉桥）之西筑浮沚书院，讲学授徒。并作《浮沚记》（文集卷十）。

乾隆《瑞安县志》卷八：“罢归，筑室于郡城谢池坊，……又作浮沚于雁池之西，皆自为记。”

按：《浮沚记》，系《敬乡楼丛书》编者录于《慎江文征》卷十九和《东瓯先正文录》一。《瑞安县志》说他作东山堂、浮沚，皆自为记，今则唯存《浮沚记》一文，是记作于“政和岁在元默执徐六月癸丑”，即政和壬辰（二年）六月。文多牢骚。全祖望颇为欣赏，节录在《宋元学案》中。

周行己的学生颇多，及门弟子最著名的有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大观三年（1109年）与其兄鼎臣同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宋史》卷三八一有传，说他与秦桧有矛盾，但亦有人说他为秦桧所用。如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乙卯注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说他和林待聘是秦桧所用的温州人中的党魁。因秦桧一度罢官寓居永嘉，并任温州知州，温州士人中一部分人为他所利用；大部分人则反对他，如薛季宣的父亲薛徽言等。吴表臣和周行己关系不密切。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说：“宋史谓其（吴表臣）源流

得之陈忠肃公了翁,而不知其为浮沚先生高弟。永嘉诸公之传,其最达者先生也。”

学生中还有叶渐(永嘉人)及女婿李迎。

私淑弟子最著名的是郑伯熊、伯英兄弟。郑伯熊字景望,与弟伯英齐名,时人称为大郑公、小郑公。南宋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伯熊成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历官国子司业,宗正少卿,后以直龙图阁知建宁府卒。伯英中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第四名,因亲老奉养,多年居家,仅任秀州判官等职。郑伯熊对周行己之学贡献很大。叶适、全祖望等人认为永嘉义理之学(继承洛学)“周作于前,郑承于后”,遂使重光。

本年十二月写有《刘君元长墓志铭》(文集卷十)。文集中《经解》和《策问》诸文,大都写于此年及以后几年的讲学期间。

政和三年癸巳(1113年) 四十七岁

是年居家,讲学授徒。

三月,为友人平阳蔡君济撰其兄《蔡君宝墓志铭》。

时事:宋追封王安石为舒王。

政和四年甲午(1114年) 四十八岁

是年居家,讲学授徒。

二月,为友人王良弼之母撰写《王君夫人毛氏墓志铭》。

十二月,为妹夫平阳杉桥朱昌年之母,撰写《朱君夫人陈氏墓志铭》。

政和五年乙未(1115年) 四十九岁

是年居家,讲学授徒。

十月,写有《许少明墓志铭》。

按：许少明名景亮，瑞安人，许景衡之兄。时许景衡为承议郎大名府少尹。

时事：金国建立，完颜阿骨打称帝，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是为金太祖。

政和六年丙申（1116年） 五十岁

是年居家，讲授学徒。

本年写有《祭刘起居（安节）文》（文集卷十）。

按：刘安节曾任起居郎。生平见元祐三年条。

时事：宋徽宗用道士林灵素言，在上清宝箓宫大会道士。

政和七年丁酉（1117年） 五十一岁

是年，代理温州乐清县县令，不久罢官。

文集卷五《权乐清上韩守书》：“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离乎九品；仕二十七载，而官仅书乎四考。……今乃幸以摄事小邑，获预应奉，因得效其尺寸之勤，……某昔者荐名，尝出先德之门，而筮仕之初，于今太守为同僚之分，以是夤缘，因得自列。伏覬高明，怜其故家之旧物，而采其愿忠之诚心，不憚一举手之勤，以置于一枝栖息之地，他日补报，未必在众人之后也。”

校者按：查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宦职”有：“徐韶美，朝奉大夫知，六年（此疑为徐韶美知温州时在政和六年）。”又查《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之八：“政和七年九月二十日……诏，徐韶美依旧持服，候阙日依已降指挥。”同书职官六八之四十：“政和八年七月九日诏，知温州徐韶美，闕冗非才，与岳庙。”据此，则知徐韶美任温州知州时间，在政和六年某月至八年七月。继任者为韩思诚。明弘治《温州府志·宦职》：“韩思诚，朝请大夫知，宣和元年（1119年）。”继韩思诚者为间丘鹗，《府志》作“朝奉郎知，（宣和）二年，时方腊寇城，刘士英御之。”据此，疑韩思诚任温州知州

是在政和八年七月至宣和元年止。宣和二年则是閏丘鹗。

又按：书中周氏自称“某生五十一年，今乃幸以摄事小邑”。可知此年他正代理乐清县事。同时，书中又有：“某昔者荐名，尝出先德之门，而筮仕之初，于今太守为同僚之分，以是夤缘，因得自列。可知周氏代理乐清县事，是由于“今太守”徐韶美的关系。但是，宋代是个冗官问题严重的朝代，由于宋代恩荫滥授，官吏越来越冗，到北宋中期，苏轼在《应诏集》卷七《策别七》指出“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就是说一个官职有三人，一个卸任，一个在任，一个候缺。也就是说当政和七年徐韶美任温州知州时，韩思诚已被宣布授任温州知州在候缺。所以书中既有“今太守”之说，而又上书于“韩守”，出现二个太守（知州）。这情况，陈傅良任湖南桂阳军知军就是一个例子。据蔡幼学《陈公（傅良）行状》：“淳熙九年（1182年），主管台州崇道观。又二年（淳熙十一年，1184年），差知桂阳军。（淳熙）十四年（1187年）冬，赴湖南桂阳军任”。陈傅良是在淳熙十一年授任为桂阳军知军，到十四年冬才得实缺。书中接着说：“昔者荐名，尝出先德之门”，说自己过去被荐名，是您父亲推荐的。拉拉关系请韩太守“怜其故家之旧物……，以置于一枝栖息之地”。结果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在当年丢了官职，写有《政和丁酉罢摄乐清，寓柳市庄居，和林惠叔见寄》诗。此《上韩守书》当亦写于本年。

是年，还写有《代徐守（韶美）谢金带紫章服启》（文集卷五）、《迁居有感示二三子》（卷八），《迁居柳市有感》、《奉和林惠叔》、《书王仲元都巡城上小亭》（卷九）等诗。

正月，友人“九先生”之一张辉死于京师小学录任内。当年运柩回温州故里安葬。

时事：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会道士，由林灵素讲清华帝君夜降宣和殿事。

四月，因林灵素有宠，升其出生地温州的军额为应道军节度。

重和元年戊戌(1118年) 五十二岁

是年，仍在温州，也可能仍寓居乐清柳市。

正月，友人张辉安葬于(永嘉)建牙乡塘下山之原。写有《蔡张子充文》。文中有句：“昔送子舟，今拊子柩。”可知仍在温州一带。

刘嗣明撰、刘安上书《宋故国子小学录张公燁(亦作辉)墓志》：“七年春正月遇疾，遽致仕，壬子死于京师。……以明年正月丙午卜葬于建牙乡塘下山之原。”

校者按：张辉生平见本谱“元丰六年”条。

夏间，写有《新修三门檀施名衔序》(文集卷四)，文中记瑞安闲心普安禅寺的修建，“盖经始于政和元年孟冬，落成于八年之孟夏。”

本年还写有《闲心寺盖藏文》、《闲心寺置椅桌文》、《闲心寺建藏院过廊文》、《闲心寺置经藏文》及《净居寺盖造文》(均见文集卷六)。

时事：是年五月，以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九月，诏，视中大夫林灵素特授本品真官。

十一月己酉朔，改元(即年号由政和改为重和)，大赦天下。

宣和二年庚子(1120年) 五十四岁

是年，任秘书省正字。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再人为馆职。”

乾隆《瑞安县志·人物·周行己传》：“宣和初，除秘书省正字。”

本年写有《上宰相书》：“以其所知寓于有司之间，……遂籍

仕版。辛未、庚子，盖三十年矣，或迁或罢，才书四考。……今也行年五十有四，……猥蒙收录，进之吾君，不以其不肖无堪，置之学士大夫之列，……诚为晚遇得归，而不敢有其身故也。”（文集卷一）

按：此书所上的宰相，疑是蔡京。因书中有：“大德越自熙、丰，至于今日，逮事三主，始终一心”和“阁下二十年间，再秉钧轴”。蔡京字元长，福建兴化仙游人。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元丰中为中书舍人，元祐初任开封知府，五日内复差役法，为司马光所喜。绍圣初，章惇为相，蔡京权户部尚书，又用雇役法，识者知其奸。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拜右相，二年（1103年）升左相，五年（1106年）罢相。大观元年（1107年）复任左相，三年（1109年）致仕。政和元年（1111年）复任太子太师，封楚国公，三日一至都堂议事，至宣和二年（1120年）六月又奉命致仕。以后又复相，共四度当国。从崇宁元年任右相起，至宣和二年，为相近20年，历事神宗、哲宗、徽宗三帝。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八注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说：“温州周行己，尝与（程）颐游，政和间，结交道士林灵素，得正字。林败，行己贬死。”

按：林灵素（约1075—1120）字通叟，温州永嘉县人，与周行己是同乡。周在穷途末路时，依附林灵素得任秘书省正字是完全有可能的。林灵素开始做和尚，苦其师笞骂，去做道士，得势后曾欺压和尚。他自政和六年被宋徽宗宠信，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加号元妙先生，金门羽客。《宋史》本传称他：“在京师四年”，大约自政和六年（1116年）至宣和元年（1119年）。宣和二年正月放归永嘉，不久死，年四十五岁。《宋史》卷四六二有传。周行己授任秘书省正字，诸书均无明确年月，估计是在重和元年（1118年）或宣和元年（1119年）间，这时林灵素得势。正式任职可能在宣和元年或二年，《上宰相书》是写于宣和二年春间，蔡京

于同年六月也奉命退休了。

本年任职秘书省正字期间,写有《上皇帝书》两篇和《上宰相书》(卷一和卷五),《寿时相诗三首》(卷九)以及《论增修法度札子》、《论戒飭守令监司奉行诏令札子》(卷十)。

时事:是年十一月,方腊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县)起义,占领杭州、处州等6州52县。并进犯温州。

宣和三年辛丑(1121年) 五十五岁

是年,任原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秘书省正字永嘉周行己恭叔撰。十七入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进士,为博士太学,以亲老归,教授其乡。再入为馆职,复出作县。……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子其自出也,故知其本末。

按:陈振孙所说,周行己“再入为馆职”,即指宣和元年(1119年)或二年(1120年)任秘书省正字。以后“复出作县”,即是在任秘书省正字时,因他是林灵素举荐,宣和元年林灵素失宠,二年正月被放归温州,他当然受到株连,亦在此时被贬。但是并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所说:“林(灵素)败,行己贬死。”而是陈振孙所说“复出作县”。《秀水闲居录》一书,《宋史·朱胜非传》即认为“亦多其私说云”,就是说这书不可信。而陈振孙明言自己父亲是周行己的外孙,“故知其本末”,因此所说是可信的。文集卷六有多篇原武神庙祈晴、祈雨、谢雨文,如《原武神庙祈雨文》有:“惟令,民之父母,民忧亦忧,民喜亦喜。神食此土,令之忧亦神之忧也。”可见他任过原武县令。而且卷九《原武丧女有感》诗有“年老不禁哭,夜长都是愁。”足见任原武县令是在老年时期。同时,因为这时是在贬谪时期,所以“夜长都是愁”。故笔者将周行己任原武县令定为宣和三年(1121年),如以后有史料发现,当

再考定。

周行己任原武县令时间不长,不久又被解职。这在他本年所写《谢鄂帅王待制辟司录启》(卷五)有所反映。书中说:“当其失职,众所弃捐,乃于穷时,独被收采。……属东南之寇攘,蹇去留之道阻。速遭多故,流落殊方,百病咸生,千金散尽,苟将免死,孰不为贫。方滞念之纷如,竭嘉招之俯及。捧檄而喜,载怀三釜之悲;承命即行,敢负百金之诺。”“东南之寇攘”,当指宣和二年十一月方腊在浙江起义。因此,此信疑写于宣和三年秋、冬或四年(1122年)春(方腊是宣和三年八月在京师开封就义)。这时,周行己失去官职,贫病交迫,困在京师。但是,不知何故,他没有如《谢鄂帅启》所说“承命即行”,而是在宣和四年至六年(1124年)仍滞留京师(详下)。

是年,有《走笔问讯晁四以道》诗:“故乡群盗阻,不见一人来。免死依君禄,全生抵酒杯。”(文集卷九)说“群盗”,说“免死”,亦可证明周氏并未贬死,朱胜非之说错误。

时事:是年四月方腊起义被镇压;八月,方腊在京师开封就义。

宣和四年壬寅(1122年) 五十六岁

是年,滞留京师。

本年写有《储端中字序》,文末署宣和四年九月一日。

宣和六年甲辰(1124年) 五十八岁

卧病京师开封,与许景衡有唱和诗。

文集卷九有《卧病京师蒙少伊察院惠米因叙归怀奉呈》诗一首,《再依前韵酬少伊》一首,《次少伊韵反招隐》一首,《少伊察院再用年字韵宠示二篇,辄复酬和,一章陈德,一章叙情》诗二首,其中第一首《因叙归怀》诗有:“卧病已三伏,辞乡已四年。故人

分禄米，邻舍贷医钱。”第三首《反招隐》诗，副题是“伏蒙少伊察院和篇，有招隐之句，夫言归者衰病之所慕也，公方振职台纲，四方想望以为重，讵可云乎尔。辄次原韵反招隐以复之”。末句为“台纲方有赖，未可话归田”。

按：从“辞乡已四年”看，周氏于宣和二年（1120年）出仕秘书省正字算起，至今已4年。诗中称许少伊景衡为察院，诗末是“台纲方有赖”，可知许景衡正出任御史。考《宋史》卷三六三《许景衡传》：“宣和六年召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身份正相符合。同时，许景衡《横塘集》卷三亦有《次韵周共（恭）叔五首》，第一首末句是：“扁舟如有约，吾亦赋归田。”彼此对照，可见确有此事。参见附录三

宣和七年乙巳（1125年） 五十九岁

卒于郛州（今山东郛城县）。郛州知州王靓以朝命津其丧归，葬于瑞安县芳山乡杉坑里。

乾隆《瑞安县志》卷八《周行己传》：“郛守王靓请为幕宾，后卒于郛。（王）靓以朝命津其丧归。葬邑之芳山乡杉坑里，祔父正议大夫墓。”

按：乾隆《瑞安县志》大书“郛守王靓以朝命津其丧归”，千里归丧，地方会轰动的。这一定是事实。但归于何年？志无明文。

估计周行己之死，郛州知州王靓“以朝命津其丧归”的时间，似在宣和七年（1125年）之内。否则，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两次包围开封，十一月开封被陷，北宋灭亡，郛州地近河南，是无法“以朝命津其丧归”的。

时事：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攻开封，三月撤走。十一月又渡河攻到城下，闰十一月，京师破。靖康二年春，金兵北撤掳去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南宋绍兴末，温州知州唐文若于州学绘像，祠奉周行己与刘

安节、安上，号称“三先生”。

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九《题二刘文集后》：“绍兴末，州始祠周公（行己）及二刘公（安节、安上）于学，号三先生。”

周行己墓，1987年在瑞安湖屿镇闲心寺石马山山脚发现。墓由块石砌筑，修成圈椅形式。墓前有宋代雕刻的石将军两尊，石马两匹。现墓室已经沉陷，封土残高40厘米，墓前石雕尚存（《温州日报》1987年1月22日）。

附记一

晚清瑞安孙锵鸣先生曾编有《周行己年谱考略》，惜太简略，仅一千多字，无从见其生平。今因整理《浮沚集》之便检阅群籍，再编《年谱》，以见其行事，以助文集篇章之解释。

附记二

周行己之子，据最近所得瑞安周垵《周氏族谱》记载：长子忠孝，太学生。次子忠启，谓曾任滁州通判，但府县志与《瓯海轶闻》均无记述。

后 记

去年,我 80 岁了,年老多病,本想从此搁笔以终天年,但承有关组织和领导同志的错爱,邀我协助《温州文献丛书》的出版,并具体承担周行己《浮沚集》的整理。从去年夏天至今春,历时六七个月,总算完成任务。其间多承师友戚好帮助,家表弟原《清明》文学季刊编审张禹离休后回乡,我请他代注释诗歌两卷。全书完成后,请浙大博士生导师徐规教授和《文献丛书》主编胡珠生研究员审阅一过。并蒙浙大梁太济教授、温师院陈增杰教授等相互商讨疑难问题。谨在此表示感谢。特别需要提出的,本书草稿的改写、补充、校对,共搞了三四遍,都是我的外孙张俊帮助完成的。他毕业于杭大新闻系,现自办展览公司,又喜欢漫画创作,温州报刊时有作品发表。他工作繁忙,但总不辞辛劳替我打印校对稿件,在他的有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脱稿。

永嘉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温州经济和温州人才能有今日的发展,实和她息息相关。但是,今日温州精神文明的建设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研究永嘉学术者仍寥若晨星,这缺陷必须弥补。我希望有力者要大力提倡,青年学者应急起直追,使永嘉学术发扬光大。使温州以后的学人无愧于前贤。

书中按语,写作“按”或“校者按”,均是笔者所写,而原有按语则写“原按”或“原按语”。特此说明,以明文责所在。

周梦江 2002 年 4 月 7 日识于温州市洪殿
北路温师院宿舍,时年八十一岁